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四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四册

全
宋
文
金
宋
文

目錄

全宋文卷七六八五

游似

論貞觀治效奏	一
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序	二
鶴山師友雅言序	三
春秋分紀序	四
送吳一甫釋褐西歸序	六
恭跋端平紀夢詩	七
恭跋淳祐紀夢詩	八
跋崔清獻公齋房大書	九
陸柬之書蘭亭詩跋	一〇
重修大理寺官廨記	一〇
識爾朱仙像鑱石於回仙觀	一二
回仙觀留題	一二

虎丘題壁	一三
有宋特贈正奉大夫直龍圖閣謚忠節曾公神道碑	一四
祭無準圓照禪師文	一八

全宋文卷七六八六

吳 淵

江東道院賦	二〇
註古文苑後序	二三
鶴山集序	二四
建康府爲立義莊事牒府學	二五
建康府爲立義莊事再牒府學	二六
廣惠坊記	二六
濟民藥局記	二八
翠微亭記	二九
錦繡堂記	三一
采石虞忠肅公祠記	三二
橫碧堂記	三三

太平郡圃記	三四
全宋文卷七六八七	

釋元悟

螺溪移塔記	三六

喬如岡

繁昌縣尉題名記	三七

卓樗

水月洞題名	三八

朱元中

補修殿宇沿壁碑記	三九

文某

宋故文惟萬墓誌	四〇

方正

祭法薰禪師文	四一

釋悟澈

禮賢鄉後山寺鐘文	四二

鄭安祖

逍遙巖題名

.....

四三

碧虛崖題名

.....

四三

余天任

押韻釋疑序

.....

四四

俞夢符

崇德縣丞題名記

.....

四五

楊 啓

監澈浦鎮羅君叔韶德政碑

.....

四六

聞人規

小兒痘疹論後序

.....

四八

小兒痘疹論序

.....

四九

繆 蟾

紹興府進士題名記

.....

五〇

時 檄

桐城水簾洞題名

.....

五一

張琮

慶遠府軍廳壁記 五二

趙詢

宋榮王牒 五三

元禪師

答國史公編宗鏡書 五四

李知新

武岡州創置社倉申省劄 五五

周子巖

三賢尹修學記 五六

賢尹張公生祠記 五七

全宋文卷七六八八

姚鏞

上吉守范計院啓 五九

賀人得郡啓 六〇

謝薦啓 六一

通交代康尉啓 六一

雪蓬稿序 六二

題蔡九峰洪範內篇後 六二

洪範皇極內篇跋 六三

題戴石屏詩卷後 六三

石屏詩集序 六三

題孔明抱膝長嘯圖 六四

題畫卷 六四

修政和縣西山道院記 六五

程太中祠堂記 六五

冰壺說 六七

核齋銘 六七

存齋箴 六八

姚繼周壙記 六八

程琳

忠孝祠記 六九

龍鬚石鑊潭事迹 七〇

黃自如

金丹四百字後序 七二

釋師義

新光福寺聖像跋 七三

翁雷龍

宋故翁公重二宣義壙記 七四

李椿

琴堂記 七五

全宋文卷七六八九

馮去非

與范景文書 七七

對牀夜語序 七八

實濟院記 七九

至德讓王吳太伯讚 八〇

越相國范蠡讚 八〇

漢嚴先生子陵讚	八一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讚	八一
吳輔吳將軍婁文侯張子布讚	八二
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謹讚	八二
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讚	八三
晉太保睢陵公王休徵讚	八三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讚	八四
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讚	八四
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讚	八四
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讚	八五
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讚	八五
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讚	八六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讚	八六
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讚	八六
宋徵君雷仲倫讚	八七
齊貞簡先生劉子珪讚	八七

齊諸王侍讀陶通明讚	八八
梁昭明太子蕭德施讚	八八
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讚	八九
唐翰林供奉李太白讚	八九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孟東野讚	九〇
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堯讚	九〇
南唐內史舍人潘綬陽讚	九〇
樞密使濟陽武惠王曹國華讚	九一
尚書忠定公張復之讚	九一
中丞恭惠公李幼幾讚	九二
樞密孝肅公包希仁讚	九二
丞相忠宣公范堯夫讚	九三
宗正寺丞純公程伯淳讚	九三
監安上門鄭介夫讚	九三
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讚	九四
參政莊簡公李泰發讚	九四

太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讚	九五
秘閣忠襄公楊希稷讚	九五
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讚	九五
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讚	九六
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讚	九六
太師正肅公吳勝之讚	九七
太師參政文忠公真希元讚	九七

全宋文卷七六九〇

徐經孫 一

祀明堂赦文	九九
陳綱紀疏	一〇〇
陳政事四條	一〇一
陳納善政疏	一〇五
又言苗稅斛面事	一〇七
劾陸德輿疏	一〇八
劾張鎮張知復疏	一〇九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一一〇

全宋文卷七六九一

徐經孫 二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一一二

劾厲文翁疏……………一一三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一一四

劾楊華石珍疏……………一一五

繳呂開先復官疏……………一一六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一一七

劾董宋臣疏……………一一八

又劾董宋臣疏……………一一九

引年第一疏……………一二一

引年第二疏……………一二二

引年第三疏……………一二三

引年第四疏……………一二三

引年第五疏……………一二四

致仕表 一二四

再上致仕表 一二五

遺表 一二六

全宋文卷七六九二

徐經孫 三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一二七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一二八

上樓監丞牒 一二八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一二九

贈課術王宗巖序 一三〇

黃紹谷詩序 一三一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一三一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一三二

黃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一三二

黃山谷內集詩跋 一三四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一三四

長孫敏學冠說	一三四
姪壬泰冠說	一三五
乙泰冠說	一三五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	一三六
九月初十日進講	一三八
九月十一日進講	一三九
九月十三日進講	一四〇
九月十九日進講	一四二

全宋文卷七六九三

徐經孫 四

香遠舟記	一四三
三友軒銘	一四四
九思堂銘	一四四
介軒銘	一四五
君子亭銘 并序	一四五
斑竹杖銘	一四六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一四六

徐公六十宣義仲盈墓銘……………一四七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一四九

內省居士墓誌銘……………一五〇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一五二

仲表上舍墓誌銘……………一五三

仲正學舍墓誌……………一五五

貢士徐君北壑墓銘……………一五六

祭龍門碑文……………一五七

新堂梁文……………一五八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一五九

全宋文卷七六九四

孫德之一

進續大事記表……………一六二

東陽縣推排紀要序……………一六三

陳竹溪詩集序……………一六四

翁處靜文集序	……	一六五
鄭持正毛穎製表序	……	一六六
王正卿詩稿序	……	一六六
書陳宗德爲黃叔向作記後	……	一六七
跋先君畸庵詩卷後	……	一六八
書定武蘭亭後	……	一六八
跋遠齋郎中訓蒙後	……	一六九
書黃巖趙兄家傳後	……	一六九
靈樞經跋	……	一七〇
跋湯叔雅梅卷	……	一七〇
題梅窗詩卷後	……	一七一
書程九萬北征序後	……	一七二
題薛叔容所注杜詩後	……	一七二
書劉改之詞科進卷	……	一七三
書陳道父詩卷後	……	一七四
竹居說	……	一七四

全宋文卷七六九五

孫德之 二

雪溪亭記……………一七六

嵯縣平糴倉記……………一七七

蓮河張氏義莊贍族記……………一七九

胡氏贍族莊記……………一八〇

普濟寺記……………一八一

廣教院重興記……………一八三

西山接待庵記……………一八四

東陽縣道院記……………一八五

紹興府鎮山樓記……………一八六

婺州倅廳拱極樓記……………一八八

四明杖錫四窗勝處亭記……………一八九

圓通庵記……………一九〇

山間四時園記……………一九一

陳竹溪不凝雲山樓記……………一九二

怡僊堂記	一九三
東澗吟所記	一九四
代朱尚父玉溪書院記	一九五
玉虹橋記	一九五
沈湖橋記	一九六

全宋文卷七六九六

孫德之三

郭府君妻太孺人吳氏行狀	一九八
檢正韓公神道碑	二〇〇
僧宗印行述銘	二〇四
菊磴高君墓銘	二〇五
黃韋齋先生妻吳氏墓銘	二〇六
臨浦徐通判墓銘	二〇七
皇兄趙佑神墓銘	二〇九
虞德永墓銘	二一一
杜紫巖墓銘	二一二

丁適道母墓銘 二二三

宋趙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二二五

張定軒墓銘 二二六

錢府君墓銘 二二七

石夫人墓銘 二一九

西峴逸民胡叔章墓銘 二二〇

全宋文卷七六九七

孫德之 四

喬見山墓銘 二二二

臨浦徐公中純墓銘 二二四

深居馮公墓銘 二二六

虞君墓銘 二二八

谷溪散人劉德甫墓銘 二二九

宋故居士郭君子宏墓銘 二三一

宋故寶應軍簽判郭公貢父墓誌銘 二三二

宋故山堂郭君伯瞻墓誌銘 二三五

祭史越王夫人 二三六

全宋文卷七六九八

牟子才 一

應詔言災異疏 二三八

全宋文卷七六九九

牟子才 二

言災異疏 二五四

再言消弭天變疏 二六〇

論時政闕失疏 二六二

全宋文卷七七〇〇

牟子才 三

乞復兄弟之性以弭天變疏 二七〇

繳進輪對疏 二七一

經筵入奏劄子 一 二七六

經筵入奏劄子 二 二七八

全宋文卷七七〇一

牟子才 四

乞責輔臣以弭天變疏	二八四
乞斥枉道干謁者疏	二九一
請建清源崇應觀奏	二九二
論救蜀策疏	二九三
言災異疏	二九五

全宋文卷七七〇二

牟子才 五

繳吳子聰閣門事奏	三〇二
再繳吳子聰閣門事奏	三〇三
論全敬畏忠厚優容三者之本心疏	三〇四
論董宋臣不當除押班奏	三〇六
論時務六事疏	三〇七
論天下六勢疏	三一一

全宋文卷七七〇三

牟子才 六

言六事疏	三二七
乞斥好名之說以開言路疏	三三一
論相體輕重疏	三三二
論任相三要疏	三三六
論君相之職疏	三三八

全宋文卷七七〇四

牟子才 七

乞謹擇臺諫嚴戒北司奏	三三四
論全蜀六策疏	三三五
除起居舍人進對劄子	三四〇
乞留徐經孫奏狀	三四四
繳黃蛻狀奏	三四五

全宋文卷七七〇五

牟子才 八

乞留趙汝騰徐霖奏	三四八
爲趙汝騰辯葉大有劾章狀	三五〇

論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狀……………三五六

乞留徐霖狀……………三五八

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三六〇

全宋文卷七七〇六

牟子才 九

災異進對劄子……………三六四

論辨君子小人劄子……………三六七

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三六八

輪對劄子……………三七三

乞以有司行謚典不許干謁奏……………三七四

乞罷幸西太乙奏……………三七五

再乞罷幸西太乙奏……………三七六

全宋文卷七七〇七

牟子才 一〇

繳李忠輔奏……………三八〇

論宰相之職奏……………三八一

上火災封事	三八二
再言火災疏	三八八
論雷雨變異疏	三八九
論兵屯備禦疏	三九一
賀明堂禮成表	三九五

全宋文卷七七〇八

牟子才 一一

上江提舉劄	三九六
交事謝江提舉劄	三九七
通丁太守啓	三九八
中庸纂疏序	三九九
跋理宗御製詩	四〇一
林光朝謚議	四〇三
李白祠記	四〇五
重立進士題名記	四〇五
李白脫靴圖讚	四〇六

返棹圖贊 四〇七

宴江檢詳樂語 四〇七

同張倅宴吳吉州樂語 四〇八

全宋文卷七七〇九

應 繇

露香拾藁序 四一〇

講易堂記 四一一

普慈寺敬實堂記 四一二

余少傅祠堂記 四一四

春雨堂記 四一五

南路鹽倉記 四一七

舟山渡堤岸記 四一九

童居易

答真西山人役解 四二〇

全宋文卷七七一〇

韓 祥

乞紹巴陵縣公之後奏	四二二
言楮弊事奏	四二三
請復舉明堂嚴父配侑之典奏	四二三
章泉先生澄心院銘跋	四二三
靈濟廟碑記	四二五
韋齋祠記	四二六
釋廣福	
孤峰禪師石碑題記	四二七
許元實	
跋陳少陽先生遺藁	四二八
趙希逾	
蒙巖平徭紀事題刻	四二九
趙與坦	
長泰縣儒學記	四二九
張大猷	
五龍池記	四三一

趙崇垓

高要縣題名……………四二三

張如愚

仙遊縣軍學記……………四二三

孫永通

捨石香爐題記……………四二四

張思齊

潯浦鎮新創廨舍記……………四三五

葉夢得

重修槐堂書院記……………四三六

裘由庚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四三八

全宋文卷七六八五

游 似

游似（？——一二五一），字景仁，號克齋，果州南充（今四川南充）人，仲鴻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軍。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拜參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卒，特贈少師。《宋史》卷四一七有傳。

論貞觀治效奏

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

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

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宋史》卷四一七《游似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九，《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序

端平三年六月

詩者，古之所以歌也，上至帝王，下至婦人女子之賤，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天之高，地之卑，日月星辰之明，鬼神之幽，宗廟之美，事物之富，比興雅頌，惟其意之所之，初豈拘拘然句鍛字鍊，務爲有所據證哉！毛、鄭祖《爾雅》已不能無異說，而後之學者如草木，如蟲魚，並乃附益之，此宜見笑於大方之家也。雖然，前輩謂杜子美詩無一字無來處，不讀萬卷書，不足以游其藩；而或又媿之司馬子長，則亦以其游半天下，槩於目，感於心者，不一而足也。然則詩之作，情動形言，所本如此，如將跡而求之，不破此讀爲此遊，烏能得其目之所概，心之所感，而發露之於筌蹄間哉！由是言

之，詩作固難，而後之學者，以己之心目，摹想人之心目，亦不易易也。鶴山居士出語妙天下，渠陽數載，德進業修，形於詩者，蓋其緒餘，而陶、謝已不能枝梧矣。此讀此游，□子美之於子長也。閩川王君德文周卿好之篤，思之深，油然而有得也，段檜寸錦，標本成編。暇日示余，余戲之曰：居士以心之所感者動於情，而子以未嘗感者會其心；居士以目之所槩者形於言，而子以未嘗槩者會其目。居士其如子何，子其如居士何？王君笑曰：吾其如居士何哉！抑吾聞之，言之形者有定，而情之動者無窮。吾姑藏之家三年，時出之，以印其會於心目者，庶有覺也。余曰：有是哉！可以言詩也已矣。因爲之書。王君之祖嘗交山谷，山谷和其石鼎諸詩，淵源蓋有自云。端平三年六月庚子，南充游似書。《注鶴山先生渠陽詩》卷首，鐵琴銅劍樓叢書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鶴山師友雅言序

嘉熙三年十月

鶴山公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學，不肯隨聲接響，躡陳駕虛，如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而親攬之乃已。故其議論窮極根柢，多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衆人之所未得也。尚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同諸友讀《易》，徧攷舊說，切磋究之。一日言前輩賦雪詩，欲爲人所未嘗道者，今觀其語，亦豈人說所不能道，若周濂溪無極太極，乃前無古人耳。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及公在渠陽，

大肆其力於經，如注疏率三四讀，且鈔成編。其是若非，博考詳說，所蓄既厚，厥見孔明。晚歲披幽抉微，掇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竦未聞。稅君巽父集爲《雅言》，大略可睹。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余擊節稱歎，公亦自得。今巽父乃不及記，則其胸蘊之奇，未暇遍以語人者亦多矣。嗚呼！使天假之年，而巽父輩終身左右，隨聞必錄，則所以私淑後人者，又可勝計哉！嘉熙三年十月朔序。《全蜀藝文志》卷三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三三，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嘉慶《邛州志》卷三九，光緒《廣安州志》卷一二，光緒《西充縣志》卷一四，民國《南充縣志》卷一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春秋分紀序

淳祐三年四月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爲史者，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時若，分職以訓，專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并吞異聞之規摹。

然事雜而志繁，義叢而詞博，非胸臆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實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贄焉，先公異之，俾似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書既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頌臺薇省作牧宜春，鋟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午取全書繙閱焉，《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有三。其餘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是非自辨；封建廣狹，閏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曦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猶記遺言：『吾書始周，終肅慎氏，金源自出，臣子可忘！』」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既殫精思矣，其於義也，不惟筆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己見，與比事而探聖心，所得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此書，必將曰吾改是。君名公說，籍叙宣化，故眉徙云。淳祐三年夏四月乙卯，南充游似序。

《春秋分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送吳一甫釋褐西歸序〔二〕

浩城吳君一甫調官西歸，求余言，告之曰：「人謂取科第難，不知得科第迺難爾。螢聚膏焚，袖黃封日，鍛鍊磨勘，用牢知音。志慮苟專，拾芥取青紫，意向一差，棄鼎寶匏，此固難也。青衫入手，人謂酬勞，世紛裨益，其勞益倍。所見若偏，貽害氓編，所中若失，獻笑有識。視布衣時，孰難孰易？君辛勤種學，談笑得官，前所難者，固云易矣，後所難者，其可不懼乎！」一甫曰：「敢不夙夜惟此之懼！」余又告之曰：「學而仕，君前日所當盡心也；仕而學，君今日所當加意也。考亭岳麓，昔有大儒，發伊洛之玄關以迪羣疑，指人心之太極以貫萬學。知與行必兩進，未嘗徒明而廢夫誠也；敬與義必偕立，未嘗守內而忘外也。用力於此，則處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達其權，儒始不腐矣，其可不勉乎！」一甫曰：「敢不夙夜惟此之勉！」余又告之曰：「學事也，非以蘄人知而賈名譽也，故惟朋友可以講其所疑，職業可以行其所得。而至於隨俗之奏記，則不必自謂己志學；羣僚之聚議，則不可自謂我知道。必也使人驗其設施，而信其有得於書，考其操修，知其有異於人，乃可尚爾。若固而所其外玉而珉其中〔三〕，豈惟不足以欺人，於本質竟何所補，又可不可以是爲之戒乎！」一甫曰：「敢不夙夜惟此之戒！」余遂次第其語，特書以遺之，握手而別。《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一〕「一甫」二字原缺，據正文補。

〔二〕此句疑有誤。

恭跋端平紀夢詩

臣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取五季分裂濁亂之天下而清壹之，功成治定，不私神器，而傳之太宗，此堯舜以來未有之懿也。帝懷明德，本支百世，蓋十傳而得孝皇，是氣數之一還也；又三傳而得我皇帝陛下，是氣數之再還也。於是僊源雙派，大慶始均焉；家嫡正體，大順始成焉。此非太祖之心，亦非我皇上之心，乃天人之心也。寶、紹之間，謙遜遵養，端平親政，如日方升，太祖在天，監我有道曾孫，必有不能怗然忘情者。故庚子之夢，神交面命，即堯舜相授之旨；而聖作之偉，妙契疾書，即湯武銘盤席之意。臣等肅容伏讀，有以見聖祖神孫傳心之妙，信非三代帝王以下所及也。大哉之問，它不遑及，而仁政爲首；顯哉之謨，諄諄歷陳，而中道爲要。中也者，好惡黨偏之俱泯，蕩平正直之是遵。太祖令洞開諸門，皆端直通豁無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斜曲，人皆見之。觀此中之體也，推而達之，仁覆天下矣。蓋中之外別有仁，而道之外別有政也。皇情睿思，領會微言，奎畫雲章，發揮祖訓。彼有作《大風歌》者，特雄心之所感，何有於道；作《秋風辭》者，乃逸志之所形，何關於政。豈足以方今日之事哉！樂石既鐫，詔臣等措辭其下。臣等敢復推述氣數之所以還，

精神之所以接，心法之所以同者，昭示來葉云。《咸淳臨安志》卷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恭跋淳祐紀夢詩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英資冠古，聖度如天，臨御寢久，而閱理滋多，聽斷至明，而藏用尤密。迺淳祐四禩十月丁亥，御筆逐朋姦者四人；十二月己巳，寢大臣奪情之命；越翼日庚午，制拜二相，朝野相賀；越二日壬申，迺夢高宗皇帝聖容有懌，嘉重器之得託，賞神孫之能持，嘻，亦異矣。於是皇情載震，帝歌爰作，陸離天藻，摹神交之妙，昭回雲章，發言外之蘊。臣等拜手伏讀作而頌曰：天人相與之際，豈遠乎哉！用一人焉而合乎天下之心，斯合乎祖宗在天之心矣；捨一人焉而合乎天下之心，斯合乎祖宗在天之心矣。恭惟我高宗噓赤燼以興中天之業，挈神器而還昌陵之裔，固期子孫是保，永世無斁。有茅其姦，秣我王度，我先神后固斯，何人事一返正，而神心亦欣豫，理之當然，無足怪者。昔漢武帝感車千秋之夢，而罪江充，以爲高廟神靈使公教我，豈若我皇上英斷風霆，匪待詔教，矢言金石，爰播聲詩，有曰：「姦佞終屏黜，賢俊俱登崇。所冀在廷彥，協贊同和衷。」臣等無狀，不足以上稱登崇，而和衷之訓，則敬聞命矣。至於屏黜姦佞，知終終之，此盛帝去邪勿疑之事也，此忠臣願君思終之說也。在天之神靈，實聞此言，羣臣敢在下風。臣等拜舞贊誦之餘，請勒諸翠珉，以傳耀無極。敬百拜書於下方。《咸淳臨安志》卷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跋崔清獻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爲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公實有焉。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爲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爲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荆舒律己同符溫國（二），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逮相元祐，改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己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

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輒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原矣。《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九。

〔二〕「荆」字原無，據上下文意補。

陸柬之書蘭亭詩跋

右唐司議郎陸柬之所書《蘭亭詩》，高宗皇帝嘗俯臨之。似偶得其真迹，既刻之石，遂以附《楔帖》之後。《古書畫偽訛考辨》卷上。

重修大理寺官廨記

紹定二年

紹定己丑歲九月，李寺營造落成。昔未有記，僉欲書始末。稽之故牘，六飛初駐蹕，寺以錢塘縣治爲之，既建景靈宮，紹興庚午，詔徙今處。舊自卿及治獄兩丞外屋皆僦，至是並徙入，吏從焉。淳熙初，屋圯復僦，越丁酉乃入。己酉，司直、簿以宸筆入。嘉定壬申，雖斷刑吏亦使入。於是寺所拓地廣矣。先是，營造事皆屬役臨安，至戊寅，楊卿汝明即大門內列詔書碑，遷明清堂，葺卿所居，立

重少斷刑屋。費始取諸寺，不以諉府。癸未，曾卿煥又新敕庫岸獄，及其屬之廬十有六，再葺卿居，費乞諸朝，亦不以諉府。此先後易置繕修之大略也。方曾卿之爲此役也，少治獄，卿屋未老，置弗議。不數年，懍懍懼壓，卿寓它舍，吏亦不得寧居。潘卿樞嘗以聞。戊子冬，今卿綦公又覈其費以請，及春報可，畀緡錢二萬五千。公即日鳩工慮材，口授指畫，未幾卿舍立，位置穩愜，殆可甲諸治寺。少斷刑屋，亦更革半之，治獄吏區，秩秩井井，閤閤墻垣伉敞。言訖役既不愆素，而撙節猶有羨錢，顧明清地勢卑，木弱不耐久，因改作，上極旁挾，視前加壯，曠奧兩得，燠寒具宜，寺之居遂全且美矣。居者，氣之助也，君子雖以志御氣，而居或足以移之。湫陋弗能高明，則氣鬱而志反累焉，將懼於蔽。況寺所職，非他曹比，畫地之謠不待述也，而四方之讞使之聽，歷年之訟使之閱，見不昭徹，則毫髮差而欣戚異，何地可復愬？任之難若此，而居之陋可乎？今既奕然趨新，則率屬於斯，講論於斯，氣當益舒，志當益明，鑑空衡平，而生意滿天下矣。或謂杜起曹間關奔走，故號風卷茅之夕，有突兀庇寒之思，著身輪奐中，視何校嬰索而待蔽，茹苦銜冤而冀得直者，居不相似也，此之安，彼之忘，將如之何！夫苟不志於仁，則彼己莫能相通固也。我朝以仁立國，司臬之選宜弗輕，萬不慮此，雖然，不可以不戒也。公屬筆於游，因并書之。公名奎，字仲文，紹興內相北海公諸孫。中外踐敷，綜理精密，即是可概見云。《咸淳臨安志》卷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識爾朱仙像鑱石於回仙觀

淳祐八年八月

爾朱仙來吾鄉，留張洪之家十二載。既去，洪之肖像二，奉香火惟謹。至其孫臨摹之，介紹尹天民先覺，乞傳於無盡。先覺焚香祝像，願先白此心。無盡一日夢雲間有冠小碧冠道人，訪之，談道甚樂，問其姓，曰爾朱。後二日，先覺之書與像俱至，儼然夢中所覲也。因載之傳，且□以詩，有「落魄仙人碧玉冠，長拖衫袖下雲端」之句。張氏謂像實仙所自作，故靈異若此。中間散落，鬻諸市廛，予偶得而藏之。今東林建回仙道院，又作會仙閣，因寄此本於羽士楊承元，寫諸閣上。淳祐戊申秋八月，開山羽士楊承元、南充游似命工鑱石，普勸欽崇。《東林山志》卷五。

回仙觀留題

淳祐九年

余聞東林回仙事舊矣。道院之初建也，眉山任子能實爲之疏，詞甚清麗。余讀而嘉之，欲往觀焉，時在政途，未能也。淳祐壬寅，寓居新市，距東林咫尺，潘溫叔俾羽士楊承元移創，咄嗟而成，數邀余過之，又以衰病未能也。己酉秋，楊君屬余乞賜額。既得請，乃携家及諸孫汶、澤、淘，外孫馮異伯，與客普慈馮開元、左綿鄧莘起、開封趙必脩同行。入門，規模樸雅，既薦香回仙及蘇、沈二

公，乃循數十級至堂上，襟抱謹固，面勢空闊，俗塵不到，羣巘獻狀，莫不歎開山者才智之敏，心眼之高。而承元又用十八仙白酒飲客，既醉，則悠然遐想，復恨至言妙道沈所獨受者，不可得而聞也。余言承元：仙求人果甚於人之求仙，今子結廬不可謂不幽，吾儕居心不可謂不靜，仙居吟飛，必將過我，姑識歲月，以爲後期。子能博學屬文，第以後竟不克展布。承元藏其疏，盍爲刻之，使姓名與此俱傳？時九月庚午，蜀東遺老游似雲澤書。《東林山志》卷五。

虎丘題壁〔二〕

遠峰沐雨，幽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餐季鷹之高，劍潭釣闔閭之古。棋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十日。《夷白齋詩話》，歷代詩話本。（曾棗莊校點）

〔二〕《夷白齋詩話》文前記云：「虎丘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劍南東川節，道出姑蘇，飲餞於虎丘，其題名云。」按此「景仁」當指游似，似字景仁，紹定前後爲潼川提刑，均與此合。今附于游似文中，俟更詳考。

有宋特贈正奉大夫直龍圖閣謚忠節曾公神道碑〔二〕

恭惟皇朝列聖相承，以寬仁立國，而崇獎直言，使有凜然不可犯之勢，故言之多寡，國之盛衰繫焉。熙、豐之爲，元祐、崇、觀之爲□□□□□□矣。秦氏專政，疾視讜言，檜死而高宗皇帝復扶植之，孝宗皇帝又涵育之。至於紹熙末年，朝廷多故，而言者亦多效忠，是開慶元初□□□□□秦舊十有四年，醜正繁徒，靡所不至，寧宗皇帝一旦覺悟，亟加剪除。今天子明以繼明，凡前日以言獲戾者，次第褒錄，于以承列聖崇獎之□□□□朝廷不可犯之勢。嗚乎休哉！若秘書郎、考功郎官曾公，則紹熙效忠之一者也。公諱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時爲軍器監主簿。光宗始愆和豫□□□□□不起居，左右多獲罪，人情疑懼。公白丞相曰：「人君之身，萬化所由生也；人君之心，四海所以治也。安靜休明，猶恐天下之大有不勝其應者，詎可以焦□□□□□蹕已戒，放朝無名，流言紛紛，無所忌憚，宮掖燕私，誰其與居。怙寵請謁者，遏而滋熾，給事慢令者，黜而不懲，相與爲謀，歸過於上。當直而番上則禱神□□□□□家居則置酒以相賀。心苟銜怨，何所不爲。疑閒之言，日積月累，無可爲有，虛可爲實，錯亂紛糾，未知其終。今亟圖之，雖緩猶及，失今不圖，後將愈難矣。」□□□□□首言：「今之國勢，大抵變壞頽削而非其舊，今之人心，往往懈弛消釋而失其常，上下習見以爲安靜，臣竊惑之。」又言：「若昔石虎，初無□江之意，因南游而□□□□□人已爲之震恐，

況可使秦苻堅、魏佛狸猖狂而求勝乎！若昔涇卒，初無犯關之謀，因糲食而譟怒，唐室遂至於播遷，況可使盧循、高歡包藏而乘間乎！□□□□□將十刻，上皆是之。未幾除秘書郎。光廟疾益深，未能過宮，而欲幸玉津園，宰執侍從諫不從，俱不欲扈從，公謂事恐有當彈壓者，號泣隨□□□□□與同館上奏乞過宮，復與顏公榘見當路，欲以四參日不退乞過宮，又自八奏，至云：「萬有一虜謀而知，欲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此時何以答之？」萬有一賊窺其隙，敢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此時何以禦之？」既而乘輿已駕復止，百司皆待罪館職，不敢入局，連入疏以請。忽傳北□□□□指陳四事曰：「臣聞漢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嘗爲虛，及其已至，言又無及。』臣寧受豫言爲虛之罪，在陛下則不可有事至無及之悔。臣伏見壽□□□□證狀稍異，道路流言，汹汹日甚，貴家富室，增價以買聚金銀，民戶官僚，託故以遣送家屬，三衙兵衛，收閉器械，而嚴其出營，江上屯駐，刺探緩急，而增其環□□□虛非無歸宿。事狀既實，必有由來，設或一日復有萬衆不期而至，風火之虞又相邂逅，臣恐因虛召實，立致生事。不幸而有狂夫姦人在其中，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事至於此，而後悔之，了無及矣！」先是，臣寮所言，上必爭辯，是日宰執以申省副本進讀，自首至尾，默無一語，意若稍動。及宰執盡出國門朝堂□□□宰掾徐公誼曰：「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既又白丞相，又上奏言之。從兄三復喈曰：「前日諸公謂爾奪其職，今復有疏邪？」公曰：「此何時也，而避形迹。況祖□□□□館職許論事，與言官等，其可負邪？」寧廟既立，公與諸公言太上移御泰安，無用遽上，姑留北內。蓋有唐貞觀故事，降赦不必過□□□□下辭

官外郡，免進奉推恩，雖不盡見施行，聞者是之。一日見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問曰：「今日之事，了邪起邪？」趙公曰：「亦方起耳。」公曰：「譬如救焚，昔在樓閣□□□□爲可畏，公能撲之於地矣，少情必再熾。」趙公首肯之。上將視朝，公語丞相留公正曰：「堯舜授受，舉相去凶，今當別是非，辯淑慝，使不相混淆，然後可□□□□善之，亦不果行也。兼考功郎，力求去，未許。右正言黃艾論公邪說橫議，圖爲諫官，罷之。旋起知郢州。民祠大洪山神，鉦鼓甚震，公曰：「郢次邊也，金鼓豈當□□□□者。」且毀其祠。甫三月，御史中丞何澹論丞相汝愚不遵壽皇成法，經論罷者未得祠，乃徑與郡，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再知郢□奏事。諫議大□□□言陳自强、監察御史張巖奏：「故相汝愚陰蓄異志，彭龜年、曾三聘最爲腹心。近樞密院驅使官蔡漣訴其無君等事，事狀明白，乞加貶竄。」權臣將寘之獄□□□□公仲藝上之。遂有旨追兩官。嘉泰元年，皇子生，復元秩。久之，予祠，又久之，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刑獄事，未赴，改湖北，力辭，又主管冲佑觀。□□□□公而公目眚不容出矣。嘉定三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七。積階朝散大夫，今贈正奉大夫。五年正月八日，葬於善政鄉郎中岡。曾祖君彥。祖光庭，□□□□永州零陵縣。父敏行，贈奉直大夫。娶楊氏，知麻陽縣輔世之女。繼室胡氏，禮部侍郎寅之孫，封宜人，今贈碩人。子男一人，宏正，嘗爲大理丞，今以朝請郎□□□□一人，適故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李鼎。孫男三人：公邁，將仕郎，公适、公遜。公年十六舉于鄉，又六年登進士第，由贛州戶曹入爲戶部架閣，遷太學錄、簿、正，□□□□聲出仕四十五年，實歷僅八考爾。平生所著有《存存集》三十卷，《存存齋記》

三卷，《擬志林》十卷，《因話錄》十卷，《藥問》五卷，《閉戶集》三卷。嘉熙二年，特贈三官〔六〕，直龍圖閣，賜謚忠節，從宏正之請也。似先君太師忠公與公同朝，同獲罪，宏正以是屬似以墓道之碑。似追惟癸丑、甲寅間時事之變亦大矣，凡所目擊，今猶神悚□□□□□□如是其衆也，讜論如是其多也，故一朝之頃，轉危而爲安，茲誠高宗、孝宗培植之效也！然一侂冑以惟所欲而壞之，衆小人以求所欲而從之，□□□□□□至於久而後定。今天子銳意褒表，如公生雖不遇，而身後所蒙光寵赫奕，夫豈獨以爲公之私榮哉！興人心，拆姦萌，以振國勢，於是乎在，此猶□□□□□□之盛心也。事大如此，所宜顯書深刻，以詔萬世，固非似所能任，嘗力辭之，而公之弟、前太社令三異又重以請。太社耄期，稱道不亂，既以似爲可，則不敢□□□□□□。銘曰：

盛治之世，不言而行。迨其少衰，以言而爭。又不敢言，惟治之傾。於皇祖宗，倚言干城。扶植長養，以昌厥聲。肇區以來，有詘有贏。靡詘不危，靡贏不平。其詘伊何，伊臣之育。其贏伊何，伊主之明。昔在甲寅，吸呼戎兵。事昌於言，大朝孔盈。猗與曾公，戎監儒黌。再轉爲丞，至于登瀛。匪職所思，亦憂而鳴。惡石是攻，逆鱗是嬰。事卒以定，置安宗祊。彼姦者韓，嗾獒之獍。盡以一網，不斬其生。公在黨中，黜三爲輕。凶窮受誅，晞陽濯清。公獨廢病，不能簪纓。繼之以死，識者歎驚。有定惟天，匪力所營。於皇天子，祖宗是程。褒錄遺忠，不寧公卿。惟公有子，發光九京。咨爾在位，視此易名。毋曰空言，國謀靡成。毋曰苦言，身謀靡精。生爲國華，歿爲身榮。於皇天子，聖謨孔宏。勒銘墓門。永垂□旌。《粵西金石略》卷一二。又見嘉

慶《臨桂縣志》卷九，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桂林石刻》上。

〔二〕題下原署：「中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提舉編修勅令、南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游似譔并□。」

〔三〕時何以答之：原缺，據下句及《宋史》卷四二二《曾三聘傳》補。

〔三〕詐：原缺，據《宋史》卷四二二《曾三聘傳》補。

〔四〕假曲直：原缺，據右引補。

〔五〕勢：原作「執」，據右引改。

〔六〕「官」至「賜」凡六字，原缺，據右引補。

祭無準圓照禪師文

淳祐九年四月

維皇宋淳祐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壬寅朔，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國史院實錄院、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國朝會要、提舉編修敕令、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南充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游似謹以香茗之奠佑，昭告于故徑山佛鑑範公無準圓照大禪師之塔。師起劍閣，錫飛入吳，覺性既圓，聲譽甚都。十有八年，揮塵雙徑，再幻樓閣，一彈指頃。出世間法，非我所知，自世間言，誰能及之。胡不百年，續佛慧命，使彼叢林，知所取正。尺書告別，寂果樂邪，遣一瓣香，臨風嘆

嗟。尚饗！《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卷六，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五冊。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八六

吳 淵

吳淵（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字道父，號退菴，宣城（今安徽宣城）人。舉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縣主簿，歷仕州縣，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秘書丞，出知平江府，提點浙西刑獄。復入朝，累官至參知政事，前後知江州、鎮江府、太平州、隆興府、福州、平江府、寧國府、江陵府，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故時有「蜈蚣」之謠。寶祐五年卒，年六十八，謚「莊敏」。著有《易解》及《退庵文集》。《宋史》卷四一六有傳。

本書所收吳淵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江湖小集》卷七〇、七一所載《退菴遺稿》爲底本，此外輯得佚文五篇，合編爲一卷。

江東道院賦

大江以南，壤曰當塗。嘗訂定謀，聿求如初。或曰楚雄繹之故封，尚存築壘；或曰晉塗山之舊

民，來茲莫居。以言其形勢，則襟江帶湖。牛渚天門，近對歷陽；裕溪柵江，遠通濡須。凡自昔之英雄豪傑，多由此而戰爭馳驅。上岸擊賊，洗足登艫。殄此曹魏，壯哉孫吳。既克凶狡，照水而見赤幘；欲窺逆王，夢日而來黃鬚。英氣凜然如生，遠猷蔚其可書。乃若景物，則圖展畫舒，長江天塹，濤瀾汹涌；青山白苧，蒼翠縈紆。高人達士之所栖隱而遁藏，墨客騷人之所吟詠而寫摹。元暉卜宅，弘景結廬。袁臨汝長嘯，聲響於鸞鳳；李謫仙既醉，手弄乎蟾蜍。清風高出乎千古，逸氣超軼乎萬夫。至于乃疆乃理，可舟可車，西接巴蜀，東走勾吳，北超中原，南入番禺，莫不由我之徑，出我之衢，信其非僻陋之邦、寂寞之墟矣。然而事以時改，地因代殊。其在分裂之朝，往往重如馮、扶；至如混一之世，每每視同莒、邾。迨至本朝，始爲奧區。爰自藝祖，鏟平煜雛，初以卵壘，入于版圖。至于太宗，混一偏隅，西戎臣伏，北狄遠遁。興隆典章，際清朝之多暇；會同文軌，慶薄海之無虞。乃更太平興國之號，用多治定成功之模。乃睠吾邦，本遠帝京，何驟遇于明時，得躋陞爲州城。又即年紀，肇錫嘉名。雨露之恩，若偏于濡潤；日月之光，獨私于照臨。山川草木，增其燦爛，旌幢旗幟，倍以精明。聖主既紆于皇卷，高穹亦爲之世情。乃施天造，乃飭地靈，乃胚胎而醞釀，乃培養而發生。乃滋礲瘠，或爲膏沃之壤；乃化刀劍，亦爲淳厚之民。觀其棋布田疇，支分岸塍，平衍夷曠，曲直縱橫，桑麻被野，粦麥連雲。時雨少愆，有江湖以資其灌溉；澇水或降，有湖泊以泄其滔盈。是以時少旱澇，歲多豐登。奇秧綠水，喜霑足于夏種；黃雞白酒，爭慶賀于秋成。乃君其民，混然大朴。惟土物是愛，故能臧厥心；惟本業是崇，是以無末作。盡力畎畝，收功錢鋪。難貧以其勤苦，易

足以其儉約。故有婦女平生未識于綺羅，亦有父老終身不入于城郭。衣食足故多知廉恥，習俗厚故罕事鬪角。蓋皞皞乎有羲皇太古之風，熙熙然有唐虞擊壤之樂。于是有厭承明之入直，乞銅虎以典州。凡中朝之人士，多出守而來侯，皆得以逃其瘵曠而遂其優游。文如伯玉，可抒六經閣之思；詩如魯直，堪成一窩柳之謳。爾乃夜已既而更殺，日將晡而鼓擷，雖兩衙其不廢，縱數刻而已休。蓋賦稅輸官而絡繹，靡煩程督；訐訟造庭而希簡，無可應酬。故治事之時每短，而退食之暇常適。雖謂之邦伯郡守，實偶乎黃冠羽流。當其階庭如水，囹圄鞠草，燕寢沈沈，鈴閣杳杳，雞鳴寂晝，鵲聲鬧曉，何以異於道流之清淨而一塵之不到也！避堂舍蓋，隱几對老，收視斂聽，回光反照，虛室生白，內境火爝，何以異于道流之煉養而臻其玄妙也！華陽可巾，清香可燒，《離騷》可讀，《周易》可校，南董京生，北窗夢覺，何以異於道流之蕭散而寄其高傲也！著靈運履，携山翁瓢，臨流賦詩，登高舒嘯，礮落棋聲，泉響琴調，何以異於道流之放曠而縱其吟眺也！夫吾儒與道流，邪正不對，官府與生民，休戚相關，必也道吾之道而不道彼之道，樂民之樂而後樂己之樂，使是邦不徒有太平之名而乃有太平之實，則是院不徒揭名道之扁，而有體道之誠。不然則月三夜而旱告，雷一聲而水浸，穡事靡秋，菜色實繁，人紀弗植，天常既殘。又不然則簿書如海，文牒如山，習方成於珥筆，訟咸甘於褫鞶。當是時也，其容心逸而身閑乎！故孟子曰文王樂以天下，范文正公曰君子後天下而樂，則以身爲樂者其樂也鄙，以民爲樂也其樂也有限，與民同樂者其樂也無忤。所以貴乎道院者，非樂慕道流爲高致，謂重夫清淨而吾以民爲樂也。雖然，千里之內仰夫官，奚容無所興除；一命以上志於物，則必有所惠濟。夫

苟貪無事之名，至于不事其事，吾恐情或壅于閭閻，姦必成於胥吏，氣血滯則病疾生，謳吟息則愁歎起，是爲乖謬必傷乎和粹，放縱難免于天殃矣。惟當以清淨爲本，以煩擾爲忌，政教因乎民，本非容心，號令從乎俗，未嘗作意，則有無爲之爲、不治之治。吾惟謹修于庭戶之間，而彼將自得于湖山之外。此則老守之所當勸，而益可以廣道院之義也。《退菴遺稿》卷上。又見乾隆《太平府志》卷三九。

註古文苑後序

紹定五年七月

縣之大莫如吳，大而難治亦莫如吳。余友章君爲之，意其簿書期會，勞苦頓挫，它靡遑及。一日忽出所註《古文苑》若干卷，曰此在縣三年之所述也。余聞其言，已伏其整暇不廢文字，非俗吏之所能爲。及閱其書，則會萃音釋，覈別章句，發千古之奧蹟，訂衆人之訛謬，其援據精切，其闡叙敷鬯。凡山經水志稗官冢竹籀書譜，靡不搜羅攬撫，成一家言。於是又服君之博而感君之塵也。嘗考是書，唐人所類，不白氏名，不例年代，我宋孫公巨源發其秘於精廬，繇是始顯。大抵自先秦古書而下，多東西二漢、曹魏、齊、梁等奇偉之作，史氏所或遺，選類所未盡，間見於諸集錄樂府秘笈中，人所願見而弗可得者，莫不登載。自孫之後，行于世殆二百年，然舛錯斷缺，假借鬼瑣，學士大夫雖知愛重，不過若三代鐘鼎匱匱，相與珍玩而已，往往見諸咀味之實者未有其人。而章君方在今世所謂邑債湯火煎熬中，乃以有餘之精神及此，使上下一千三百餘年文人才士著述之本旨得以赫灼暴颺於亡

窮，非蘊古心，深古學，嗜古文，疇克爾爾！昔前脩以杜元凱爲左氏忠臣，以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余謂章君於此書亦然。紹定壬辰七月上澣日，宛陵吳淵序。《古文苑》卷末，四部叢刊本。

鶴山集序

淳祐九年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爲最上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薶而崑體出，漸歸雅醇，猶事織組，則楊、晏爲之倡；已而迴瀾障川，黜雕返樸，崇議論，勵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重道德，而謂文之能藝焉耳，於是作《通書》，著《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尚哉！此予於鶴山公之文而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真公出焉。予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刑，獨幸接二公之緒論。歲在丙申，公假督鉞道吳門，予時兼制置之事，故讀公詩文爲尤熟。公沒十二年，而近思、近愚公之二子也，萃遺稿刻梓，用傳屬予序之。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無不讀，而見道卓，

守道約，故作爲文率深衍閎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已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以至一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態萬變，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循法度，浩乎如雲浮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蔚乎如風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與！其有德之言與！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與！公文視西山而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要皆見道君子與！公早掇峻第，晚踐政途，然身未嘗安於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用，如藝祖之訓而用之，詎止如今所存者！而天不假以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哉！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退菴遺稿》卷下。又見《鶴山集》卷首，《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三，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南宋文錄錄》卷一六，《卮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建康府爲立義莊事牒府學

淳祐十一年四月

當使昨見四明府學有義莊一所，每年收到租課，凡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破食職事生員，遇有吉凶，於內支給贍助，心甚慕之。建康府士子貧窶者多，或遇吉凶，多闕支用，尤可憫念。今用錢五十萬貫，回買到制司後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畝三角二十八步，歲收四千三百餘石，米麥相半，發下本學，置簿椿管。如委的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職事生員，或有吉凶，請具狀經學保明申上，給米八

石、麥七石。米每石折錢三十六貫，麥每石折錢二十五貫。本年發糶田土舊租米麥，解到價錢一十二萬餘貫，發下提督府學錢糧廳照應拘收，自五月爲始，照規支給。仍將後湖所有地畝步明入籍，自本年夏料爲始，徑自拘催，將所催租課於廣濟倉寄厰椿頓，本學養士錢米不相干涉。牒學照應施行，仍示士子知悉。《至大金陵新志》卷九。

建康府爲立義莊事再牒府學

淳祐十二年二月

勘會本府昨置立義莊，如委係簪纓之後及見在學士著行供職事生員貧窶者，或有吉凶，從府學保明申府，給米八石、麥七石，米每石折錢三十六貫，麥每石折錢二十五貫。則例雖已立定，規模尚未爲廣。自今月二十六日爲始，如是他處游學士人，見在本學行供，或在本府寓居，雖非土着，如有吉凶，併與一例支給。兼照得人人申府，亦恐煩瀆，今專委西廳通判提督。如遇有陳乞之人，即請本學契勘詣實，保明具申提督廳支給。牒學施行。《至大金陵新志》卷九。

廣惠坊記

紹定四年八月

淵不肖，少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云自一命已上，

苟有志於及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所志也，小子識之！」淵入耳注心，三十年於此矣，故自領一簿、宰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乃庚寅之冬，被命守姑蘇，道過吳江橋下，因延見所部吏艤舟焉。時夜雪凝栗，霜風凜冽，襲裘不知其爲溫，附火不知其爲炎，於是惻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爾邦城大民夥，鰥寡孤獨、癯老廢疾、顛連而無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廬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因獨念言，窮州陋縣猶有所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夾三輔，多名守，富課租，不應有此缺典。既領印，即括夫田之没入于王官者、廢絕於緇黃者，未足則以公財市民之膏腴者，寸積尺累，厥數既登，乃卜地鳩材，爲屋七十程，總土木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石三百一十七。既成，扁曰「廣惠坊」。廳堂航如，廊廡翼如，男子婦人，各有位置，倉廩庖湍，井臼牀几，鼎鼐備具，無一乏缺。適然而疾病者，又別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一升半、錢三十有三，小者半之，米則三殺其一焉。夏有湯沐，冬有裘纊，病有藥，死有槨，額以二百人爲率，亡者得續。此其大略也。竊嘗考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養、安濟院，當時奉行惟謹，甚者至有設帘帳，具酒食，其所全活不可勝紀，深仁厚澤，與天同普。此國家運祚之所以久長，州縣長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所由以作也。後之人與我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侈之，是亦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一端云。若夫租入多寡，別石具載，茲故不書。紹定四年八月既望，吳淵記。《退菴遺稿》卷下。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

八，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姑蘇志》卷二二，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三。

濟民藥局記

紹定四年八月

淵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體列聖好生之德，每以民命爲重，一念懇惻，無所不用其至，乃至濟藥療病，亦加宸慮。一日忽遣中使，宣索太平局龍虎丹，既進御，命捐其價十之九，蓋聖意謂親嘗則主者不敢苟，直廉則貧者易以得。嗚呼！神農氏日試百藥，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必次第而躬行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開設廣惠局，以便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大人衆，余領郡，適有春疫，亟擇郡醫之良，分比閭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戶到，悉給以藥。窶而無力者則予錢，票疾不可爲者，復予周身之具。繇二月訖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取藥於市，既非其真，非惟不真，且弗可以繼，乃創濟民一局，爲屋三十有五楹，炮澤之所，修和之地，監臨之司，庫廩庖湍，鑪磴鼎臼，翼然井然，罔不畢具。夫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千五，米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復以二萬緡實之，爲市材費。凡川廣水陸之產，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致，無遠不取。冀有益於人，故真其劑，弗求贏於官，故輕其直。料置豐盈，薌味芳烈，較市之銜玉賈石者，相去不啻萬萬，列肆闐闐，過者懽悅。他日設遇流行之災，四時之沴，則分醫以療，捐藥以濟，其爲吳門之利蓋未有已也。恭惟聖天子

仁同阜陵，視四海之痒疴如在體，淵幸叨選擇，出守是邦，求牧與芻，不敢不勉。此局之設，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一云。紹定四年八月，奉議郎、直煥章閣、知平江軍府事、就除浙西提刑吳淵記。

《退菴遺稿》卷下。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八，《姑蘇志》卷二二，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

翠微亭記

淳祐十年

六朝以石頭爲重戍，府庫甲兵萃焉，至南唐始爲離宮，此天所以開混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實甲于天下，林和靖隱居西湖，得得來游，見之賦詠，則其稱絕可知矣。中興以來，創總領所，亭隸之，豈以金穀之冗瑣易生煩厭，非江山之清絕不足陶寫耶！又不然，則中間必有文人騷客、名輩清流，以是人而居是官，故能爲皇官而有是景邪！淳祐己酉春，余自當塗來，故人少司農大台陳綺伯奇實護餉事，嘗因暇日相與徜徉其上。余舉酒屬伯奇曰：是亭之址，居山之顛，無所障礙，故無非景物。夫其南爲方山，則秦皇之所以鑿而爲瀆，以厭東南天子氣者也；其北爲環滁，則歐陽公之所以與客遨遊，作亭其上而名爲「醉翁」者也；其西爲三山，則元暉之所登以望京邑、太白之所眺以懷長安者也；其東爲鍾阜，爲雞籠，則雷次宗、周顒、阮孝緒、韋渠年輩之所以隱居求志、遯世無悶者也。迺若長江，自西亘北，銀濤雪瀾，汹湧湍疾，烟帆風席，杳靄滅沒，朝宗于海，晝夜不息，與夫遙岑近岫，危峰斷嶺，如列畫圖，如植屏障。或雲靄之出入，或煙霞之明晦，或晴霽而日月朗，或風雨而雷電

暝，朝暮四時，千變萬態，不可名狀者，無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以縱目而騁懷，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總觀而並覽。坡翁有曰：「登臨不得要，萬象覺偃蹇。」子盍圖之！伯奇曰諾。會其以憂于職而病，又以最于職而召。夫憂于職而病，則所亟者藥囊；最于職而召，則所趣者行裝。其于游眺之所，必不暇過而問，是不惟人意之，雖余亦意之也。居無何，忽折柬告，曰亭已成矣，昔亭一面而今亭四面矣。余驚喜，冗未能造，亟命工繪圖。取而觀，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亭皆延之，亭之所在，景皆赴之。余之所以舉酒而屬者無一不酬，而土木之壯，丹雘之工，營繕之巧，則又其次也。夫金陵六朝舊都，故其形勢周遭迴環，其江山雄偉壯麗，非偏州小壘可望萬分之一。前人登覽之地，如賞心，如鳳凰，如雨華，如青溪，皆最佳處，不獨翠微而已也。而大景物每無大棟宇以彈壓之，不惟無大棟宇，而其小小者亦皆將仆焉。余雖有志于此而力未暇及，今伯奇當財賦正赤、病疾未瘳，命召將行之際，而能鼎新之，使三百年之景物，一旦軒豁呈露無餘，則其丘壑之襟，楚楚不凡，鞭筭之才，綽綽有餘，蓋非餘子之所能及，而尤余之所甚愧焉者也。夫翠微之爲景一絕也，伯奇之爲亭二絕也，又以鶴山魏公了翁舊扁而揭之，人與斯亭斯景俱稱三絕也，故書。亭爲屋二十四楹，落成于庚戌之十一月旦。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吳淵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二。

錦繡堂記

淳祐十年十二月

臣至愚極陋，老又及之，陛下未忍棄捐，使待罪江閩，臣雖職思其憂，不敢食焉怠事。然課功會績，自視闕然。迺五月丙寅，御筆煥頒，以臣粗著忠勤，除臣資政殿學士，職任如故。臣得寵驚惶，拜恩感泣，大懼無以對揚聖天子顯休命。會郡樓新成，乃拜手稽首有請，乞宸翰揭其上，庶幾舉頭仰瞻，鞠躬佩服，威顏咫尺，罔敢有越厥志。天穹聽卑，朝奏夕賚，虬騰龍翔之勢，銀鈎鐵畫之體，自光堯以來，擅書聖者弗能及。石頭鍾阜，秦淮青溪，水涯山巔，若草木，若泉石，莫不衣被天光，膏沐聖澤，榮耀無比，而況於邦之人，況於邦之守乎！臣既已肅冠裳，訊龜筮，昭扁榜，勒金石，用詔無極，又拜手稽首言曰：昔我高皇，嘗以風雲慶會賜臣沂中，逮我孝廟，亦以明良亨會賜臣浩，然皆私第非公宇。太宗雖爲臣易簡書玉堂之廬，然在禁密之地，非外藩服。今臣蒙恩賚，實出創見，天下郡國，蓋鮮有此，豈非希闊之遇、千載之一逢與！夫霍去病之志滅匈奴，祖逖之誓清中原，此疆場之臣之所謂忠；諸葛亮之經事綜物，陶侃之運甓惜陰，此疆場之臣之所謂勤。臣不敢不策朽磨鈍，圖報陛下萬分一。臣淵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淳祐十年十二月下浣，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吳淵拜手稽首。

謹言。《景定建康志》卷二四。

采石虞忠肅公祠記

阜陵在宥二十有八載，循名責實，始終惟一。蓋嘗與丞相趙衛公評雍國虞公事業，以采石之功爲第一，詔特贈太傅。嗚呼，可謂不沒其實者矣！余家有別業在楊林裕溪之間，少小督租，往來必艤舟蛾眉下。時紹興舊校猶有存者，每爲予言，當李顯忠未至，敵兵將渡，三軍無主，百姓皆荷擔立。會虞公適至，即立馬指揮，部分某軍登某船，某船守某隘。言未既，敵舟已塞中流，公以重賞嚴罰督勵將士，且躬自鼓之，莫不人百其勇盡死鬪。又益以火攻之具，於是天反風，敵舟焚焉，其主遁焉。當是時，非公則江南幾殆。嗚呼！余聞其言，著諸心，蓋四十年於此矣。夫天欲啓一代中興之君，必爲篤生一代中興之臣。周之宣王，維申與甫，漢之世祖，寇恂、鄧禹，唐之憲武，裴度、德裕，皆能戡禍亂，定變故，安黔黎，康海宇，以光復先古之業，此豈偶然而然哉！初，大觀間有俊明者，成都人，精於《易》數，嘗詣闕上書：「我汴京王氣盡，乞移洛陽。」朝廷以妄斥之。時雍公猶幼，張魏公尚小官，俊明一日謂公之父秦公曰：「國家之運，將在東南，南渡之後，大變有二，譬如大舟巨艦，厄於駭浪驚濤，維楫操柁，非命世之才不濟。任其事者，其張公與郎君乎！」秦公聞其言，當時固未信也。嗚呼！苗、劉之逆，宗社幾危，北敵渡江，南垂不保，天生二公，再造我宋中興之祚，千萬載未有艾，此豈偶然哉！夫

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豈非以勞定國者歟！豈非禦大災、捍大患者歟！而采石之祠，昉於嘉定九年春。予開闢金陵，公之曾孫旣以池倅來入幕。既至，諗余曰：「旣自池而昇，道經先公祠下，地局址隘，棟撓樹傾，草萊生階，牛羊入室，甚非所以安神靈，昭勳烈，敢請。」夫見河洛而思禹功，此人心所同然，與生俱生，不可泯沒。矧余以守江爲職，公以守江策勳，因職而懷其勳，因勳而懷其人，因人而崇其祀，是非予之責與！於是捐緡粟，治林木，委馬步軍副總管關侯寶董役，郡太守章御史琰又相其費，自門及廡及堂，莫不鼎新焉。凡爲屋十有四楹，左圖采石却敵之實，右繪京口防江之規，當時將士之用命者，亦肖像其後。既落成，旣又請記，因書顛末授之，俾刊於石。《退菴遺稿》卷下。又見《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橫碧堂記

此邦形勢，水西南而山東北，郡治居卑下處，三湖固不可望，而見所謂長江，亦必憑高而眺於微茫杳靄中，始得其彷彿。然非天日大朗，煙塵盡收，則雖豁眸拯目，無所睹也。惟青黃、黃山、白紵、橫空諸峰，綿亘東北，稍可供登覽。子城上有碧雲亭，創始於大觀間，不知命名何義。然山在東而亭面西，亭之與山若相背。然後又有一亭，頗與山對，纔尋丈許，僅可容四五客，過此輒不可著足，恐妨游目聘懷。予疇昔固已病之而欲改爲矣，會易地弗果。又十年再來，則亭已撓敗，有不容不

舍舊而新是圖者。乃移其面勢，以西爲東，作堂三楹，又前後爲軒各三楹，環以欄楯，翼以窗户，使虛明軒敞，四無障蔽。頃成，觴客於上，有笑而言者曰：今之山猶昔之山也。昔也余來，蓋嘗頭頸伸縮，欲以見山而山終偃蹇。今也排闥送青，入戶獻狀，凡四時晴雨之景，朝夕煙雲之態，不勞指顧而盡入吾目。然則位置之巧者，固如是乎！余曰：昔山谷罷郡，嘗有句贈郭功甫云：「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太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醒醒，問取磯頭新婦石。」請以橫碧爲之，可乎？且山谷在郡，不滿旬日，其戀戀於此邦之幽勝猶若是，矧余父子兄弟，三十年間相繼來守，余又再至，則其不能忘情固宜，此堂之所以作也。客退，余坐而假寐，夢與浮邱先生、宏景、太白相遇，笑談傾謔如舊交，蓋若喜予之能作此堂，又能對此山者。二公既去，劉寄奴、桓司馬繼至，余揮之曰：余堂不爲二子作！赧而退，余亦睡覺云。堂之南舊連清風亭，多歷年所，圯尤甚，亦因餘材新之，凡三楹一翼，輪奐相稱，故并書。《退菴遺稿》卷下。

太平郡圃記

姑孰郡圃視他郡爲隘，自王冠卿紫微以窈深爲神祠，又自李儔老棘卿以駐春爲仗甲庫，益隘甚。巋然獨存者惟近民堂，然創於淳熙間，已百餘年，屋老材腐，多支以木，居者每危壓是懼。堂舊對池之陽，脩可二十丈，中有官梅亭，跨以橋，水面纔七八尺，少晴輒涸，雖名爲池而實溝澮之弗若也。

乃鑿而廣之，灌以江水，作堂其上，扁曰「揮塵」，即劉丞相畢老詩中語也。中爲堂五楹，前爲軒三楹，堂後又爲重堂五楹，扁曰「窈深」，復舊也。池上三峰，植桃二本、李十八本、柳二十本。既成，適當仲春，試與客倚欄而觀之，清漪綠漣，渺如一壑，輕波微瀾，隨風四起，密藻叢生，小荷簪抽，柳眼已舒，漸露黃金之色，梅花雖謝，尚飄白玉之香，鷗鳬翩翩而來，龜魚洋洋而遊，恍然身在江湖之上。若夫炎夏納風，高秋寶月，冬曦煦背，寒雪眩目，三時之景又可知，恨余之不及見而去也。堂之東十餘步，即前所謂神祠。夫神主於靜，貴於肅，乃宅於宴游之處，賓客騎從之喧填，優伶倡幻之褻狎，其爲不靜不肅毋乃甚乎！於是移於帑庫之側，以其地爲亭，前種梅三十本，後種竹一百箇，揭倪正父文昌所書官梅扁。官梅之後有隙地盈丈，亦作小亭，植紅藥二壇，扁曰駐春。池之西亭有午橋莊，野處洪公所創。洪公文章妙天下，其所爲記，至今膾炙人口，然屋實卑陋，縱橫纔尋丈，且歲久亦弊。又爲之創屋十一楹，中揭洪公舊扁，以爲宿客館賓之所。於是太平郡圃雖不敢以爲美，亦庶幾可備政暇游憩笑語。或曰：子自開藩以來，減租蠲賦，弛征代輸，修黌宮，治書院，葺浮梁，整倉宇，居養濟，皆當爲而爲，宜也。乃若園池亭榭，毋乃不必若是乎！余應曰：昔者藝祖皇帝之開國，立考課之制，凡州縣廨宇之修廢成毀皆書之，以行殿最賞罰，今課歷猶有存者。則蒞官臨政之餘，退休之所亦在不廢，固聖祖神宗之屬望，而金科玉條之所許也。昔柳子厚作零陵縣三亭記，以爲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故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於以滌其煩而宣其壅，宜不可廢於一邑，況郡乎？此郡圃之所以作也。《退菴遺稿》卷下。（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八七

釋元悟

元悟，台州白蓮教寺僧人，紹定間住持天台山螺溪寶雲傳教院。編有《螺溪振祖集》一卷。寶慶二年刻《四明尊者教行錄》行于世。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末，《螺溪振祖集》卷末。

螺溪移塔記

紹定四年正月十五日

死而葬古也，易葬非古也。易葬而非古也，其諸從權以濟事歟？昔者先王謂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見也。爲之棺槨衣衾以舉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於是有葬焉。螺溪尊者既沒，門弟子奉其全身，以藏國清寺之東南，用世禮也，蓋二百餘年矣。歲月既久，水失故道，壅沒墊陷，行道興嗟。元悟繆茲承乏，相其流泉，觀其陰陽，得地于方丈之後，以紹定庚寅十一月四日易葬而樹塔石焉。夫掩骼埋胔，爲未達者設也，當尊者在時，其視此身已同幻化。今其云亡，一性之真無往不在，何惡于水，又焉用移？雖然，學者信之篤，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以爲不如是則無以安其尊師重道

之意，而壽其脉于無窮也。若夫究傳授之顛末，載德行之全備，紀感應之機祥，則有史氏傳在。時聖宋紹定辛卯正月望日，繼代住持法孫比丘元悟拜手稽首記。《螺溪振祖集》卷末。（李文澤校點）

喬如岡

喬如岡，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嘉定十四年調繁昌縣尉，淳祐八年任旌德令。見所撰《繁昌縣尉題名記》，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一五。

繁昌縣尉題名記

嘉定十四年正月

仕宦凡一命以上，皆刻石嵌壁，以記姓名、官爵、歲月，其來舊矣。繁昌惟尉廨缺典。余以嘉定辛巳孟夏領職，登脩然堂，摩挲山谷先生刻石三大字，慨然懷仰昔人之清風。然欲知其甥洪君羽在任之日月，則無所考證，圖牒登載亦不能詳，壁記何可無也。余詳加搜訪，得陳君永弼至近日沈君鐵，凡二十一人，或僅得名氏，或幸知歲月，盡鏤堅珉，置于東廡。網羅散失，此特補缺典，貽將來爾。然邑之耆老有見之者，必將倚杖而諦視，歷數而太息曰：「向某也在吾邑，人賴之，流風餘韻雖久矣，猶可追想。某也不能無愧于其官也。」尉處百僚底，職巡警爾，邑政令非尉責，而是是非非隱然

於人心者亦不泯如此，可懼也夫！余盍思所以自勉也夫！宋嘉定十四年正月記。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十六，光緒二十九年活字本。又見乾隆《繁昌縣志》卷二九，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四。（郭齊校點）

卓 樗

卓樗，字子用，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紹定中爲廣西經略安撫司幕職官，嘗知浦城縣。見所撰《水月洞題名》，嘉靖《建寧府志》卷五。

水月洞題名 紹定四年九月

吾閩衣冠甲天下，游宦於桂林者一時爲盛。經幕三山卓樗子用紹定辛卯菊節會同里二十有一人：同幕趙繇夫仲至，林文誠公著，憲幕李遇用之，漕幕陳夢庚景長，林應辰商老，趙希鄂仲韓，薛之鑑明叟，奉檄至者郭岳伯崇，陳該一彥博，方禹錫文瑞，李士煒華國，趙必取世穎，王震定東父，柯楚伯翹，林顥景程，林機次樞，鄭公望希呂，調銓者陳士吉一卿，趙希璫宗美，陳應龍翔卿，聯轡湘南，登千山，憩簪帶，挹棲霞、七星之秀。薄暮，舍策泛舟，由龍隱涉訾家洲，夷猶水月之下，把酒賦詩，人物與衆山俱清，情無涯而樂亦無涯也。《粵西叢載》卷二。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光緒

朱元中

朱元中，寧宗時合州進士。見所撰《補修殿宇沿壁碑記》。

補修殿宇沿壁碑記

嘉定十四年十一月

漢初之封□縣兩舍有山如龜，四顧林壑，維城維墻，連岡走阜，周環拱揖，古木□層，寔齋堂之遺址也。邦人報本祈穀，則在于此，懇晴禱雨，靈驗感應，□若懸響。然故碑舊像荒墜顛覆，余實念之。每設香火，不爲風雨所□，必爲□日所照，人且弗安，況於神乎。共創殿宇，以爲□□。嘉定乙亥告成，未幾而壁落圯壞。余再思之，聖像沿壁俱以石□，□固永久。□于衆志，忻然其言，命工鑄造。至嘉定辛巳十月方畢其事，故稱日集福，略紀始末，以俟後來因而增飾，不亦宜乎。鶴鳴進士朱元中、同里□化趙自隆、謝承恩、趙夙□、謝炳、趙夙□、趙夙全、趙夙振、趙夙興、趙夙□、□□□□□□□□趙□高、趙臺、趙□經、趙萬鈞、趙□□、趙□基、趙善明、趙善通、趙善信、趙□□、趙□□、趙□□、趙□□、謝□珏、謝國仲、謝□□、謝□□、何舜文、何廷秀、何廷□、許

□□、李永□、李□□、瞿世□、羅□□、崔□□、胡震、楊□□、戚二娘、謝煥、趙自明、謝仲坤、謝元成、謝□□、趙承運、任□□、趙承桂、趙善滋、楊南懋、毋士忠、僧恩真各助工錢，岳池匠人石仲庚父子等建。上冀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下祈□筭增隆，福祥駢集。元中記并書。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初五下闕。 民國《新修合川縣志》卷三六，民國九年刻本。（郭齊校點）

文 某

文某，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人，紹定年間在世。

宋故文惟萬墓誌

孝男文□□、婦何氏二娘、孫男紹坤、孝女文一娘、二娘、婿唐□□孝屬等，上爲考君文惟萬骨殖卜紹定三年十二月內，葬於本業田內東山一穴，宅兆之本貫巴西縣也。次擇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立石，永子孫祭祀瞻仰耳。 民國《綿陽縣志》卷九，民國二十一年刻本。（黃錦君校點）

方正

方正，東浙人，淳祐中爲武翼郎，特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府駐劄。見所撰《祭法薰禪師文》題署。

祭法薰禪師文

夫情親則千里而肝膽，心異則交臂而楚越，此上古之至言也。師孕眉山，我生東浙，地角天涯，夢不可得。一逢笑領，如合符節，隆我以道，全我以義，幾二十年，而無少衰焉。豈非心之與情，於此見矣。師之遊歷江湖，主張法席，兩奉詔旨，鎮南北山，鐘鼓號令，功勞躋績，雖金石不足以紀其行業，有竹帛不足以書其功德。至提向上機，施不傳妙，又非我之所盡知也。何期厭棄東土，遽携隻履，翩翩而西之。嗚呼！冷泉寒洗玉，眉山疏露骨，千古萬古中，我師元不滅，一甌表世情，惟靈來電矚。尚饗。《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七套第一冊。（黃錦君校點）

釋悟澈

悟澈，紹定間爲撫州崇仁縣禮賢鄉遵化里後山院住持。

禮賢鄉後山寺鐘文

紹定四年九月

大宋國江南西道撫州崇仁縣禮賢鄉遵化里後山院住持焚修僧悟澈謹啓：誠心奉佛祖意旨，非於庚寅年二月十五日兵火焚毀院宇一座，皆爲灰燼。春間疾病流行，人民災患，遂乃謹同長悅坪、觀林坪、觀莊上下本廣保齋首信女樂氏守真，進士鄧相、鄧海、鄧從厚、趙時靡等，邀集十方檀信，修設吉祥淨供一筵，敬保各家清吉，人眷安甯。所收施利，鑄造洪鐘一口，歸就本院善正法堂，晨昏擊扣，永充供養。所集餘利，上祝當今皇帝聖壽無疆，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次爲十方檀越預布津梁，增崇福壽，上報四恩，下資三友者。太歲辛卯紹定四年九月重陽日，焚修僧悟澈謹題。同治《崇仁縣志》

卷九，同治十二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鄭安祖

鄭安祖，字仁甫，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紹定中爲寧遠縣令。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〇。

逍遙巖題名

紹定四年二月

紹定辛卯二月望日，勞農□逍遙巖，越六旬，因公餘集僧寮同遊，遂紀姓字以鑱諸石。廬陵曾孝永世夫、漢東趙善親德鄰，武林范信誠明。邑令長樂鄭安祖仁甫書。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〇，光緒十一年刻本。

碧虛崖題名

紹定五年八月

紹定壬辰夏秋七旬不雨，遍禱群□無應。中秋□日□□舜祠□携□爲□□□夜雨。□□鄭安祖書。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〇。（以上王曉波校點）

余天任

余天任，字子大，號退齋，慶元府昌國（今浙江定海）人，天錫弟。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淳祐十二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暫兼權臨安府，官至兵部尚書。《宋史》卷四一九《余天錫傳》有附傳。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四九，《大德昌國志》卷六，《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押韻釋疑序

嘉熙三年七月

監學所儲《增韻》之類不一種，大抵皆祖《字林》、《字統》等書。獨陸氏本行於世。東陽喬君擇善後以歐陽《押韻釋疑》遺予，援據訂證，視諸家尤詳，真可謂舉子秤星舡碇矣。因刊之禾興郡齋，以廣其傳。雖然，是固爲舉子設也，顏名柳姓之誤，以大儒猶不免，則是編豈直爲舉子設哉！嘉熙己亥秋孟上澣日，四明余天任。《押韻釋疑》，宋刻本。（王曉波校點）

俞夢符

俞夢符，紹定間人。

崇德縣丞題名記

紹定四年元月

丞，所以貳令也。武林郭君舜元來貳崇德，辦治於廢闕之後，改觀作新，增益其所未至，真不負丞矣。行將報政，謂廳壁題名在在有之，此不可無述。將合諸遠者而記之耶，則久而難考；姑摭諸近者而記之耶，則略而不備。是記之立，故自今始焉。吁！人生天地間，隨所至止，猶欲各識其所歷。蒞官行政之地，獨不可識哉！郭君之勒石於此者，非徒著其遷次而已也，繼此以往，相因相續，傳之無窮，庶乎前者可以規後，後者可以鑑前，相期於有所勉云。紹定辛卯月正元日。萬曆《崇德縣志》卷七。又見嘉慶《石門縣志》卷二〇。（王曉波校點）

楊 啓

楊啓，紹定時人。

監澈浦鎮羅君叔韶德政碑

紹定六年二月

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理民，惟州縣之長官於民爲最親。歷觀往史，霸、遂以守郡稱，恭、茂以宰邑顯。鎮之治狀無紀焉，非無治狀也，無若人耳。繼自今以治鎮得名者，蓋自羅君始。澈浦爲鎮，人物繁阜，不啻漢一大縣。紹定庚寅春，羅君來領鎮事，至之日，見吾土風淳厚，思與三載相安。下令曰：「民旅交關，必欲其兩平；軍民雜處，必欲其兩慎。毋啓訟，毋傷和，毋犯干有司。」丁寧數語，開心見誠，善始之意固可逆覘其終矣。君廉而勤，公而明，寬而不縱，嚴而不苛。昔民訟苦繁，今折以片言，牒訴自簡也。昔關征苦重，今輕以什一，版賦自若也。歲時行鄉飲禮，僕介雍雍，長幼秩秩，相觀相化，俗躋鄒魯。朝廷命簡鄉兵，用防海道。他有司兒戲耳，君出其胸中甲兵，大閱於長塢山之右，士馬整肅，旗幟精明。儒有頗、牧，疇不嘉歎？民病厲，遣吏勞問，給藥散財，更生者幾千人。早閉糴賑粟千斛，損價售之，濟艱食者又幾千人。鎮廨自隸鹽場更一紀又四政，僦民廬，棲梵

宇，不常厥居也。始君下車，欲新是圖，顧未有基址。壬辰之冬，始於丁家橋得楊氏地，至是垂滿矣。君曰：「一日必葺，古人有訓。時哉不可失，吾曷敢惜費且憚勞哉！」先是，丁家橋之下，河流壅遏，血脉不通。迺命疏鑿，清泚洋洋。庶民子來，荷畝雲滃，亘三四里，如壁斯環。蜡月乙未，廨舍落成，門楣崇翬，廳事雄倨，心匠默運，不愆素繩，真有造五鳳樓手段。越明年春，率士民登鉅扁，三字名筆，鸞鳳飛翥，海邦民物，觀瞻一新。君經始規模可謂宏且遠，豈爲己計哉！遺我鎮無窮之利耳。至如建三廟之薨瓦，加新橋之設楯，鑿池而放生，祀聖人壽也，立坊而名廣福，錫庶民富也。凡此大概，纍指不能數，無非學道中流出。推是以往，宰邑則恭、茂，守郡則霸、遂，相天下則伊、傅、周、召矣。功名事業，後必有史官書之。所紀者，特其治鎮之狀耳。君名叔韶，字儀甫，四明人。丁丑入胄子學，庚辰取太常第，至是再調焉。初受業於約齋李先生，蓋東萊、大愚之源委也。樞尹袁公韶、憲使吳公淵、倉使袁公肅、太守黃公壯猷俱以材學薦。君行且造朝，去如始至，藹藹遺愛，何日忘之。他日入公之廨者，必曰：「此廨迺今日甘棠。」紹定六年二月望日，楊啓書。《海鹽澈水志》卷七。（劉文剛校點）

聞人規

聞人規，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紹定中爲待補國學進士。著有《小兒痘疹論》三卷（存）。

小兒痘疹論後序

紹定五年五月

士生斯世，窮達兩途。孟軻氏有言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雖然，窮而未達者，能學爲良醫，亦豈獨善其身而已哉。規素著書卷，今茲從事葭木。嘗謂自昔聖賢閔生民之疾苦，著書立言，汗牛充棟。晚觀唐孫思邈《千金方》，其次序深有旨意。三十卷之首，觀之以婦人嬰孺護養拯救之說，寧不以生育爲重乎？規因念婦人之有乳，免小兒之疾苦，惟瘡疹皆不可免，而治療之間，毫髮一差，生死隨異，仁人君子所尤當審慮者。世傳產方之論，其利人也甚博。惟小兒痘瘡諸書，止看其大略，倉卒之際，何所憑籍焉？規輒不揆量，廣求古人之議論，證以己所聞見，撰成《問難》八十一篇，凡一卷，目曰《小兒痘疹論》。每施以濟人，隨試輒效，所活者亦多。使家有是書，則豈曰小補之哉。此《論》之成久矣，欲鋟諸梓，而力未克遂。邇來幸甚，獲登繡使煥章吳公門墻，一日追暇，因有請言。公既慨然捐金以成其事，公之賜豈私於規者，實與衆共之。若有訛舛，改而正諸，以俟同志。紹定壬辰仲夏吉，携李待補國學進士聞人規叙。《痘疹論》卷末，痘疹大本。

小兒痘疹論序

端平二年正月

嬰孩之疾，莫危於瘡痘，形色變異，應於呼吸之間。生死關係，可不謹歟！昔之名醫，非不立論，按證授方，散在篇帙，帙無統紀，臨危往往失錯，蓋不素講故也。獨張君從道，著書一百二十篇，發明前人所不到。此醫家之秘藏，童孺之司命也。其板刊於務章帥府，人亦罕見。縱得其書，其中玉石混散，又不能窮其旨趣，可勝浩歎。規家世儒也，□甲場屋二十年，僅得一國庠書生之效。取是，遂取黃帝、仲景諸書，晝夜誦習，及與意合。轉從□於金石草木，庶可以遂其平日濟人之志，此蓋先□之所愿也。得張君之書，每以其拯疾，無不脫手而愈，益知其幹旋之妙。然其文意繁冗，惜乎後學未可遽□推究。規細繹百數，大窺闡奧。摭其精華，切於治療者八十一篇，作三卷。始則論將發之證，中則論已發之證，末則論□□之證，并附益以他說。於張君書略有增損，非敢改革也。書成□□□吳先生持繡節於西浙，一見遂捐金，勉之刊梓。先生愛人利物，使嬰孩無夭折之患，則張君之書，與規之名，布之四方，皆先生隱德也。端平乙未上元後五日，待補國學生聞人規序。《小兒痘疹

論》卷首。（以上吳洪澤校點）

繆 蟾

繆蟾，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紹定二年以特奏名進士第一名及第。紹定間官文林郎、特差充紹興府府學教授。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

紹興府進士題名記

紹定五年十月

上踐阼之八年，徽猷農卿程公帥浙東，領府事，下車未幾，修教庠序，以孝弟忠信淑諸生，學者鄉風。是年論秀賓興，勸駕有加禮，善類增氣。明年，奏廷對二十有二人。猗歟盛哉，越所未有也！舊題名記二，姓氏充牣，餘不盈咫。公一見嘆曰：「此邦爲帝鄉，且屬東朝，壽慶恩腴，闔郡秀茂，上春官得人宜多，茲詎足紀姓名。」亟礪石以俟捷至，果如公言。公嘗麾節鄞江，今江東憲袁君甫魁天下，聯名尤夥，豈非福星所至，則魁躔文宿，次舍翼從，炳煥增輝，固應爾耶！新碣肇建，芳宇粲陳，非獨傳不朽，示方來，至於文風丕振，士氣聿張，光紹三魁，衮衮未艾，此又公之所深屬。蟾倚席罔功，拭目榮侈。或謂蟾曰：「識顛末，紀歲月，郡博士職也。」蟾用不敢辭，謹再拜泚筆，述所睹聞，俾來者有考。若夫前記所刻，自杜正獻公而下，其人物風流，事業彪炳者，國有史，郡有志，登載詳矣。異時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作人有功，聞者興起，又當推本於今。紹定五年十月望

日，文林郎、特差充紹興府府學教授繆蟾謹題。《越中金石記》卷五。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一〇。（吳洪澤校點）

時 檄

時檄，字定國，紹定年間藤州（今廣西藤縣）人。

桐城水簾洞題名 紹定二年

古藤時檄定國、太原王習時敬、睢陽朱昕景初、大梁李深德，於紹定壬申二月望日同住持正蟾遍遊諸巖〔一〕。道光《續修桐城縣志》卷四，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曾棗莊校點）

〔二〕紹定無壬申，疑爲壬辰之誤。

張 琮

張琮，紹定間權知宜州，端平初代丁黼帥廣西、知靜江府。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五，參《南宋

制撫年表》卷下。

慶遠府軍廳壁記

題名有記，自蘇侯府君至於趙侯，凡更代者四十有七；自紹興庚申至于紹定壬辰，凡立石相仍而三。歷年之久，閱人之多，時世之不同，事體之或異，未暇詳考悉數，姑撮其大概言之。宜爲慶遠軍節度，係極邊，郡守文武通選焉。處羣蠻心腹而控扼其間，調一殊俗，保障省地，責任不輕。賦入無幾，鹽運間關，財計、兵力，皆不逮昔。苗獠錯居，情僞滋甚，爲郡守者亦戛戛乎其難。廣右自督府外二十四郡，人語入宜則搖手退避，若將浼焉。雖然，恩威寬嚴之迭施，區畫權變之有道，亦曰得人焉爾。琮綿薄承乏於此，左支右詘，僥倖及代，擬附羣賢後，而碑石所書已滿，不得不更而新之。琮不肖，不足道，後之來者，姓名班班，人見之曰：「此宜之賢太守某人也。」與是碑俱不朽，豈不足以警省而勉之云。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五。（祝尚書校點）

趙 詢

趙詢（一一九二——一二三〇），太祖十一世孫。初名與愿，六歲時養於宮中，寧宗賜名曦，除福州觀察使。嘉

泰二年，拜威武軍節度使。開禧元年，立爲皇太子，拜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更名幬。尋出居東宮，更名詢。嘉定十三年卒，年二十九。謚景獻。見《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傳》三。

宋榮王幬

開禧元年五月

皇子威武軍節度使。應榮州管内官吏、僧道、百姓等：茲者猥荷皇慈，寵頒徽數。袞衣命服，儀均槐位之崇；茸纛高牙，壤錫茅封之貴。眷全閩之督府，洎和義之名邦。方留侍於君親，未即頒于條教。洪惟上聖，光纂炎圖。賢和于朝，共靖登閔之運；民安其業，坐臻熙乂之期。凡爾有官，各欽乃守，務靖共而在位，思清白以承休。至于褒衣博帶之流，緇布黃冠之侶，旄倪遺老，介冑武夫，咸祇飭于一身，以無干于三尺。諸有尊屬，併存問之。右榜榮州，仍散下管内，各令知悉。開禧元年五月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金石苑》。又見同治《嘉定府志》卷四三。（祝尚書校點）

元禪師

雙杉元禪師，柔萬庵法嗣。嘗與陳貴謙往還。

答國史公編宗鏡書

正欲詣台屏恭致問訊，藻翰寵臨。伏審深入宗鏡三昧，辨才機用恣無畏，就揭所錄數板，聯珠貫璧，真擇乳鵝王眼腦，深用降歎。但恐日新之證，將棄舊習，於此去取，或未一定。如欲啓發多聞強識，使知聖賢地位不容以智力可挾，用此爲致道之具，求無入非自得之妙，康時濟物，浩然無窮，是以用佛爲真儒之效也。世有局于見聞者、主張門戶者，心是而口非之，不得其詳，意在愚人而不知其自欺，真所謂可憐憫者。觀此亦可意解也。室中三轉語，禪和子窮平生工夫，如應舉三場文字相似，通日夜爲之，猶恐未暇，豈是好趨難而捨易，棄彼而取此？蓋不專工體究，未到大休歇田地，徒成知見解會，障自己眼，倒行逆施。前輩有言：若真箇要打透此事，切不可看此錄，將來意識先行，未舉便會，更無可疑。失佛方便，則無入頭處，雖曰利之，其實爲害。陳操尚書是個參禪樣子，對雲門教意尚自拈出，口欲言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被雲門一期籍沒了家財是也。今居士要爲法施大檀越，須金圈栗棘鐵酸飴子用事，勿引入入草窠，反增其粘縛，如何？因筆忉怛，稍暇，當請拄杖以請多口之罪。《枯涯和尚漫錄》卷中，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一冊。（李文澤校點）

李知新

李知新，紹定間知武岡軍。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又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二之一八，嘉定十五年監左監藏東庫李知新差充點檢試卷官。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載，李知新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慶元五年進士。是否爲同一人，俟考。

武岡州創置社倉申省劄

紹定五年閏九月

竊見前史以歲有豐凶，穀有貴賤，故立常平義倉，量州縣大小、戶口衆寡，時其豐歉，貴糴賤糶，專一惠利小民。今則所在州縣，多是有名無實。又有民社倉者，專務勸課上戶蓄積，以備凶荒出糶，亦爲良法。今則所在州縣，絕無僅有。本軍自寶慶三年，有知軍呂朝散勸諭到在城上戶，每年蓄積米二千石，至三四月青黃不交之際，即以市價斟酌量行裁減出糶。凡糶此米者傍城內外共二千一百單三家，此於小民所補不細。照得本軍上戶絕少，勸到積米之家，多者止數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強，頗爲費力，兼其間多有田產退落、戶頭死亡之家，官司既有名籍，卒難銷豁。是以兩年之間，人戶多有以此陳詞者。知新只得與之斟量減免，是以今歲所存止有一千四百來石。知新又勸諭令其自

相推擇產業增進之家，填補元額，終無肯相糾舉者。兼當來呂知軍創始之初，官司先欲備米七百石爲之倡率，自後因循，即不曾有此米。知新到任之後，自紹定四年撙節浮費，至今年六月前後，共糴米三千石。已於軍衙西廊之外創夾屋三大間，專一安貯上項米斛。欲在每年四五月間出糴，以濟細民，候秋成却行收糴歸倉。每歲循環爲之，所有每年糴糶之時，出糴則依時價每升減二文，收糴則依時價每升增一文。如軍人情願出糴，則每升更增一文，榜曰每歲平糶，接濟民食，候秋成日却將價錢如數糴米，補填元糶窠名，不得虧損，有妨次年出糶。仍常切措置，以新易陳，毋致欠折損壞。除程限兩日，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紹定五年閏九月二十日。《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向以鮮校點）

周子巖

周子巖，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紹定中爲長興縣直學。見同治《長興縣志》卷三〇。

三賢尹修學記

紹定五年

令長爲民父母，生事禮也。鄉校更幾歲月，歷幾賢尹，祠堂尊事獨三君者何？有功於學也。有功者何？一創始，一善繼，一成終，故作此祠也。作祠者何？寓召棠之思於朝夕也。樞密正惠公林先生

大中置士田以豐其養，善始也；安撫寺丞史先生巖之增齋館以佚其體，善繼也，固曰有功於學。然養者有時而弗繼，繼者欲備而未竟。賢尹趙先生汝謐來，下車周視生舍，屋宇隳頽，大懼教養弗稱，衿佩挑達。諸生合辭有請，矢謀支傾陋而已。先生曰：「弗葺則已，葺而苟且，吾誰欺？」乃命直學周子巖、教諭嚴衛分其責，學長石埭、尉陳暉提其綱，主簿趙汝郴董其事，盡撤而一新之。建學兩廡，幾四十間。且曰擇材必良，選工必精，督役必勤，毋擾衆，毋循私，毋妨民，不半載而落成。邑人樂助近千緡，皆謝遣。自交篆得添給錢有例而非法者，積之學庫，悉以備營。建儒學而勵風化若是。昔魯僖以宗明之貴能修泮宮，詩人美之，先生以之。學成，將釋菜以告先聖先師。諸生感三尹之賢，祠于西廡，爲之歌曰：三尹鼎崇，振起儒宮。風移俗易，子孝臣忠。創始自林，善繼者史。克成厥功，惟趙卓偉。蒼弁高聳，令德與隆。碧簪清遠，令名與同。日瞻是祠，禱膺福祉。刊之堅珉，世頌其美。紹興壬辰□月□日書〔一〕。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二。又見同治《長興縣志》卷三〇。

〔二〕紹興無壬辰年，當爲「紹定」之誤。文中所述史巖之、趙汝謐皆理宗時人。

賢尹張公生祠記

嘉熙二年二月

生祠之建，爲令尹政教美也。鄉校議政，其善固宜祠，況善教乎？俗薄僞勝，無問賢否，率立之

祠。學者進諂，任者受欺，側窺傍睨，詆訾紛出，不旋踵，丹青剝落，硃煤紛幕矣。信如是，祠奚益？邑大夫張公祠於吾邑，其事則反是。居人敬之，去人思之。丙申夏四月來蒞吾邑，及期月，譽望孚暢。民曰令慈，吏曰令嚴，訟囁者曰令神，麗辟者曰令恕，葺舊創新，百廢具舉。告朔，公退，自升孔堂而慨然曰：「是吾職之大者也，胡敢後？」乃置地度材，首建傑閣，儲贊奎畫暨監書，爰招儒官，訓而孝弟忠信，嚴而月書季考，故衿佩朋來，員不舊拘，餐錢增益。春秋開補，則曰：「費於我乎供。」丁酉秋闈撒棘，聯捷震響，僉謂作成之力。公於政教可謂無歉，薦之前旒，聯剡而上，寓於邑則尚書陳公肱，位於朝則侍郎吳公詠、史公巖之、李公韶、袁公甫、殿院蔣公峴，守於郡則林公申、杜公幼節、劉公震孫。若端潔循雅，若公正廉勤，若材茂行修，政平事理，褒辭迭奏，難索以舉。諸生乃交謂令賢不祠，是缺典也。既建，公又問曰：「人安能每事盡善？敬其不逮斯可矣。否則繪象乃指議之符，爲室乃招謗之府也。盍撒諸？」子巖曰：「不然，公之辭謙也。祠之建，宜也。公不得不辭，祠不得不建。」因繹以頌焉：須昌祀董，安陽祠荀。是建之民，學則未聞。公來箬溪，政教聿新。陰蔽桃李，香浮藻芹。卓魯緬邈，蹙音似人。敬之祠之，何千百春！公字晦明，參政毗陵守之曾孫。嘉熙戊戌二月望日撰。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二。又見同治《長興縣志》卷三〇。（以上沈治宏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八八

姚 鏞

姚鏞（一一九二——？），字希聲，號敬庵，又號雪蓬，紹興府嵊縣（今浙江嵊縣）人。嘉定十年進士。紹定元年爲吉州判官，六年以平寇功擢知贛州，忤帥臣，貶衡陽。有《雪蓬集》。見《鶴林玉露》卷六，《南宋文範作者考》卷下，《宋詩紀事》卷六二。

姚鏞文集今存《雪蓬稿》一卷、《雜著》一卷。今以宋人小集六十八種本爲底本，校以《江湖小集》本，含文十五篇，另輯得佚文二篇。

上吉守范計院啓

勢難養寇，甘罹專殺之辜；事有從權，迄被至公之貸。本非得已，夫復何尤。伏念某謾學字人，粗期行志。見惡如去草，必使其絕根焉；治民猶牧羊，豈容有敗群者。矧此萬安之邑，控於諸峒之衝。厥有渠魁，久爲巨蠹。人不堪命，莫保室廬之安；天誘其衷，俾離巢穴之險。蛇如不斷，蔓恐難

圖。遂行國人皆曰殺之言，不暇士師則可以之問。彼何人者，欲有利耶。詭捷報於郵筒，飛謗書於墻壁。大府從而深詰，微蹤因以自明。向令天地之可誣，寧免《春秋》之責備。茲蓋伏遇，心知任理，治豈求名，以善變而酌事物之情，以能明而寬吏民之過。念某務除民害，固難用法如平時；知某非貪天功，斷不殲人以無罪。誨之山判，賜以海涵。某敢不恪守官常，益明仁術？大事則從其長，焉有貳心；爲下而亂則刑，更當三訊。《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〇。

賀人得郡啓

天好復還，帝音渙寵。在外十九年矣，名亦隨之；惟良二千石乎，階而升也。已卜中留之近，毋嫌外補之迂。共惟奎壁瑞星，斗牛英氣，胸次有不傳之學，世間無未讀之書。直同太史一編，相爲名世；未許晚唐諸子，可與言詩。得失付之晏如，富貴待其自至。雖然野服，若無意於人間；不道除書，已相尋於門外。惟桐川之千里，尚瓜戍之二霜。上方興久不見之思，公豈待來何暮之詠。須知捷徑，由此假途。人謂令狐了綸坡之事業，世期安石收棋墅之勳名。某側聽郵傳，不知屐折。昔曾對月，同歌《招隱》之詩；今慶逢時，請上《得賢》之頌。《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謝薦啓

斐章冒進，敢覬賞音；薦墨遽騰，略無難色。喜斯文之有脉，信凡骨之能僊。伏念某隱吏爲貧，嗜書成癖。黃卷對聖賢，何暇語耶；苦吟逢公卿，皆不覺也。一編持以印可，八字慨然品題。學有源流，漢、唐人所罕到；文稱雅健，籍、湜輩恐未能。譽其過情，榮不蓋媿。茲蓋伏遇，踐履至熟，權衡不欺。察吏於澄按之間，不動聲色；取人於言辭之末，如見肺肝。遂令狂簡之徒，獲與吹揚之數。某敢不若金斯礪，期玉于成。道之將行，今幸逢於先達；學而時習，尚期到於古人。《雪蓬稿》。又見

《江湖小集》卷五一。

通交代康尉啓

雪舟入興，厭披黃綬之塵；丹鼎迎僊，喜動青雲□□。□□締好，襃楮請期。共惟識老□□，才充以學。□有郢中之集，散作和聲；居多□□之賢，習聞正論。矧能濟美，宜顯爲官。叢□政和，勞哉吏□。□□嫌於噲伍，我徒媿於盧前。□意喜新，蚤望度關之氣；天心留瑞，佇符飛□□□。某破硯謾將，雕弓亦敝，而今全璧，所望匿□。如鷺寄巢，待涼風而徑去；有龜負印，指吉日以相傳。

《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雪蓬稿序 端平二年

予自壯喜學文，而苦於拙澀。雖才氣有定稟，亦根本薄故枝葉疏。既謫衡，杜門省咎之外，稍盡力於聖經賢傳，若有所覺。取舊藁讀之，大有愧焉。將畀烈焰，有類雞肋者，因爲一編，以識予愧。他日苟能勉進於道，斯亦不足觀也已。端平二年歲乙未。《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題蔡九峰洪範內篇後

《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呈文，至于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峰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秘，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蘊，皆不逃乎一九八十一之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嘗觀《啓蒙》、《極》、《筮》三書，實與是篇相表裏。西山真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諒哉！晚學小子，輒不自揆，併刊于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雪蓬稿》。又見《洪範皇極內篇》卷

五，《江湖小集》卷五一。

洪範皇極內篇跋

右二圖，得於九峰先生之子杭，有以見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對待流行，闕一不可，殆與天地終始者乎。因附刻於內篇之後。姚鏞。《洪範皇極內篇》卷五。

題戴石屏詩卷後

詩盛於唐，極盛於開元、天寶間。昭、僖以後，則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使生遇少陵，必將有「佳句法如何」之問。晚唐諸子，當讓一頭。《雪蓬稿》。又見《石屏詩集》，《江湖小集》卷五一。

石屏詩集序

端平三年五月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晚乃與余爲忘年友。余既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

涉西江，吊余於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爲言句而已。式之復俾銓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爲第四藁下，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歲在丙申五月丁卯，剡人姚鏞。《石屏詩集》。

題孔明抱膝長嘯圖

俗工圖孔明抱膝長嘯者，類多髯而巾九雲，殊不知九雲乃征南蠻後之巾也。按孔明事昭烈，相後主，凡二十六年，而隕星之變乃五十四，則抱膝長嘯，正年二十四五時。少年英概如此，司馬德操目之伏龍、鳳雛，諒哉！《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題畫卷

蘭幽潔而孤芳，木輪囷而壽考（二），此君子所以不願人知，靜養以樂天之道。《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二〕輪：原作「輸」，據文意改。

修政和縣西山道院記

縣距西百步，有舍人山，清溪橫前，怪石如龜蛇狀，蟠伏湍流中。令袁君采奇之，即其麓創道院，中設真武像。余始至，視其屋污敗而弗墁，視其垣頽圯而弗全，視其途巖險而弗可扳，竊病之。他日過之，污敗者飭而丹青，頽圯者築而窗楹，巖險者甃而階陛，異之。問所爲，道士張思立揖于旁曰：「是邑人鄭君洽孫也。思立聞長老言，昔驛道徑山上院降一等，雲遊之屨滿戶外。自路徙院下，涉層級而上之，日以凋寂，如病之不瘳，已二十年。邑之人未嘗過而問，今鄭君方妙年，能不愛其力，起精神於期月間。其勇於鄉善者乎！世蓋有席厚貲，靳靳然計秋豪，雖骨肉若不相識者，亦有不寶金玉而寶聲色，棄美利田宅，如棄敝屣者。語及爲善，望望而去之，若將浼焉。鄭君不猶愈乎！」余喜道士之言旨也，因志于壁，善鄭以勸來者。《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程太中祠堂記

贛有太中程公祠，紹定六年始也。寶元、康定間，公嘗宰屬邑之興國，其政事，其言行，有家傳

在，不復論著。獨取其壽斯道之脉者，表而祠之。初，公倅南安，濂溪周子爲理掾，不爲守所知。公獨知其爲有道者，俾二子學焉：明道、伊川先生也。天之將興斯文也，固必有以啓之。然其道心之存，目力之異，加於三遷之教一等矣。蓋自孟子歿，邪說行，志功利者無權謀，談性命者溺佛老，天理民彝，晦而不明，群聖人傳心之統絕而不續。周子生於千四百年之後，超然神會而心得之，原理與氣，以窮造化之精微；本誠與幾，以明知行之根抵，衆人固不識也。微太中，周子之蘊孰發之？微周子，二程先生之學孰傳之？今而晦者明，絕者續，天下後世知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道，不胥而夷者，推本而論，太中公有功於斯道，不其盛歟！學者既知敬事周、程三先生，則思所以敬事太中公者，宜若宗之有祖矣。贛實公舊游地，而崇祀無所，非所以昭有功，開來學也。間嘗語之教授畢允升與邦之人士，咸謂闕典。乃即學宮七先生祠，崇像設位，與濂溪並。俾邦之人士游於學，拜於祠，趯然有動於中。爲人父者知所以隆師而慕道，爲人子者知所以親師而學道。詳味乎周、程之書，遡而求諸《語》、《孟》、六經之教，沉潛涵泳，如參、點之在孔門，此則立祠之本意也，此又贛之人父師責也。雖然，是豈特有望於贛之人。是年小至日，郡守姚鏞。《雪蓬稿》。又見

冰壺說

唐梁國公作《冰壺誠》，以厲當官者。舊萬安令李東揭而名縣之西齋。鏞朝夕處冰壺之下，知誠不在目而在心也，遂爲之說曰：

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靈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時自此運，鬼神自此靈，萬物自此生。一徇乎意，則昏昏濁濁，不能如鑑之澄，天地日月鬼神皆爲之不寧，四時萬物又烏乎有成。無怪此身，爲物所撓。夫惟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汨乎本靈、本神、本明、本清，而後此身表裏自然，如玉壺之冰。故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永樂大典》卷二二五六，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一〇。

核齋銘

青原陳義以核名齋，敬菴姚鏞爲銘其義。銘曰：

是核雖微，中有太極。散一於萬，斂萬於一。元亨利貞，根條花實。實中有元，生生不息。反觀我心，有如此核。廣而充之，碩果不食。旦而伐之，害仁曰賊。敬之敬之，以種厥德。《雪蓬稿》。又見

《江湖小集》卷五一。

存齋箴

人之一心，均具此性，動而爲情，因物而應。彼枯亡者，斧斤之勝。而助長者，握苗之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敢告心官，常持以敬。《雪蓬稿》。又見《江湖小集》卷五一。

姚繼周壙記

繼周，予庶子也。紹定元年冬，予官廬陵。明年春，予婦周氏卒。冬，繼周生，故名曰繼周。秀穎而健，踰月能笑言，立予膝，從予閱書，人異之曰：「傳一經，必此子。」是年寇起江湘，州縣騷動，弟鑛携繼周歸葬周氏于剡。又明年，予蒙恩爲令，迎安輿就養，繼周偕焉。至杭得驚疾，死于玉山道中。嗟乎！吾見汝之歸，而不見汝之來也。壽夭天耶，比歲老弱壯穉死于盜賊者，幾千百人。世之奔走於名利，旅而歿者，幾千萬人。繼周生兵間，甫一歲，非有役於利名也。以予故往來數千里，其亦幸而不死於盜賊，其亦不幸而歿於旅也。天耶！余年將四十而鰥，不能靜退，保此子以續先人之祀，祀誰續耶？周氏誰繼耶？人謂傳經者夢耶？鑛舟其骨來萬安，予不忍客之也，歸藏於周氏墓下。

其生己丑十月四日，其卒庚寅十一月六日，其葬辛卯十二月十日。予，剡溪姚鏞希聲也。銘曰：

天生之耶，胡不予之壽？天死之耶，胡爲予之秀？嗚呼！豈其秀，故弗壽。《雪蓬稿》。又見

《江湖小集》卷五一。（以上吳洪澤校點）

程 琳

程琳，字奇卿，循州龍川（今廣東龍川西）人。寶慶進士。紹定間爲從政郎、南雄州司法參軍。以平盜功除保昌令，尋卒。見雍正《廣東通志》卷三九。

忠孝祠記

嘉定己巳、庚午間，江西峒寇猖獗，數來犯南雄境。郡守宗簿趙侯善僕銳以却賊自任，親提兵督戰。至城東北二十五里之沙水，其子監廟汝振、州司法參軍黃公樞實從。兵敗，二人皆死賊手。一時諸將奮不顧身，或先或後，力戰歿于陣者亦衆。其特顯者如摧鋒梁淮備滿之於柯木坳，摧鋒彭淮備添之於火逕，摧鋒蕭統領輝、摧鋒副將陳承信澄之於沙水，左翼統領楊武翼世雄、左翼蕭副將焦之於白雲，是皆身不幸以歿，其所摧破不翅僅足相當。賊因是大懲創，率搖手相戒，勿易此南雄。人誰不

死，死而益於世，凜凜有生氣矣。廟以忠孝名，實創於趙侯時，其地則報本寺之後。距今二十餘年，竟以頽毀，莽爲瓦礫之場，乃不知自何時遷塑像於寺左廡下一室，褊甚，無以壯觀瞻，然古制差可托以久者。推諸將姓名，漸不可考，無以傳遠。又司法黃公像獨附在聖妃廟之廡下，於理亦未順。大抵歲月逝遷，風聲湮沒，旌忠表孝，寢無其人，誰能興念已死者。琳間嘗道其事於今郡侯黃公，惻然愍傷之，亟欲復廟，而陰陽家有言歲不利於廟者。公則謂琳記其事，俾死者姓名不遂泯沒，祠則因舊所稍遷而右，更加設飾以光明之，且移司法黃公像于此，庶若忠若孝，以類相從。琳初謂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世有言忠臣孝子徇義忘軀、奇偉倜儻之節，則人人爲之感激流涕，無問平生識也。此邦之士有爲琳言，方摧鋒梁準備以戰歿，提刑廖公德明亟自韶馳至南雄，親撫其棺而哭之，且謂：「君嘗以死許我，而今真死矣。」至今聞此語者猶爲之酸楚，淚落如雨，是知忠義激烈之事，夫人所同喜。惟事久歲遷，無人表挈而發揮之，則聲光幽黯，忠魂義魄鬱鬱抱恨於九原下者多矣。黃公以事關激勸，故汲汲乎勇爲是舉，非侈事力有餘，百爲具興，以文飾太平者之比。公名成，家世三山人。其有德於此邦，將百世不泯，後來者其當自知之。程琳記。《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龍鬚石鑊潭事迹

紹定六年八月

紹定壬辰夏秋間，天常暘不雨者五十餘日，南雄守三山黃公成以真切爲民之心禱祈，靡所不至。

久之，有謂龍鬚、石鑊二潭之龍神可致以求雨者，公亟從其請，迎龍甫至，即陰雲布護，甘雨霽霈。如是越三晝夜未已。前此，潭之名不甚顯，於是扣之鄉民，有能言其跡之始末者。蓋保昌上梨團上錫村舊有龍興寺，二僧有名昌、名典者，勤苦修行其中，嘗遣行者采樵于山，獲一卵，藏之頗久，異蛇出焉。豢之極馴，後忽失所在。一日晚，二僧登寺門之閣，望見嵐源逕水中，電光閃爍，風濤汹涌，心疑其有異。翌日遣行者即視之，所失之蛇出沒水中，似有戀戀相向意。行者歸以告，後乃偕往視之，蛇已露頭角矣。方掉髻鼓鬣，作風浪威猛之勢，三人往視，久之不去，先後俱爲浪漂入水中，水乃今之潭也。故自此鄉民有從而禱雨者。往時小竹上錫村纔遇天旱，即伐木寘之潭，有頃雷雨交至，木漂出乃已。俗傳禱龍不先通其誠於二僧者不可，意龍亦不忘所本者。龍鬚、石鑊二潭，往往皆龍所居，禱祈者不敢於此真輕重取舍。龍鬚潭者，或云石上產龍鬚草，以此得名，其說初無考。龍興寺基距此潭隔一小澗，數嶺間之，目視可相及，其中來往僅三十餘里。其水發源於信豐縣之五嶺村，潭上石壁高可五十餘丈，中有穴，水注入其中，不見所出，可以知穴之深，此其相傳以爲龍窟者。石鑊旁距龍鬚隔兩高嶺，一深壑，其往來路逕至爲崎嶇，此潭之水源亦發於信豐之左拔村，自高傾瀉，下爲三潭：其第一潭最在高絕之處，則石鑊也，上窄而下乃闊，形如鑊然，故名石鑊。鄉民甚神此潭矣，惟苦於不可攀援而上。其第二潭者取路差便而易，故禱祈多即於此，其實似非真石鑊也。今歲之早有禱於龍鬚、石鑊者，皆立致雨。如上梨團邕溪村、上下蒲村，以至楊律團西嶺下，以及蜜坑下分等處，俱有應驗。俗傳禱二潭者多獲異物以顯其靈，其說似誕幻不經。然神龍變化不測，能大能微，能

顯能晦，夫安可執有定之理，遽謂天地間萬萬決無是事也！然鄉民禱於此潭久矣，始者州縣欲物色之，幾莫得其處。或云父老世有盟誓，戒以勿言，則知深山窮谷間如此潭之靈異者固多。鄉人逆疑官司之擾，秘而不以聞者，固有之矣。今神龍惠澤於此邦功效甚著，他日州縣小遇旱乾，必有不免於此乎禱之，惟有志乎民者察於斯人所以不言之本情，無使吾父老之所私憂過計者時乎或驗，則爲龍者其亦有以自安矣。是年八月朔，從仕郎、前南雄州司法參軍程琳謹記。《永樂大典》卷九六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黃自如

黃自如，自號蘊空居士，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淳祐初撰《金丹四千字注》，今存。見所撰《金丹四千字後序》。

金丹四千字後序

淳祐元年

《陰符》三百字，或者病其簡；《道德》五千言，或者病其繁。聖人著書，烏可輕議？簡者非簡也，芥子納須彌；繁者非繁也，大海容百川。自黃老之心學不傳，寥寥數千年間，有伯陽以導其流，

有鍾、呂以揚其波。惟我國朝張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貫穿陰陽之骨髓，乃入道之階梯，是修真之徑路。言雖不多，意已獨至。三復再思，自爲注解。人或難之曰：「何以謂之金丹？」余答曰：「丹者人人本具，箇箇圓成。若能以七返之火，煉九還之金，則丹之道成矣。先達者得免忘蹄，後學者畫蛇添足。明眼人難瞞，毋吝點化云。淳祐改元歲次辛丑，純陽月純陰日，盱江城西蘊空居士黃自如序。《金丹四百字》卷末，正統道藏本。又見《白先生雜著指玄篇》卷五。（劉琳校點）

釋師義

師義，紹定時光福寺住持。見所撰《新光福寺聖像跋》。

新光福寺聖像跋

紹定五年八月

天地好生，我佛慈悲。國王大臣、牧守令宰，仁愍之心，同一方便。大士赴緣靈感，解除積滯，救護稼穡；判府編修爲國爲民，精禱不昧，捐捨冠衣，嚴飾法身。心佛交通，如谷答響。師義恭承盛事，與衆欣榮，著石藏山，以貽永久。紹定壬辰八月□日，住山師義謹跋。張思明刊。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六。（郭齊校點）

翁雷龍

翁雷龍，信州貴溪（今江西貴溪）人。嘉定十五年嘗應舉，登亞選。

宋故翁公重二宣義壙記

寶慶三年八月

寶慶乙酉秋九月二十有六日甲申，翁公重二宣義卒。後二年丁亥，諸孤以八月十五日辛酉，奉公喪窆于里之宋方坤山癸向，水流辰巽之地，從治命也。痛惟先君生平懿行，固宜乞銘以詔後，而不肖孤伶仃蹭蹬，懼無以稱是，姑紀大略云。公諱綸，字德言。其先唐中丞公之後，避五季亂南渡，始居嚴之青溪，再遷爲信州貴溪人。曾大父諱清舉，字逸民，妣徐氏。大父諱伯玉，字顯甫，以淳熙錫類恩授迪功郎，妣徐氏。父諱芾，字元章，厚德君子，嘉定甲戌以壽終。前娶吳氏，早卒。生男一人，亦早世。繼母呂氏，生四男二女，公爲之長，今惟三弟奉其壽母焉。公初娶周氏，男一人，曰雷龍，習進士業。女一人，適同鄉進士葉勳。繼柴氏，男三人：曰震龍、雲龍、霆龍，俱志于學。女一人，適安仁進士曾大受，金溪尉之季子。孫男四人：曰實、信、名、善。孫女五人。公天性孝友，自先公去世，奉母夫人尤盡承順，待弟侄以真誠。剛不含怒，直不詭隨，有氣敢往，雖輩行所畏懾不避也。

教子以義方，克遵先志，常擇師遣之執經，地遐費倍弗之憚。壬午科雷龍僅登亞選，公亦喜曰：事當馴致。自是延儒歲益謹。年甫冠，先公多以家事諉之。或風波數千里，人皆危慄，公弗辭。先公末年不欲以塵務嬰懷，命公與諸叔各爲計。而公之業日進，自若視初且三倍。接姻睦族，芘賴弘多。當其有急，雖舊嫌未始愛其力。故公之亡，或謂宗戚失一護山矣。大概公氣勁而情真，遇事多暗與理合。天不假年，生于乾道壬辰，享年僅五十有四。一日亭午對客杯，行歸而假寐，不疾以卒。嗚呼痛哉。孤雷龍泣血謹書，勒之堅珉。誌石藏江西貴溪市博物館。（陳柏泉校點）

李椿

李椿，揚州（治今江蘇揚州）人，紹定中爲吳江縣令。

琴堂記

邑治之陋，歲月尚矣，因陋而居亦尚矣。紹定庚寅良月，椿承乏茲邑，訪諸故老，莫知始創。規模偏隘，基址卑下，矮簷敗壁，不逮民居，震凌之餘，岌岌將壓。屋古而蛇虺成穴，地洳而蚯蚓爲壤。棲止其下，殆不可以爲朝夕安。再瞻再歎，尚容復因陋乎！于是節浮費，計實用，市材木，聚瓴

甃，銖積寸累，踰歲而備。不敢掇取，不敢科役，高下大小，鼎新三千餘楹。以昔之正堂爲今之遺愛，姑存舊也。琴堂向在寢室之東北隅，愈陋而僻，不足爲公餘偃息之地，前此帥未暇問。夫琴者所以正人心也，堂以琴名，置此偏隅，將何取哉？余正堂既新，所居必正，則琴以正心爲義，容可以偏隅之舊觀而不易以居其正乎！使出入乎斯，居處乎是，方寸之間，無往不正，琴之義盡在是矣。昔宰武城以絃歌爲愛民之政，宰單父以鳴琴而成自治之化。椿之不才，何敢希前賢事業之萬一，乃所願竊有志焉，將書扁庾，使袁先生遺以珍墨，揭示不朽，抑又有光于斯堂者。歲在壬寅，鳩工于季春，落成于季夏。從事土木，與匠石較分陰于繩尺間，自笑其愚者屢矣。然君子之居，一日必葺，是猶有望于後人，毋徒曰傳舍云。八月既望，維揚李椿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九。又見乾隆《吳江縣志》卷五一。

（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八九

馮去非

馮去非，字可遷，號深居，都昌（今江西都昌）人，椅子。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謁告去官。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時丁大全擅權，去非不與苟合，罷歸。年八十餘卒。見《宋史》卷四二五本傳，《桐江集》卷二。

與范景文書

良月二日，去非頓首再拜景文詩盟尚幹契友〔二〕：去非若夫興懷，姜堯章同遊時，又高髯葉靜逸輩日夜釣遊時，又近與孫道子、張宗瑞輩謔浪笑傲于間，今不能得。游從一二老友，栩栩然夢游，合眼欹枕，能在目中，是亦遊也。舊交新貴，往者不我思，來者不我即，雖夢中亦不復得見，得見景文斯可矣，況對牀夜語，可與晤語邪？序文不敢以不能辭。愚詩漫以求教，其間有一聯云：「讀書祇爲聲名計，亦恐菴山解笑人。」不直作者一笑，姑以侑空書意。不宣。去非頓首再拜。《對牀夜語》卷首，

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二〕尚幹：原校疑爲「省幹」。

對牀夜語序

景定三年十月

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翦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雞戒晨而畢。株連節解，激發人意，作而曰：美哉！此書也。杜子美詩，王介甫談經以爲優于經，其爲史學者，又視爲史。無他，事覈而理勝也。韓退之謂李長吉歌詩爲騷，而進張籍詩于道，楊大年倡西崑體，一洗浮靡而尚事實，至送王欽若行，君命有所不受，其名節有如此者。若論詩而遺理，求工于言詞而不及氣節，予竊惑之。輒序于《對牀夜語》之首，以補其遺，景文然之不？深居之人馮去非可遷甫。《對牀夜語》卷首。又見《韶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實濟院記

寶祐六年二月

聖天子新美百度，純亦不已，迺寶祐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四頒御筆，風厲臺郡修明舉幼、贍窮藥疾、建院設局之實政。憂民恤下，堯舜之用心也。丁丑，制書馳傳下于江東，爰飭漕臣，總覈一道九郡，孚浹羣聽，職也。建業爲今陪都，生齒蕃夥。先是，參預文忠真公深惟治所，思有以廣上德意，不使嬰孩棄而不舉，爲支泉粟以鞠撫之，滿七歲乃止。人樂收養，免于夭札，于茲四十載。四明余公晦來將使指，喟然曰：「幼而生生，有攸賴矣。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而未有嘗食，非缺歟？」將營圖之。會奉明詔，迺度地欽化橋下，明年春正月辛酉，工徒並作，而屋廬之，房室有列，翼以門廡，計六十間而贏，撫黃榜語，號曰實濟院。額以百人，人予之米有常，予之薪若蔬準以泉有常，典之以官若吏有常。歲會之，粟以斛計七石有五十，泉以楮計二萬有五千。取粟于蕪湖之庾餘，而正其名；取泉于賑惠之藏息，而益其本。可以均而無浮，可以久而無匱。今而居斯宇，廩斯養，晝處而夜息，支贏而起疲，咸得其所，以近續天地生生之大德。所謂無告者，不待告而知免矣。矧司存劑藥，剗僞售，真始至，既一新之，朝家遴布福星，任之漕臺，于此可以觀矣。或曰：一人惠育元元，必先其大者，此特其細。竊謂不然。揆諸周官，以慈幼養老、振窮恤孤寬疾之政佐天子，保安萬民，大司徒職焉，而可細視之歟！上指仁厚，儷美有周，將順惟其人，是可書已。戊午寶祐六年春二

月既望，朝奉郎、廬山南馮去非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三。

至德讓王吳太伯讚（二） 初逃句曲山中。

太伯之遠啓吳宇也，其周之盛德耶？顯哉丕謨，承哉丕烈。維天有成命，匪躬之責，委而去之。川逝河決，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虞仲隱居，季札守節，斯其流芳遺烈歟？郡以吳隸，禮讓維則。《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二〕以下四十一讚乃開慶初馬光祖所建建康府先賢堂所祀先賢之讚，據周應合撰《青溪先賢堂記》（《景定建康志》卷三一），爲馮去非作。

越相國范蠡讚 築越城，在長干里。

王降而霸，霸降而彊。於越入吳，蠡謀用章。有屹斯城，身退地荒。治國往矣，治家斯肥。三積三散，之陶之齊。唯殖貨是聞，猗後人迷。晉穀衛賜，疇不並馳。於嗟乎通材，而生不遇時。《景定建

漢嚴先生子陵讚

光。結廬溧水縣。

子陵，光武帝所共學也，可與致四海之永康。懷仁輔義，駭謂其狂。客星去之，庶斯言之入於帝心也不忘。使朝夕之與居，將奴視之以爲常。取秦苛而洗之，亦略施行仁義，不以勇力。高皇帝曰：「非吾沛里中。」三老則言：「而莫予起也。」至忠血誠，共學同里，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不施，秦所以亡；仁義既效，漢所以昌。後之學爲仁義者，尚東廬之可望。《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讚

亮。往來說吳，同伐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建業。

戴天履地，三綱五常。孰闕漢鼎，海內披猖。草廬定猷，天下大義。踞虎蟠龍，匪吳都是議。同力絕操，皦皦信誓。髦殲昭敝，蜀不少延，而已無魏矣。蓋炎興、咸熙，曾不閱歲。大星可賁，漢賊迄不兩立。烈哉！武侯之志。《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吳輔吳將軍婁文侯張子布讚

昭。宅在長干道北，近宅有張侯橋。

於昭婁侯，颺其英風。左右孫氏，恩激義從。身總武文，聲振北南。策曰仲父，匪齊斯今。侃侃遺直，老臣之心。忤不物避，動不己爲。塞門焚廬，固知其不坐而斃也；堅卧固拒，固知其不可得而繫也。人欲殺而超然，浩乎莫闕其際也。長干之北，淮水之東，遺音琅琅，張侯之宮。《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謹讚

瑜。周郎橋在句容縣。

天壤之間，何得生此瞞。橫厭羣雄，狂挾至尊。謀者如雨，鬪者如雲。破荊州，下江陵，驕心盛氣，眇一世而莫之京。烈焰燒江，蛟龍鯨驚。乃不得志而去，裂寓縣而三分。曾不識天之絕姦兇而扶命義，猶朵頤而迄自焚。於戲！易於漢鼎，難于赤壁。公瑾之勳，徒手而立人極，度秣陵一湖，孰湯湯斯流，千載芳躅。《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讚

儀。宅在西明門。

賢者能變俗，俗烏得而變之？人之生也，直於子羽乎？見之姦雄用世，便儼盈庭，清恪貞素，矢心而行，能使其君信之，望大宅而知其不爲。衆摺發其交徧，獨長喙之無可施；衆畏禍以誣人，獨刀鋸在頸而不移。羌一正以自守，紛百邪而無疑。彊爲善而已矣，未嘗諉之於時。《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太保睢陵公王休徵讚

祥。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甚哉！孝之大也。巍巍元公，望於魏朝，晉廷所宗。得天年之高，極人爵之崇，而百世至行，乃獨家傳而人誦之。莫潛匪魚，莫飛匪雀，胡爲乎來哉？于水于幕，因堅西芒，示我有覺。維齊朱年，維梁阮孝緒，維唐張常洵。藁芝異兔，闕地致獲，鹿寤其所。洵美此都，冊無絕史。孰移愛敬，孰悖德禮。樹之風聲，大變模楷。《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讚

處。子隱臺在鹿苑寺。

遷善改過，在《易》之《益》。如雷其迅，如風其疾。當其未改，塊礫瓦石。及其既遷，金錫圭璧。烈烈孝侯，折節詩書。昔燕、趙之靡，今鄒、魯之儒。方寸既改，羣動皆新。虎可搏，是故竭力於其親；蛟可僇，是故死國而忘其身。未見剛者，嗟時之人。《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讚

導。宅在烏衣巷。

江左權輿，始興經營。無晉而有晉，挈三世於嗣興。百爾倥偬，鎮以一靜。雖日不暇給，而汔可庶定。人亦有言，今之夷吾。九合一匡，能志北方之圖。力足以爲，器足以施，豈不翌宣，艱哉惟時。委一世而清談，嗚呼悽矣！《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讚

侃。事見石頭城。

堂堂陶公，一代重臣。作鎮於遠，赫赫厥聲。咸和階厲，宸居震驚。蠲氛盪兇，四海一人。孰急

而求，盟哉太真。義戈所指，磔梟尸鯨。凡此戎公，於躬取必。孰揮匪塵，而百斯甓。孰惕匪時，而分斯惜。迴乎清高，國爾何益。凡百君子，惟忠惟寔。《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讚

壺。忠烈廟在冶城南。

望之巖巖，立朝正色。獨謝閑泰，寧鄙吝之。執以我斷，裁納世軌。則見危授命，之死靡忒，然後可以得此心之正，而盡爲臣之職矣。惟忠惟孝，其本則一。從者二子，遺廟翼翼。《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讚

安。宅在烏衣巷口。

建元而後，事異枚謚。海內之望，孰先安石。繫望所在，舉國倚之。其處也不翅伯夷，其出也以茂弘比之。是以從容宴衍，悉就條理。內杜窺窬之奸，外挫吞噬之志。雖晉室而既卑矣，抑亦差彊人意。雅道崇崇，清言娓娓。其人甚遠，其室則邇。《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讚

玄。別墅在土山下。

北方之彊，誰謂莫當。南方之彊，輒曰非所長。莫衆百萬，莫劇一秦。震蕩蜚揚，氣無江濱。奕奕芝玉，矢旆是承。婉婉衣冠，豹狼是嬰。乃一蹴而走之，風鶴作氣，草木爲兵。維南有人，北無勍。《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讚

羲之。事見冶城樓。

逸少精蘊，浮於盛名。人曰出處，時之重輕。雖廊廟非心，營綜攸叙，悉置分表，根立執舉。志付冶城，遐想高世。世競高大，曰積小以致；世尚輕薄，曰重厚遜退。決誓二尊，負絕羣辟，可謂出其類，拔其萃矣。雲游龍驚，聿冠古今，併爲一談，知予心哉。《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讚

隱之。茅屋故基在城東。

處默其清矣乎！其在晉陵，小君行薪。其還番禺，投薊海濱。勺貪泉而不疑，或謂余之矯情。紡

績以爲食而有不給，布以爲衣而猶不完。觀細故於平日，亦足以驗其所安。此非自致其心於親，不有其躬於兄者耶？至行之重，外物之輕。茅屋可朽，名不可泯。《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宋徵君雷仲倫讚

次宗。開館雞籠山，號北學。

自古有國，建學立師，雖時之搶攘，胡能已之。元嘉岌岌，雞山業業，儒館揭揭，學徒業業。西巖之下，迪我貴游。易術華林，禮待數優。聘幣可爲，國有矜式。興於文風，可以觀德。《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齊貞簡先生劉子珪讚

嶽。居檀橋。

人而無學訖顓蒙，學而無師安適從。舉舉下席衿佩同，師誰敢名青溪翁。青溪至行神明通，靡指蹠足萃厥躬。屋墜偶墜閨房空，去來視此鴈鴒踪。誼以方直徹主聰，嘉爾惟孝移惟忠。範樞不在言義中，如其天道得所宗，百世可起鄒魯風。《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齊諸王侍讀陶通明讚

弘景。居茅山。

人生天地間，乃爲天地心。超然出人羣，人紀身所任。況陞朱邸僚，鄉用方駸駸。胡然薄神虎，勇往投冠簪。朝駕違市朝，暮影栖山林。奈何天所令，生意彌冲襟。磊落事觚翰，洪纖注魚禽。要令舉世人，不有微疴侵。白雲自怡悅，秉志非幽尋。道術喟分裂，僊佛紛浸淫。徵陶撼句曲，佞誌傾鍾岑。皇皇周孔教，萬古開黎黔。《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梁昭明太子蕭德施讚

統。書臺在定林寺後。

粵若古初，丕昭人文。降魏及晉，辭華紛綸。習尚流傳，名譽著聞。衆作漫漶，獨擅選倫。此其膏馥之餘，沛然翰墨之助矣。儲闈烝哉，文士萃止。仁孝至性，寬惠濟美。必也師式，聖賢根本。義理則其能事，何止辭林文圃而已哉！陟彼北峰，高臺既平。草根木杪，誦絃之聲。《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讚

真卿。昇州刺史。

嗚呼魯公，大節孤忠。公不知小人，小人寔知公。其直諫也，決知其不朋我；姦其出使也，逆知其不生還。公則曰：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唯義所在，自處不疑。於時相傳，不死而仙，豈曰茫昧，理寔昭然。以秋霜烈日之氣，不爲列星，固當游行乎人間。彼小人者，宇宙雖廣何所容，其身未先朝露，已爲游塵。嗚呼！公雖不知，天則知小人矣。《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唐翰林供奉李太白讚

白。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仙之下墮，驂雲霧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蓋其抱負霸王之略，或庶幾乎少伸。手携郭令公，足蹋賀季真。至於奉珪印以贖之，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爲其道骨之可蛻，詩思之不羣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百年。《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孟東野讚

郊。溧陽尉。

擾擾今人中，貞曜心獨古。披搜三百篇，頓挫五七語。其中春草心，浩蕩報慈母。原道接聖傳，當時一韓愈。駢蛩互前後，雲龍相上下。永懷絜其長，疇若視所與。一尉何荒涼，千年仰清苦。《景德建康志》卷三一。

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堯讚

建勳。賜號鍾山公。

嗚呼！知時之不可爲而不之爲者，其致堯乎？身都顯榮，年盛望高。審時命之固然，指鍾山而逍遙。菅臺度榭，負杖曳履。既信桃花，亦訂流水。豈如他人，去而復來，汔以自全，其君子哉！《景德建康志》卷三一。

南唐內史舍人潘榮陽讚

佑。見《江南錄》。

嗚呼！知時之不可爲而猶爲之者，其榮陽乎？斯時何時，于理于疆。衆假息於沸鼎，獨憂深而謀

長。遇主於閭，通國若狂。同舟覆矣，叫號倉皇。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蹈死疾邪，允矣君子。《景德建康志》卷三一。

樞密使濟陽武惠王曹國華讚

彬。開寶昇州行營統帥。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守位曰仁，定天下而一之，曰不嗜殺人。恭惟藝祖肇造區夏，整我六師。予誓告女，鼓我元氣。入彼蜀都，爰處其宇，以莫不按堵。顒若江南，奚獨後予。同德惟臣，不疾其驅。衆志允諧，我病我蘇。主窮既俘，民誅用逋。弢我兵械，完其體膚。功著不殺，慶衍且餘。設桓列戟，駢旄鴻樞。珽板櫺具，金佗玉魚。子孫孫子，盛哉猗歟！貪殘之家，視斯何如？《景德建康志》卷三一。

尚書忠定公張復之讚

詠。祥符知昇州，再任。

承平之盛，好是正直。剛大之氣，鍾爲英特。惟乖與崖，自讚其德。薦揚下逮於乘驛，彈擊不避於貴弼。不汲汲以規進，寧皇皇乎外服。拔茶植桑，崇本務而抑末術；化賊爲民，廣道德而息兵革。惟姦是鉏，愛也威之克；如嬰之慕，去也留之力。江東父老，至今誦公之績也。賦人聲之唱應，問公

事之陰陽，其得於希夷者深矣，彼學侶何能窺其毫芒！《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中丞恭惠公李幼幾讚 及。淳化昇州觀察推官。

謹繩度，飭簠簋，昔人以爲常，今人以爲異；忘軒冕，禮丘園，昔人以爲易，今人以爲難。惟公立朝，發軔此府，惟公矯節，不間細故。其清修貫表裏，其謹厚亘終始。作之斯興，誰無是心；導其所趨，何古非今。悔官下之買書，可以愧貪夫；屏輿從於林麓，可以厚薄俗。《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樞密孝肅公包希仁讚 拯。天聖知江寧府。

孔門四科，尤重政事，豈其冉季，而曰俗吏？惟孝肅所至，民物吐氣。直榦必棟，精鋼詎鉤。磊落平生，斯言卒讎。蜚英鄉耆，銳先推賢。致養親闈，寧不調官。行通乎神明，氣塞乎天淵。朝端憚其嚴毅，邦計仗其幹旋，京師偉其彈壓，牧伯赫其旬宣。迅一時之剖決，紛萬口之流傳。民到於今，姓而爵之。今之從政者，尚矩矱之。《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丞相忠宣公范堯夫讚

純仁。治平江東運判。

倬哉忠宣，炳炳論奏。既獨異於熙寧，不苟同於元祐。務審處而緩圖，庶志成而業就。迹其踐行乎六經，融液乎忠恕。謂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雖再相之弗及，曾不改於厥度。彼巷間之不已，又奚掩其終譽。憧憧世道，悠悠我思，肅肅瞻儀，匪計臣是私。《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宗正寺丞純公程伯淳讚

顥。嘉祐上元主簿。

天運有開，宋德聿隆。河洛之傳，洙泗攸同。天理之妙，和氣之融。不言而化，盎如春風。惟此仕國，既興書堂。式開我人，叙于烝嘗。《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監安上門鄭介夫讚

俠。清涼寺有祠。

昔神祖之在宥也，思躋世乎五三，繫時宰之責成，陋漢唐而不談。動色於一堂之上，曰天下已治安矣。猗一个臣，不卑抱關，流離之子，携飢扶寒。用作繪以上之，徹隱伏於天顏。方附和而壅塞，

羌獨犯其至難。皇心爲之始悟，抑亦少障乎狂瀾。葉飄風其一身，惟忘君之可慚。游從之地故在，官職之誘何甘，彼美人兮，嗚呼噫嘻！《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讚

時。嘗家溧陽。

龜山先生德盛道尊，一世之望，靈光獨存。立乎本朝，士曰展季。倡明斯學，統則有繼。衣冠之南，公亦溧陽。毋薄溧陽，君子之鄉。《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參政莊簡公李泰發讚

光。紹興宣撫使。

帝王所宅，東南都會。外連江淮，內控湖海。於焉作京，忠憤義憤。皇帝若曰，疇順予采。光拜稽首，見士不怠。千乘萬騎，是能處之；百司庶府，是能宇之。岿嶢帝闕，秦淮縈之。駢闐天邑，鍾阜承之。鑾輿來止，嘉汝成之。相此其都，萬世之義。不此其都，權奸之計。直前激烈，疾視附和。亟其投艱，無所逃禍。能畀之遐荒，不能使之心不王室；能毒之荷械，不能使之口不讀《易》。嗚呼忠矣！《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太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讚

浚。紹興留守都督。

思陵幸鄴，魏公總戎。大勳未集，大義已明。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人類得別於禽獸，中土不陷於淪胥者，惟公是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成敗利鈍，是不足計。由今觀之，地割矣而搏噬不能，兵解矣而跳梁不能久，則讒慝之夫，徒能畏讎賣國，以蠱壞人心，使公不得遂其志。志則未已，凜凜生氣。《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秘閣忠襄公楊希稷讚

邦父。建炎知溧陽縣，遷通判。

公長於縣，敵至則戰。進貳於郡，我心不轉。小土寡民，力猶能兵。兇氛壓城，勢則弗勝。此趙氏之鬼也，敵安得而生之！褒忠表祠，忠襄易名。惟國之恩，匪公之榮。《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讚

〔二〕 允文。紹興督。

金石不可入，而誠可使之開；鬼神不可詰，而人可使之泣。偉哉雍公！顯於采石。一呼而作三軍，一瞬而摧大敵。方時談兵者滿朝廷，握兵者徧疆場，因嘗裨廟算，獻戎捷，而江上之師，莫適爲

主，畫一策，發一矢，猝無及也。幕府非專征，書生非健卒，來謂斯何，戰豈其職？而乃片言禍福，交手爵帛。人百其勇，齊心併力，覆前至之舟，掃先登之迹。刑馬之敵徒腥，投鞭之望頓失，十萬之強寇如披，渠酋之金甲如撻。微此之役，安得不踰年而敵就殛也。既登象繪，既太廟食，功載不刊，我祀事亡斲。《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二〕彬父：原作「彬文」，徑改。虞允文字彬父（甫）。

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讚

熹。淳熙除江東轉運。

洙泗百年而孟子作，濂伊百年而朱子生。元氣之會，應期而興。筆削千古，闡明六經。精其知聞，力其踐行。玉振金聲，集於大成。在一郡必達，在一道必達，亦足以發；在天下必達，在後世必達。必來取法。《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讚

枋。督府機宜文字。

宗於顯道，派于仁仲。聞道甚早，求仁甚勇。知行並進，義利剖分。蛻人欲之蟬，融天理之春。

得尚乎明君，不少貸乎小人。夙教思於家庭，竟賁志於中原。聖謨洋洋，於今如存。《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太師正肅公吳勝之讚

柔勝。生於金陵。

正肅得師，達於有政。畿幙荆軻，廩發饑振。朝曰汝擅，昉曰生我。尸而祝之，有永無墮。可禁者學，不可禁者心。天監厥德，及物也深。何以報之，在其後人。《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太師參政文忠公真希元讚

德秀。嘉定江東運使。

孔孟之國，家書戶詩。先進風行，後進景隨。遠逮於漢，班班諸儒。豈無他邦，猶多魯邾。惟西山公，鄰夫子墻。有聞斯道，悔其辭章，著書滿家，黜霸崇王。非不逢辰，既登四輔。利用存身，卷懷衆甫。轡絲所經，衢壅塗塞。愛人之政，後人之則。《景定建康志》卷三一。（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九〇

徐經孫一

徐經孫（一一九二——一二七三），初名子柔，字仲立，號矩山，隆興府豐城（今江西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爲監察御史。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議起，經孫極論非便，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罷。閒居十年，咸淳九年六月卒，年八十二。見熊朋來《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表》（《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宋史》卷四一〇有傳。

經孫有文集五卷，乃其十一世孫徐鑑所編。今以民國三年南城李氏宜秋館翻刻《徐文惠公存稿》爲底本，參校明萬曆四十二年徐鑑刻本（簡稱明刻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矩山存稿》（簡稱四庫本）。原集含文四卷，今仍編爲四卷。

祀明堂赦文

寅恭宏圖，祇若成憲。稱秩元祀，率先申以蒐儀；於昭明堂，歷吉辛而展采。然禮之大者，非無可稱，而神之格者，惟德是歆。億萬年敬脩之心，秩然咸叙；四十載憂勤之治，常謹持盈。賴兩儀之儲祥，荷列聖之垂祐。陰陽和而物無疵癘，雨暘若而歲比豐登。青海歸疆，咸謳歌於西北；黃旗協道，盛溫厚於東南。方且却遠人之貢，以昭德心；減明年之租，以紓民力。往于攸濟，迄可小康。爾休爾游，當知申命之自；我將我享，益申報本之恩。先一日而致齊，極三日之儼恪。如見所祭，不顯亦臨。款謁真宮，入裸太室。載鸞旗，乘玉輅，匪棘匪徐；披龍袞，執鎮圭，有嚴有翼。乃酌鬱鬯，乃蒞中壇。亞獻芬芳，昭震子之主器；顯維雍穆，萃髦士之奉璋。籩豆靜嘉，羽毛紛盛。美光服貺，衆星留俞。月波日耀之宣明，乾端坤倪之軒豁。加荐享矣，清明暢矣。維天佑之，福履綏之。緬懷乾德癸亥賜赦之書，順考皇祐季秋肇禋之詔，一以無私之義法天地，一以大公之道服臣民。炯如日月，允矣垂訓。敬其夙夜，奉以畏威。惟熙事之告成，可朕躬之專享。歛時五福，普及萬方，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惟天付予有家，朕必思于兼覆；本朝以仁立國，朕必廣于好生。尚賴輔弼必恭之臣，小大承統之寄，具宣實意，式迓昇平，共躋仁壽。《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陳綱紀疏

寶祐元年

臣一介疏庸，叨恩分察，循墻莫避，庀職有初，輒攄千一之慮，仰瀆九重之聽。臣嘗觀張方平論祥符、景德以前私說不行，朝廷尊嚴，明道、慶曆之際，言事日橫，朝廷遂輕。蘇轍力辨其非是，蓋以爲朝廷重輕初不在此，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臣嘗誦味至此，未嘗不三復蘇轍之知言，而重歎方平之失言也。彼徒見李沆當國，利害文字一切不行，以爲復鎮靜之體，而不知上下緘默，風采銷鑠，異日之弊，卒至於奉行天書，從臾封禪，以逢君之過而不知恥。其視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王素、余靖諸賢疾聲大呼於明道、慶曆之時，則虎踞龍蟠，聞者遠避，泰山喬岳，望之屹然。宗廟朝廷之勢，顧不重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寬厚，視民如傷，未嘗出一虐令，行一苛政，可謂有仁祖之仁。鷄鳴視朝，日晡講學，聽覽不倦於寒暑，朝夕親近於儒臣，可謂有仁祖之勤。開納忠嘉，假借聲色，縉紳奏對，未嘗不示從容，草茅危言，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仁祖之度。內外臣子之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之纖悉，靡不畢照，可謂有仁祖之明。夫以真履實踐，該備衆美，既兼有仁祖之四德，而臨朝已三十年，尚未睹慶曆之治功，陛下亦嘗思其故乎？仁祖嘗謂：措置天下，政不欲中出，不若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未便，則臺諫得以言其失，於是改之易耳。陛下端平更化，真有此意。衆正彙征，群奸距脫，言路風采，赫然有慶曆氣象。曾未幾何，時移事異，公論乍屈而乍伸，人才乍賢

而乍佞，臺諫之氣不如端平之初，而朝廷輕矣。臣嘗妄議其輕者有四：方其未言也，有宣諭以杜其口，有戒飭以消其氣；及其既言也，或節帖而不盡行，或謄降而後付出。使鵲擊匿爲雌伏，鳳鳴暗作寒蟬。漢人謂士脩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廷，無乃類是歟？至如近事，尤駭見聞。寧張北司輿臺之氣，而不少存烏臺之體，風憲掃地，幾不復振。臣於此時，顧以菲才誤蒙陛下特加親擢，臣之進退，大爲狼狽。雖然，臣固知陛下非厭人言者，第朝廷重輕關係非小，不審陛下謂言事日橫，而朝廷遂輕，如張方平之言乎？抑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如蘇轍之言乎？方平之言，一人之私言也；蘇轍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繼今以往，必使命令一出於中書，而不由於內降，然後下無以議；必使用舍一出於公是，而不移於私意，然後下無以議；必使名器謹視於舊章，而不循於弊例，然後下無以議。否則，陛下固無怪乎言者之紛紛也。古今天下事，可言者夥矣。臣祇命之初，未敢泛陳，姑以職事所關係者爲陛下告，然非爲微臣職事計，乃國家紀綱之所係，惟陛下察其愚而赦之，則臣又將有以爲陛下告者。謹錄奏以聞，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陳政事四條

臣聞先事而慮，事不足憂；事至而憂，無救其事。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氣而分者也。志之所

至，氣必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痒痾而不知者。知之先則圖之速，圖之速則慮之周。父母之道，於斯爲盡。臣觀今日之事，殆難徧以疏舉。五月以來，常易爲沴，夏田龜坼，農夫乏收。如江淮閩廣，多以旱告。地道不寧，陵谷變遷，昏墊之民，化爲魚鼈。如浙之溫、台、處三郡，湖南之湘鄉、寧鄉二邑，又以水告，則水旱之爲敗也慘矣。遊騎哨遍，蹂我淮甸，而窺疆之計迫；逆雛逋誅，負固海島，而運謀之計深。矧饑饉相因，姦宄初發，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則夷狄盜賊之爲敗也急矣。爲民父母，可坐視其敗而弗知救歟？竊謂上而朝廷，下而州縣，外而邊閩，所當汲汲皇皇，念民生之不易，懼禍至之無日，而內外之間，方且鎮之以靜，玩之以常，未聞有變容動色，集思廣益，求所以爲救敗之方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避僭妄，輒以當今之急務，熟數而條陳之。一曰速行荒政，以恤流亡。二曰亟寬民力，以固根本。三曰預儲帥才，以備急緩。四曰急防海道，以杜窺覷。臣聞旱乾水溢，堯、湯被之，民無捐瘠者，以蓄積先備故也。今公私赤立，備具不先，固無望其有堯、湯之心也，豈可不體之乎？蘇軾有言：「救災卹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發常平，官無大失而人受其賜。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倉，虧折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此至論也。恭惟我孝宗皇帝留意荒政，聖訓有言：「州縣檢考，多是不實後時。」大哉王言！此州縣救荒之大弊，而孝宗皇帝以四字盡之。蓋守令志在繭絲，不固根本者，每遇水旱，上下觀望，不以實告。及朝廷以所聞下行，則展轉後時，祇爲文具，往往藁秸已空而方行檢視，流殍滿野而甫議賑卹。朝廷有仁心，州縣無仁政，民不被其澤者多

矣。臣欲望聖慈念諸水旱之相仍，戒夷時賑卹之無實，速降旨揮，如乾道四年之詔諸路漕臣，不以水旱實聞而州縣隱蔽者，并置于法。又如乾道二年之詔，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預備有法，所當推賞；如水旱去處，或至無備，必置于罰。蓋立賞罰以勸懲，責州縣以實奏，戒檢考之後時，此今日救荒第一議也。臣又聞唐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少，郡縣議優恤，恐生民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不思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臣願陛下體孝宗之心以行荒政，大臣體陸贄之事以救民命。及今用力，無致後時，則生靈幸甚。臣所謂速行荒政以恤流亡者此也。臣聞敵國之外患未足畏，中國之內變爲可憂者。蘇轍進策於仁宗朝，曰：「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不足爲中國之憂，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於邊陲，而繼之以吾民，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臣切惟今日之事勢實類之。蘇轍言之於先朝，所謂藥石於強壯之時，憂治時而危明主者也；臣援之於今日，所謂鍼砭於膏肓之際，扶危形而療急症者也。何則？青海之箭不傳，而棗紅之期已迫，邊境溪洞，外患方殷，而吾饑民已有嘯聚於內，盜賊已有乘間而發者。使內外相挺而動，雖智者不能爲謀。欲銷動搖梠杌之憂，當行安靜和平之政。而觀時事，乃不其然。京城百姓，習於寬恩，尤懼勞擾，況當燬室之後，未究安宅之圖，而土木繁興，萬役未已，湖山除道，石工方興。近者會稽之民困於石運，有家破身殞見於守臣之所申者，可爲寒心。夫以畿輔之民，近在目睫，且無以固其志，況江、閩、湖、廣、淮、蜀

遠在千里之外者乎？宜其生意蕭然、怨腹充塞而不得徹聞。且和糴非得已也，糴於有米之家，又復何辭，而履畝均數，是有與無俱病矣。勸分未遽害也，科於富厚之家，又復何說，而概及下戶，是貧與富俱空矣。非苦於經量之挨究，則迫於徵求之無藝。起差失役，動以軍法，不計人之多寡，而民以失役困。科配軍需，急於星火，不問產業之有無，而民以軍需困。長此不已，臣恐蘇轍之可畏者驗于此矣。爲今之計，非有大恩意、大號令如元祐之快活條貫，如淳熙之寬恤詔書，回饑民等死之心，銷匹夫貪亂之志，恐未知本固邦寧之意。臣所謂亟寬民力以固根本者此也。臣聞臨事而需才，不若儲才而待用。《詩》曰「一矛重弓」，說《詩》者以爲備折壞也。夫以器械之微，猶且爲折壞之備，況折衝強禦之臣，三軍之所係命，其爲弓矢之備大矣，可不預備而宿儲之乎？臣嘗觀藝祖開基，君臣謀事，最爲深遠。方其未取太原也，預擬曹翰以守之，可謂早計矣，而普猶曰：「翰死，誰可以代？」夫以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擇守有人，而又擬承代。載之史冊，詒厥孫謀。孝宗深識此意，嘗謂蜀去行都萬里，人才預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恪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轉運使。可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備采擇。淵哉聖謨！於閩外之寄，預選轉運之才，以備緩急，聖明深略，可以想見。邇者蜀閩儲才不素，求之於外，孰爲羊、陸之仁人？咨之在廷，誰是禁中之頗、牧？授鉞萬里，取具臨時，不免「折柳樊圃」之詩。遂事不諫，既往何咎。然陛下可謂分閩有其人，而遽遺聖慮，如藝祖皇帝所以思爲曹翰之代，孝宗皇帝所以預爲轉運使之儲者，所當深長思也，豈惟蜀哉！今三邊謀帥，皆當以此意推之，庶幾昔人重弓之備。臣所謂儲帥才以備緩急者此也。臣聞地勢有遠近，則兵防有緩急。六

朝立國，金陵鄰於淮也，故守禦以淮甸爲急。國家駐蹕錢塘，濱於海也，故守禦以川道爲急。雖然，此特以立國地勢言耳。乃若今日之事勢，則有急於此者。蕞爾海島，據吾要壘，窺我上流。邇者東閩運籌，潛師襲取，其計是矣。然六月興師，非我之利，三校失律，爲彼所窺。既徒啓於戎心，當益嚴於方面。臣聞紹興辛巳，北朝造舟於潞河，將浮海入征，朝廷預諜知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屯江陰以備之，俾之乘便伺利觀勢而進，於是先解東海之圍，繼奏唐島之捷，彼謀大沮，國勢以安。近聞諜知狡謀，有所窺矚，則我之命李寶以屯江陰，事不可緩。廟謨淵深，固未易測，然以沿海易師事覘之，臣切怪上下之悠悠也。蓋自中興南渡，留意海道，專置帥垣，實爲重寄。矧在今日，尤當加意。比聞新師壓境，則治法征謀，有所自出。所宜劄下司府條上利害，使團結民社，練習水軍，或招集戈船以分戍，或激勵土豪以爲助，朝夕究圖，隄備不測，庶幾不失中興制帥之初意。臣所謂急海道以杜窺覷者此也。臣前所列之二條，今日內治之急政也；後所列之二條，今日外治之要務也。徹桑牖戶，已非閑暇之時；厝火積薪，乍爲安寢之計。臣先事而言，實爲過計。不幸言中，事恐無及。惟陛下留意聖慮，與二三大臣圖之。如臣言可采，即乞速賜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陳納善政疏

臣聞人君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不當以一身分天下之過。《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

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之以輔弼，又承之以卿大夫、百執事者，非徒使之俯首聽命，言莫予違，以植崇高之勢也。其大者在於格主正事，其小者亦得隨時獻言，無非合天下之善以歸人主一身而已。故聖神如堯，而曰舍己從人；聰明如舜，而曰取人爲善。蓋惟恐善之有遺也。成湯，聖君也，《書》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令王也，《詩》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蓋惟恐一過之累己也。自衢室總章之制不存，而後世率多任己以獨斷；自明日達聰之意不續，而後世率多強明以自任，始無復以一身兼天下之善矣。漢高帝與蕭何爭請苑事而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武帝與田蚡爭除吏而曰：「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始甘以一身分天下之過矣。噫！古今君德之純駁，治道之污隆，其皆出於此歟？恭惟國朝列聖相承，君德純粹，治道興隆，可以遠匹堯舜，下軌商周。由漢而下，不足道矣。藝祖皇帝因乘快指揮之誤，而知爲君之難；太宗皇帝曰：「行事不近理者，斷不爲之。」高宗不以畢辜廢朝令，孝宗許令臺諫會議都堂，皆以防一己之過而盡天下之善也。故令之出，或有未當，大臣既得以從容執奏矣，給舍又得以駁正而塗歸；侍從既得以密勿論思矣，臺諫又得以顯刺而論列。嗚呼！人臣咸若是，天下豈復有遺善，朝廷安得有過舉哉！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率循舊章，凡帝王之治法，祖宗之心法，固皆見於知行間矣，而切觀時事，深有疑焉。數月以來，不惟內批之煩，僥倖得志，而名器之褻，中外隱憂。問之大臣，固常執奏矣，或謂上意之難回，是陛下爲大臣分過也。問之給事，固常繳駁矣，或謂宣諭之狎至，是陛下爲給事分過也。問之侍從，非不論奏也，或謂不見於施行，是陛下爲侍從分過也。問之臺諫，非不抨彈也，或謂尚聞於節貼，是陛下爲臺

諫分過也。夫上而輔弼，下而有司，本皆爲救過之地，而今也下有所議，上未必從，反未免有分過之疑，臣甚爲陛下惜之。雖然，陛下豈真欲以身爲臣下分過哉？臣固知陛下之本心。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陛下之心，過於仁者也。凡臣下之願欲，惟恐愛之不徧。凡九重之所錫予，惟恐施之不久。然一官之用舍，有司曰奪，天子必曰予；一刑之輕重，有司曰誅，天子必曰宥。九列大僚，吾知眷禮之而已，廢黜之則恐其虧體；貴戚近侍，吾知親愛之而已，裁抑之則恐其傷恩。至於宮闈之講求，左右之懇切，未免有時而俯徇者，皆仁之過也。然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之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舉天下之事，曰錫予，曰赦宥，曰非法，曰優容，皆人主之德。凡曰裁抑，曰減省，曰駁正，曰彈擊，非大臣爲之則有司爲之。寬恩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昔我仁祖之仁，亦若此而已。禁中求內降，雖難盡抑，而初不厭大臣之封還；中書造命令，雖已施行，而亦不疑臺諫之論列：此仁祖之所以爲仁。但見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又何嘗以一身分天下之過哉？《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如風之烈，改過如雷之迅，此天德也。范祖禹有言，法仁祖則可至天德，臣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又言苗稅斛面事

臣切聞今秋除浙西大稔外，浙東、福建、湖北、江東、江西或旱或澇，在在有之。有田之家，最

爲艱苦，況訴旱訴澇，縣不爲民受理，州不許縣備申，於是旱澇去處，無由陳訴。今望行下各路轉運使，專委官體訪。如果有旱澇去處，即與民戶從實檢較，庶幾有田之家不致虛納苗稅，仍禁遞年人戶送納苗稅。所在官司利其盈餘，未免多增斛面，其間有加八至於一石而納二石者，重爲民戶之困。朝廷雖有高增斛面之禁，行之不嚴，視爲文具。遂使貪官虐吏但知肥己，不顧瘠民，高增斛面者自若也。至於開場未幾，便有折納價錢，則又倍於米價，即以所得斛面折爲正苗之數，折納價錢，則爲囊橐之計。所以上戶轉爲中戶，中戶轉爲下戶，下戶轉爲貧民，則流離餓死，或爲盜賊，職此之由。今當開場納苗之時，欲乞作急行下諸路，專委憲司覺察。如有高量斛面，或納不及分，即行下折納去處，仰將所屬官員按劾，公吏決配。如憲司隱蔽，內臺得實，一例彈奏。仍許人戶越訴。庶得民瘼少甦，盜賊止息，非實小補。併乞睿照。《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劾陸德輿疏

臣跡躡烏臺，甫供職守，時當鷹擊，敢避怨仇！切惟文昌法從之高華，瑣闥禁垣之清要，必得端方直諒之士，乃稱論思獻納之班，而萌嗜進無耻之心，何有封駁潤色之語。臣謹按大中大夫、給事中陸德輿早竊科名，不知愛重，自爲掌故，屢玷臺評，厚貌深情，蹤跡詭秘，縉紳間以三滑目之。蓋以其口滑則搖唇鼓吻，變易是非；手滑則走筆飛書，傳報消息；脚滑則趨煖避寒，歸身權要。曩因妄傳

玉音，預報劉之傑入相，尋即敗露，聞者鄙笑。近專封駁，人或望其有守，而志在媒進，無復改圖。南陽多得美郡，有敕不見於封還；武弁換躡於郎闈，閱讀不聞於繳駁；蜀閬非人則書行，內侍易名則書行。識者譏之，恬不爲耻。方且日延技術，問好音之何時；泣卜吉辰，謂陳拜之可必。涎殼升高，自志粘壁，其貪榮也甚矣。今者進長天官，仍兼瑣闕，可望其能清銓綜、重夕拜哉？臣嘗謂侍從之臣，人主所儲，以爲他日宰執之用。故昔或取其有宰相器，或謂其有大臣風者，皆於獻替可否之際占之。今德輿模稜無守，惟欲以依阿取容，婉順圖進。志趣如此，又奚足觀？臣與之素無怨惡，但見其人貪榮嗜進，上不足以嚴天威，下不足以勵風俗，異日果以爲相，又將焉用？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德輿免所居官，不勝公論之幸。謹具覺察以聞，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劾張鎮張知復疏

臣切惟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任千里師帥之寄。或賢或否，乃赤子休戚之分。其在官而不賢者，固不可使之留；其不賢而未上者，亦不可使之往。臣伏見朝請大夫、知興化軍事張鎮，貪而無耻者也。初官泉幕，以賄自行，而見劾於其長；以妓爲妾，而不知禮於其妻。既登朝列，納賄陳垓，以爲自固之計。苞苴效厪，無日無之；携妻獻笑，或夜乃散。其見於垓僕白光之所供、浙西憲司之所申者，班班可見。使其以科目自重，何至於自棄四維之外如是哉！今其假守，善狀蔑聞，莆民必有推不

去之議。臣所謂不可使之留者，張鎮是也。朝散郎、新知融州事張知復，貪而無能者也。爲宰吉水，無弭寇之方，而宅堂至於被寇；無理財之政，而預借遺患至今。及倅臨江，政以賄成。吉州有蕭文叔者，預納百金于石郡守，知復受之，卒以誤部使者之聽，而劾及非辜。繼之倅舂陵，貪鄙尤甚。郡偶缺守，漕臺欲令其時暫護印，而鄉人爲憲使，謂其至事無廉聲，必至敗事。使其平時稍自知愛，則必不見薄於鄉人若是矣。今方需上，朵頤可知，融民必無來何暮之歌。臣所謂不可使之往者，張知復是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張鎮免所居官，張知復罷新任以歸田，不勝二郡赤子之幸。《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臣聞周官弊吏，以廉爲本；孔門爲政，始於友于。世末有不廉於身而能仁于民，不友於家而能忠於國者。臣伏見承議郎、知梧州軍事李宜之，雖有科名，全無廉耻。其爲成都漕官也，書擬公事，非賄不行；邊遽甫傳，脫身先走。及知富順監也，寇至棄城，不知守土，反以封記行李誣富民以責償，事至制司，竟遭拘管之辱。他日澧州以不廉攻劾而歸。其弟襲之，持節湖南，爲之置廬室，分俸給，亦可愛矣。及襲之沒，欺其孤寡，百計併吞，曾無手足之愛。憲司特爲區處後事，且述宜之無狀之迹，至有「豈堪托孤」之判。臣聞其生事不已，於是挈其遺孤，徙寓長沙，方獲安跡。今蒼梧去天甚遠，宜之益無忌憚，千里生靈，豈堪腴剥耶？奉議郎、差充浙西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時廷，發身

宗庠，實無行檢。其任湖南帳管也，擬筆在手，政以賄成，凌鑠同官，傲忽在任。奉承漕使陳登，和糴取盈斛面，乾沒糴本，自入己者凡八十餘萬貫，見於臺評。其宰寧都也，訟無曲直，以賄之多少爲曲直；事無是非，以吏之可否爲是非。催科違法，百姓怨嗟，寫其貪以民賊目之。既遭案罷歸家，黃白充斥，爲其兄遜所鄙。時廷使其客納賄陳垓，誣其兄以不孝，致遭彈劾，人皆冤之。登奏陛下，律以「永不與親民差遣」之旨，本不可入，夤緣辟書，可謂僥倖。今其在任，故態復作，貪聲著聞，是豈能盡使民之事耶？欲乞睿斷，將李宜之、趙時廷並賜罷黜。其李宜之永不得與州郡差遣，趙時廷遇赦未得放參注。庶幾不廉不友之人，自此知所懲戒。民生幸甚，風教幸甚！《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二〕監：原作「鹽」，徑改。

全宋文卷七六九一

徐經孫 二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臣聞郎官應列宿之次，奉常爲禮樂之司，苟非其人，不在此位。臣謹按朝奉大夫、新除考功郎中趙時煥，粗有文名，全無行檢。嘗爲湖南漕使司酒庫，狎官妓於觴豆之間，廳事之側，闢一室曰耻齋，而實爲酣飲淫朋之所。湘人至今指目曰：「此趙撫屬無耻齋也。」至升帥幹，專以役辦軍需，取容督府，而不恤湘民之怨；及爲卒局，則又駢儷小技，服役材館，而不畏朋友之議。所主如斯，其人可想。維此漸階清顯，公論不容。假守臨川，囊金發秩。昨日兩節之除，臺臣劾之，懼其擾湖南者擾廣西也。今乃以考功起家，不知握蘭含香之地，安用若人哉？朝散大夫、新除太常博士馬夢炎，雖忝科名，實無學術。主文胄闈，所取紕繆，多士傳以爲笑，嘗遭臺臣徇私不職之劾。若其居鄉，寧復必恭敬止之意。往年謝公旦出守章貢，有鄉民數十訟其强占田地，謝甚薄之；乃官于朝，又爲一配吏改

正，取財數萬。後因吏人與鄉人有讎，在京扯拽，聲冤于市，至斥其姓名曰：「馬夢炎在朝與某人營求官事。」聞者掩耳。今肇慶之政未有善最，召以農簿，已爲僥逾，遲遲其來，擢升常博，不知端委佩玉之地，安用此流哉！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時煥與夢炎並寢新命，以清朝廷公論，幸甚！謹具覺察以聞，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劾厲文翁疏

臣聞言僞而辨，孔子之所必誅；淫辭害事，孟軻之所必放。臣今月二十一日得厲文翁輪對副本，讀之見其心術險微，辭淫言僞，是何其敢于醜正罔上也？臣子愛君，救過於微。大舜時幾是敕，不廢怠荒之規；成湯盛德日新，猶聞自用之戒。況工誦瞽諫，士傳言，庶人謗，古之聖人惟聞一己之過，又何嘗必人之無過而後諫我之過哉？今文翁之疏，立意在於鄙斥議己之人，而游辭及於忠忱愛君之士。且鄙斥愛君之士猶可也，出語支離，乃敢至於罔上者，其罪詎可逃耶？若曰今之士大夫不能琴鶴自隨如趙抃，不能樓臺無地如寇準可也，而曰爾不能此則不當諫聲色，亦不能彼則不當諫土木。若近習招權，若宮庭侈靡，若瓊林大盈，若戚畹恩澤，以在廷之臣言行未必相顧，皆不當諫，諫則適足以啓吾君玩且厭，而可諫者獨文翁一人，而不知文翁言行果如何也？臣謹按：承議郎、試太府少卿、時兼戶部侍郎厲文翁，門蔭出身，本無能解，夤緣鑽刺，以致顯榮。其疇昔之貪聲穢行屢玷臺評，皆所

不待言，而臣獨以今一疏言之，上罔聖躬，下愧正士，謂陛下果有厭玩人言之意，而在廷果有可厭可玩之士。況當臣子登對之時，乃積忱悟主之日，而敢譸張爲幻，妖狐晝號，誣在廷以皆無人，視陛下爲何如主？且君天也，父也，乃舉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之語以爲據。夫人獻己之辭，而於此言之，何其不敬之大者。至於次疏又有議論品流之分，蓋文翁以事功自居者，不知其守邊郡、居京師，其事功果何如耶？昔者微臣祇命之初，亦欲以文翁爲論，臣又念陛下方責區處，彼若能仰體保全之意，革心革行，亦安知不爲善人君子之歸，故不欲摭摭其過，以瀆聖聰。然使陛下公平之意不白於天下，人謂我何？不曰小人無忌憚至是，乃無敢白其奸，則曰吾君果厭玩人言，真有如文翁之醜正未論，如罔陛下何？臣於是畏簡書，畏公議，寧不畏怨仇而爲陛下明白言之，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文翁免所居官，以爲小人枉上醜正者之戒，天下幸甚！《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臣聞獎善鋤奸，君子之大權；同罪異罰，古人之明戒。近時報狀，蔡榮依舊職主管亳州明道觀〔一〕，趙邦永赴樞密院稟議。臣切以爲過矣。蓋往者陳、蔡之黜，大奸距脫，天下咸誦陛下之明；陳垓再行追竄，公論方以爲快。惟蔡榮未見施行，已爲逸罰，何至仍職而與之祠乎？且榮之罪已見於抨彈者，臣不復陳。有劉巖者，以風鑑自詭，當蔡榮在臺之時，出入其家，爲之營求關節，納錢以數

百計。巖之子知之，有簡覓錢不得，陰發其私，榮以諭巖，竟殺其子。事至天府，榮又爲致曲，以免其罪，物論沸騰，巖乃黥配，至今人能言之。以若所爲，貶斥可也。六月之役，我師失利，人皆知趙卿之罪。今鄧淳已降兩秩，公論尚未然，而邦永乃有稟議之命，允爲誤恩。且邦永向者授除之行，債事誤國，天下知之。邇者邦永與淳有約，而彼此失期，卒至誤事。蓋前一日則邦永後期不至，後一日則淳以本命不往矣。失此二日，而逆雛守城之備牢矣。況所至砲稍短不中度，亦邦永有以誤之。誤國如此，追竄可也。臣愚欲望陛下將榮褫職罷祠，更與鑄秩；邦永特寢新命，亦與貶竄；淳更不鑄降，亦令回制司所乞罷見任。庶幾險人敗將，知所懲戒，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二〕職：原作「踐」，據正文所述改。

劾楊華石珍疏

臣昨點獄，見臨安府獄有吳班，爲江灣侵盜錢事，尋與索案祖點對，則降授武節大夫楊華實爲罪魁。華初領錢置局，招買浮鹽，以爲國課計，華乃背公徇私，侵盜入己。其受贓與販物得息之錢不啻數十萬緡，自行供認，具載案牘。近者施行，僅削三官，可謂罰弗傷其毫髮，況又攤及平民，根連株逮，淹延許時，而華乃脫身在外，監納悠悠，是何施行之失當也？欲乞將華照已認贓納數，更與削

秩，竄之嶺海，候贓足日押發。其餘在獄人，臨安府各據所認監納，即與斷遣，毋致淹滯。又據嘉興府申，秉議郎、浙西路兵馬副都監、鎮江駐劄御前水軍統領、府總兩府都總轄石珍，奉淮東總領所牒，催解未足綱米，珍乃依憑主人之勢，凌滅輔郡之守。鳴鑼入郡，恣爲恐脇之謀；搬挈行牀，踞罵設廳之上。雖喻之以禮，款之以宴，其無禮自若也。夫綱解所以餉軍，有欠自當催理，何至暴慢如此，全無忌憚！郡守不堪，至申總所，總所知其無狀，即與換回，然粗免總轄執事而已。欲乞將石珍鑄降押起，赴極邊自效，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繳呂開先復官疏

臣聞絕小人之根者，必杜其黨；杜小人之黨者，必嚴其防。防閑稍寬，投隙者至矣。臣竊見丁大全沐猴而冠，犬羊而坐廟堂者也。欺君誤國，負罪遠徙，所過之地，往往唾罵。呂開先何人斯？舊事大全，僥倖改秩，作邑太和。大全之謫南安也，道過其邑，開先率縣僚以迎之。銜袖有啓，既以庾嶺之梅頌其成功，又以商舟之楫望其終相。當此之時，開先惟知有大全，不知有君父。彈文即上，僅從鑄罷。向時朋黨之人，已爲輕矣，今輒援期法自陳，妄作勞績。如向日告訐填虧苗，開先只就板簿驅磨；向以訪聞助日解，開先只令民戶樂輸；向以民訟補綱欠，開先監吏胥填納。此不過解臺臣所疏之罪狀，殊不知大節已虧，他美莫贖。況彈文所按，鬻獄科罰，接受錢米，各有實數，而可以徑叙復

耶？詞臣所言，已誅其微後福之心矣。臣切謂天造神斷，竄此巨奸，天下幸甚。廷臣齒弊舌腐，憂大全之復任。近奉聖旨，又諭臺臣之請，察其動作，嚴其防閑，月奏旬報，天下快之。開先仍望大全再相者也，而以期法叙復可乎？蓋今日不特大全穿望歸之眼，而其徒之分謫他郡者，莫不日望其有可攀之例。今日此例一開，他日某人自陳曰「風聞某人以期法自陳」，不審朝廷何以處之？臣以爲欲絕大全復出之謀，當先罷開先叙復之命始。臣欲望聖旨特發睿斷，繳收成命，仍永不與叙復差遣，以扶公道，以杜姦萌，則天下之幸也，生民之福也。所有錄黃未書。《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經孫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臣切以風憲實綱紀之任，霜臺專彈糾之司。有李勉之賢，則可以尊朝廷；如臣光之言，則貴於曉治體。不畏強禦，則內壯於精神；稍涉奉承，是自塗於耳目。況元祐清殿之選，必伊川程頤其人，非得真才，曷膺親擢？伏念臣迂疏何算，義利粗明。分席成均，初無裨於教養；充恩資善，愧莫廣於見聞。大懼出幽，何堪其二。倘弗加於控避，恐易速於顛隳。伏願皇帝陛下洞察危衷，俯從愚懇，亟收回於成命，仍改畀於時髦，庶使孤蹤，獲安微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劾董宋臣疏

臣聞急而呼天者無好聲，切于諫父者不擇語。臣與臣常挺昨以董宋臣押班之除，未穆公論，相繼具奏，未行寢罷。恭准天筆宣諭，一則曰四日一朝，與朝夕聽使令者不同；二則曰所任皆閒慢職事，不過優寵而已。丞相又呼臣與臣常挺、臣洪勳同至相府，面諭聖旨。臣固知給舍非將順之官，相府非書黃之地，然君相之命有嚴，且堯言再三，洞然明白，謂無事任，祇是優寵，則臣等雖抱掣肘之差，而亦以君命必信也。繼而二十三日之命再出，則不可謂之無事任矣。今觀其印纍纍，綬若若，若主管者一，同提點者一，大都提點者三，而又聖主者三。上自太廟，下至王邸，無不隸其掌。如顯應觀，如翰林院，如軍器庫、國信所，猶之可也；太廟乃嚴祀祖之地，而一祖十二宗厥臨孔威之所，在天之靈，豈不曰此乃誤我神子聖孫之人？陛下前屏逐之而宗廟再安，實宗廟之所以亮陛下也。今乃使之帶管太廟之銜，得不重祖宗之怒。臣伏讀國史，恭觀太宗皇帝有不令宦者預事之訓；真宗皇帝有杖殺守恩之事；高宗皇帝有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之訓。家法森嚴，載在簡冊，此亦陛下之熟知而恪守者。今事任若此，謂之閒慢可乎？臣自夏初，見宋臣有符寶所之命，臣則繳之。丞相曰：「此閒慢也。」今押班之除〔二〕，臣已繳之，陛下曰：「此閒慢也。」涓流不已，將成江河；毫髮不除，必尋斧柯。且此人狡險有素，亦且報復未暇，臣恐誤陛下國事，又如前日者。臣固知陛下待之

有法，有過則懲，萬無此慮，然臣子愛君，不容不預言之。臣自前日以聖言炳如日星，堅如金石，因奉命以書押班之黃。今界之事任如此，臣實不敢聞命。臣寧犯陛下之怒而死，不敢誤陛下之事而生。呼無好聲，諫不擇語，惟陛下察之。臣日俟錄黃，今猶未至，懷不能已，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二〕除：原作「際」，據前文所述改。

又劾董宋臣疏

臣昨者一日之間，兩被聖旨，既諭之曰「雖未盡行，已示意向」；又諭之曰「儘有商量，豈待促迫」。臣扶憊策羸，承拜坐讀，雖神謨天運，未易窺測，而聖心悔悟，天機轉旋，已足以慰區區憂愛之私。臣于回奏，具言謹屏息以俟商量裁處之善，蓋有待也。明日而給假十日之報，則臣又以爲陛下意向之私，由是商量之所從始也，而或者過慮，則曰假滿供職，將若之何？臣固知陛下必俟其假滿，再有詞請，于是從之，而後施行爲有序，恩意爲有終，不必家諭而戶曉也。且自宋臣供職後，丙午一雨，至今凡幾日矣，無晝無夜，天地爲之晦昧，日月爲之沉冥。此非小變，未可以時秋積雨之涼，三日以往爲霖爲喜也。且此去季秋之時卒不遠，若此雨不止，陛下將何以見天地祖宗也？天雖不言，或

者以雨諫陛下也。臣聞陛下遇原饗必齋數日，遇明禋必齋一月，以祈晴霽。故自近年以來，明禋無不霽者。今宋臣未去，臣等以言諫，陛下視如蛩鳴蟬噪，可以却之，使上而天意未然，陰雨不解，萬一有禋祀，陛下將何止之耶？恐非齋肅之所能止也。臣聞天秉陽，湛乎清明，一爲陰氣所蔽，則晦昧而不霽。君如天，亦湛乎其清明也，一爲陰邪所蔽，則疑惑而不悟。臣嘗記往年章清孫以聚斂嚴刑誤天下，遂致積雨之沴，久禱無應，有臣慶登一疏擊之，陛下甫頒出逐之命，而扶桑陽谷之光已昭然矣。蓋陛下即天，天即陛下。自古聖賢書論，皆以夷狄、小人、常雨爲陰，其氣類之，所感召如針磁。然今宋臣一用，隨致陰雨之沴，若更如前此用事復召之，將若之何？況棗紅是時，虜謀莫測，未可以草方華秋哨不動爲幸也。昔孝宗皇帝于龍大淵、曾覲之始逐也，謂陳俊卿曰：「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俊卿歸未及門，已有旨黜二人于外。此陛下前日事也。及大淵既復，曾覲再還，又復竊弄，孝宗覺之，謂左右曰：「爲家老子誤我不少。」臣敢以爲陛下今日告也。臣非敢有促迫，實以人心未孚，人言未已，天意未開，天怒未解，用敢犯雷霆之威而冒言之。萬一聖明衡慮已定，如臣所期，予祠于十日之後，茲實宗社萬年之福，何其幸也！萬一有如或者之慮，則天下以爲臣職參論思，又兼封駁，而不能守職盡言，則今日雖可偷生，而千載之下有餘戮矣。萬一聖意以宋臣爲必可保其無他，而以臣言爲強聒沽名，則乞陛下奮發威斷，明正臣譁訐之罪，黜之屏之，幾殞無悔。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引年第一疏

臣聞從欲者君父之仁，知止者臣子之義。人生十年入學，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仕，古之制也。夫學三十而致，蓋以講貫閱歷之久；仕七十而致，亦以其心智筋力至此，有不容強。得謝而去，終其餘年，下有以遂其知止之義，上有以廣其從欲之仁，君臣上下，仁之至義之盡也。臣少而淺學，老而空疏，仰荷陛下擢之疏遠，置之清華。第臣前此嘗與同列私議，以爲從臣如包恢，年已七十，臣劉克莊、鄧烱皆七十餘，而犬馬之齒已七十矣，揆之禮律，所宜次第乞歸，以全知止之義。去年臣烱先奉祠歸，臣克莊以遠次歸，臣恢又與臣約，謂恢先去而臣繼之。今年恢以平江之命而去，而臣獨未去，衰顏白髮，日隨橫金曳紫之班，每切自愧。用敢齋沐涓吉，敷陳悃悞，首述古人致仕之期，次陳同列知止之義。且臣年今又七十二矣，痰眩痔疾，時時發作，此而不去，必有顛擠。重念臣以丙辰之春叨恩入閩，庚申之秋由閩入覲，一出八年，菊荒鶴怨，所未暇論；而三間蓋頭，乃男思訖比年所造，日披其圖，夜夢見之，尚未得一歸其家，情實可憐。今徼福而遂生還，則首丘之願畢矣。伏望陛下推上天從欲之仁，暨老臣無用之身，俾之休致而歸，不違知止之義，則放牛歸馬，一木一草，無非天地之恩。經孫不勝拳拳俯伏待命之至。《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引年第二疏

右，經孫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今月十四日，恭准詔書不允者。臣欽承明命，無地措躬。臣聞委質爲臣，心固無二；陳力就列，止於不能。伏念經孫學淺而才疏，識凡而見陋，徒以逢時休順，綴迹清班，思昔先朝禮部尚書則蘇軾，史院脩撰則歐陽脩，給事中則黃裳，太子詹事則王十朋：此四職最號清華，而四臣則極天下之選。顧臣何人，乃兼四賢之職，臣則榮矣，獨不爲美官要職辱耶？臣每涉筆職位下，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刻，加之痰疾，黽勉不前。此不能止之時，所以虔控休致之請。恭奉明詔，恩言眷溫，以孔戔、貢禹之事謂不宜去。臣伏讀再三，感極以泣。然此願學者，孔戔之志，在得請而歸去矣。區區愚衷，已具前奏，今敢以不能者止之義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賜從欲，不勝瞻天望聖祈憐俟命之至。《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引年第三疏

咸淳四年六月

右，臣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恭准今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承命涕零，措躬無地。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庶官求去乞歸，指作禮數，鐘鳴漏

盡，夜行不休，爲上所厭，於是有勒令致仕者，有理非自陳者。臣切謂有致仕而勒令，孰若知止聽其休致，自陳而謂之理，作丐祠者從其所陳，稍回退聽之風，陰寓保全之賜。況如臣者踰七望八，年數當去，而重以衰疾執經，新益講冊，字非不大，而佔嗶者甚艱，日赴朝參，有凝立稍久，則眩暈欲仆。今強自支持，偶未仆爾，何日顛躓〔二〕，必有勒令致仕者矣。臣此時豈不倍費陛下保全之恩？臣應科舉以得官，程磨勘而轉秩，非不愛官爵者。第臣內謀諸心，外質諸聖賢之訓，無一可留，敢不避再三之誅，仰干天聽，得謝是祈。伏望睿慈察臣忱詞，初非矯激之舉，保臣晚節，即令休致而歸。則鴻飛霄漢，益知天覆之寬；魚放江河，等囿海涵之廣。臣無任拳拳之至。《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二〕躓：原作「擠」，據四庫本改。

引年第四疏

臣三命益恭，《傳》有明訓；再三則瀆，《易》著格言。臣聞君，天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非敢不恭而敢于瀆也，實以哀籲于天，期以從欲。且臣年當去，禮律甚明，臣病可憐，首丘在念，天其忍不畀矜乎？臣又聞臣劉克莊乞去之詞曰：「與其被論而歸，孰若得謝而去？與其終殞于位，孰若生還故鄉？」然臣區區之愚，雖不敢以被論爲懼，然實以不得生還爲憂。臣籲天至此，情迫詞窮。伏

望皇帝陛下察其情出于真，憐其老而且病，以之曾被犬馬之役，俾之歸拜蓋帷之賜，不勝至願。《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引年第五疏

臣荐承休命，尚闕俞音，退自省循，感極以泣。臣載惟今日聖賢相逢，衆正萃集，如臣衰朽，留不加多，去不加少。且臣首疏所謂與鄧烱等約丐老而去，已定于兩年之前，非至今日方有此意，亦非他有所覬望，姑爲此詞，特以年在三臣之後，故其請亦在後。況陛下于臣鄧烱、劉克莊已從其請，今臣衰病不減二臣，所以五奏而未已者，實望陛下以許二臣者許臣也。陛下若令臣休致，徼福生還，則未先朝露之前，自一日以往，皆陛下生全之賜。臣情迫詞窮，期于得請，席藁以俟，陛下哀憐而終惠之。《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致仕表

臣經孫言：臣昨日咸淳二年七月准告，授臣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龍萬壽宮，幫請俸料〔一〕，合至今年七月滿。年踰七十，見苦沉痾，敢瀝忠忱，就乞致仕者。伏以經孫奉祠竊祿，

將成兩考之書；拜疏引年，仰瀆九重之聽。所祈得請，非敢具文。臣中謝〔二〕。伏念臣素乏才能〔三〕，積有遭遇。事先帝于三紀，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潛，何裨新益！寵踰其分，用過吾材。自龍飛以來，兩辱虎符之命，連章控避，俯荷允從，一札遄飛，更蒙獎賚。紫殿侈職名之峻，琳宮賦廩秩之優，不敢再辭，又歷三載。重念經孫年衰氣弱，福過災生。爰自今春，益復有病。齒牙之搖落未已，腑臟之秘滑不常。視聽俱昏，拜跪良苦。稽之禮律，已踰致仕之期；顧此筋骸，豈復能久於世。願言納祿，以保餘齡。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廣日月之照，察臣知止足之義，已愧後時；俾臣全衰朽之年，免貽清議。《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二〕幫：原作「封帛」二字，據文意改。

〔三〕中：原作「申」，據四庫本改。

〔三〕念：原作「願」，據明刻本改。

再上致仕表

臣經孫言：昨于六月上表，以年踰七袞，陳乞致仕。七月十八日，恭准詔書不允者。伏以引年致仕，已歷危衷；有旨諭留，特厪溫綍。未遂一辭而退，敢干再瀆之誅。臣中謝〔一〕。伏念經孫景迫桑

榆，質如蒲柳。罔竊而食，初何補于明時；空臆而言，未必回于淵聽。然七十謝仕，于小臣已愧後時，況以多病，殆盡餘齡，敢望崇福延康之恩言下逮，感涕橫流。然不允者，君之仁；知止者，臣之義。輒攀禮典，重冒聖慈。伏願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察臣衷曲之畢竭，憐臣筋力之少衰，鑑此至忱，許其納祿。即遂退休之請，永爲太平之民。《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二〕中：原作「申」，據四庫本改。

遺表

臣經孫言：病勢危篤，無復再生，永辭盛世者。伏以惟天爲大，未酬覆燾之恩；沒世不忘，尚忍須臾之死。氣已微于屬纊，敬敢廢于拖紳。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頓首。伏念經孫材質庸凡，學術短淺。事先皇于盛際，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潛，最加獎遇。久焉休退，積此衰羸，俯陳垂沒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皇帝陛下緝熙聖學，充廣道心，上畏皇穹之鑑臨，下念生民之凋弊，開通言路，毋養成緘默之風；保毓陽明，毋使爲陰濁所蔽。益勵有爲之志，用垂無疆之休。則臣冥然長辭，死且不朽。防偏一表，敢希臣栻之親書；任善孤忠，願采唐證之半稿。蓋棺近只，戀闕潸然，臣下情無任瞻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謹言。《徐文惠公存稿》卷一。

全宋文卷七六九二

徐經孫 三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四載執經，邈無裨益；一朝被論，惟有愆尤。祇知隱跡以出關，奚敢徹名於記府。乃蒙仁言撫問，恩意寵綏。將之筐帛，以燠其寒；賜之官楮，以賙其乏。百拜俯僂，萬感輸悃。載念經孫罪大罰輕，仰戴聖恩之寬宥；辭溫意厚，更叨儲極之垂憐。東望潸然，西歸榮矣。第孤蹤既返於私室，無一字敢入於帝城。伏願皇太子殿下寅奉君親，恪循身教。謹言語，節飲食，妙全頤養之功；尊德性，極高明，允迪《中庸》之訓。暫輟閣中之註述，益勤聖慮之踐脩。是爲三代有道之君，永迓萬年無疆之福。經孫無任戀德輸忠之至，謹奉牋以聞。謹牋。《徐文惠公存稿》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闈典卷七四。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照對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三省同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臣於次日具奏辭免。今日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渙頒成命，震惕愚衷。切以烏臺爲糾察之司，金華輔緝熙之學。尊朝廷必李勉而後可，成君德惟程頤其實宜。況稍涉奉承，是自銷於風采；而無能啓沃，曷贊仰於聰明。必得譽髦，乃稱親擢。如經孫者來從州縣，蠟綴班行，資望淺則何以振風憲之綱，學術疏則無以爲日就之益。雖已謫於免牘，猶未拜於俞音。欲望公朝特發敷奏，亟收誤渥，改畀名流，庶使菲才，少安微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須至稟聞者。《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上樓監丞牒

朝散大夫徐經孫牒上奉使監丞郎中。照會今月初一日夜，承公文准省劄，備奉宣諭指揮，差委貴職前來諭旨，令某還臺治事。伏承傳宣恩言，開讀再三，無任感激。經孫自知瀆犯天威，不稱言責，惟知屏息，以俟誅夷，豈敢回臺，重污朝廷綱紀之地。除已披肝瀝膽，具錄回奏，又復迤邐前去，以俟威命，須至牒報者。右牒，請照回故牒。《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經孫嘗妄論，今日大勢，自庚申寶運重開之後，聖天子有乾旋坤轉之妙，大丞相有再造乾坤之功。琴瑟既調，百蠹盡洗，武功既續，三邊宴然。從昔更化善治，未有速於此者。聞知聖朝惟曰和糴之數未能盡蠲，楮幣之造未能頓住，不能不上貽聖君賢相之憂。近者全臺有言，欲革二弊，遠稽漢人名田之說，近考先朝限田之制，除面官限外之數，官買三分之一，無官之家亦以九品之限與之。大約田千萬畝，歲收七百萬斛粟，則可以盡免和糴之數，楮幣可以住造，而軍餉亦無不足之患矣。一舉而兩弊盡除，甚大惠也。且漢人之說，諸侯王公所占不過三十頃耳。今一品至五十頃，所限比漢時爲優。漢人自限田外，悉以沒官；今無沒官之令，而限外祇買三分之一。公家之利如此，民間之利如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或疑此令風行州縣之間，必索各戶出身官誥，而後知所占品限虛實；必索各戶砧基簿書，而後知所買畝段着落。又不知官所給價，將決於官牙耶？亦祇據其契面舊田之好惡，將聽人戶所申耶？亦從官司據契而面點買也？既買之後，佃戶種贍，將誰給之？雨暘不齊，或有減放，將誰主之？或者又謂此去夏稅開場不遠，官民之交易未定，夏稅必有遲疑不納之患。住造之期未卜，目下增造有數，恐有楮價日殺之疑。甚者至謂以浙西合買之田計之，未必能及常年和糴之數。他路或如是，所買之田又不足以爲所得軍餉之備，又如何？此皆衆人之所疑者。經孫切謂廟堂之上，

智慮必周，商確必定，必無此慮。特州縣之間，官吏未必能盡體朝廷安靜不擾之意，民戶未必能盡體朝廷明白洞達之心，恐須條示畫一，爲之區處，使官吏有所奉承，而無所容其夤緣之擾，人戶無所疑惑而有以知吾平明之公，則此二舉，不惟可以除二弊，興五利，實可爲長久之良策矣。經孫自揆疏庸，無補於世，浮沉州縣之久，獨荷大丞相擢之疏遠，置之清華，數年之間，叨塵至此，蓋必有以取之也。今朝廷行此利民之事，倘或有所聞而不以告，有所疑而不以獻，則是負恩於知己之地，將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矣〔一〕。經孫朝夕思惟，義不容默。萬一所聞皆不足疑，大丞相必亮其愚不解事，未必遽加之罪；如聞或有所疑，則少加詳緩熟籌而後行之，亦未爲晚。經孫干冒斧鉞，罪當萬坐，伏望鈞照。《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一〕載：原作「戴」，據文意改。

贈課術王宗巖序

余平生安於命，而星數之說未學。間有爲余言而驗者，百一二爾。惟蜀士李德甫嘗課予命，自辛亥而乙丑，由提管而龍圖，節節皆驗，如印券然。予甚神之，而惜其不復見。宗巖王君一日過予，謂得其術，其課予卦數，亦頗與甫合。然德甫嘗自言其術無文可傳，不知宗巖何以得之也？雖然，不必

問其術傳不傳，惟當觀其驗不驗。於其別也，爲序以送之。《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黃紹谷詩序

沅江黃君妙年篤學，勵志前脩，暇日彙其詩，不鄙示余。余開卷讀之，則後村李公、省身雷公各爲著語，而蒼山曾公又爲易其字曰紹谷，蓋以山谷文章之印期之也，余復何言！然嘗讀鶴山《黃太史文集序》，有謂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獨於其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艱險百罹，不見隕穫者，再三致敬慕之意，然則紹谷合志其大者焉，勉旃毋怠！《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江山風月，黃元肇燕息所也。梅亭先生翰林、季父溪山翁和之，諸賢繼是，有詩有序有記，搜抉其秘，天地無盡藏發越殆盡，而元肇猶謂余獨欠著語。余惟天地清明之氣莫如風月，而挹之江山，尤清明之至也。元肇家傳山谷之印，見聞文獻與他人殊，而遊目騁懷，又有江山風月之妙，余復奚言！然元肇亦有思夫？自有此天地，即有此江山。昔也清夜故園，地靈尚闕，人謂斯何？今也飛閣渠渠，登臨得要，人謂斯何？況山徑之蹊，介然成路；滄浪之水，清斯濯纓。孟氏此語，豈直爲山水發哉？

反之身心，亦猶是也。余方有警於是，願與元肇加習察之功，一燕息頃，因水上之風而識天下之至文，因月林有影而悟容光之必照，庶乎與天地同一清明，而不獨以嘲風弄月爲得江山助矣。《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昔擁雙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連秦樹無因見，極眼空遙悵望情」。右二十八字，寇忠愍萊國公所賦也。謹按：國公以天禧己未召自永豐軍，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七月罷，尋降授太常少卿、知相州。八月徙安州、再貶道州時也。問之故老，此驛名永興，後以公故名萊公館，而或者又以皇華易之。噫！孰謂永興驛不如公安之竹乎？切惟君子所遇山川草木，皆得蒙被芳潤，以托不朽，況嘗有蘧蘆之托，翰墨之留乎？後二百一十九年，當嘉熙戊戌，邑令南昌徐某因葺是館，刻詩壁間，仍今名而堂以「萊公」扁，於以存先賢之蹟，回此地之光景云。《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黃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右，《訓蒙絕句》五卷，晦菴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註則沅江黃君季清之所述也。謹按先生自

序，謂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絕句，後以代訓蒙者五言七言之讀。然自今觀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掃步趨之末，帝王傳心之妙，聖賢講學之方，體用兼該，顯微無間，其目雖不出於《四書》之間，而先生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具於此矣。其曰《訓蒙》，乃先生謙抑，不敢自謂盡道之辭云耳。季清研精是編有年矣，一日心會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學，或取諸《章句集註》，或取諸文集、語錄，又參以周、程、橫渠、五峰、南軒、勉齋、西山諸書。如綱以黃鍾而四聲迭和，原於岷山而百川會同。其例則先訓詁後文義，一如先生註書之體，自非潛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釋《命詩》云：「新者如源，來無窮也；舊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釋《戒謹恐懼詩》云：「寇未至則高其垣墉，欲未動則敬以直內。」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與季清交四十年，中間辱授館者非一載，見其讀書專靜，反覆沉潛，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進，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後數歲一見，每見必進於昔。今於所註書益信。雖然，先生之詩，章句云乎哉！皆其得於心，見於躬行日用之際，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己。絕句凡九十八首，始於天而以事天終焉。其辭有曰：「存養上天所付，終身履薄以臨深。」余與季清今老矣〔二〕，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實從加齋學，師友淵源有自云。《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二〕與：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黃山谷內集詩跋

太史黃公詩有內外集。夫任氏所註者內集，板木雖多，而其烏鳥傳寫之誤亦自不少。暇日，稍加較正，刻之閩憲，始與薌城所刊《薌室外集註》並傳之。《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月山黃獻之，余老友也，生平歸儒，《解金剛經》，偶黃電巖以所繪真像示余，爲下轉一語，時咸淳辛未五月既望。矩山老人徐經孫書其上而歸之。「若以色相見，我能知者微；若以音聲求，我能知者幾。大虛雲散，大音聲希，月山居士之子孫，永言孝思，於時保之。」《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長孫敏學冠說

正月丙午，吉叶於卜，吾孫敏學肇加元服。古者冠禮三加，彌尊厥初，祝辭訓義具存。始加曰「棄汝幼志」，蓋欲其童卯之習、癡劣之態，絕之而若棄也；再加曰「敬汝威儀」，蓋欲體貌必正、色

辭必莊，可象而可畏也；三加曰「以成厥德」，蓋欲其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而成人之德備矣。三加之禮彌尊，三祝之辭有序，蓋必如是而後元服之無愧也。於戲！既莊爾首，毋邪爾思。今爾何盟，是訓是彝。今汝何懲？於嬉於隨。學以自強，敏以求之。受天之慶，福祿咸宜。《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姪壬泰冠說

咸淳三年九月望日，猶子壬泰冠，老伯矩山爲之說。其辭曰：我如汝年，冠於王正。今子既冠，迨此秋清。古者冠禮，盛服夙興。筮日筮賓，其責匪輕。言行貌思，規矩準繩。汝其未忘，思誨是名。字以必矩，維我思榮。念哉敬哉，杲日東升！《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乙泰冠說

古重冠禮，盛服夙興。今子既冠，祝辭是聽。家學淵源，汝其繼承。顧諟明命，迅如雷霆。有慾必窒，有忿必懲。名曰思諝，字曰必明。友愛同氣，溫然如春。佩服斯語，其書諸紳。《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

九月初一日進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總命羲和曆象欽天之事。曆者紀數之書，即《洪範》之曆數，所以紀星辰運行之常。象者占天之器，即《舜典》之璣衡，所以占星辰常變之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止「鳥獸氄毛」。音冗音毳。

此分命四子之事。二仲二叔，分掌四時，分宅四嵎，所以測日景，考中星，定中氣，授民時，驗物化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止「庶績咸熙」。

此又總命羲和以歸餘置閏之事，故更端以重命之，允信釐治，蓋信此四時之序，釐治百官，使其功績熙廣，接續有成而無玩愒之患也。

臣聞有帝王稽古之學，有諸儒傳註之學。稽古所以考古人經世之大業，傳註所以釋古書垂世之大義〔一〕。古今諸儒之說備矣，臣不敢援引以瀆天聽，敢以帝王經世之大業，爲陛下言之。臣觀《堯典》此章凡三節，其總命羲和也，有以見合天人爲一致。故昊天之若，必欲其欽；人時之授，必欲其敬。以心法爲治法，已非後世星翁曆史之所能與。蓋苟無欽敬之意以行之，則必至於昏迷

天象而玩日星之變異，妨奪農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敬乎天時，是不欽乎天也。邇者星虛殷秋，其日丙寅，太史占候，風來自乾，實爲人多相掠之兆，應在吳分，當思根本搖動之憂。臣願陛下毋以曆爲步占之常，而忘帝堯欽敬之意，則臣今日所講說者，非紙上之虛言矣。其分命四子也，有以見當堯之時，日星軌度，時和歲豐，不惟斯民有以全其耕鑿飲食、出作入息之樂，而在郊在藪一毛一羽之微，亦有以遂其乳化氄毛之性，何其盛哉！臣睹陛下比歲邊陲之民死於兵革，內地之民死於水旱，雖有父母妻子之屬，不得以相保，反不如隆古跂行喙息之安其生者，爲可痛也。其再命羲和置閏之事也，則必信日月歲時以釐百工而熙庶績，以見當時之人率作興事，惜陰愛日於三百六旬之內，蓋無一日一時之或敢玩愒也。臣觀是時，君則日行其道，臣則日孜其思，三載而攷之，而至七十載之久，巍巍乎其成功也如此。今陛下臨御以來，視堯之在位已七之三矣。方以允釐之歲月，而空擲於更化，以緝熙之光陰，而徒勞於革弊，實爲陛下惜之。臣願繼今以往，上下勤恤，皆以堯命羲和之意自勉。一日欽敬，則一日之功；一歲欽敬，則一歲之功。兢兢而行，孜孜而思，百工以釐，庶績以熙，則會天萬年之曆，視堯之置曆數時，可無數矣。《徐文惠公存稿》卷二。

〔二〕釋：原作「什」，據四庫本改。

九月初十日進講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間或逗遛不發，州縣慮科斂違時，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驗實。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雍熙二年，上謂宰相執政曰：「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無積粟，何以救之？」并見《續資治通鑑長篇》。

臣嘗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朝廷仁政，所貴及時。以此知堯、湯不能免水旱之災，而天下未始有捐瘠之民者，要必有以達其仁也。如使蓄積不先時而具，賑恤不及時而行，則博施濟衆，予惠困窮，堯、湯雖有此心，天下未必被其澤矣。恭惟太宗皇帝上承藝祖龍興之業，下貽神孫燕翼之謀，所以億萬年而有永者，皆於安民一念得之。聖謨洋洋，真萬世之矩矱也。夫以水旱之災無不聞，而檢覆惟恐後時，賑貸惟恐其不急，所以民不至於流亡而無盜賊之患。三代而下，以盜賊而亡其國者，未始不以水旱之故，民饑無以恤之耳。其或知所以恤之，則又聞之後時，檢束於藁結已空之後，而無以驗其實，賑貸於流亡莫止之餘，而無以全其生。於是死者固絕更生之望，而生者又萌等死之心，盜賊之患卒至於不可收拾也。臣聞今歲如浙東西、湖南北、七閩、二廣多以旱

告。如天台、括蒼、永嘉三郡，與夫潭之湘鄉、寧鄉、安化諸邑，又皆大水，陵谷變遷，民生蕩析，可爲哀痛。臣比者進講之次，恭承聖問台、處等郡水旱之災，仰見留意民瘼，四方有故，莫不上徹聖聰。臣時奏乞及時賑貸，又蒙玉旨諭以速下施行，臣知陛下此心，即太宗皇帝之心也，斯民何幸！然側聽旬餘，未見施行。臣切惟今日外有窺伺之奸，內有水旱相仍之患，則人心根本之地，不可不思所以堅凝而維持之也。臣願明詔大臣，檢舉見今州縣水旱去處，會監司、郡守選差清廉官吏，即與檢攷；仍急行賑濟之實，或就發常平義倉之儲，或特發豐儲椿積之米，以活饑民，毋使其至於流亡，至於盜賊，則太平雍熙之治，復見於今日矣，則天下幸甚。《徐文惠公存稿》

卷二。

九月十一日進講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章欲求賢者進用之，而放齊薦非其人。

「帝曰疇咨若予采」止「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章欲求賢者論其事，而驩兜薦非其人。

臣聞帝王之治，莫大於得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當堯之時，黎民雍而萬邦和，百工釐而庶

績熙。一人端拱於黃屋法宮之邃，若可以爲無事矣，而帝王之心則未然也。方且歷訪在廷，若時登庸有咨，若予采有咨，羣龍並用，未始自足，而一賢在野，惟恐或失，何其急於得人也！及觀放齊以朱薦，帝則知其囁訟不可用；驩兜以共工薦，帝則知其靜言不可用。薦揚之辭方出於口，而吁疑之頃如見其肝，又何其明於知人也。蓋聰明之德光於天下，不惟事幾潛伏，民瘼隱微，皆有以真知灼見，而天下賢愚不肖之分，亦皆如日月之明，而容光照焉，如水鑑之靜，而鬚眉燭焉。故凡智愚之繆其用，言行之不相副者，皆不能逃於片言之下。此所以獨推官人之能，而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如使其徒以得人爲急，而無以知之，則朱可以啓明欺，如後世之利口捷給者用矣；共工可以僞工欺，如後世之小才徒辨者用矣。知人云乎哉！陛下神聖廣運，堯之德也；親賢之急，堯之心也。忠邪有辨，堯之明也，亦堯之文也。天下雖大，枉直莫欺；共兜巨姦，斥絕久矣。然豈無好辨而喜勝者，靜言而庸違者，尚當有以審察而分別之邪？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臣敢陳帝堯知人之道，以爲責難之恭。《徐文惠公存稿》卷二。

九月十三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止「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竊謂洪水大患也，咨岳博謀也。僉謀之公舉而所薦者鯀，此諸儒之所同惑也。以方命圯族，固

不逃於「帝曰咈哉」之疑；而試可乃已，又不能不徇於「岳曰異哉」之嘆。此諸儒之所惑也。臣嘗思之，蓋岳之所薦非驩兜、共工比。洪水之割，方爲害於蕩襄之餘，下民其咨，思俾父於浩浩滔天之際。顧瞻當時有能之可使者，惟鯀而已。故岳不得已而力薦之，堯不得已而姑試之。堯豈徒曰試之云乎哉！「欽」之一字，乃所以藥其疾而玉其成也。鯀之病在於方命圯族耳。命者，天理之自然，惟敬者能順之；族者，物類之同然，惟敬者能安之。今鯀也不順其命，乃至於方而逆。汨陳歟，非方命歟？不安其類，乃至於毀而圯。悻直自用，非圯族歟？是背之也。堯以欽命之，鯀以忽棄之，故雖九載之勞而弗克績於成也。子禹嗣興，祇台厥德，而先有「于往欽哉」之意，行其無事而無蹈方命圯族之愆，故能濬澮距川，決川距海，而成大功於八年之頃。嗟乎！同此一水患也，鯀以忽心而績用弗成，禹以敬心而地平天成，盡臣道可不敬哉！抑臣讀書至此，而有感焉。以堯朝之清明，一咨登庸而得朱，再咨予采而得共工，三咨治水而得鯀，九德咸事羣龍并用之時，豈應有此。自後世言之，掩覆之可也，而史氏錄爲古法，孔子定之以爲篇首者，蓋所以見天下未嘗無小人，小人未嘗無朋比，而皆不足以累帝堯知人之明，則堯之盡君道者，又可見於此矣。嗚呼盛哉！《徐文惠公存稿》卷二。

九月十九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止「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聞脩身乃齊家之本，家齊乃國治之基。父堯子舜，古今盛事，而求其所以相授受者，乃不過脩身、齊家得之。有如師錫之言方發，予聞之語已隨，以此見大舜雖在側陋之中，而玄德無不上聞；帝堯雖居黃屋之邃，而天聽無不下徹。以聖遇聖，固應爾也。然帝俞之而問之，豈非欲因此而審其德歟？今岳之薦舜也，不稱其濬哲，不稱其文明，不稱其溫恭允塞，故獨舉其難事之親，與不恭之弟。舜處其間，上友下順，使之進於善，不至姦，以此爲薦舜之原而已。至於堯之試舜也，則又未試以五典，未試以百揆，未試以賓門納麓，方且驗之閨門，觀其儀法。及舜能以理降其驕貴之心，使之行瀉水之汭，則又以「欽哉」美之。以此爲試舜之實而已。嗚呼！《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必以脩身齊家爲首。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以在家在身言之。蓋未有身不脩而能齊其家者，未有家既齊而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也。《堯典》一篇，始叙堯治，終述舜禪，而其於脩身治國平天下之序，惟此一說。蓋克明峻德，堯之天下不難平矣。嗚呼！堯平時用功之序如此，故於舜之孝欽兩盡而知其身之脩，於舜之克諧釐降而知其家之齊，於是而授以天下，可不謂天下得人乎？百篇，帝王之軌範；《堯典》，百篇之冠冕。子思、孟子所論之次序，盡此而已。後之欲治國平天下者，盍於是究心焉。《徐文惠公存稿》卷二。

全宋文卷七六九三

徐經孫 四

香遠舟記

余友羅仲志，種蓮植梅，著亭其間，取濂溪「香遠益清」之說，康節「夙駕寒香遠遠留」之句，合名曰「香遠舟」，蓋以其亭之如船也。余和之曰：「盛夏流金爍石，百卉欲焦而有蓮焉；大寒折綿冰漬，萬木禿立而有梅焉。予於是掀蓬四望，或雲錦之絢爛，或冰雪之清妍，玉壘有神，亦知其香之遠乎？余聞得陰陽之和者，寒暑不能隕其節；守性命之正者，威制不能易其操。子如悟此，則知二先生之所取。」或曰：「東坡《詠茶蘼》亦云『無風香自遠』，曷不取而參之？」予曰：「隨芳而倚賴東風者，蓮、梅之所羞也，又焉得俎豆之哉！」仲志曰：「善。請書以爲《香遠舟記》。」《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三友軒銘

大倫有五，友居其中。于以輔仁，匪直朋從。直諒多聞，乃益厥躬。便柔則損，友道斯窮。或取諸物，曰梅竹松。亦以歲寒，匪蒲柳同。吾家彌甥，蔽軒於東。扁以三友，八窗玲瓏。人乎物乎，惟益之崇。損己者遠，無俾憧憧。取友如此，有告必忠。我作銘詩，式輔爾衷。《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九思堂銘

學造三思，再斯可矣。今日九思，豈思殊旨。蓋此有九者之目，乃主一無適之謂。彼則一而三之，不幾乎憧憧朋從之累。視必思明，非禮勿視；聽必思聰，非禮勿聽。色兮必溫，毋很而厲；貌兮必恭，毋傲而肆。必忠於言，必敬于事。疑而弗問，蒙蔽孰啓？忿而不懲，或至暴戾。見得而思，義乎不義？物各有則，合循其理。是謂孔門思誠之學，所以著于善言之記。若稽洪疇，心思曰睿。作聖之功，日積月累。內外夾持，存養之粹。天君泰然，各止其止。不思而得，自九思始。我作銘詩，告江夏氏。楣門之扁，已歷三世。乃祖之訓，艮齋之字，陟降是堂，合顧是諱。敬之敬之，一言以蔽。

介軒銘

仲友銘其燕坐之室曰介，從兄仲立衍其義而爲之銘。物之兩間，其際曰介。辨則必明，昧則有晦。一念之前，有公有私。一事之舉，有是有非。其間幾何？不能以寸。學以精之，毋淆其分。鷄鳴而起，同是孳孳。此舜彼跖，所差毫釐。《豫》之六二，見徵于石。三公莫易，下惠迪知。譬之此室，介於東西。一左一右，跬步背馳。分尺既殊，當謹所發。我嚴其誼，托名于闥。《徐文惠公存稿》卷五。又見《南宋文範》外篇卷三。

君子亭銘

并序

翔甫姪構亭小園，結架皆竹，剪茅覆之。既成，問名于余。余曰：「惟古以竹比君子，而近世鶴山先生亦以茅爲君子之屬，請以君子名之，何如？」翔甫曰：「善。」既書其扁，又爲之銘：

并舍西北，有亭卓然。進脩之暇，游焉息焉。想彼攸宇，編茅架竹。《易·泰》其茹，《詩》斐其簟。允矣君子，君子居之。匪尚厥德，斯焉取斯。《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斑竹杖銘

斑竹之紋，孤竹之傑。滋以雨露，傲以霜雪。修然相間，吟風弄月。取而爲杖，本末有截。十節以前，更高一節。《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寶慶三年十二月

族叔母揭氏夫人，世居豐城揭源。余嘗聞鄉長者言：元祐中，夫人之族有字伯徹者，博學強記，游京師不偶，東走錢塘，以詩百韻干太守蘇文忠公。公頗奇之，從容問所祖，伯徹以漢安道侯揭陽定以對。故今之辨族姓者祖焉。曾祖諱宰，祖諱先民，父諱丕承，鄉里世稱善人。夫人天性慈靜，從幼不妄言笑。父母重擇所適，時族父榮叔力學有聲，乃以歸焉。既歸室爲冢婦，養舅姑，相夫子，無遺德。其處女叔諸婦間，始終無間言。治化絲枲，必力必時。凡家內之事，若米鹽細故，以身任之，不以累其夫若子。平居服御簡約，澹如也。歲在乙亥，榮叔以疾卒。數月，夫人立子婦而詔之曰：「吾前此未嘗以家事混爾，慮妨爾學。今不幸爾父棄我而先，且汝長矣。我老，凡門戶事，汝兄弟宜自力。若閭以內，婦職也。」蓋至是始釋煩謝事，而子婦亦能娛侍養志，有以佚夫人于老。如是十餘年，

以寶慶丁亥五月丁未卒，年六十六。子男二：焞、夢科。女一，適同里甘元秀。夢科、元秀皆待補大學生。孫男四人。夫人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所居之後梅樹坡。前事，二兄縗服謂經孫曰：「吾母葬有日，幽堂之石已具矣，而缺其銘，敢請。」禮辭弗獲，則拜曰：「諾。」恭惟先君與榮叔生同年，幼同學，長同志，墳簞相好，若同氣然。遇時休暇，蓋無日不相聚也。聚則論文賦詩，酒無算爵，雜以雅歌善謔而歸於正。經孫嘗侍先君訪榮叔，於時賓友狎至，笑語竟日，觴豆楚楚，不戒而具。先君因誦東萊呂成公之言曰：「求師求友，婦人何與？而好善之志不可不聞。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婦人如是，而後其夫能好善矣。榮叔亦知疇昔之所以遂此樂乎？」榮叔曰：「然。」經孫追紀遺言，感念昔者，則知夫人之行，亦可書也已。榮叔諱樞年，姓徐氏，家居富城之覺溪上，喜能好脩，郡嘗三遣試大學，晚號拙庵云。銘曰：

嗚呼夫人，係漢揭陽。來嬪于徐，闔範用光。夫先其歸，巍彼螺岡。梅坡相望，而不同藏。

《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徐公六十宣義仲盈墓銘

寶祐五年十月

君諱元方，姓徐氏，仲盈其字也。世居豐城之覺溪。曾祖諱尚賓。祖諱廷實。父諱瑜，力學有聲，淳熙丁酉，初立待補大學試法，首與其選，晚號爽軒居士。仲盈其仲子也，少頗不羈，已而悔

曰：「吾幼不嗜學，今時過，嗟何及，獨不可撫壯棄穢，勉吾力以大吾祖父之業乎？」悉索奩中裝，曰：「是足以救吾貧。」於是徙有之無，疾爲而用舒，不數年，息千金，則又曰：「吾聞擇人而任時，陶朱之緒餘也。」乃矚族姻之可任，與僕隸之有材幹者，悉畀以貲，或坐而賈，或行而商，多寡各稱其力。歲時子錢輻輳，充棟滿贏。或有空所携而不敢歸者，曰：「是何足問。」仍以畀之，卒以不負。晚治室屋，延師儒誨子以學，曰：「凡吾所爲，不得已而舉也。汝祖有遺書故冊在，汝其勉之！」梅峰，吾鄉之佳山也，仲盈敞樓面之，予嘗爲名曰「層碧」，大山蕭公書其扁曰「良天佳夕」。聚族其上，酒餘，滑稽談笑，造次能得人歡心，人亦每爲之醉。寶祐乙卯九月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三。娶揭氏，先君五年卒。子男三人：克己、克昌、克順。克己亦先君十五年卒。女一，適同里甘蜚英。孫男四：宗宏、宗大、宗允、酉孫。女孫一，適甘應登，蜚英之子也。曾孫男一，曾孫女二。諸孤將以丁巳十月乙酉葬于所居之前坊鄧家園。前事，以書來乞銘。余猶記甲寅春，鄉里艱糴，人持錢竟日無所遇，仲盈首發廩爲倡，計口而糴之，人以無餒。又記己卯秋不雨，仲盈精禱，卒獲嘉應，歲以有秋。此二事，皆有志於善而鄉人德之者，是可書也已。予視仲盈爲族子，年長于予，居相比，且相好也，銘何可辭。銘曰：

勤儉以裕其家，詩書以訓其子。是惟仲盈之墓，衍慶源其無已。《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淳祐八年十月

淳祐丙午夏，余令臨武，收仲弟家問，諗余以族姪士貴物故，余盡然流涕，既以書致奠，且吊其孤。越二年，余貳郡長沙，其孤繼鉉又介仲弟來請銘其父之墓。余念昔叔父通直公嘗銘士貴之父矣，今何敢以王事不閒爲辭，乃叙而銘諸。士貴諱希周，姓徐氏，士貴其字也。初名景周，因讀西山真先生《希元字說》，謂景非經旨，易名希周。曾祖諱浩。祖諱檣。考諱灼，妣甘氏。生而終鮮，父母鍾愛，欲其一意於學，不使聞外事。自成童志學，則延師家塾，明窗短檠，晨夜程書，足跡不妄踰閩。既知方，則詣名師，重費不憚。故東江帥幹林公彥揆，以學問文章渠燠後進，衿袂雲集，士貴每爲林公許可。嘉定壬午秋，試以詞賦，屈充太常博士弟子員，君笑曰：「志于目而中于眉，我則無勇，然賢關亦吾願遊。」鼓篋未行而丁父憂，惇然終喪，隻力膺門，無復四方之志。所居富水之北涯，環山面勢，茂林脩竹，翛然處士之廬，扁曰「山居」。今廬陵太守宗丞李公義山爲書其扁。士貴爲人重義輕利，自己事常若戚嗟，畏縮不敢有所爲；他人有急，慷慨喜自任，奮不顧危難，人以是多之。丙午正旦，忽得異夢，語家人曰：「吾其不逮七七之數乎？」果以是歲四月戊子，以疾終于寢。生于慶元己未，享年四十有八。娶同里甘氏。子男二人：長曰仙感，早夭；次曰繼鉉，習進士業。女三人：長適臨川進士王應津，次適甘士元，次許適黃季璘：皆同邑進士。繼鉉將以戊申十月甲申，奉柩葬于富

城喜源之阡，距家纔數百武。于是係之銘，曰：

富水之北，喜源之陽。有山如畫，杉松鬱蒼。是爲士貴之藏，後嗣其吉昌。《徐文惠公存稿》

卷五。

內省居士墓誌銘

紹定三年十二月

族伯父內省居士徐公，諱桂，字億年，居豫章豐城之覺溪，其先則撫之宜黃人也。曾祖諱端仁，祖諱邦義，父諱浩，皆蓄德不耀。公天性孝友，事親左右無違，委順伯氏，人無間言。考君既老而傳分橐，歲入饑饉，而公能苦攻食淡，纖嗇自力，仰有取，俯有拾。晚歲家益豐，咸謂公可少紆矣，而敝冠短褐，自奉泊如，未始易其度，獨于勝緣善事，則樂爲之。脩孔道，成徒杠，捐金佛老之宮，範鐘塑像，金碧丹漆，雖重費不憚。尤喜蓄奇方良藥，遇疾痛艱棘者，和方匕飲之，隨失其疾。來謝，則却勿受，曰：「人患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豈吾心也。」嘗汛掃一室，藏焉息焉，扁曰「內省」，族姻過從，則觴于是。余叔父金陵法曹爲之記，故識與不識，皆號曰內省居士。平居訓飭子孫，惟儉惟勤，乃克負荷。有布衣一襲^二，得之王父，褚藏五十餘年，風炙惟時，以久不敝。一日，語孫執善曰：「我于吾祖爲仲孫，實受此賜；今汝吾仲孫也，我死，則汝保之。」公之心蓋可見矣。春秋八十四，以疾終于寢，實紹定庚寅三月九日也。娶同里甘氏，媿德勤家，先公二十年卒，葬富城鄉之登科

里。子男四人：燧、煒、勤生、志學。女三人，適黃佑、揭惟脩、甘贊。孫男四人：應善，兩充太學生；執善、友善、明善。女一人，適甘壽南。曾孫男三人：宜孫、龍孫、符。女一人，尚幼。其孤將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甘氏之兆。前事，命經孫曰：「吾父葬有日，敢請銘。」經孫三辭不獲命，則退而以所聞見誌之。恭惟公之壽八十三，戶曹甘君同叔誌其墓，所謂醉鄉有備五福之君子也。考君壽九十四，特書「直道而行」，略無拘束之語以沒。先君嘗跋其後，亦以爲庶幾仁者之壽。余嘗謂富貴或可以智力取，壽祉不可以幸而得。然可以智力取者，或能有諸其身，而不能保諸其子；或能保諸其子，而不能必諸其孫，甚者一日之間，始裕終嗇。孰謂耆年備福不可幸得，而祖父子孫之可相望乎？今公三世踰八望九，至垂百齡，又皆康強考終，子孫逢吉，豈非積善成德，世濟其美，而天道既定，常與善人故耶？乃係之銘曰：

有祉有年，如祖如父。匪天之私，惟德之裕。我最其德，代石以詩。式告後人，勿替引之。

《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二〕襲：原作「實」，據四庫本改。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

淳祐四年十月

孺人黃氏，世爲豫章豐城人。曾祖諱巷，祖諱仙，父諱昌，隱德勿耀。孺人在父母家，孝謹專靜。從祖柳州錄事參軍文林公奇之，曰：「是女必貴且壽，勿以與凡子。」年十七，歸我族父徐居士。上侍重堂，禮無違者。時居士家尚微，孺人相以儉勤；姑叔多幼，孺人視猶弟妹，迨畢婚嫁，資助爲多。閤閭五房，性靜躁不一，食指且千，孺人盡己而恕人，門內肅雍，帥之爲順，至相語曰：「我學長姒。」諸子少長，居士遣從師資，或延至家塾，孺人仰承盡禮。居士既捐館，孺人誨子若孫尤篤。介然自守，持門戶益嚴，經理有方，家益裕。然自奉簡約，則履其素。歲在辛未，天子慶東朝壽，馳恩區內，凡父母年高者賜有差。孺人年應詔書，縣府以聞，始受封。子燮新堂落成，迎養有偉，經孫爲取命書「其錫華偕」^(一)，以開壽域」之辭，扁曰「華壽」，湖南常平使者姚公大書之。拜命之日，子婦孫曾羅拜，上千歲壽，孺人飲而醺，且曰：「吾逮事曾舅姑，今抱曾孫，頽仰六世，老身康健，且拜天子錫命，何以報造物？惟一念乎善」^(二)，尚庶幾焉。汝曹共勉之。」淳祐癸卯三月甲申，以疾卒。孺人莊重寡言笑，至有所教戒，言從理到，聞者心服。待族姻以厚，凡貧無婦，或不能自衣食者，隨力賙之。歲凶少食，不自足而飽饑者；御臧獲以恩，不責所短。晚歲尤樂善事，老佛之宮，有謁必施，日課西方書，若有所自得者。居士諱椿年，季父通直公嘗銘其墓，曰：「資之奇，學之時，材與

命違。」人人以爲至論。子男四人：曰煇，曰炎，皆先卒。曰燮，曰熹，好學能家。孫男九人，方競于學。女二人，適同里進士孫禮仲、范畚。曾孫男二人。女孫三人：長適同里黃瑀，餘尚幼。其孤將以卒之明年十月癸酉，奉孺人柩葬於所居富城鄉羅坑之源羊角峰之下。前事，燮、熹縗服過經孫，哭且拜曰：「先親葬有日，敢乞銘。」經孫自念幼辱知憐，長蒙授館，且母與孺人生相好，誼不敢辭，謹序而銘之。銘曰：

婉婉令儀，允婦允母。始于儉勤，終貴且壽。鸞誥煌煌，天子之錫。人曰以年，天其以德。羊角之峰，鬱天其蒼。山環水環，子孫其昌。《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二〕偕：似當作「階」。

〔三〕乎：原作「平」，據四庫本改。

仲表上舍墓誌銘

景定三年十月

君諱緯孫，仲表其字也，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大父諱長孺〔二〕，號桂巖逸人。大父諱濬，累贈承仕郎，直院侍郎李公劉銘其墓，曰覺溪先生。考諱茂異，累贈奉直大夫，妣吳氏〔三〕，累贈令人。仲表生嶷然，甫就外傳，與羣兒殊。年十二，隨先大夫客授，能以身律同學者。未冠，習

舉子業，下筆數百言；既冠，與予偕，假館以養名節，歸省各以所得相琢磨。歲在乙卯，元叔通直公充賓貢，仲表待補大學。明年，通直公擢第春官，仲表試成均不利，歸而益治其學，自是學益工，從遊者亦衆。凡經口講指授者，隨資稟有就，升於學，薦於鄉，登於仕版者皆有之。寶祐癸丑，予綴朝班，仲表補國學生。私試賦，用盈缶納約自牖原韻云：「處富貴之地者，入儉最難；因開明之天者，進言孔易。」司成孫公願質喜其氣老語勁。既謁謝，孫公曰：「吾得人矣。」尋謁告歸。今年，天子加恩三學，皆得試別頭^三。仲表初不欲就，予強之。試不偶，別予曰：「功名有分，弟歸不復來。有子可教。」抵家，書遺予曰：「屋西架小閣，日宴坐其上，友蒼山，延白雲，課子讀書，有足樂者。」余心嘉之，悵然作風雨對床之想。書還未達，而仲表以疾終矣。嗚呼痛哉！仲表學識有源委，作文有氣骨，臨事辨義利，與人交有信。生平不妄登人門，惟受知于清敏范公應鈴最深。清敏登朝，持節江西、湖南，皆與俱。景定庚申，胡馬透渡，哨至隆興大岸，已而臨瑞，故鄉人大恐，皆欲逃生山谷間。仲表曰：「吾徒不幸而遇狄難，仕者死官守，居者死墳墓，義也。且望風先動，虜未必至而鄉皆寇矣。」卒不動，衆恃以安。其臨難有見如此。故其歿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傷悼。初娶同邑胡氏，再娶崇仁胡氏，三娶同邑歐陽氏。子男三人：思謙，早夭；思誨、思諱。女二人：長適同里范藻，今任南安軍南康縣令，登之子也；次尚幼。仲表生慶元丁巳閏六月丙子，卒於景定壬戌八月乙酉，得年六十六。以是年十月丙辰葬余坡，去家纔百弓地，從治命也。嗚呼！自先大夫捐館，弟兄相依爲命，扶持門戶，不幸仲敬早世，今仲表又棄我逝矣。惟予與季弟相望於千里之間，諸孤斬然，幼者未齠，

益重鵠原之痛。嘗三疏乞歸，願未之遂。思謚以葬日來告〔四〕，謹識其悲而銘之，曰：有學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涉壁流而弗濟，吁，其命耶？《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二〕大：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妣」上原有「皇」字，據四庫本刪。

〔三〕別頭：原作「別顧」，據宋制改。

〔四〕葬：原作「遠」，據四庫本改。

仲正學舍墓誌

咸淳元年十二月

君諱綱孫，字仲正，姓徐氏。上世撫之宜黃，徙隆興豐城之覺溪，蓋三百餘年矣。詩書之澤，日演以盛。曾祖諱長孺，號桂巖逸人。祖諱濬，特贈承仕郎。父茂異，累贈大夫；妣吳氏，累贈令人。仲正天性孝友，九歲喪大夫公，執禮如成人。從諸兄讀書學文，知自刻苦。辛卯秋試，充待補太學生。是冬，從予侍宜人之官長沙，益勵於學。越二年，白宜人曰：「伯氏有祿養親，仲叔又皆官授，先廬誰與守？綱孫請歸。」宜人許之。既歸，且學且耕，力貧自拔，積勤儉三十年，田有租，山有木，撤故廬而新之。堂有序，一閣翬飛，族姻朋友往來，臨風對月，盃酒相屬，歡如也。余兩登朝，有西湖之約不及踐。癸亥冬，予以煩言去國，仲正迓至臨川，以予得歸，喜見顏色，蓋自是無日不相聚。

也。今年三月，以疾歸自邑，余日夕往問，必冠而後見。越五月，卒。嗚呼！余弟而止是耶！娶何氏。子男一人，思誨，女一人，皆幼。仲正處己謙，與人周，故卒之日，哭者必哀盡。生於丁卯四月癸巳，卒於乙丑三月辛巳，得年五十有九。以是年十二月壬申，葬於所居富城鄉含山之源。予惟兄弟四人，同受先世簡書之托，今諸弟既沒，予獨後死。昔嘗誌二弟，今又忍誌季弟耶？泚筆淚落，不知所云。是年實咸淳元年。《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貢士徐君北壑墓銘

咸淳六年閏十月

君諱泳孫，字仲時，元名子中，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祖諱長孺，號桂巖逸人。祖諱濬，承仕郎，學者以覺溪先生稱之。父諱韓，登嘉定庚申進士第，歷吉州安福縣主簿、建康司法、柳州司理，以通直郎致其仕。仲時生而警敏，年十二三，通直公携之，客授於外，嘗語之曰：「我以貧，故受人子弟之托，力暇及汝，汝宜自力。」每授業，即時拱侍左右。他生有未習，仲時轉以曉之。暨隨宦四方，多識名人先達，所得前言往行尤多。如金陵陪都之形勝，湘南海外之風物，時時爲人誦之，聽者如親見而身歷之也。通直公卒，仲時扶護以歸。既終喪，又改葬母饒氏夫人，禮無違錯。爲文有氣骨，以理致爲主。試庠序，輒出流輩右。歲在戊午，偕計上春官；今上登極，又以潛藩恩試禮部，俱不偶，益自奮勵。孰謂天不假年，竟齎志以歿耶！仲時生於嘉定戊辰五月甲子，卒于咸淳庚午

四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三。娶臨川方氏，居士諱叔淵之女。子男三人：思諒、思諒、思諒，皆向學；思諒，尚幼。女三人：長適承信郎趙大球，先仲時弟三年卒；次未許嫁而夭；次適同邑進士范坤載。仲時事親孝，處族姻以和，待朋友以信，尤篤于教子。知己過從，觴咏連日；人或以急難告，不以存亡有無爲辭。故卒之日，弔者甚哀，聞者悼痛。思諒將以是年閏十月己酉，奉母命葬于所居水北山之陽，去家纔數武。嗚呼！覺溪先生五孫，先通議四子，通直一子，余最長，仲時最幼。仲表、仲敬先後淪謝，余癸亥來歸，惟仲正、仲時相聚。仲正不幸以乙丑歲沒。好天良夕，杯酒從容，惟余與仲時爾，今又棄我而逝。余讀《昌黎集》，見其銘崔叔清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不見而死，吁其可悲！」嗚呼！昌黎於同官尚爾，況余兄弟之至情乎！銘曰：

氣吞餘子兮智可一官，清秋一鶚兮飛不盡翰。天既生之兮曷成之艱，年未中壽兮返其家山。義木之亭兮瀛洲之灣，精爽如在今往來其間。山明水秀兮面勢平寬，後人之利兮宅兆之安。我銘諸幽兮百世不刊。《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祭龍門碑文

斗牛之分，有名山焉。水流其中，四時潺潺。有本如是，浩浩淵淵。潭曰龍潭，門曰龍門。疑有神物，輸流而遷。七寶層翠，好峰巒岼。千佛可廬，名經可繙。爰相厥攸，門而不關。有亢其高，風

雲往還。表之以江西倫魁之筆，實之以吾黨非常之原。吉涓剛辰，揭虔奉安。崇酒於觴，實殽于盤。荐此馨香，以啓蟄蟠。桂香秋馥，桃浪春翻。神其相之，有開必先。《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新堂梁文

伏以倦游愛吾廬，偶得東源一區之勝；辛勤有此屋，粗適中堂四時之宜。日月維良，風雨攸除。恭惟矩山主人一生僥倖，百事迂疏。壯歲詞場，誤成蠅於點墨；比年客路，旅振鷺於光庭。書殿極儒生之榮，憲府濫言官之責。不能者止，盍歸乎來！顧老屋以弗支，勢須改築；去先廬之未遠，地適可安。三江交流，有朝有護；四山回抱，如拜如迎。是爲覺溪之中，舊襲孔園之號。傍羅古木，若預封培；前衍平疇，最宜眺望。賢哉宗黨，成此畝宮！爰集棟梁楹桷之材，以爲親賓冠婚之所。地勢頗隘，於我有餘。自此息影林間，得依美蔭；學耕谷口，惟願豐年。得爲太平之民，茲實老來之福。千萬間庇寒士，賴有時賢；三十年携束書，聊逸吾老。試題吟筆，助舉脩梁。

東，丹闕巍巍照眼中。曉望扶桑秋日表，葵心如拜朵雲紅。
西，羅溪峻極與雲齊。水演龍門清且近，此堂新枕此山溪。
南，梅峰對面蔚晴嵐。方正不移天所作，欲知絜矩個中參。
北，幢節分龍來石壁。勇如渴驥欲奔泉，水口此山天與力。

上，水遶山圍更平曠。良天好月賞心時，密爾鵲原互來往。
下，自古箕裘學弓冶。詩書門戶要支持，須是肯堂仍肯架。

伏願上梁之後，百年偕老，億世奠安。泉甘土肥，漸遂山林之樂；風調雨順，益知棟宇之安。書
脉其昌，福基以壯。《徐文惠公存稿》卷三。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伏以中堂落成，已竦飛翬之勢；前榮高敞，復恢旋馬之規。展矣高明，美哉輪奐。恭惟勉仲主人
精神秋水，笑語春風。心逸而休，克守過庭之訓；面勢必審，更深肯架之思。爰自舊年，迄成新築。
望先廬之未遠，覺勝槩之彌多。塘瞰大寧，泓然可鑑；岡連石釜，巋若具瞻。青山當戶，流水入池。
白雲爲藩，寶氣在闥。況有前人之命，是爲安宅之基。狀與日謀，屋兼身潤；又念親賓冠婚之所，當
有東西階序之分。乃詔工師，乃宣哲匠。厚棟大梁，以禦寒暑；廣居正位，以備周旋。揖遜其間，登
降有數。屏開孔雀，未數李監之豪家；瑞應麒麟，會慶徐卿之有子。脩虹斯舉，賀燕聿來。

東，主人胸次妙春融。門前又報高軒過，坐我光風霽月中。
西，山頭寶氣喜朝躋。客來柱笏閑相對，笑指浮雲自有梯。
南，不寬不隘笑潭潭。我閑居第傳孫子，文靖當時有美談。

北，華堂相值真安宅。方寸心田萬卷書，箇是君子無窮澤。
上，舉首先廬盈一望。好天樂事賞心時，棣萼相輝互來往。
下，家塾旁開文字社。階庭蘭玉香誚誚，鸞鶴書聲連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庭睦肅，門戶光輝。智以謀之，仁以居之，敬脩其可願；祿爾康矣，嘏爾常矣，亦維適之安。《徐文惠公存稿》卷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九四

孫德之一

孫德之（一一九二——？），字道子，號太白山人，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登嘉熙二年進士第，又中宏詞科。歷國子博士，出爲建寧通判，擢秘書監丞。以國事不可爲，遂絕意仕進，築太白山齋，潛心著述。作有《續大事紀》及文集《太白山齋稿》等數百卷。見所撰《谷溪散人劉德甫墓銘》，《南宋館閣續錄》卷八，《敬鄉錄》卷一四，《金華先達傳》卷九及明代裔孫孫學《太白山齋遺稿後序》（《太白山齋遺稿》附）。

《太白山齋稿》原爲三十卷，明代裔孫收拾於殘闕之餘，僅存二卷，遂命曰《遺稿》。然傳本極稀，《四庫全書總目》未著錄，阮元亦未進呈。現唯存道光四年翻明本，含文六十二篇，有題無文者二十三篇。今以道光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一篇，重編爲四卷。

進續大事記表

伏以書傳統紀，幸存前哲之規；法制條流，用補遺編之缺。極虞蕪穢，仰瀆凝嚴。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夷攷麟經，固古人策書之舊；遠觀馬史，記大事年表之中。久歷歲時，莫知源委。仰孝皇之盛日，有祖謙之名儒，始獨探於本原，以裁成於凡例。旁搜遠紹，非尚駁雜以求新奇；顯微闡幽，實合精粗而後體用。惜其中道而廢，不止一簣之虧。臣某材不逾人，居偶同里。聞見所接，嘗欲爲於續貂；知識至愚，深恐成於畫虎。遲回久矣，感念慨然。偶棲迹於山林，遂課功於鉛槧。起漢武征和之世，迄後周顯德之終，約計千五十年，通爲書一百卷。鐵硯之磨已久，醬瓿之覆可羞。幸類成編，恭持詣闕。茲蓋恭惟皇帝陛下睿知天稟，輝光日新。鋪德陳功，已在盛帝明王之右；辨問聚學，尚惟前言往行之稽。思酌古以御今，務舍非而取是。某欲裨海嶽，期效涓埃。服力已盡於此書，□□自嗟於遲暮。□上覽轍□其處其慶曰不作於僥逾。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所有臣續呂祖謙《大事記》并解題各七十七卷，作一百帙，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東陽縣推排紀要序

朱子之言曰：「能通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蓋隨，隨時也，所以從宜而遷變也。不變則爲蠱，壞繼之矣。善哉，吾邑登載版籍之績於成也，其有大《易》通變之旨乎！嘉泰初，天子以東陽郡賦調不均，民與苦甚，有司修復經界，胥一郡之人執牙步，相土毛，蒲伏阡陌隴畝中，歷數年，更兩太守，而僅于成。蓋其事之難且重如此。紹定二年，今京尹大司徒趙與簋泣斯邑，本《周官》族閭法校比其民。公精力絕人，然不自恃也，聘鄉人之善士，相與出力任責，姦吏猾胥不得一搖手於其間。其後嘉熙舉行，浸失初意，等色變，租額虧而官病；兼并者不任責，鬻者白輸而民病。邑宰程君下車聞之而慨曰：「天子惠此邦厚甚，經界幾何時而遽至此乎！失今弗圖，後將益圯，與不經界等耳。」亟解落整比，用趙公故事，設都局，士人主之，卯而入，盡酉而出。簿籍出都首，吏勿與焉；筆劄從官，民不知費。以紹定之元額，訂嘉定之弊倖，然後定淳祐之出收，某戶出若干，某戶某年收若干，遞遞相承，瞭然在目。茲一役也，善政之事舉焉。舊簿行數多疏密，故填掇惟意，今易以界紙；舊以關類簿銷注，破弊則奸出，今則用倅本。隱寄白田脫減，貫其辜，許令自實，且不責其徭賦，折戶醋錢、坊郭十等役錢一切蠲之，人情翕然，故不期年而就緒。茲非適通變之宜而能然哉！德之棲跡空山，無事未嘗至邑下。德之弊論，君抑豪大家而惇嫠得其所，剖析精明而吏不敢弄以事；月

解未嘗私互，糟酒以處百頭，不爲毫髮私費用也。如不預貸，不抑配，不敷買尚食羊，皆人之所難能，而君之所不足爲也。泣事之三年，去如始至，後竟以通籍造朝。推隨時之義，用治蠱之才，然則雖不在君職業之內者，吾知其不出君之外矣。鄉人屬某叙其事，某不得辭也，用載顛末，以諗來者，且以慰去思之情。君名沐，括蒼人，安節程公之子，受齋陳公之外孫，象齋袁公之門人，文章政事且有原委云。《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陳竹溪詩集序

庚申歲，予侍先君官武康，始識龍洲劉改之。其詠水湧山出，尤善談辯，真奇男子也。開禧丁卯，其友高菊礪九萬見過，予亦獲與之接。九萬不勝爲盤空硬語，而章妥句適，姿態橫生，先君待之如待改之。近時人視詩爲冷淡生活，往往不甚刻意。吾里中陳君竹溪年甚少，才甚爽，氣甚銳，嗜詩如嗜炙，下筆自鑄偉辭，雖淹貫衆作，而於劉、高多會意處。今覽其集，則飄風急雨不足以喻其清切也，時花美女不足以喻其艷麗也，輕車駿馬不足以喻其騁馳也。君不鄙，辱徵爲序。予聞呂紫微告茶山，謂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紫微是說，蓋本之昌黎者也。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君誠能充養浩然之氣，則《三百篇》可造也，劉、高云乎哉！《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翁處靜文集序

唐文自皇甫湜、孫樵以後，作者不復出，其弊至五季極矣。我朝大儒一出而麾之，學者始粹然復歸於正。其間名家，無慮數十，如廬陵之粹，眉山之肆，南豐之潔，半山之實，尤傑然特出者也。近世最推陳、葉，龍川以縈迂巧妙者爲到，水心以精深刻峭者爲工，可謂極文人之能事矣。然求於理，有弗概者，則或者不能無異同之論。朋友翁處靜生長筆墨間，某夙所敬愛。今年邂逅於越，見其臨川後所作，布置周闊，培擁深厚，質而不俚，艷而不穢，多而不冗，簡而不略，其理趣油然而長，詞采燁然而光，不覺慙然汗下，曰：「君之才，固空余子，然亦胡能驟進如是耶？」蓋久而後得其說。昌黎謂柳子厚居永州，益自刻苦，務紀覽，爲詞章，汎益停蓄，深博無涯，不然，必不能以自力傳於後。君曩在杜清獻謫居，其動心忍性，靜閱天理，豈不能以子厚之用力於學者而自力耶？宜其進進而不已也。予老矣，杜門息影，袖手觀心，君之所作，適發予覆，因携而刻之太白山中，與當世文人共之，豈無深知揚子雲者！《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鄭持正毛穎製表序

嘉定庚午，予侍先君子官中都，危逢吉、李公甫俱克詞章，間相過，戲草《淇國夫人竹氏進封制詞》，稱「股肱之寄」，或謂其失體，與傀儡勤勞王家、出入幕府之作不類。危則裂之，李稿今猶在集中也。夫文不難於工，而難於體制，不合則雖形容之工、屬對之巧，不足尚矣。三山鄭君持正與處幾年，一日以所擬制表等作見示，大抵假托以寓其言者也。其命意深隱，其造語精到，其文體則渾然不見斧鑿，雖昭宣王度可也。予讀之，不覺汗出，以爲君之操觚染翰，其妙乃至此，蓋君子高而覽重，又嘗歷淮甸，登羅浮，收攬秀氣，寄之毫端，故其文多奇氣，模倣之作足以動世人。使其當常、揚之任，揮燕、許之筆，則人之所睹，又豈止如是哉！雖然韓昌黎傳毛穎，至復作《下邳侯傳》，則人厭之，政如善譚不以再出爲尚也。而君作之不已，至盈卷帙，此非有志爲爾也，遊戲翰墨，造於三昧，則坌然四出，政不能自知爾。予以是論君，君笑而不答，書以爲序。《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王正卿詩稿序

詩之難久矣。一書不讀，一事之不知，一理之不融，皆不能達升堂入室之妙。自唐至本朝，以大

家數名家者無慮十數，政以有得於是爾。而近世始有波流風靡而趨晚唐者，彼自視其中空然，決不能追《大雅》而與之俱，曾不如腔鳴吻決，掇拾鬬□可以悅人之耳目也。噫，彼特善用其所短耳，而謂詩之爲道止於如是，可乎？建安王君正卿，名父子也。在髫髻，六經百氏皆暗記上口。稍長，重趼繭足，求天下異書而觀之，凡九州之外，六合之內，未有不求而不讀、讀而不精者也。手自編輯，高如鉅冢，吐爲詩篇，清新平淡，豐約中度。吾友毛元白，於當代詩人少許可，愛正卿詩，口之不置，且謂傳後，有後山之髓。元白之言，而豈徒哉，蓋必有深知之矣。余聞茶山嘗以詩示呂紫微，語以治擇工夫已到，而波瀾布置尚有欠處，欲其養浩然之氣，以極其工。紫微之言，蓋本於昌黎也。昌黎之《答李翊》有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與言猶是也。」正卿以是大本領，豈不知所養者乎哉？試以問元白亦然之否。《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書陳宗德爲黃叔向作記後

丙辰冬，予侍許臞庵、高菊磎入北山，始識叔向黃君於萬松中。見其談兵說劍，目落落，神愕愕，議論皆是，有方幅，心常念之不忘。今年冬，過於毗陵，則年八十矣。神光射斗牛，殆依然如故，而渭濱之載，訖未有期。酒酣，相與誦淮陰之言曰：「魏得范用叔爲大將軍者乎！」夫以淮陰之所嚴憚，而終於泯然無傳，則士之槁鬚黃馘、老死山林而不槩見者，何可勝數哉！予以叔向悲，而又

以自悲也。《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跋先君畸庵詩卷後

咸淳八年

先君早入太學，肄業存心，與莆人鄭成之、鄉人鞏仲至爲詩友。鄭方外學，筆勢凜不可羈。鞏得第後，用力尤苦，迄成家數。先君某丁未始第，憂患疾疚相仍，固無暇及吟事也。己未官武康，與雉山周宗聖、廬陵劉改之、清江盧申之重理推敲。未幾，官中都，日與四方名勝接。泊晚年所作千餘篇，先君不甚愛惜，故所留僅若此。近世朱文公尊江西，以其去魏、晉未遠。至葉文定謂句外生律，吟裏剩音，風騷之上，別出意韻，乃唐人之精。先君不爲唐人，而時合極玄，不爲江西，而自得超凡入聖之趣，未始拘一法也。咸淳壬申，男德之百拜而書於後。《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書定武蘭亭後

景定二年

薛向鎮定武，其子紹彭竊《蘭亭》石本歸長安，而別石於官庫。初，《蘭亭》有「湍流帶右天」五字損本與原本異。尤延之、王順伯、樓大防諸人，皆謂初刻本不損，獨沈虞卿以損者爲初刻，二說頗矛盾。惟予謂紹彭既私爲己有，恐他人得以爲口實，故刊去五字，使與元本不類，則見者不復致疑。

於其間，以其繆巧也。若留官庫本，政欲與元本相類，則何用刊去爲？紹彭未鑱換石刻，與再刻本精神風采固自不同，可望而知，覽者詳之而已。辛酉，因定武石刻而書其後。《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跋遠齋郎中訓蒙後

昔觀五峰先生《叙古蒙求》及《千字文》，意其不過爲訓蒙設。然貫通天人，事事物物，靡不兼該。蓋下學有上達之機，日用常行有精義入神之妙，理無本末精粗故也。遠齋虞公十三篇，視五峰又爲詳備，其可傳遠無疑。《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書黃巖趙兄家傳後

臧武仲有言：聖人有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弗父何，湯後也，其曾孫正考父三命益共；又七世而仲尼出焉，故孟僖子屬說與何忌而學禮焉。趙出栢翳，亦聖人之後也。文定中司秉劍持橐，三世相望。其後官差減，猶能師事考亭，講貫洙泗之學，吾以其興未艾也，君必勉之！《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靈樞經跋

括蒼鮑慎由校正《靈樞經》，舊有九卷，題曰《太上靈寶樞神景內經》，凡二十八篇，篇必稱「道言」，與《內經》之文不類。又有九卷二十四篇八十一法身，專論運氣，亦出近世之僞。最後得五十二篇九卷，文義精奧，非三家比。王冰云，《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即《素問》與《靈樞經》九卷。《素問》行於世，而《靈樞》不傳，獨冰引用其語，間見於所注《素問》耳。慎由參驗五十四卷之間，有冰引爲《靈樞》，而今本無者，若系日月及「風從東南來」之類是也。蓋編簡散失久矣，他日淆雜，未易遽言。要之此五十四篇有黃帝本書存焉，慎由之論，大略如此。丙辰歲，予於淮陽得衛州版行本，據云元祐六年高麗獻書，內有《靈樞內經》九卷，朝廷下秘書省選官校對，歲餘即成。凡王冰所引、慎由所謂本無者，往往皆在，信是古本無疑。但慎由此跋作於紹聖三年，不知何爲不及，豈官本尚未流傳於四方耶？《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跋湯叔雅梅卷

慶元中，予從母姨夫史計使相臨海，得間庵《推蓬圖》一軸，筆力勁甚。史表兄以歸內表郭材

甫，材甫以遺予。予主山陰簿，有趙錄事者，年家也，頗好事，舉以與之。後見間庵所作，鮮有可人意者，嘗念此本不忘。去年官維揚，會子固出所藏一軸，與史本略相似，予扣之，曰：「此豈間庵庚申、辛酉慶元年間筆耶？果也。」子固以予具眼，輒以相贈。其冬，天台惠先生之子到揚，復得此軸，蓋間庵初離江右時名尚未著，故用意極精微。及聲價既重，往往不甚留意，或只布枝行枝，若花片則命女足之。此二本，皆其得意筆也，特事珍尚。間庵僦關姨夫屋以居，或乏僦金，則拏畫以償，故關氏所蓄最富。間庵蓋得於逃禪，世傳爲其甥者，非也。《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題梅窗詩卷後

和靖「疏影橫斜，暗香浮動」之句，播在人口，而涪翁稱賞，乃「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一篇。近時陸三山賦梅，多至十數首，如「月兔擣霜供換骨，湘娥鼓瑟爲招魂」等作，極其至到，然尚帶脂粉。至晚年，「騎龍古仙系火食，慣住空山齧冰雪」、「東皇高之制度外，政似人中巢許輩」之詩，始超出筆墨畦徑外。詩之無盡藏也如此。臨川梅窗王君屬意梅事，種蒔滿窗，賦詠成軸，一時勝流，多所題品。予熟復數過，不勝嘆賞，抑猶願其造林、陸天然之妙也。《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書程九萬北征序後

秦檜歸自金，下至僕厮皆無恙。檜自謂殺守者而航海，其實達賚資送之，使售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說，至於以和誤國。程君雄飛則不然。君吳人也，亦陷於北，留臨菑十年，凡金兵動息必問。吾謀使捐金遣海艦逐之以來，其蹈危履險，命懸一髮，所以全而歸，天實相之也。其《文選》載蘇子卿詩，可見者凡四。今君詩詞四十一篇，言之以復故疆、還本朝如指歸，滿腔子皆忠義也。覽此篇者，當爲之擊節。《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題薛叔容所注杜詩後

杜詩傳於世者千四百篇，其渾涵窅妙，與造化侔，固未易以管窺蠡測也。古今集注無慮二百家，能究其旨歸者蓋鮮。前輩謂注杜詩當注其意之不明，而徒注其用事之所出，無益也。予謂先考其援據，而後可以得其意，未有不本於援據而自能得其意者也。蜀人趙次公、師尹二人，號能注詩之意者，然不失之穿鑿，則失之汎濫，未能深愜人意。惟臨川王希及子再世用力於此，亦如姚察、姚思廉之於梁、陳史也。觀其年譜，載詩以年，攷意隨篇，解頗號詳密。平陽薛君叔容，名士也，其府君道

號酷嗜杜詩，爲之訓解，皇皇焉如求取失亡、搜抉秘隱，洞見腠髓，晚年甫成編，厄于火。叔容懼先業之失墜，暗誦追省，十得二三，乃益積而成之，閱若干年而粗完。然叔容不獨挾一家之見也，四方知舊，苟有所得，必熟復而備載。譬如射者之設鵠，未必皆能中的也，集射夫而注矢焉，則取數多矣。余不惟嘆叔容學問之博，而又知用心之廣大。夫廣大而後可與言杜詩矣。《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書劉改之詞科進卷

紹興罷詩賦，始立詞科，舉不乏人。更中興二聖，未之有改也。獨至慶元丙辰而始沮，又至嘉定辛未而大沮。夫常常而取之，則上之予也不以爲泰，下之受也不以爲過。倘齟齬，則皆有慎重愛惜之意，其勢然也。其間司文衡者，幸而得本科之彥，猶且鰓鰓然睽沮而無樂與善誘之意，況以不得意之人居之，則其不欲人之軋己也固宜。窮其所不知，掩其所不備，聚消聚毀，如詰夢幻，不使之厭冠而反不止也。然則人才之盛，常見祖宗天涵地育之時，而廢沮擯棄，獨見於權臣當國之日，其故可知也。錢塘劉君一日相過，示予以詞科進卷藁。余讀之，不覺擊節嘆駭。夫文不難于工，而難體制之備。魏文帝論文，以爲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亦謂「頌優游而炳郁，箴頓挫而清壯」，茲體制說。蓋文之有體，亦猶人之有體也。四體不備，不可以成人；衆體不備，不可以爲文。君之文不獨辭藻之工，其大槩高以體要爲尚。其四六則雅馴而工，散文則雄深而清，韻語則清新而壯。持此游場屋中，

日可與渡江諸賢相角逐，餘子紛紛不足當立下風也。青衫如敗荷，謂低頭筦庫中，欲與常人而不可得。吾黨浩嘆。於戲，孰能爲子產，而轉以上聞也哉？君名改之。《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書陳道父詩卷後

吾鄉富陽人如郭遜叔、許從道、養正、呂子益，皆其善鳴者也。先君子唱酬無虛日，號爲東陽詩社。大雅不作，後生多業舉子，往往此道置之不講。某閑居久，求空谷之音，絕不可得，殊覺悶悶。陳兄道父初從原夫輩游，意謂其必不能自拔於風塵之表。別去二十四年，袖詩一篇，訪我城中。某初見巨帙，已目竦神異。細閱之，大篇有春容之風，小詩絕雕鏤之迹，置之賈浪仙、姚少監之集，未易相優劣。某不覺起嘆曰：「後生可畏，東陽詩社豈遂寂寞乎！」雖然，昔在東萊公「勸我勿作詩，詩中道路長」，「汝無已時杜喬齋」之句也，君必勉之，他日相見，又當爲之刮目。孫某書於集後。《太

白山齋遺稿》卷上。

竹居說

予嘗爲西安徐立夫記竹所，又嘗爲天台薛沂叔記水竹居，其言竹之德備矣，而未嘗與僧言竹，獨

有異歟？非竹之異也，所居之地異也。今夫碧幹紫苞，長身直節、韻叢篁之團奕，響風聲之蕭瑟，此固王子猷、袁清倩之所爲賞美稱贊，而子猷遂從而君之，尊之至矣。至於方外之士，祝髮壞衣，死灰槁木，視萬法俱空，于竹乎何有？而上人乃以竹自命，豈悅其名而失其實然者耶？是不然。虚心動外，此胸中之解脫也；雪節霜根，此脊梁之苦硬也。解拆苞籜以脫塵垢，屏去翳烟以超凡俗。稚壯衰朽之容，與生死老病同；披折偃仰之勢，與行住坐卧類。以至直翠之真如，一擊而悟道，皆於竹乎見之。上人豈不有意於是乎？上人四明人，詩句清新可喜。予懼其徇外而遺內也，作是說以貽之。《太

白山齋遺稿》卷下。

全宋文卷七六九五

孫德之二

雪溪亭記

自東晉以來，剡雪舟遂爲一大議論，名公鉅儒，騷人墨客，泚筆費吟，往往口相傳以熟。其尤好事者，則又入畫圖，坐對行賞。非韻致之勝，安能使人景仰企慕至是矣。嘗評王、戴品目，歛約放恣固自不同，其風素自許則一也。然朋從盍簪，豈無他時？乘雪月之興，小舟夜發，冒險盲進，殆幾於狂；幸已及門，一舉武便可傾倒，翻然去之，若將浼己，又幾於簡。且獨不見士季之造叔夜乎？亦既見，只猶謂其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況不見而去者乎？此固子猷之所稔聞，何往來之飄忽也。嗟夫，所貴乎度外之士，故以其卓越而不可羈也，倘局促如轅下駒，則亦庸人耳，奚以垂名於不腐？安道矯矯高尚，弗受世俗薰染，固勝流之所望以爲歸。子猷蓬首綬帶，不事其事，拄笏看山，漫不酬答，視二栢無如也，詎肯低頭入其籠絡？然其觀也，徑造而謳嘯，遇主而引却，正與剡類。不然則剡

溪蘊秀異，渡江名勝之所聚，舫經艗緯，何可殫紀。又王、謝諸人泛舟近郭，玩雪飲水，與子猷標致亦何異，世不傳彼而傳此，良以不見安道一節高出諸人之上耳。縣有戴溪亭，在南門外可百步，莫詳其所以始。翠岫清流，芊林占渡，蔚茂平衍，盡在几席，信絕景也。某年中文昌芮公輝憲節經從，嘗爲賦詩，更其名爲「興盡」，旋則復舊。今刑獄使者何公，前二年令其邦，靡廢不舉，獨於斯亭未及料理，宜其不能忘情。會逢使本道，乃撤而新之，未期而成。土堅木好，至者改觀，扁以「雪溪」，岷隱公之故也。王、戴遠矣，亭之創久矣，顧未有大書記其顛末，非缺歟？公孤峭多大節，遠輩晉人，故能舉墜典於數千百年之後。然則入公職業之內者，吾知其不出公思慮之外矣，可敬而仰哉！某老矣，無復四方之志。家近剡曲，泝娥江，登嶠浦，入沃洲，訪戴公宅，睠焉有懷，未之能遂。茲亭之成，其殆發予之覆也，故樂道其事。某井里名氏，凡見所記剡平糴倉，茲不復再書。《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嵯縣平糴倉記

東陽何侯治剡之數月，立倉平糴，踰兩年而就。其民樂而歌舞之，相與走邑西鄰境，請某記其事。惟魏之平糴，接乎春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唐義倉，不能如也。國朝熙、豐大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媮以逃責。扃蔽廩廩，遞相付授，不敢訾省。脫遇帳發，往往多腐爲飛埃。

惠不下究，茲平糴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剡居千巖萬壑中，山多田少，食饍類多取給於舟。泛溪流湔澀，至或不時，則負郭之民盼盼然無所得食，茲平糴之所以尤不可後歟。侯下車之初，民以亟告，首捐公帑，轉市僧負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於是平糴之議起焉。樽節浮費，得緡錢爲萬者二，以時而糴，以時而出。視其糴之直無所取贏，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迺規治之南爲堂三間，扁曰「存愛」，兩廡倍之，即以爲廩，標以春頒秋歛之號，門墉有嚴他屋，歲且費若干緡，而民不知役。噫，亦可謂難也矣。侯又懼糴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與豪民欺隱官田地充之，以其羨置田，或以濟窮乏不能糴者。出納之事，盡委鄉之寓公善士，吏不得一搖手於中。條疏密而防慮遠，剡何幸歟。某嘗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特以士大夫不以爲家之心爲國爾。侯所節費用，多例冊之所入，一切屏去。跪重力難，以就茲緒，殆不翅如其家之爲。先是，學宮摧圯，棟梁岌岌，如坐漏舟中。侯悉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食子弟員，轉請上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間至，據案抗聲，衍析大義，士皆蘇醒起立。嗟夫！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詎止如今所觀哉！侯諱夢祥，字視履，名家之子。某同居里，知之詳，故備書之以塞剡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蓮河張氏義莊贍族記

膠西張氏隨蹕而南，著籍越之蓮河。族居衍茂，東西十六房，踵世科者六。壬辰歲，聲律危與止齋榜者，君伯祖拱辰也。後更分異居，祖道州守夢辰慮其侵削，欲增損范文正公規模，創爲義莊，未遂而歿。其朝夕急者未免侵牟庵課，睥睨宰木，君妣不得已訴之官，乃諄諄以先志勸。君之疚心於懷，惟力不逮是懼。節衣縮食，悉意經營，庵舍四所，緇徒不力於事，收其田得若干畝，歲稍給之，餘盡以業貧族，懼其不足，益以己田五十畝，割地創莊一區，躬課奇贏，時其歛散。積十五年，增湖田七十畝，東西合數千指，計其匱乏於月廩米六斗，歲助蒸嘗費有差，婚嫁有贈送。其尤不幸者，予給棺槨葬埋，無後則祀方於莊，遠日則薰脩於塋。老屋欹傾，隨時葺理。對河池延袤，毓蔬者租之，灌溉汙穢，種梅三百株。其上岸澆植藕花，以復蓮河之舊，不但求觀美，亦爲風水永遠計也。或謂張氏生齒日衆，則支費日廣，廣則沾惠者必不能遍，安得保其不廢。噫，是特爲之兆爾。若推本其美意，增益其未備，則全在乎後之人。文正公義莊田，其初所入亦固有限，丞相、右丞伯仲相繼增廣，始績於成。君家子孫獨無范氏子孫乎？抑所當慮者，時異事殊，或出意外，敗約生事以貽禍，强者利其入，鄙者吝其出，是數者非但不能增益，其爲害孰甚焉。此則在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大夫先生處士相與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可也。君名某，字某，雅潔好脩，見檢察行在激賞酒所，且駸駸

通顯矣。《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胡氏贍族莊記

予與胡君居同邑，南北回遠，會最闊稀。一日，介予婣黨呂某來言曰：「先人辛勤起家，平居絲粟不妄費，惟於族屬不靳，視其居約無盤筵者，每加周給，歲以爲常。晚更欲增墾畝興創義莊，未就即謝世。不肖孤詎敢死吾父而不圖乎。厥既置田千畝，乃增損范文正公規約，件爲條目，欲垂永久，願子詞而列之也。」予曰：「君爲是舉也，不惟可以脩合宗族，其深得繼志述事之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素明，人心有所系屬，不至於渙散而不可收拾。後世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婚不告、死不訃者，由立宗之法壞也。夫繼禰者兄弟也，其服期，由是而繼祖、繼曾祖、高祖，則有功總之等，至祖免則無服矣。先王本之天理，酌之人情，其節文不得不若是也。原其初意，欲其相與輯睦如一，豈以疏逖，遂得視之如路人也哉。嘗觀《周孝侯碑陰》載宗簿、宗尉。《宜興吏民譜》每院亦簿尉之簿尉之職〔二〕。是宗法歷隋、唐猶未盡壞也乎。胡氏自祖七世而下，不問豐約，例皆廩給，生有養，死有歸，婚嫁遺其資，嬰孩得以遂，而又招延師友，以助其脯脩，收效名場者有賀，稍失繩尺者有罰。此雖未正古人簿尉之名，而維持宗法之意在其中矣。昔孟軻氏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先後次第之當然耳。觀錢公輔記范文正公義田，第言及群族，而不及親鄰，豈其力有未逮乎。君視親戚鄰里如

其族，幸而在茂異之選，則餽遺施焉；不幸而在窘急無告之數，則賑恤先焉。自是充之義，不可勝用也。君又謂年遠而往後之人不能遵承其美意，則是莊且壞矣而不支，怛心危慮，條疏歷陳之於州縣、於都漕、于版漕，申明訓飭，俾子孫世守而不渝，慮益遠矣。雖然，此特其具焉耳。義理根於人心，未嘗間斷。胡氏子孫自講明學問中來，獨無此心乎？將見粹然一出於正，雖百世不墜爾也。君名祐之，字天錫，雅潔好修，嘗上春官而未第。其先君子蓋諱某云。《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二〕「亦」下當脫一字，如「置」之類。下「簿尉之」三字當衍。

普濟寺記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櫛木橋東。太平興國初，吳越所創也。錢氏崇尚佛教，基千餘丈，可謂盛矣，其後非復舊觀。紹興初，僧妙覺罷參諸方，歸於此，稍葺成寺。甲乙住持再傳，至紹定庚寅，燬於民燎。星源五王廟於寺左廡，巋然獨存，衆咸瞻駭，謂神通顯異，其寺復興之符。僧元淨傾衣鉢爲率，遠近勸施，起兩廊，立佛殿，而遽示寂。嗣子道玄早夜經營，惟寺故無租入，若徒事廬舍，將無以得食。乃首置田百畝，以充香積。營長生庫子本，以資工役。淳祐戊申，鐘樓成，乃以院事付其徒守恭，而退居於塔院。守恭性節儉，一布褐寒暑不易，話輒當理，尤勤於理，頌聲徹廣內，先皇帝嘉

之。淳祐八年，給度牒三十道，中殿而坐，各施錢帛，造法堂。寶祐二年，中殿復請給度牒、緡錢，造輪藏。周漢長公主錫所書《般若經》、《藏經》五千餘卷，琅函玉軸，相與輝映。四月某日，特旨以崇奉元命、祈禳請禱之地，務在莊嚴，特蠲雜徭貼占等事。繼蒙頒御書，賜「祈永」二字。雲漢之章，爛然昭回，士庶聳觀，施者益衆。展拓開闔，增修廊宇，僧堂、厨湑皆新之。又二年，復建圓通寶閣，高敞鮮麗，上塑三十六化擁壁，下設大士應直佛像。咸淳二年，守恭跌坐而逝。今住持德中，其孫也，早侍左右，緣事鉅細，備宣勞徼。知省楊端朝集衆議，以開旨降都省，俾傳劄住持。四月，上出內帑，建先皇帝神御殿，追嚴在天之靈。既而觀音閣、五王殿羅漢，諸天府冶銅爲鍾，錫所秘無量壽佛、觀音、羅漢、諸天畫像，以嚴供事。其所奉主上庚子元命扁曰「申祐」，壽和聖福皇太后己巳元命扁曰「順福」，併昭揭圓通寶閣。御題宸章帝藻，在在成飾，每遣使祈年，降賜修設，視前有加焉。夫通天下一氣耳。人之所以爲人，而爲神佛之王者，氣也；神佛之所以爲神佛，而爲人之所助，亦氣也。《華嚴經》亦謂諸天菩薩示現爲神，又云寶輪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彼時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其變化出沒於天地之間，何往非氣之所寓，而未可以異觀也。普濟建寺，聖跡華著，水旱疾疫，靡禱不應。庚寅回祿，惟殿不燬，如魯靈光。景定、咸淳，鬱攸從之，以及簷棟，反瓦而息，可謂靈也已。恭惟兩朝尊崇優異，濬發綸音，增加位號，而守恭、德中輩亦獲際遇盛時，對揚顯休，仰祝皇祚，永永無疆，顧不偉歟！某嘗備員東觀，德中積事之本末，使之詳述。某衰晚，再三辭不獲，姑次第其大概，著於左右者若此。《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廣教院重興記

出華亭東南二舍，潮汐匯於沙，內塘相傳嘗謂爲神界，今無所稽考。嘉泰初，忽景光夜見，里長者運幹鄒君椿候之，顯晦有時，其待我歟。貶損衣食，銖銖積之，苦三年，招北峰宗印相攸塘之北岸，風水磅礴，於創寺宜。乃嚴像設，置田畝，館苾芻之士，習佛隴之教。殿寢言言，閤閤洞啓。其徒覺先請於尚書省，以「廣教」故額徙焉。某之庵，百川繼董斯席，皆巨擘也，寺日以盛。歲月踰甲子，潘紱級夷，弊於廐置。運幹孫登仕郎驤子於謀曰：「前人勞躬悉力，以有此寺。倘自睨其委托而弗亟圖，豈不有覲？」采之輿論，前往持允澤瞻智博習，衲子信尚，乃請於縣、於州、於計臺，俾主院事。至則盡屏他務，惟興葺是先。首脩兩廡，免泥淖之害。未幾，說法有堂，方丈有室，僧行有寮，經籍有藏。繕脩禪悅之觀，巍建掛鍾之樓，帑庾浴湑，門闥藩垣，次第而舉。惟大雄氏之殿，役最鉅，費最夥，非倉卒可辦。盡備竹木丹漆之須，悉飭磚瓦金石之具，將涓日之吉，出以付匠。寺西有橋，江水奔注，操舟一失勢，舟與橋不俱全，往來告病。移居其左，亘四百尺，長如之，由是入寺，最爲深穩。壬戌冬，王公華甫建常平使者節，與僧澤有雅素，進而問故，告以寺經寇攘，契籍皆毀，深恐無以執譁者之口。王公色然而駭曰：「是不難。若從官下文書，給據憑，便可不朽，奚慮？」是雖王公務爲利濟事，亦澤之虔誠有以感之也。澤具本末，使學者法燈徵記於余。余觀釋氏之

教，方取重於世人，而其徒又善爲封殖，凡有所興舉，其用力也勤，刻志也堅，故能起仆植僵，無不如意，如澤是已。至於世儒爲孔子之學者也，出而任天下之重，往往無勤行之力，堅持之志，求其必世百年效，豈可復得耶？即是言之，其不及釋氏遠矣。予之記此，其有所感也夫，其有所激也夫！

《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西山接待庵記

東陽地與剡接，涉嶺沿壑三十里之間，僧廬稀少，雲水輩偃偃焉，無所棲止。醫僧行忠居虎峰之巔，迺西麓排蓬藿，創庵接待。屋僅三十楹，而堂宇、門廡、庖庾皆具，田不過數十畝，而地力肥饒，歲不至乏絕。游息相望，種藝疏鑿，各有位置。凡北入會稽、錢塘，南入天台、四明者，皆望以爲歸，曰「增一寮矣」。予與庵夾溪相望，故忠以記請。予聞撫之僧可棲者，以醫取貲於人，其創藥園院也，自度用力不任，持簿抄注而後就，曾子固作記，稱其用力勤，刻意專，故所爲無不如志。今忠不過痛自節縮，銖積寸累，辛苦數年，而底於成，未嘗有所丐假，則其勤其專殆過矣，予又感焉。《周官》道路有委積，而羈旅之供取之鄙野，此王政也，而漢以來猶不失此意。而今世顧一切不講，反使浮屠氏得借其名，以私惠其徒，則彼之所稱，乃此之可愧也。故備書之，將以爲仁人君子之在上位者告焉。《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東陽縣道院記

古汴鄭侯治東陽甫踰月，即廳事之旁爲燕息之所，扁曰「道院」。夫以道院名公宇，自高安郡始也，而縣則未有聞。豈非郡縣異勢，繁簡倍蓰，故名不得以槩施耶？且東陽巖邑也，三陽並稱，夙號難治。侯下車屬爾，安能遽以無事治之哉？是不然。自古躬行儀俗之本，清心率下之規，上下千古，同一符券，奚間於郡邑也哉。均單父也，或戴星不給，或鳴琴而理；均山陰也，或晝夜不得休，或簾垂闐寂。是特在我而已。今夫是邑之號爲難治者，非以地廣歟，俗勁而訟夥歟？果若是，非吾所患；吾所患者，特在本源之地未知所以用力耳。彼世之善治辦者，理文書，督賦歛，弊訟獄，嚴期會，終日皇皇，如建鼓而求失亡也；而要諸揣本澄源者，未之有得。則朝夕救過且不給，而於道乎何有？此侯之所以不爲彼而爲此歟。噫，高安偏於下州耳，俗險而健，一更賢守，不多令而民病慢，不設險而民病詐，則皆蘇醒起立，革珥筆佩刀之風。況東陽壯邑，山水刻厲，風氣峻清。一女子忿激，山爲之寒；孝廉至行感通，而異物胥然而應。今其士者皆秀而文，其民皆勤而立本焉，可厚誣其俗，而使之有愧於高安也哉？此侯之盛心也。侯蒞政且期矣，奏刀割然，毋疾聲，毋遽色，毋苛政暴令，人心感動之淺深，視牒訴之損益可考也。於是父老贊嘆，屬德之爲記。抑聞之，蓋公言治道貴清淨，則民自定，曹參如是言，避正堂以舍之。今道院之說，得無有曹參之意哉！蓋公爲黃老言者也，不過道其所

道，非吾所謂道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斯道也，即《中庸》「脩身以道」之道，非蓋公之所謂道也，侯必知所擇矣。侯之先僖靖王嘗有功異土，其大夫惠肅公與其先正皆典方面而立殊績。侯克濟世美，以儒飾吏，宜其知本末源流如此。父老曰：「然。」書爲之記。《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紹興府鎮山樓記

九州綿亘四海，而揚州爲之首；揚州包淮浙江閩之廣，大山以千百數，而會稽爲之鎮。鄭康成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其發祥潰和，毓秀鍾奇，詎可以限量計哉。山之源泉，百道爭出，既匯爲湖，而長岡伏隴，復跨湖而北，以爲會稽。且郡治卧龍山，湧躍回翔，最稱形勝。三面皆切海，上方曰揚，諸山接乎江北，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以安，氣以和。戶部李侯厚齋□□本道，既悉知山川，而周知風土之宜。及至爲郡，而越有鬱攸之警，詔侯以直秘閣領帥府事。至之日，公私告匱，侯不飲食以經以禮，人蘇醒起立。侯深惟遠計，匪今斯今。一日，會僚佐，作而曰：「予州固范蠡舊規，起卧龍之頭，地勢西枕山，鎮東軍門襟袍頗虧疏，風氣宣洩。府南百步許，舊有閑地，欲樓其上，以增隩麓，可乎？」衆歡曰：「然。」迺擇能吏，召工師，增其基而累之。度木於山，鑿石於壑，取財於樽節之餘，役工於閒暇之頃。瓦甍灰釘，髹丹黝堊，費皆從官給，幕府不下文書，縣不被府帖。甫踰三月，五楹屹立，挾屋旁周，峯如其高，宥如其深。重欒傑棟，直欄曲檻，物物軒壯，闔闔

崇嚴，與事體稱。昔散漫，今結密；昔虧缺，今全就。民雄和會，相與策老扶幼，爭先快覩，如躡太空而上也，如遊化城之樂也。旁皇倚徙，則山之巔巖崔嵬，而巖岑壑氣皆呈獻於几席之上；水之淵淪浩渺，而風帆波楫皆出沒於軒楯之前。四時朝暮之代謝，日月風雨之晦明，人之接於耳目、通於心者，雖淺深高下之不同，亦各得其所也。時霽秋半，皓月行空，侯設豆觴，盛延賓客，以落其成。顧謂德之曰：「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某曰：「事之遠者難於言，事之大者不敢言，某庸於才而陋於文，夫何敢！」侯再請命，不敢辭。蓋自神禹會計江南，更三千年，而後高皇帝應天順動，以迹禹之迹。至今跂望屬車之塵，一草一木，蔚有光輝。古稱東南有天子氣，秦雖厭之，不能也。千百年而真人應期，星電昭符，光於圖牒。軫念帝緒，敷錫湛恩，遴其守令，而政以修。增其貢籍而土以肆，去煩苛而民以寬，信治平爲天下第一，上副選掄，沃瘠飲飢，靡惠不施；櫛垢爬癢，靡弊不革。又於暇時，作爲斯樓，使邦人得以同其樂，於以護鬱葱之氣，培衆大之區，豈不偉哉！然觀《禹貢》九州，揚以居五，而《周官》首之。蓋《禹貢》以治水次第言，而《周官》言天下之大勢也。巽，萬物之潔齊也，文明張焉，溫厚盛焉。於呼，勾踐以禹裔，猶能虎視齊晉，而破河北百萬之衆，而復咸陽宮殿者，大抵皆揚州兵也。孰謂東南不能應天子運耶？聖上神武折衝，顧瞻代、華、沂、霍、北岳、醫閭尚淪異域，睠焉有懷，歌《車攻》，誦《斯干》，職方所記，將盡歸版圖之舊，詎止如今所睹哉！侯選褒有日，對揚洪休，以是復於吾君可也。侯名鏞，號厚齋，括蒼人。璽玉褒嘉，今再直寶謨閣云。《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婺州倅廳拱極樓記

星婺通守署居州治，四旁逼乎子城，氣不舒豁。趙某□□□作亭於雙檜堂之後，位置深穩，歲久亦弊。象齋高侯□□□適踐前武，重加塗墍，炳然孔新。旁有地數弓，蕪翳弗治，侯顧而嘆曰：「是足爲登高眺也，捐棄不宜。」課卒徒，莠灌漭莽，蚓蚋引去，狐鼠竄却，結屋三楹，而樓其上。翼以前楹，接以四廡，窗牖洞啓，佳木旁羅。西樞潛齋大書扁曰「拱極樓」，名甚可樂。其時與客把酒吟眺，則山川之縈迴，煙雲之藏沒，鳬雁之去來，可几席盡也。至若羣囂收聲，溪流瀼瀼，菱歌漁唱，互答交發，其得於耳目者尤異。某嘗叨宴豆，侯使記其事。顧涸於文，輒固辭弗獲者。柳儀曹爲裴中丞記訾洲，謂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後勝概有遐遺；未有直治城，挾闐闐，朝夕視記，千百年而得之者耶。今侯之所經創，非吾所謂直治城、挾闐闐者耶？非千百年莫顧，一旦得之者耶？裴侯不得專美於前矣。倅貳號爲平分風月。夫風月在天壤間，隨取隨足，其得之淺深多寡，存乎其人，豈守可專而有之，倅貳僅分而得之耶！侯嘗攝郡，梳弊剔蠹，人蘇醒起立。今又作斯樓，以爲記風月地，其所得不愈多矣乎！樓直北，顧瞻觚稜，如在咫尺，侯故以「拱極」名。治最上聞，吾知去此而朝天有日矣。侯名某，文獻故家，疏寮先生之嗣子云。《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四明杖錫四窗勝處亭記

四明山介明、越、台三州之間。孫興公稱四明、天台與方丈、蓬萊，信乎其爲真仙之宅矣。山之峰二百有八十。最高一峰，四面如窗牖，穿露日星，故四明亦曰四窗云。雲氣橫亘三十里，南北分焉。民之家其中者，晨夕給采，莫知其爲異也。過雲山，入潺湲洞，鹿亭、樊榭，見於皮、陸賦詠，已而竟迷處所。鄮峰、安晚二相國，其里人，訪而弗獲。豈積高險，人莫能窮耶？抑山蹤靈迹，其顯晦自有時耶？山四隅各百里，藤湖寺居其心。創於長、正二師，吳越更號「杖錫」，天聖中白雲几禪師廢地遷徙，歷三十九年，始就其錫延勝迹，額則寶元間也，錢塘沈公遼實爲之記。慧靜上人學贍而材，來主斯席，興葺鼎鼎。惟未研古迹，稽圖訪俗，如抱一欠。嘗山行，登百步陞，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嘻，是也！」亟集樵人除荆榛，夷險阻，則危石如疊，陪空壠壚，一之橫陳，聲中琴瑟，窗固依然，洞亦可攷。乃亭其旁，扁曰「四窗勝處」。夫寺之去洞如此其邇也，僧之主寺如此其多也，二百年間，恍漭莫辨，而師能一日出之於豹區狼墜之中，其驚駭喜過望，何翅趙璧隋珠之去而復還也哉！秦人之桃源，劉阮之天台，暫出亟闕。意其山川人物，必皆無恙，特未有覽勝致、極幽討如師者爾。德之所居山水風俗，每未能騁逸軌，一洗胸中之奇。茲山相距幸無十舍，幅巾藜杖，將從而游焉，山靈寧俗駕我耶？與之記，所以識也。《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圓通庵記

徐道人者，烏傷人也。少游杭、越，莫居暨陽，槩州旅泊其身，依慧遠社熏誦不輟。見佛教尚施，心甚慕之，而力不逮。家居官道旁，井冽泉香，可以及衆。一夕，夢白衣爲之區畫。既覺，作而曰：「聞斯大士啓我也！」築室十餘楹，中置像設，如所夢焉。過者旁午，望而憩息，喊呀未定，湯茗以前。予嘗道京華，亦憩焉者一也。進而問故，不覺愾嘆，能推食者必嘗飢者也，能解衣者必嘗寒者也。道人以己之所遭同之於人，可謂恕施也已。今夫朝而作，暮而息，憧憧往來，或巾車乘馬，或支筇穿屨，負販者營營，忙隸者逐逐，日何止數千百人，求得所欲從者能幾，而旅瑣瑣者皆是也。衝犯寒暑，跋履長途，顛肩裂面，氣不及息，於斯時也而有以膏潤其津液，疏瀹其神思，正仁皇所謂喉中之甘露醍醐也，豈僅比曹孟德望梅林而止渴哉。庵名圓通，本大士也。惟圓則通，惟通則圓，如既望月，無有缺減，如九軌道，無有障礙。大士以圓通之妙而覺一世，道人奉大士之教而濟行人，雖廣狹不同，而及物均耳。抑聞以施爲施者，人也；以法爲施者，佛也。故學是法，必先學其施可也。道人既捐田以食，又請諸計臺，使有所憑據，慮益遠矣。獨怪世之士大夫以長民爲職者，顧視其饑渴痛瘡，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甚則瘠人以肥己，聞道人之風，得無愧哉！予故爲之書，且以自識其愧云。道人名某。《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山間四時園記

東陽東南四十里曰雙溪，閩浙之通衢也。有陳氏，傳序自齊、梁，業儒術、登科級者相躡。然力本起家，故門戶調度省嗇，其於脫埃氛，絕煩囂，近清涼，致茂好，升高登遠，以遂遊觀之美，非惟不暇知，知亦不願也。竹溪君名元老，字方叔，書眼如月，吟秋不輟，未嘗費一卷。頃爲洗沐地，獨好賓客，暇則從事詩酒爲樂。間嘗謂人之生^(一)，凡留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者，固徇外而不知返；至若視壅志滯，而無遊息之所，高明之具，外何以疏瀹其精神，道迎其清曠也哉？所居衆山攢聚，兩溪會清。君既作好屋危樓，又即其前麓規爲田園，因其自然，稍加扶剔。萬竹蒼然而森聳，老木離立而參天，位置亭館，疏鑿沼沚，花屏藥畦，掩映蔽虧；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布局可以奕，稻秫可以釀。又即其隈，創精舍一區，上以備弦誦，下以陳燕豆。幅巾杖屨，往來登眺於其中，而光氣靈響接於昏曉者異矣。至於天地之升降，寒暑之代謝，雜花卉之芳妍^(二)，披紅而駭綠，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別渚出^(三)，霜露冰雪，刻厲蟲蟻，千變萬化，隨時而遷，雖有智者，亦莫能詰其端倪也。持頤而笑，倚戶而歌，其得之於心與得之於耳目，雖所遇之不同，而各適其適也。君名之曰「四時」，蓋取醉翁之記。方翁之來滁，固有矯拂其所爲者。一山之隅，一泉之傍，豈所樂哉？不過寄意於此耳。今君修潔博習，十幅一息，以取世科，結轍於四方，殆非茲山之所能留。吾恐君之不能專此

樂也。「蕙帳空而鶴怨，山人去而猿驚」。敬誦斯語，以告山川之神云。《太白山齋遺稿》卷下。又見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

〔二〕人之生：道光《東陽縣志》作「人生世上」。

〔三〕花：原作「蒼」，據右引改。

〔三〕「潦」、「出」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陳竹溪不凝雲山樓記

子陳子家於雙溪之澚，結構危樓，使來請記。予曰：「予之前既述其園池而貌其勝致矣，文雖拙，亦得其概，又何請焉？」子曰：「不然。醉翁有亭，翁既記之，醒心亭近百步許，又使曾子固爲之記，尚有所述，固不嫌於再書。」予無以答，乃紬繹其意曰：古人謂居高望遠，非以放志而聘逸也，蓋自行心舒則可以韜涵太虛，傲睨物表，而無氛煩慮亂之患。否則壅隘湫底，而疾生焉。今夫子之家，山其連者峰，接者岫，絡繹連亘。卑相附，高相摩，頽巖怪壑，若蹲若奔，若鬬若倚，固天下之勝處也，而物礙之則無見也。及徙倚登眺，則雲煙之翔舞，與山經緯。陰晴旦暮，姿態變眩，顛倒萬類，遼廓渺忽，清泠之狀與目謀，古澹之聲與耳謀，油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果孰能奪之哉！坡公嘗謂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則如隙中之觀鬪，莫見其勝負。於是因城而爲亭，名

曰「超然」，可以見公之所存矣。然南望焉耳，北俯濰水，東廬山，西穆陵，則所見猶限也。嗚呼，安得登陳氏之樓，而與究超然之旨哉！《太白山齋遺稿》卷上。又見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

怡偲堂記

「切切偲偲怡怡」，孔子答子路問士之言也。「切切」者，懇到也；「偲偲」者，詳勉也；「怡怡」者，和悅也。然慮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害，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別白而言之。毛萇曰：「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世未有易其說者。今郭君伯剛則兄弟肄業之堂榜曰「怡偲」，似欲一施之，毋乃非本旨與。噫，此夫子之旨也，胡未之思乎。夫子刪《詩》，序《伐木》於《棠棣》之後。二詩中所謂「兄弟」，所謂「良朋」、「友生」，參錯而言，至意勤惻，合之不渾，離之不散，是豈非深旨之所寓哉。且在倫至重也，同氣至親也。彼蔑棄典常、不念天顯者不必深論，其間豈無篤友于之情，興具爾之思，金醇玉粹，埴簠迭奏，是亦人生之至樂，而所望則有不止于是者焉。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而已矣。愛則屬乎仁，嚴則屬乎義。一啓仁愛，而不知義歟。嚴則有和順，無矯拂；有權愉浹洽，無切磋琢磨。過莫爲之規，善莫爲之責，而流敝且重於失家失節，而又何取哉。今夫麗澤講習，如之何而講習？相訓教以威儀，如之何其訓教？文會輔仁，如之何其文會？且輔此友事，理實過焉。登斯堂者，必知所以用力矣；知用力者，知所以爲士矣。昔眉山二蘇自相師友。子由序《逍遙

堂詩》，謂幼與子瞻讀書，無一日相捨。至遊宦，有感於「風雨對牀」之句，乃約早爲退居之樂。今人觀曰予兄予師之詠，儼然孔子答問，士之氣象也。伯剛與叔、季競爽，若樹三珠。與計吏偕，補弟子員，旗鈴系道，歉然不以自是，方且欲以聖賢之相勉者而相勉也，豈非大受而小知者哉！故予以二蘇之事勉之。《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東澗吟所記

咸淳五年九月

子郭子家於新唐，屏石史君扁其書塾曰東澗吟所，請記於余。余聞吟不待所也，旅泊蓬累皆可以處，雪屋螢燈皆可以讀，困厄流離皆可以講習，奚所焉？必求其所謂「所」，則寶粧綺籍，插架垂籤，博書短句，山聚林立，或敷陳於前，或枕籍於牀，或聚之以藏，或棲之以巢，或登之以樓。俯仰四顧，無非書者，而身若蠹魚，不離其中，是皆吟之所也。至其所造之高下淺深，則予有不能知者焉。今夫子郭子材甚雋，年甚壯，氣甚銳，書眼如月，一閱輒不再讀。一門父子，自相師友，以是取夫舉子之名第，如寄之鄰而取之耳。顧歉不足，夜誦砒砒，以逮於晨，手抄滿屋。他日以文詞名者，知其決不在他人下矣。雖然，學有博有約，非博則無以窮神知化，非約則無以統宗會元。稱鈞石者必以銖，會億萬者必以一。子郭子倘然多讀而不眩，記廣而不雜，然後心形俱化，而造於道矣。子毋謂有科舉之事，而遽息焉。子名補之，字進卿。咸淳五年九月九日，東白山人記。《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代朱尚父玉溪書院記

太白山一名東白，跨越、婺、台三州，地數百里，連巖崔嵬，吐靈含秀。景見於夏侯地志，《抱朴子》直謂其與泰、華齊名，信哉！暇時，予嘗登其巔，杭、越遊目，景趣弘嘉，霧氣牽騰，凌邁峻程。實鍾狀若槽，研流其上，可容百人，真仙之所宅也。衆壑奔赴，會於玉溪之上，與俗人夾溪而居。天侈弊塾之逢，茂陵先聞孫約齋先生不賜鄙夷，肯屑居之。少長咸迪於教，故惟不肖，獲著錄牒。乃即肄業之地，一新瓦染，扁以「玉溪書院」。群囂收聲，竹鷄睡去，一燈熒熒，焚香讀《易》。是時也，且不知天地之大，安知人我之分哉！昔孔子登東山而奄魯，在川上而興嘆。至於仁之樂山，智之樂水，動靜叶應物之宜，樂壽由反躬之效，道在焉故也。學於斯者，玩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念慮專一。淺則收效於詞章之治，深則有性於見天之妙。則山英川屋，亦特爲之慰。竟以叩約齋，莞爾而笑，書以爲記。《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玉虹橋記

太白山高千仞，跨越、婺、台三州，《抱朴子》謂其與泰、華齊名，信乎其爲名山哉！其中源泉

百道爭出，兩溪合流於以此清流□□其會，會水漲則施略約以濟，投足心悸，且無以支久遠。僧□洽瞻智而材，方遊外歸，而嘆曰：「如是不能圖，他尚奚望？」呼匠賦工，市礪石，料木植，會釘鐵，爲橋幾楹，而屋其上。不惟病涉無患，每□天良夜，遊憩吟咏，無息不宜。素齋陳君爲之名曰「玉虹」，又從而詩之，徵記於余。余思浮圖氏之祖有爲石室者，縱廣肘三十，每度人輒置籌其中，久而藏滿焉。若橋必須記，不幾乎石室之籌乎！《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沈湖橋記

曩予以公事之邑，雨初霽，道經嵬山、安定二溪，水泛濫，輿人病涉，予亦正甚恐。既而抵馬蹄塘之東，有溪而橋其上，曰沈湖。水勢衝激，險不可當，肩輿者履如平地，因祝之曰：「造此橋者，功德及人，子孫千億也。」復問之曰：「此橋何以『沈湖』名也？」予應之曰：「此乃淳化間沈公椿所建。其先休文約公家於湖，後裔湓遷此地，復遷於永寧員里。迨公以是溪人多病涉，故捐貲鳩工，伐石建橋於其上。名之以『沈湖』者，蓋言建橋於沈，沈來自湖也。不獨邑人咸賴，而四方往來者實遂濟焉。人仰其德，私謚之曰端簡公。按《謚法》，守法執禮曰端，平易無虧曰簡。斯可以徵人心盛德之公，然亦沈君素履之善，而名稱其實也。」輿人唯唯，稱羨肯首，曰：「沈湖神壇之設於永寧也者，其亦職此之謂與。」翼日抵家，因念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小惠，而徒枉輿梁，亦王政之所

不廢者也。今沈君捨數十金之費，以濟億兆之人，且以「沈湖」名之，又可以見其源之在湖，欲後人之溯流而窮其源也。不忘本，孝也；能濟人，仁也。仁且孝，公之德不與斯橋而並存耶？有盛德者必有大業，有大業者宜其享令名，垂裕後昆而未艾也。輿人之祝，豈徒然哉！遂命管城書之，畀於厥胤玉，以鐫於石。翁字大年，建感將軍子也，距吾家五里許，乃樂道其善而爲之記。《太白山齋遺稿》卷上。

全宋文卷七六九六

孫德之三

郭府君妻太孺人吳氏行狀

太孺人吳氏諱崇福。曾祖光，贈中奉大夫。祖行，宣教郎。父良驥，朝請郎、江東路運管。世爲温州永嘉人。初，浙右大家推東陽郭氏，且嫁女必擇名人勝士，他日宜爲大官者。運管既中第，郭倩之孺人，運管之季女也，歸於郭，是爲處士良顯之冢婦，東閣府君湜之妻。明識強記，讀書知大意，善筆札。其歸也，姑葉夫人已歿，身任閫事，隨緩急爲忖，節秩有條有序。有事於時節，朝夕供賓祭奉養。內外屬人數千指，承上撫下，咸盡其意。其舅喜曰：「吾不以家爲卹矣。」又戒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戒諸女曰：「事人者當如此。」乾道初，二三先生以洛學倡東南，諸昆最先應和，創開義塾，聘名士碩儒講道議德，挾策裹飯，相踵於門，亦延諸葛公於能、錢公文子主師席。既爲葉夫人作高塘庵，即以爲肄業之地，著錄日衆，費且不貲。孺人自出奩中物，裨助無靳色，人尤難之。其得

水心先生銘處士之墓，美其家用儒學，尊之至矣。府君既當家，高塘生徒益集。錢公得宰長沙，尚授業不忍去。孺人尊禮儒生，始終如一，郭氏之譽日隆。嘉泰末，府君即世，諸子未成立，女未遣送，門戶幾不克立。孺人早夜治生事，而委諸子於學，不以絲粟外事累其志。嘗求師於錢公，錢公屬之葉公味道，孺人所以待之者猶錢公也。且闢危樓，扁曰「東閣」，宣獻樓公皮書滿屋，夜誦逮旦。居無何，季子大璋升舍選，仲子掾預浙漕計偕，伯子樗亦鄉舉，漕試選中。報旗系道，鄉閭歆艷，孺人慰意焉。嫁遣四女，既得名公鉅卿家，乃斥大室廬，崇飾館舍。綺窗疏戶，朱綠煥霍，繡嶺紺池，俯仰映帶，意甚樂之。暇時輒御軟輪，約輕賫，尋訪西湖，招集女子併逮族姻孺人，皤然髮白，夷猶其中，亦知所以自娛其老矣。不幸大璋垂解褐而卒，二女并卒。掾擢等入仕，將歷任，遇疾竟卒。樗亦相繼而卒。孺人疇昔間關而使之有成者，皆如花卉，先後凋零，一無可把玩。人謂其悲憂牢結且不能釋，而以理寬譬，不亂其志。閒過別墅，行隴畝，省廩廩，忘其爲逆境也。平素無疾疚，耳目聰明。雖老，食生飲冷，如少壯時。屬瘍作於乳，治不良愈，遂以淳祐六年九月初六日終於家，享年八十有四。用慶壽恩封太孺人。子三人：樗；掾，迪功郎，監行在文思院；大璋，國學內舍奏名。女四人：長適朝奉大夫、江東提舉兼知池州衛樵，大參文靖公之嗣子也；次適承議郎、新通判兼州錢釋之，宗卿白石先生之嗣子也；次適朝奉大夫、行右正言、贈直寶謨閣何萬齡，伯仲俱以《周官》魁兩省者也；次適進士吳銓，運官之孫也。今惟適吳氏女及錢釋之無恙，餘皆先孺人沒。孫若干人，孫女二人，曾孫四。先是，府君葬紹興府嵊縣，太孺人常游十八塢，愛其山水融液朝聚，乃卜壽藏兆域，菴

廬手自經理。諸孫遂遵先志，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其地，蓋東陽縣瑞山鄉云。太孺人於事迎刃立解，其局幹有男子之所不及者。晨起，檢料內外奴客門生，趨步約束，不失尺寸。卜至種蒔微藝，亦暗與《齊民要術》合。然富而好禮，能於世所尤尊尚者盡心焉。爲婦則事其舅，爲妻則相其夫，爲母則成就其子女，用能日大其家，所以自處於通塞休戚之際者，無不當其理。是其智慧材術過人遠甚。昔巴寡婦清之事微矣，始皇既褒□□之，太史遷傳之於《貨殖》，百世之下，如見其人。使其目太孺人行事，寧不爲之擊節嗟嘆也哉！德之先妣宜人，處士女也，諸孤以德之熟知外家事，故使狀太孺人行善。感今懷昔，爲之愴然，乃述其大略如右，以告於世秉筆者選焉。《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檢正韓公神道碑

淳祐十年十二月

紹定初，逆全反。李全號飛鐵槍，後爲趙葵所收，謀益急，當國者諱其事謀，養如驕兒。三年，殿撰檢正韓公以樞承對，首論邊備，指全爲反復，數千言深刻膾體。趙公某於維揚而難其代，咸曰韓監丞論事有方幅，可當是任，公亦慷慨請行，曰：「予世受國恩，誓以死報。且韓家軍素雄京口，誠得而用之，猶廉頗之用趙也。」時維揚圍亟，公大爲防扼，聲震江北。荒溪絕島，匹馬先至，驚濤駭浪，扁舟夜發，人心泰然。然後聽訟斷獄，晏如平常。江淮大使治舟揚館，諸軍蝟集，倉卒百須，動以乏告。公從容供億如素辦，百姓一毫不知。未幾全授首，天子增秩褒表。既滿，復因治療具有方

法，當國猶以爲過是名。全遂躡海鹽城，犯鹽陵，朝廷始下詔討賊。移京口，因其任，及總領財賦，仍兼。即事首尾六載，治平爲天下第一。後至復坐文法，上終念之不忘。嘉熙改元，邊虜大舉入寇，齊安圍久不解，命公察防江。即日就道，馳至武昌，上流州縣有不知使客經從者生事。入奏山川之險夷，將帥之勇怯，敵人之情僞，爲上累言之，瞭然如指掌。君相大喜，深欲用公，而媚嫉者益衆，迄不至於大用。此余二十年間目擊也。公諱某，字某，其先漢封爲韓王，子孫隸延州武陽，凡一千三百餘年。至忠武以元勳盛烈復王於蘄，諱世忠，膚施縣人，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侑食高廟，忠武其謚也。長子戶部尚書、贈少師，謚莊敏，諱亮^(二)，生樞密副承旨、贈少傅，諱某，武永王居廣女^(三)，封東平郡主。公，少傅子也。幼而知學，口誦心惟，不待程督。鄰州輔先生廣，朱文公弟子也，公從之遊，凡開物成務之學，尊主庇民之方，不以語他人者，獨以語公。其後與少傅潔齋袁公變爲僚，復以所得於輔先生者質問，頓悟捷徑，倫類通曉。袁公嘆曰：「韓氏有子哉！」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江西、淮西運司幹官，俱以內外及所生艱不赴。幹辦江東帥司，制使李公大東材之，辟倅制幕，弗就。僉判鎮東軍，帥汪公綱尤厚遇。公目如電閃，筆如川決，望傾一府，爭譽交荐。官滿，除吏部架閣、大社令、軍器簿、將作丞、直秘閣、知鎮江府。楚氣浸清，首捐囊金新郡學，齋房靚深，俎豆孔時。政尚簡靜，尤務廉勤。省燕集，却幣交，勤卹民隱，單騎行阡陌中。俸廩當得，苦謝弗受，謂公獨飲京口水而已。財餘於庫，粟餘於廩，士歌於學，民誦於塗。陞寶謨閣，再任，除戶部員外郎，淮東總領，郡如故。端平元年，何公處久涖郡，始專餉事。餉使久不更代，欺弊山積。公

解落整比，吏民甦醒，怨讟朋興，始机槎矣。先是，防江軍與尉卒有違言，尉沈元兼僉署，頗右彎輩，軍士不率。會禁旅盱眙，相觀而動，何公未及爲之所，忽忽去。公暫攝郡，聞焚掠弗戢，曰：「是將走矣。」亟議水軍無納賊。賊至，不得船，遂奔茅山。梟其渠魁蔡福與，其黨益携，民無一人死於亂者，公之力。言者欲以爲罪，主管千秋鴻□觀，繼而事大挺，起加金部郎官，遷將作監。猶有摘指前事者，再奉祠。嘉熙改元，復以金部召，兼刪修勅令，遷軍器監。二年，察訪來歸，即日兼正中書省公事，提督財用司。四月，復爲將作監。閱數日，直除檢正。其爲二監及檢正也，皆兼司。公至，剔弊源蠹，冗苗薶而發摘之，吏帖首奉要束，不敢弄以事。然洗手奉職，日夜與勢要爲敵，蹤跡危甚。屢抗章請去，不報。明年乞罷財用司，又不許。版曹闕，議將除公，忌者滋衆，復以言去。寓雪之平山，讀書賦詩，與客把酒爲樂，若將終身。夙苦足恙，察訪時政，跋履冲冒，病益痼。有旨知平江府，度勢已不可療，亟請老。除修撰右文殿，遂以四月終於北關居第之正寢，年五十有九。積階朝奉大夫。嗚呼！公以才集事，而不以事撓其才；以學用才，而不以才廢其學。有文有武，粗細並入，可謂國之寶矣。每朝廷議理財行邊，未嘗不以爲稱首。然方起而亟仆，乍用而復置，曾不得久安於其位，而卒賁志以歿，此其病自有在，於公何慊哉！公娶王氏，國正次春女也，有質行，封宜人，後十年卒。子某，文林郎。女適將仕郎張某，循忠烈王玄孫。初，少師、少傅墓在長安之許藏，至公雅愛平山，因葬其下。淳祐十年葬宜人，卜從先世之兆，龜筮襲吉。十二月庚午，遂遷公合祔，禮也。公忠孝廉儉，出於天性，少傅同居許藏山中，朝夕侍側，務養其志。有疾，夜不解帶。居官冰蘖

自厲，自奉簡淡。無羅紈之飾。惟酷慣索，倦以爲枕，食以飽口。尤精《文選》，故吟詠皆有古調。書得張長史、懷素筆法。抵掌論天下事，自視以爲一世之豪。騎射說劍，皆得家傳。第宅前洋衙，嘉定初始葺斗城北新居，名竹池嶼，位置得要，堂曰高寒，皮書萬卷。又闢樂壽堂，潔齋記之，故自號曰樂壽道人。詩三百餘篇，一一可傳焉。嘗僚於越，宜人隧上之石，不揆爲之銘，由是又以公爲請。昔韓昌黎記馬北平世裔，謂莊武王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也。少傅翠碧梧桐殿中，少監蘭茁其芽，噫，此謂之世祿，非不朽也，昌黎蓋斬之也。若公之乃能世其家，則所謂不朽者，於是乎在。銘曰：

韓氏在昔，克存趙孤。宣惠遂王，天道不誣。秦廢韓祀，漢復起封。粵繇陽翟，徙上郡中。千三百載，忠武欽起。存趙之功，獻子是似。慶綿演迤，是生曾孫。曾孫甚賢，有武有文。謂不用耶，出入中外。謂盡用耶，方起忽仆。乍用亟置，曾不展布。彼用者天，彼成者年。天與年嗇，公何疾焉。瞻彼許藏，水遶山圍。我作銘記，展我哀思。《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一〕亮：據《宋史·韓世忠傳》及諸書所載，世忠長子謚莊敏者名彥直，不云名亮，疑此誤。

〔二〕武：疑當作「娶」。

僧宗印行述銘

予官中都，始識東林印師於旌德寺。見其跬步繩尺，雖卓行不能及也；研頤經典，雖古學不能追也。至於出處之際，從容中節，尤士大夫所羨慕者，心常敬之。歲庚午，聞其歸寂，爲之惻然。越二年，其同袍智迴具行述以銘屬予。師父大化從風，銘將安厝？雖然，不可無述也。師名宗印，字愚翁，東林其自號也。臨海胡氏。年十六，從東掖山桂堂師坦出家。坦歸浦江龍德寺，隨之受經，又隨之天竺靈山，始學教乘栢庭月、嘯巖虎二老門，咸加器異。桂堂主旌德，師左右侍養，遂終其身。其歿也，瘞之於湖濱福壽寺，鬻衣孟置田一百畝奉祀。旌德，楊郡王香火院也。奏請住持，繼桂堂後，學者輻輳。甫一年，忽捨衆遯歸杭山中。又明年，招歸寺，處之東堂。蕭然一榻，羹藜飯藿，裕如也。客至酬答，不及俗事，惟手持三大部經不置。景定二年，奏除崇恩演福寺，控辭，中使宣諭不能回。癸亥秋，上空虛席，詔主大禮禱晴期懺，辭之至涕泣。上曰：「朕自知此僧。」始黽勉承命。歲祀之日，晴曦烜赫，特賜名鑑義。繼辭疾請守先師塔，始得許允。楊某府復挽東堂。咸淳五年，忽因微恙，衣鉢喪儀皆預定，不許定排象與。手持數珠，稱佛號吉祥，卧而逝，七月十八日也。闍維舍利無數，僧俗爭拾。僧牒五十一，壽七十七。師厲行不矯尤，泛愛不污下，聞人過，面熱發赤。度小師恐爲慮，晚得宗鏡。銘曰：

僧牒五十一，主首期歲。難進易退，清風滿世。《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菊磻高君墓銘

菊磻高氏諱翥，字九萬，後以字行，菊磻其自號也。曾祖儼，父某，世居越之姚江，爲儒先家。君幼有異質，其父兄教以科舉學，下筆出常兒上，人謂必且大高氏門戶。長乃卓越不羈，踏槐黃不利，輒棄去，曰：「此不足爲吾學。」益取古書讀，專用力於詩。師事雪巢林君憲，得其句法。又與杜君旃、周君文璞、劉君過、浮屠義銛游，思益大進，流美圓轉，金石相宜，卓然自爲名家。尤善談吐。髯紫如蝟毛磔，眼稜漫之，若世所謂書劍客俠士，蓋奇男子也。與人交，昵無間。或值其莊語，則凜不可狎。所交皆一世之名勝。及其謁大官，不肯下氣強附。獨與復齋陳公、鍊庵許公復道，始終不替。二公游宦，多與偕，益棄奇就實，退然老儒生也。君年少氣銳，謂功名可邂逅致，得人錢，往往不甚愛惜。晚歲落莫，至無一椽半畝。某年春游淮，得疾而歸，以某年某月日卒於江湖之寓舍，年七十二。交舊哀金以葬，家人又不受，鬻簪珥買地孤山，後二年十一月，奉柩窆焉，實談家山也。君無子，女一，適進士崔子直。子直將其妻母之命，謁予銘。予憶少日侍先君子宦中都，始識君。俯仰倏四十年，而予亦老矣。中間簿宦於越，會君居華飛巷，予間過之，嘗戲曰：「巾屐消散，固與人異。今一就禮律，豈厭舊習耶？抑血氣流轉而然耶？」君笑而不答。噫，詎知其竟銘君也。銘曰：

孤山相望，人如玉兮。酌彼芳泉，荐秋菊兮。《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黃韋齋先生妻吳氏墓銘

吳氏名鳳，義烏南山人，同邑黃穰母也。初，韋齋名士儒素，母太令人在堂，其吳宜人居冢婦，具盥櫛，羞滑甘，雖褻事亦親之。吳氏未笄在左右，井臼盤筵，粗針細縷，克意任勞，由是吳宜人安之。韋齋性嚴，委曲諷勸，多爲之霽怒，壽登期頤。吳氏終順如一，未嘗忤色惰容。其子畢力爲學，穰馳聲京庠，殊慰意焉。踏槐黃或失利，則勉之曰：「得失常事，要在穰裝不廢輟爾。」天資慈儉，鄉鄰有急，周之惟恐其後。衣服多澣濯，儼然潔新。穰娶婦生男三女二，時節慶賀，婦孫羅拜，白髮皤皤，歡如也。淳祐丁未仲冬癸酉，以疾卒，年六十有六。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原。招僧某某後伯父知縣。長女適厲某，次適宣某，皆宦族。德之先君通議與韋齋游太學三十年舊，某以通家子供撰杖，故穰以吳氏銘爲請。某嘗觀天台王棐爲生母乞銘於水心先生葉公，懼不應銘法，弗獲於傳（二）。公以其教子有成，亦爲之抑揚而詠嘆之。穰雖未即取世科如棐，然自進諸子於學，其家之興未艾也。銘曰：

聞諸蘇子：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生也。若吳氏，養子葬於里，其身已往後方起。《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二〕於：原作「私」，據葉適《太孺人唐氏墓誌銘》（《水心文集》卷二二）改。

臨浦徐通判墓銘

初，偃王誕治國以仁，天啓厥後，徐氏十望，其九出焉，尤著於姑蔑。有名某者，紹興初，始徙山陰之汀，生子璋，以三舍貢。子璋生恂，進義校尉，上臯酒人。恂子端臣，魁磊多奇節，愛瀟山臨浦之勝，徙居浙之左，大家推甲乙焉。子貴，累階宣義郎致仕，贈光祿大夫。公諱普，字叔平，光祿之子也。少刻意舉業，及著文端戴公錄牒，學始超邁，其舍不敢鴈行比。光祿樂施，鄉里怙賴。淳熙七年東中荒劄，發粟佐常平調度，賑恤尤厚。朱文公爲庾使，行部得之目擊，亟約越帥請推賞，辭焉。紹熙癸丑，越復大侵，光祿下價周亟，臺府義之，薦之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堂召公，與檢正徐公諏議，公益出奩中金成父志，補迪功郎，非願也。慶元初，銓中主義烏簿吏璽，循從事郎，監惠民、和劑局。開禧邊事起，虜突兩淮，公義激氣勇，募衢下闕八字。用助軍需甚夥，特改合入官。嘉定初，知嚴州桐廬縣。咸寧郡夫人服闋，知揚州泰興縣。光祿服闋，僉書高郵軍判官。制使賈公涉材之，爲辟權通判海州。俸入一錢不受，創官府，造軍器，築城壕，修石湫河，費皆自備。由通直郎轉奉議郎，磨勘承議郎。紹定初，差福州帥司機宜文字。汀郡寇作，勢張，公久在邊頭，老謀祖識，一道倚重。招捕內翰程公秘委入廖洞撫諭，帥李公某、王公某繼委築漳、泉關隘，平巨寇嚴用。最後憲使招

捕陳公韓請於李公，特薦之朝，又列薦，乞用軍功超轉。史丞相當國，少好牢籠士，謾以甘言留連，實靳不與。端平改元，始得通判招信軍，改添差揚州，至是再入淮東。拳拳之撫國，白首不逾。耕屯淮北，自出牛具糧種，當路累以爲言，廟堂深知其忠勤，竟不能用也。公亦久厭兵事，秩滿賦歸，讀書手不釋卷，細字蠅頭，後生不逮。時往東湖山，與賓客賦詩飲酒爲樂，盡忘世故。救荒一事，乃其家法，不容不爲之怛心惻意。庚子旱，蕭山、諸暨尤甚。朝命一下，公收糴歸官所給直，盡發廩廩，不足則賣白金、鬻田業，取之浙右，軍民幸濟，而公之家罄矣。或者頗疑其干譽，豈知施仁一脉，實源流於偃王，受教於嚴父，如痛在身，救之不及瞬，夫豈有所爲而爲哉！會帥趙公性夫人居法從，誦言於朝，特轉爲朝奉郎，淳祐壬子。明年改元寶祐，八月十八日也，以微恙終。母宜郡夫人洪氏、咸寧郡夫人丁氏。娶丁姪女也，封安人，先卒。繼室王氏。子男四俱卒，免解進士某，禮部正奏名。女一人，適朝散大夫、知興國軍事葉德新，已卒。孫男四，女三。以寶祐四年某月日葬公於山陰縣新安鄉東湖之源，與安人合祔。於乎！公從大儒先生游，其品目豈不素定哉。一從宦轍，世遂得以務法限之。且公三膺薦選，皆在高處，使策名進士，何患不取顯官美職。而他人之夷俟而裁量者，我且以是而裁量人矣。今毀家紓國，舉世所難，而員外之郎乃刳忍而不予者，餘二十載，豈天下員郎以公而亢哉！昔漢司馬相如以貲進，而文明一世。至卜式輸家財之半，遂爲三公官。家財之半，視百役之無不興者何如也；三公之官，與一員外郎之秩，等級又何如也！漢世不靳於式，而朝廷乃靳於公。雖本朝用人塗轍與前世異，然有人如公，乃不能略破拘攣，俾之展布四體，建侯立功，此則爲當世君子有職

位而宜爲國家惜人才者愧也。公有至性，事親先意承志，愉婉天至。光祿得疾危，憊進湯藥也，膚體無所愛。疾愈，更綿裘，永慕尤篤，一飯必先薦而後食。歲時祭祀，輒泣下。移孝爲忠，其盡瘁於國也宜哉。若勤儉謙敬，可記者甚多，茲特著其忠孝之大節，而故略書。初，光祿壽八十三，公壽亦八十三，天之報應不爽如此。天固報之，人之報之獨有慊者焉，於公平何損。某識公四十年，又與德元同爲南省進士，德元來請銘，不得辭。銘曰：

繄昔偃王，仁義其德。世胄於衢，徙越無籍。猗歟外郎，嚴父是則。委身詩書，靡自封殖。如楚令尹，毀家紓國。輸財助邊，奚翅卜式。其忠其勤，其報猶嗇。人故嗇之，天則靡忒。公與嚴父，俱壽九袞。子弟進士，倩二千石。慶事方來，有隆無斁。支水湜湜，西山奕奕。石堅有泐，銘堅無惑。《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皇兄趙佑神墓銘

藝祖皇帝身創大業，弗私其子。元子諱德昭，德昭之子諱惟吉，皆追封始得真王，八世而榮文恭王始大。源之深則其流也必遠，蘊之久則其發也必宏，理固然也。始贈太師、齊國公諱伯旴，生四子，長諱師雯，忠訓郎；次諱師意，贈太師、魯國公。忠訓生從義郎諱希尊。魯國生文恭王。公，從義之子也，於文恭王爲堂姪，諱與康，字貴叔。公胚胎前徽，動循彝則，不待教詔。今上即位，補右

列。淳祐三年，特授皇太子副率，兩轉千牛衛將軍，主管佑神觀。其在列也，卑躬側履，委順引怡，於宗廟之事尤習，縉紳儀之。然身雖班行，而雅意林壑，屬微疾，則謁告歸寓里，不汲汲於進，若將終焉。竟以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上聞之，命內帑賻金贈。取徐氏，有婦道，先公二十一年卒。子某，承信郎、新差處州戶部贍軍酒庫。女三人，適某、某、某。孫女二人，尚幼。徐氏葬蕭山縣長興鄉，西距家百餘步。孟境卜合祔，兆吉，以其年某月日奉柩窆焉。公天質篤厚，持之以謙，待人接物，惟恐傷之。周給貧隱，一不靳吝。善飲酒，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所居湘湖，山水如畫，渚蓮岸柳，綠遶紅敷，左右映帶，游者忘歸。公猶杜門如僧，坐榻成坎，竟歲不舉武臨觀。平居惟以書冊度日，未嘗釋手。人或笑之，則曰：「吾自樂此，毋吾止也。」垂歿，呼孟境訓之曰：「吾起疏屬，際遇休明，驟升班行，鳴騶曳組。豈虛薄能之，殆上世壅培隆厚，餘慶燾及後人耳。汝如知此，當倍加兢畏，思爲善最樂之言，持身保家。倘所然未銖杪，而以丘山之心承之，則非吾子孫。」孟境涕洟受命。士大夫聞公喪，如喪所親。某辱與孟境游，而一緘示行實一通，請銘爲刻碑之觀。有周其時，公族信厚，詩人記之，詳辭再三，詠嘆不置。公之吉德，所謂信厚者非耶？烏可以已。姑摭其實，而繫之銘，曰：

穀兮宅湘湖之曲，逝兮窆湖濱之麓。弗膠干祿，寧遠其躅。惟公兮行淑，疇慊兮不足。嗚呼，其昌後人之福。《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虞德永墓銘

先君子與國錄虞公同年進士。先倩郭氏，嘉定初爲寮胄學。辛未春，國錄下世，先君哭之增慟。越三年，邂逅公之子德永於都城，匆匆相勞苦而別。契闊二紀，今便章在朝，德永館焉。某忝學官時，獲登門。庚子秋，某去國，德永亦侍便章而西。更十載，便章開淮閩，某在揚，與德永共處者連歲。壬子，某入閩，暨來歸，而德永下世矣。某謀議淮西，德永之子中官儀真，屢以銘請。嗟夫，某懼夫文不令以爲神羞，而易能不諾。按虞氏世系會稽，世南之後。徙居四明，有名午者，始徙天台之寧海。曾祖也生顯，承奉郎，是生國錄，名某，終宣教郎。德永名某，國錄長子。少馳雋聲，作文自出機軸。國錄愛之甚，携之官。蜀易帥，宮教劉公炳有盛名，德永受業其門，深造壺奧。劉公歎曰：「吾道東矣！」不幸失所怙早，母儒人郭氏亦逝，中間又喪其中饋。憂患摧縮，間關營葬，鬚髮大半白。乃謝之場屋，以詩文自娛，盡交名士。賈公知之尤深，補將仕郎，校書秘府，其子若婿悉與以官，十八年之間如一日也。德永心事調直，交道雖廣而不雜，獎善好義，人以是多之。德永稍倦游，辭賈公東歸，執手不忍別。得上氣疾，就醫在所。越五日，集鄉寓諸人酌酒話平生事，以棺衾自隨足矣。以書達其弟采，越三日而逝，乙卯五月二十日也，年六十七。娶郭氏，先卒。明年四月癸酉，奉柩安厝於縣西北鳳澤壺丘山。中今爲文林郎、淮東轉運司造船場。女三人，某、某、某其婿也。德永

讀《易》，於《益》之義有得，以名其齋。詩詞雜文四卷，號《益齋》云。銘曰：

虞校勘應龍，雍公曾孫也，最精史事。嘗移書李隲曰：「虞氏徧天下，若夫文懿之後，會稽、天台、雪川、建寧及蜀東西川，餘皆強附。中少年未悉，宜使熟知，得姓名本末。」嗚呼，其所望者遠矣哉！《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杜紫巖墓銘

婺之先儒，最推杜氏，蓋自仁翁以來，乃學讀書者四世，至橋齋而始以大科召，方爲聞家。兄弟五人，稼軒所謂「金華五高」者也。仲曰癖齋，諱旃，君之父也。君諱去輕，字端夫，晚以字行。質靈氣邁，不樂師授，惟在親旁。及隨伯父橋齋同游，耳目濡染，捷敏，數約上下古今經史百子，作爲文章，絕出筆墨畦徑。心事調直，不爲斬絕詭異之行。見人善，噓拂滿口，過必面責。居家與待交游如一，不以燥濕易其操，橐無一錢，家人告匱，顧而笑曰：「吾儒法蓋如是。」有金滿百，則推與人。與士大夫交，若語鑿鑿，皆正大之論。導人爲善，及學以訓子弟，人服其教，不以爲忤。年四十，即謝科舉。所交雖當世鉅公，可以爲軒輊者，不以身之進退望焉。卒無有出力推挽之者。貧且老，益刻苦，務記覽集，作規垂千古。文昌李斛峰贊其文，謂「由預以逮審言、子美，以至君，何杜氏之多儒也。」誠甫、正甫，君群從也，相繼淪謝。所恃以支柱門戶者，賴君在耳。孰謂朝廷未舉徐復故典，

而遽賁志以歿耶！君生嘉定，歿於景定四月癸巳〔二〕。先一日，雖有微恙，尚篝燈爲人作偈。凌晨，忽呼其子與之屬以鬼事，由然而逝。君娶郭氏，先十四年卒。子一人。女六人，適某、某、某、某、某、某。君之喪，遠近傳聞，莫不頓足驚嘆曰：「喪一名流矣！」詩文盈篋，詩得癖齋句法。楷法尤工，不減唐人，片言半幅，人輒珍闕。君自號紫巖翁，有《紫巖集》若干卷。蘭邑淮浦沈大夫義標絕俗，始終經紀其喪事，與之卜以十二月甲申葬之蘭溪縣紫巖鄉唐原之植城隴。先事，請銘。某與君交最舊，銘烏可已？其詞曰：

家有五高，君實繼之。族素多儒，君不替之。紫巖有石，胡然識之。詔示後人，尚勿墜之。

《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二〕此處生卒均只有年號而不言某年，當有脫文。

丁適道母墓銘

蕭山山川演迤，於中必有大姓多士，而不及訪，況豐儲葬焉。始鄰丁氏，有適道者，好脩文，而余間過之，每爲余治具，酒醢錯出，屏內無咳唾聲，余心異之，亦未知其慈母之教也。一日，適道走書東陽曰：「某生不幸而孤，母氏守節自誓，以長以教，至於成人。今母又不幸以往年逝，葬且有

日，大懼泯歿無傳，以重不孝。君素辱知，願哀而賜之銘。」夫人諱某，陳氏，世家越之諸暨。曾祖某，祖某。夫人幼有異質，聽諸昆誦言，輒暗記上口。其父授以《女誡》及講《語》、《孟》，皆通大旨。擇配必以名門。年二十四，始歸同郡丁君某。敬奉尊嫜，叶贊夫子，一於曹大家手法。視絮湯劑，積久不懈，春秋祠祀，必敬必豫。平居言不出口，而閨內區劃咸中節。會戊午，君挾其弟仰賦歸，語夫人「吾幸中選，必以屬吾弟，庶幾得嘉耦，爲二親歡。」夫人勇贊之，卒如其言。未幾，丁君即世，子周甫晬，人謂夫人且奈何，夫人曰：「若知有衛共姜者乎？吾不踐二庭矣。」爲抱嬰兒以虞水火，身教意飭，日化月成，或爲手抄，夜分不寐。曰：「此子而克有立，則其父不死矣。幸無疾。」淳祐五年七月望日，壽七十五而終。男即適道，免解進士。女適忠翊郎、監鎮江府都作院趙適夫。淳祐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庚子，葬於桃源鄉曹山之原。夫嫠居三十年不嫁，難也；子在孩，難也；重以內外姻黨之脇誘，倍難也。夫人秉一節以抗三難，冰霜凜凜，終始無替，殆天啓其喪以壽丁氏歟！吾知其子孫之興未艾也。攷今古所傳烈女，芬芳簡策者，夫人過之無不及焉，而余莫之知，銘之亦可識吾過也。銘曰：

昔韋氏，女尚寡。作《女訓》，傳天下。歸墓攢，大字寫。唐史臣，其訓也。我銘之，詔來者。《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宋趙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景定二年

景定二年辛酉，皇兄利州觀察使、贈少傅、信國公之配福國太夫人王氏，薨於越之里第，詔遷其國於越，仍給賻贈，所以寵綏者備至。居兩月，權沂靖惠王令孟得以行述踵門，告之曰：「孟得不孝，禍及所恃。忍死卜以季秋之朔，安厝於會稽縣五雲東館之椒山，從先君之兆。惟吾母之行事，實應銘法，君嘗秉筆東館，願哀而賜之銘。由此不腐，惟吾母之幸，抑不肖孤實嘉賴之。」某曰：「本朝睦族，近親初逝，皆敢佛刹，候親屬舉葬，則偕之輦塔，然後翰林學士分爲之誌。其事體之重蓋如此。今雖曠典，顧某何人，安敢犯不諱以識誚。」孟得號慟，請益力，用不得辭。王氏諱真祐，其先開封府人，南來著籍在□。厥父顯祖，武經郎。生而慤淑，及笄，歸少傅天官貳師之孫，父子班重侯累主，族望赫奕。太夫人祇敬以事上，冲厚以字下，凡內外屬親疏遠近，各盡恩意。少傅歷州縣二紀，入儀班列，羅沂國祿食，尅終永譽，太夫人實相之。嘉熙三年、淳祐十一年大禮，封令人、碩人。寶祐甲寅，免少傅喪，特封興新郡夫人。景定元年大禮，進封信國。建儲，封福國。明年，家集歡洽，甫頃，忽眩暈不樂而逝，年五十有七。太夫人動止有儀度，人罕見其喜愠。少傅薨，悉力送終，禮無遺者。聘請名師，俾孟得畢力於學。翻葺舊第，婆娑自適也。詎料至此極耶？子三人，長孟得，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復州團練使、提舉祐神觀、權沂靖惠王園令，會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次孟滌，上命出入仲父申恭和王，又賜名乃獻，皇姪，蘄州防禦使、奉沂靖惠王祠事；次孟深，成忠郎，已卒。女二人，俱入道，長孟澄賜紫演壽大師，孟滌先卒，孟澄遂歸奉香火。嘗聞太夫人奉佛老學，齋房不殺生，用能得其傳。其終也，委順坦化，宜有異於人者焉。銘曰：

處富貴兮若無，祐顯達兮匪孤。惟子于學兮，爲君子儒。性知虛靜兮，耽佛老書。豈其天，抑人矣乎！《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張定軒墓銘

淳祐壬子冬，予丞建安郡，故事，當謁書院，如學然。有耆而髯者爲之領袖，甚文而度，予心敬焉。問之，則學錄張君也。明年予爲子謀師，君實應聘。其踐履平實，議論正大，且能道建安前言往行，聽之亹亹不倦。居數日，君慮錄職有缺，辭去。予挽之不可，則請其子不群代其席。自是非書院公會，不面得其起居狀。忽一日，有速不群歸者，予疑焉，則聞下世矣，甲寅九月四日也。當冬戊子，其孤將葬君於建安東里之桐源，先期請曰：「知先君莫如先生，願賜之銘，以託不朽。」適予治歸，冗辭弗獲，乃第其系緒而銘之。君諱某，永嘉人，五世祖始家於建，諱某。父諱某，始以累舉恩主廣州某縣簿。君自幼有至性，侍親義南，期年而有大戚。携其老母閒關護柩以歸，呱呱涕淚，哀感行路。稍長，答《尚書》、《周禮》、《大禮》，有聲鄉校。酷嗜理學。慶元中，朱文公集《書》傳，君

執經叩請，公以野服見之竹所精舍，稱其稟性靜定，有受道之姿。君取以爲字，又扁其室曰「定軒」。開門授業，生徒日衆。今周提舉市舶、劉守、劉倅，其達者也。在劉塾，因獲交蔡節齋、九峰，就正所學，視覺軒、滄州輩父行也，與覺軒尤厚。端平，貳卿朱公造門具禮延屈，君始得盡見文公之書，幾無遺憾矣。職講書於學遷書院，糾錄郡守庸齋趙公以君登文公門，有前輩典型，極加禮遇。未及論薦，君以老憊，力求退，遷正賓長。忽七月之旦，直舍棟壞，識者憂之。一日，君拊髀而嘆曰：「老子行矣，吾寧久居於世？」甫旦，不疾而逝矣。庚子歲，某官中都，聞都堂棟撓，李、喬二相繼逝，天未嘗輕以施諸人。彼其忽生而驟死者，何所事棟哉。君於書院，所關蓋如此。君恬淡寡慾，平居自讀書教子之外，世俗猥瑣之事，未嘗一爲熏染，可謂挺然而特立者。享年七十有二。娶李氏，男二人：大雅、彭老。孫男二人，女一。不群，大雅字也，與其弟競爽，天啓張氏，將在二子乎。銘曰：

棟存與存，棟亡與亡。嗚呼張君，雖死而光。《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錢府君墓銘

錢氏自忠懿王入朝輸國，著大勛勞，重侯累主。三世贈爲金紫光祿大夫，四世爲朝散大夫、通判無爲軍，五世爲文林郎、婺州推官介之，始自京轉天台。生楷，徙居剡西，君之父也。君諱承祖，字武子。在髫知孝，十三而孤，泣血不食，幾不勝喪。母石氏，泣諭之曰：「人生固有數，所痛者棄

我等太早，實難堪任。汝今又重我憂。汝但守父書，課汝弟，使有立，父雖死猶不死也。」君始勉強餐粥。稍長，隆師取友，能尊貴其身，不使一時怠於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息縱於度外也。南渡後，大科亡聞，家聲弗紹，且庶士不得祭於廟。奮心鏖戰，春秋小比，常占高等，至大比，則危在薦書中。益嘆功名分定，不可以攫取。游心外物，觴詠自適，不錄人事短長，不闖官府。門戶早訖，弟妹婚嫁，多隨世態。徧盡子職，朝夕列食，時其多減以爲欣戚。母登九袞，疾不時愈，視絮湯劑而方進之。請禱必哀虔，夜不寐，旦不盥。比終執喪，老時愈哀奉，追慕成疾。預戒其子曰：「吾勗汝於學，期汝成。今疾度不可爲，似不可見汝。常心我之心，一意學舉子。」無幾何卒於正寢，開慶元年五月十九日也，年六十有四。娶王氏，叶贊君子，相成厥家，年四十九歲，以淳祐二年十一月己卯卒。男一人，夢發。女二人，進士黃難老、通仕郎孫元鳳其婿也。孫女一人。初，王氏葬本鄉地名某之原。某年月日，夢發奉柩合祔。某與君鄰縣，相望僅逾一舍，而元鳳又賤息。曩不揆，嘗銘石氏隧上之石，甫五年而銘君，抑予之不祥耶？抑君之不幸耶？銘曰：

母詔其子子詔孫，勗哉於學紹所聞。嗚呼惟孝天永錫，公侯之澤被後昆。《太白山齋遺稿》卷

下。

石夫人墓銘

婺州推官介之，實生善士，以婚於石氏。自御史風節聞天下，臺從不絕，蔚爲文獻名家。有諱美瑞者，生綰，綰生慤，克齋先生慤之弟也，實生質女，以配於德門。君諱稽，字某，生長與禮法俱，能尊貴其身，不使一日怠於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事失其度也。嘗憶南渡後大科亡聞，家聲弗紹，且庶士將不得祭於廟。刻厲名揚，期自表見，其志弗酬。及退而博延師友，訓迪子弟，講貫敷繹，自樂也。晚更慕空寂，凌晨輒誦《法華經》，積至五十徧不倦。嘉定乙卯八月十八日，盥櫛易衣，悠然而逝，年五十有一。其先自天台徙剡，葬桃源鄉海洋原。夫人世居越之新昌，年二十四而行，敬事尊長，順承妯娌，苦節春秋，視滌濯，羞簞簋，克盡婦道。嫠居早，幼稚呱呱。夫人守良人之志，搏節調度，而生理不乏，闢館賓師，而諸子有成。婚嫁既畢，諸孫競爽，晚年殊慰意焉。子出繼者陞朝，將以郊裡推恩本年，掉頭不許曰：「吾已壽矣，何用恩焉？」年八十有六，以某年月日卒。男五人，某、某、某。女三人，某、某、某其婿也。以明年五月某日，奉葬祔于府君之兆。元鳳，某之子也，以婦翁之意謁銘。某居邇越，習知家事，用不敢辭。昔穆叔言世祿不朽，而後世猶有以門閥相偶如崔、盧者，蓋專以世論，而尚□之意蔑矣，獨不懼穆叔之笑乎？今視錢、石二姓之合匹，柳子稱其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禮範也，所以請士者榮之者也。銘曰：

桃源之鄉，福溪之汜。同穴而藏，今承靈祉，公侯之子孫，今復其始。《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西峴逸民胡叔章墓銘

景定三年十一月

西峴逸民胡君，嘗自狀其行以授里中孫某曰：「吾生不幸，影響昧昧，倘歿而無傳，是重不幸。君號爲能文辭者，其必如是銘我。」我聞其言而悲之，不忍發也。景定二年，逸民八十二，聞其以九月二十三日卒。某既爲位哭已，乃閱其狀。逸民名楚材，字叔章。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居東陽之永寧。幼有異質，工詞賦，務先理，不事磔裂雕鏤。以是游名場，率爾得在顏行，益究以古學。嘗問爲學之要於端獻葛公，公曰：「吾學自踐履中來。」又問於文惠喬公，公曰：「學以經爲根幹，子爲華藻。」晚從鍊庵許公游，每云學貴乎思，且舉前賢思之說以爲訓。故逸民之學，以正心修己爲先，銘而揭諸座右。行己誠，與人信，少過差創艾，或加橫逆，不校也。父喪母老，下里無以養，挈而之邑，開門授徒。年四十，始就贅鄰邑劉簿家。十年而母終，又十年而劉氏卒。繼室沈氏，後十年亦卒。逸民寤寐西峴不忘，乃歸其下閨之里居焉。陋巷槁几，茗飲冷落，或掐芥攪糜，清言竟夕。昔仲尼稱遁世者七人，而其等有三。君既以逸民自號，復有取於司空圖，即其所居之東預爲壽藏，庵其上曰息軒，其前曰養浩，賦詩酌酒，尚羊其中。唐史臣以圖知命而傳之《卓行》。噫，使圖而遇聖人，縱不得爲柳下惠、少連，獨不在夷、齊之儔乎？然則君品自斷可識已。君無子，以弟景雲之子兼善爲

後。越明年十一月七日寔。銘曰：

司空表聖預作冢，引客詩酒常徘徊。自言生死一致耳，吾能暫游此中哉。表聖倘復遇聖人，詎肯差肩稱逸民？嗚呼胡君希表聖，後有過者尚起敬。《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全宋文卷七六九七

孫德之 四

喬見山墓銘

見山名幼聞，夢符之子。

予爲童時，先君子嘗誨之曰：「耘齋喬先生、竹所倪先生，有子弟俱生己酉，眉宇秀麗，讀書如布穀，筆勢排迤老蒼，他日爲國器，非但吾鄉之珍也。汝曷強附焉？」予由是往從之游。倪字觀道，試吏部第一，不幸不得年而歿。喬字擇善，十七入太學，應進士，出入中外，寄祿奉尚書幾倍倪。然終之不獲展盡，如先君子之所期待。擇善前年卒，予哭之涕滂。今年十二月十二日甲申，其子倬孫、似孫將葬之邑西山，與吳令人合祔。先事，具行實哭謝曰：「知先君莫如君家父子，銘非君誰宜乎？」弗獲辭，退次之而爲銘。擇善諱幼聞，世爲婺之東陽人。曾祖某，祖某，俱以厚德稱，某贈朝奉郎。父夢符，朝散大夫、監察御史，累贈少保。師事呂成公，嘗著《不欺論》，世傳之。公既有異質，又得異聞於家庭，學不待詔而成，《周官》馳聲上庠。會丁少保憂，服闋，從保任銓，中迪功郎、

興國軍大治簿。丁母夫人錢氏憂，服闋，監□官縣場楊村酒庫。入帥幕，一府倚重，登紹定龍飛第，衢州開化令。將從班入，會汪寇犯境，郡將謂非公莫適任責，請於朝，因任外，改官幹軍務。賊平，改知池州青陽縣，解落整比，以治辦稱。常平使者勸義役，一道四十三縣，青陽最先成。留耕王公材之，褒表增秩。暇時舉行鄉飲，儀文燦然，士益知勸。秩滿，通判臨安府。引疾，主管雲臺觀，監臨安府糧料院。入爲諸軍糧料院、太府簿。遷寺丞、宗正，知處州，兩易台州。丁歲大祲，招糴勸分，飢饉藥病，雖凶而不害。訟牒山積，剖決川流，約盈拾漏，用度無乏。方駸駸向治而公去矣。初，史丞相開督廟堂，使公上下其議論，不能合也。會其專國，公亟丐祠，旨別與郡。去之日，闔城遮留，德旗系道，老稚有泣下。計使鄉人務爲迎合，誣公易舊楮，意欲乾沒，削秩居撫州。史尋亦悔之，踰年即放使，某以蹈危險，絕意榮望。淳祐十二年，始復朝奉郎，一星終矣。訓詞意旨，有「遺憾於昔，而甘心於小」者，蓋其冤狀，不惟時人知之，皇上固洞燭之矣。差知常州，丁大全疏主管崇道觀。參議淮西制置大使司，事今師相，主賓歡甚。擒虜酋，由朝請大夫轉朝議，懷遠轉中奉，權知常州。進用之意未遂也，乃景定三年八月十二日，無疾終於正寢，年七十有四。越一年，始葬。娶胡氏，繼詹氏、吳氏，俱係令人。三子，長唐老，已逝；次倣孫，將仕郎；次似孫，以致仕恩補通仕郎。女一人，未行。女孫一人，適承直郎、潭州南嶽書院山長金士龍。公內行九族，外禮賓友，下至泛應流俗，亦不事涯岸。常慕范文正公，欲創義莊，顧局於力，月給時周，吉凶皆有助。鄉曲義舉，悉歸身先；緩急扣門，不以存亡爲辭。納謁終日無倦，稍暇則手輯簡編，未嘗有疾聲遽色。耻言人

過，聞寸長片善，輒喜見顏色。家務井然，戶庭藹然。少保於平章孔山爲鄉先達，譜姓則兄弟也。孔山得政，公退自競畏，齒朝不待期，即請待次君而去，而素不惑者，方簿於除。此可以爲世道嘆，於公乎何有！吾夫子論鄉人之好惡，而別其善不善。昔之陷公者，其人已可知。至於參樞平舟楊公、東畎曹公、意一徐公、留耕王公、久軒蔡公，皆所謂稱於天下者，善不善可以觀矣。即以西郊築祠三楹，繪鄉賢達丞相葉公而下十有二人，時節率同志奠祀，曰：「此先君少保之師友。」故扁曰「師友淵源之祠」。左右花木迷合，小園陂塘，作亭謝，四時佳致，輒載壺觴，携杖屨，嘯詠爲樂。詩句如行雲流水，有香山思致。燕居之室，名以「友恭」，立館其旁，曰：「吾兄弟六人，出處雖殊，終始其間。吾二子漸長，能志吾之志，庶不負命名之意。」號見山居士，有文集三十卷。予齒少於公。俯仰六十年之間，同時燕游，先後凋謝，予老且熟矣，可使公無傳耶？銘曰：

開八秩，齒非不壽；秩五品，官非不遂。嘆世事之輪云，竟不登於顯位。惟友惟恭，可以繼志。《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臨浦徐公中純墓銘

予道臨浦，必過益齋徐公，見其子中純眉目奕奕，音吐寥亮，心愛之。益齋御子嚴，中純朝夕據案几，吾伊不輒聲，猶程督不置。予間語公，是子他日能自成立，盍寬諸？公頗謂然。其後中純屢擯

名場，年甫四十三而卒。後兩載，益齋亦逝，予能銘其墓，而中純之子順孫復牽聯有請，銘焉得已。中純名琚，有異質，讀書迎解。嘗習童子科。徐氏望族，所請多四方知名士，中純能自刻厲，委已於學。隨宦淮北，積閱補戍級，弗受。聘榮文恭王姪女，特封碩人，中純當得官，耻以士人自陳，其抱負耿耿如此。然遇秋試，悉在次列。恩沾再踏省門，不得第名於進士，無以略答父意，居不自得。特其年尚壯，氣甚銳，科名官職尚可隨例取償，詎料其解後得疾，賫志而歿耶！歿以淳祐辛亥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初十日。子二人，長某，母舅承宣提舉任以郊霈，銓曹難之，上旨特放銓中，授承信郎，慶元秘官；次某。女三人，長已卒，次未行，次奉老子法。孫男三人某、某、某；孫女一人，尚幼。中純質敏銳志，遇事輒發，然亦樂易可親者。惟喜賓客，傾資貰酒，拊髀抵掌，歡如也。丁酉夏，京城大火，民徙觀宇，益齋入天慶觀，中純見瞽者稚子中謁，發錢亟市藥治療無靳。是心所發，豈有爲而爲之哉。此予所以惜其不少槩見也。碩人名某，先四年亡，中純葬之於山陰縣某鄉祿料山，葺庵其下，手植杉竹。每花香鳥鳴，必邀客往遊，醉則曰：「樂哉斯丘，旦暮即此無憾矣。」予謂其酒後耳熱，未甚異也，孰謂遽踐其言耶！予自惟登公門俯仰四十年，見其三世，而再銘其墓，則予亦老矣，其辭悲焉。銘曰：

天樂之邦，祿料之山。君其室人，手植檜杉。胡棄祿養，遽從其間。慶源演迤，秀出庭蘭。君門方丈，我得不刊。《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深居馮公墓銘

南康馮氏，世以儒名，至厚齋始得朱文公而師之。公初抵郡，一見賞異，自是出入直節堂，凡經傳命脉不以語人者，皆以語之。間諷以持厚之說，故名其齋曰「厚齋」。諱椅，進士起家，官雖不遂，所教授常數百人，諸子皆傳。長素餐，庚辰甲科，知温州；次去非，辛丑進士，知興國軍。次去辨，庚戌進士，分司幹官；次某籌，積閱知通州。去非字可遷，幼有異質，而伯氏共業，短檠竹几，吾伊嘗至夜分。稍長，義理融液，文思泉湧。嘉定癸酉、乙卯，鄉書俱第一。歲丙子，主文王公遂得其卷，寘之魁選，以聯事江君沆誤起封黜，乃陞次名補處，則分司君也，人以是屈馮氏。公方捷應舉，已而腐餘之習，博書懷傳，窮搜恣觀，不究其端極不止。諸公傾構重幣，聘請爲白鹿書院山長，與後先升堂，復分金陵講席。其發明《易》、《書》、《詩》，經師多未及。夙受知趙公葵、吳公淵，二公分江淮浙閩，多往來揚、潤、吳門。中第，注滁州戶曹。某年余公玠宣諭四川，辟淮遣，隨司罷，郴州桂陽丞，東淮漕辟運幹。其年改宣教郎、知會稽縣，未上。今丞相鎮淮南，改辟寶應，尋通判壽春府。公雖轉職州縣間，一時鉅人如程公某、許公某、王公某、王公埜、董公自然，交口吹送。王公遂、李公性傳、江公萬里薦之尤力。董公槐、程公元鳳繼相汲引。此自進由發運司主管移兩浙轉運司，除宗學諭，人謂自此陞矣。會三學叩閭攻排丁大全，朝家將行法，公誦言其不可，遂可以伸氣

矣。其餘黨猶在要路，竟遭擠排，無以爲歸，留湖浦。言者復不置，杜門盡謝人事，圖欲休息晚景。監司有隱憾，徙居瑞陽，景定元年也。相率具冤狀，亟請放使，主管仙都觀，知興國軍。馬光祖泣臨沿江，趙公亦寓溧陽，公推故人，千里命駕泛宜，揚帆而東，相得歡甚。咸淳改元，微恙終於寓舍。馬公、淮閩李公各致喪費，李公又爲具舟楫，始得浮柩以歸。年七十有八，階某官。公世爲都昌人，曾皇考某，皇考某，世贈宣教郎。考厚齋也，終通直郎，江西運幹，累贈通議大夫，妣唐氏，贈碩人。公前娶王氏，贈安人；繼室蔡氏，朱文公高弟蔡聘君元思之女，封安人。子三人某、某、某。女五人，修職郎、泰州如皋縣主簿魏公挺，其婿也。孫男三人。卜某年月日，遵治命安厝於草塘之青坑原。公天資軒豁，不設岸谷。嗜書如饑渴，手不停披。厚齋本朱文公《易》而伸之，公研窮反復，精通先天之數。作文有根柢，豐腴典實，自成一家。馬公建祠青溪，自吳泰伯以下凡四十一人，公以其關於教事，人爲之贊，聞者興起。尤工詩篇，下筆立就。作字得西臺體，每一篇出，士友爭取去。在漕幕時，黃漕濤議毀東園爲浮屠居，同列熟視莫能爲，舉頭吐氣。公力爭不獲，則歸所舉剡牘求去。制使丘公岳高之，隨爲補發。其臨事有守類如此，不獨爭三學事也。性好賓客，未嘗一日不共飯，或至并日留夜。異色人接納不厭，遇乏則盡費無難易，爲之盡力，雖以是得謗，弗顧也。初，厚齋築廬草堂，扁曰「馮氏隱居」。公屋其後，爲深居，更闢屋道南，號深居道人，藏書萬卷。詩三百篇，定爲三稿，他文共數十卷，編輯未就。德之同堂兄房教與温州俱隸立禮齋，某由是獲教厚齋翁，交其諸子，而於德之尤厚。公留湖濱，嘗往從之，一日至門，則公行矣，追之北關弗及。今官維揚，聞公至

金陵，可謂良晤，豈料遽隔生死耶？致大以其行述介其季父通州請銘，追惟大雅凋零，風流不競，俯仰感愴，其辭悲焉。銘曰：

匡廬巖巖兮，公之學與之而頡頏；左蠡森森兮，公之文與之而汪洋。百君子推挽如不及兮，無奈憮夫之謗傷。公之精爽兮，豈其闕於草堂，想與廬君今時遊乎帝之旁。思其人而不見兮，但見山之高而水之長。《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虞君墓銘

吾友三如吳公應松，稱其共學生虞公天祐者不離口〔一〕，曾願識之，未能也〔二〕。一日，懷刺往，顧視之，虞公履迎爾。見其服色有異，進而問之故，則出虞公所狀遺事一通〔三〕，示曰：「天祐不孝，往歲濫刺博士弟子員〔四〕，先子携之齋舍，歸未息肩，而有大戚。今遠日薄，念欲少伸罔極之痛。爲不腐之託者，惟銘是賴。先生號爲能古文者，故牽聯有請，願哀而賜之銘。倘不哀而賜之銘，猶不葬也。」予衰耄，每運思，耳輒如附蝸，以是絕不敢親硯席。及閱其行狀應銘法，予又其何以辭？君諱秀芝，字某，世居越之暨陽，曰某、曰某、曰某，其三世也。君天資穎異，事經目輒記憶不忘〔五〕。方弱冠，生理調度，朝夕急，細故未能脫於胸中。君求其所以佚其親者，苦力程督，以身先之，未久紓懷，以爲如是不已，則將以財自歿，去儒遠矣。課子弟於學，積積不廢，諸子密房坯戶，一燈熒

熒，吾伊不絕聲。君蓋三十而孤，一門之中，凡十七年不別槃案而飯，修儒術之外，他無所用心，故皆能嶄然見頭角。家法成熟，賓順穆雍，而宗族慕焉；和氣陶染，鬪鬪稍弭，而鄉黨化焉。可謂父之誼子，弟之任兄，鄉之達人，出而游宦，國之修士也。其子方收文字之祥，人謂天之報應不爽，其家必大，而君之福祿未艾也。詎料其年四十有九而遽逝耶？娶葉氏，男某、某、某，孫某。君以某年卒於正寢，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松山之原。銘曰：

義而聚，而不校。仁而富，而必教。我爲銘，納諸窖。《太白山齋遺稿》卷下。又見光緒《諸暨縣志》卷五四。

〔一〕共學生：光緒《諸暨縣志》作「同學」。

〔二〕也：原脫，據右引補。

〔三〕虞公：疑當作「吳公」。

〔四〕刺：右引編者注：「疑『廁』之訛。」

〔五〕目輒：原作「日紀」，據右引改。

谷溪散人劉德甫墓銘

予先世自台徙婺之東陽，家永寧。越兩世，抱谷溪劉氏爲嗣。劉，元祐間人劉改後也。昔羅公適

爲繡使，行部過改家，義其聚族五百口，七世不析居，爲書譜牒，作「義門」二字，立石旌異之。其碣在永寧院，即劉改宅也。劉之後，經生雖不乏人，而未有顯者。予家所命立祖諱祚，是爲一府君。又五世，生先君子兵部公，是爲畸庵先生。兵部嘗登鄉先達葆和居士、郴陽使君曹公冠之門墻，葆和，劉倩也。先兄以託嫻，故三家慶吊相往來甚密。劉去吾家五里許，茂竹，有子德甫生於淳熙壬寅。後十年而吾始生，肩隨相從，通家子弟行也。德甫諱拱辰，其曾王父嵩，以平冠戰多賞轉成忠郎，建康從戎。王父安，淹貫史學，葆和命三子就正焉。父晉卿，茂材字也，落魄不羈士也，放情詩酒，雖百篇倚馬可待。家氈不能保，幾無以自立，故德甫學就曹門。葆和深器重之，俾從徐君次鐸學聲律。徐爲國子先生，與德甫偕京庠一年，積分光六職，筆鋒銳甚。時韓國有學蓑衣素絕粒，言人休咎輒驗，相之曰：「君神清氣濁，勿以功名爲意。」由是壯志灰懶，用情理學，爲古詩，有乃父風，其踐履廉隅，乃父不及也。鶴山先生魏了翁時爲大司成，亦遣子弟就學，故當時諸老多刮目相遇。倦游歸養，遂嬰大戚，泣血次年。待母曹氏九袞餘，惟菽水甚歡。假館聚徒。晚歲有田園之適，自號谷溪散人。日與胡夢叔兄弟遊，或傍花隨柳，或剪韭炊粱，真率之樂，予薄宦不及與。鶴山入政府，郵筒致書，人勸往謁，曰：「予丘壑老農，安能事王侯？」卒不往。景定辛酉，予謀議浙左幕，權貳蓬山，時宰噤者劾之，尋食玉局歸，故舊半爲□，而某將耄矣。間得肩輿屈致，相與徜徉於泉石，予亦時訪君家，或命二子潔古瓦相拉，況味不惡。咸淳己巳秋，君病日革。明年春，越八日，以訃告，得年八十有九。又三年，其子漢德挾堪輿術，自卜葬於本鄉馬高山之原矣，實咸淳壬申正月己未也。娶

吳氏，先君三十年卒。男四：長漢德，次高，次桂發，次昭，昭爲堂弟後。孫男十，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予昔進《大事記》，有闕遺，近復刪脩。君仲子桂發好學問，執子弟禮甚至，與有檢閱，考究勞苦，故以父遂請銘。予辭焉，復泣告曰：「先生所銘，實名公鉅人。吾父影響昧昧，其不見錄固宜。先生既銘逸民胡叔章墓，吾父品目，亦不在叔章後。一得一失，是真不孝孤之大罪也。」予幡然改曰：「叔章，友也；德甫，宗也，不可以厚薄也。銘易耳，恐君登石之難，予無以助也。」始序兩家實錄而銘之，曰：

銘叔章，以其曠達之賢也；銘德甫，以其樂知命之天也。惟其然，是爲皆永年者也。《太白山

齋遺稿》卷下。

宋故居士郭君子宏墓銘

咸淳六年閏十月

東陽郭氏夙宗洛學，東萊先生闡道城闈，蚤著錄牒。朱文公遠在閩嶠，亦竭蹶重趼，相率登其門。文公既銘津之父欽止，至淇之父良佐，亦跋其行事，言所以未及銘之意。師友源流，所從來遠矣。君諱模，字子宏，淇弟亢之子也。母蔡氏。君幼知委己於學，陶隱蔡君肖嘉，母黨也，博通朱、呂之書，延主家塾者二十年，仲伯後先師事，熟究《周官》大義。陶隱主寶山義塾，隨與之俱，日與四方賢俊游，見聞益廣。幼弟棗，最穎出，早奉賢書，君危竟秋賦，乃弗獲在選。退而悉意幹蠱。男

女兄弟九人，婚嫁咄咄。君奉偏慈命，爲擇姻對，多得名閥。繼失所恃，十餘年不別盤筵而饌，不聞有棖觸聲。二季先逝，撫其惇穉，不啻己子。男則招師訓迪，女則厚其遣具，人難之。性尤端謹勤儉，房中奩篚蓄積，不以自潤，割腴田百畝均之衆，又以二十畝充書社費。晚爲族之祭酒，尤務公實。西林，曾祖庵也，增植隴畝；至庵，祖營也，瞻塋以結派下之絕，務保松楸。里黨鬭爭，出力排解。親族在殯，傾助如不及。君之遺事，其彬班可見者如此。生於慶元己未，歿於咸淳庚午，年七十有二。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適宣教郎、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分司真州劉玉淵。女六年而卒。孫男七人某、某。孫女七人。其年閏月丁酉，叁等奉柩合葬於孝順鄉羅青之原。夫婦昆仲，兆域相望。先事，叁來請銘。德之，郭之自出，用不敢以蕪類辭。抑聞古人義理之學，正將見之日用，而達之有政。君雖不獲究其設施，而能行於家，是亦爲政也，奚歉焉。銘曰：

幼爲良子弟，晚爲賢父兄。其子其孫，其昆其仍，無不爾或承。《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宋故寶應軍簽判郭公貢父墓誌銘

咸淳五年十二月

郭始周之號叔。唐末有諱瑀者，由天台授業東陽，因家焉，魏鶴山表其墓曰「有唐郭先生」是也。公凡十一世。曾祖諱知常，以高貲爲大家。祖諱友端，兄弟行益以學問新美之，創西園石洞，竊經南湖書院，延聘碩師，與四方英俊游。郭氏儒學之望，遂著於東南。父諱溥，博學兼方，號松窩居

士。公諱樵，字貢父，質靈氣邁，以《周官》受業於宗卿錢公文子，侍郎徐公邦憲特異顧之。未三十，試浙漕中前列，自是不偶。聞羣從多習右科，長愾曰：「吾德不能因是訪度外之士乎？」悅讀兵書，時與將校設劍論兵多，悉取中興諸將遺事。嘗欲遊江淮，顧念親庭，乃卷藏而試之鄉曲。徑界、義役，鄉之大慮也，皆取決於公，遂人心慙伏。察叅隸中孰曉解，孰幹力，悉擊糜而驅策之。侍郎陳公振孫於人士少許可，獨稱公曰：「方今人物緩急可仗者，郭貢父耳，腐儒不足數也。」公未更廉任，已爲名公鉅卿所知如此。紹定二年廷對，授迪功郎、嚴州建德簿。再中漕舉，迄不得第。慶典，循從事郎。內艱服除，適虜騎大入，海道風寒。朝廷以觀文趙公與憲制置沿海，趙公環視人材，無以易公，首辟准遣以自助。招水軍，治船艦，市軍需，戰守之具畢備。趙公罷，公亦去，而爲浙右帥司解酒正。嘉熙四年，差倉司准遣，鹽幣山積，公水蘖自誓，場務苞苴，不許入門，官吏束手畏戢，乃窮究脉絡，著爲條式，使可矩象。歲大侵，分任荒政，饑羸扇動，同列憚莫往。公直抵深險處，擇其可語者鋪說利害，間就宿其家，始皆色變以駭，已乃聽信，遂得其要領以歸，所活甚衆。捧憲檄嘉禾、毗陵，民訟累政不能決，公閱案立剖，釋臺聚觀，咸曰神明之政也，攀轅不忍其去。臺舉改官，謝已老，秩滿，無復宦情，辟書四至，一不暇答。趙公，舊舉將也，尹京，辟帥司幹官，亦辭不受。會公嗣子教授即世，士林憔悴，今太傅辨章賈公時鎮淮甸，聞而憐之曰：「郭君喪其嘉兒，胡以爲懷，莫若以吏事散釋之。」辟寶應簽判，謂其學輔以廉，職周於事，知公深矣。公不出已十餘年，至是幡然勇往。寶應，古三阿也，有鄧艾、劉羨、謝玄遺跡〔一〕。公登樓以望，環城而騁，射陽湖通淮入海，

艇經舸緯。縱觀形勢曰：「使吾早驅馳於此，豈不能北向以發一矢？今何爲哉！」蓋馬革裹尸之志猶未愒也。然歸甫三載，而公逝矣。公事親孝，接宗族有恩意，壤地或爲人侵牟，亦不校。祖居百年未析，遜與諸姪，三子無廬以托處，而猶有求多者焉。朋友窘助，傾橐無靳。好讀書，究道理，而是非得失之迹燎然於胸中。至古人豁達大節，則反復諷詠不能休。作文引數千百言，如長江大河，不可企及。詩章布置尤務闊遠，不爲風形月狀浮劣之語。葺爲北治，脩廡曲榭，檻花畦菊，賓客至輒以詩酒自娛，暢然怡適。晚既出仕，遂不能專此樂。公生乾道壬辰，至寶祐戊午，年八十有七。臨終惟訓子弟以力學，語不及他。所注《三禮考詳》、《詩書講義》、《魯經釋疑》、《歷代史評》、《籌邊要略》并雜錄凡二十卷，藏於家。公娶何氏，故贈太傅汝能曾孫女，賢淑有道，先十五年卒。子男三：長必大，省試別院第一，授從政郎、教臨江軍，次方大，皆先公卒；次有大，後公卒。女一，歸德之。孫男五：塾、和孫、奎、址、宗元，塾亦卒。和孫爲伯父燁後，址爲叔父大璋後。女二，長適進士孫垓，次未行。曾孫男八：銓、鏞、鐘、鉦、錦、鏐、鈞、鑰，鏞爲兄垓後。女五人，適進士夏翼鳳、進士俞振聲，餘未行。玄孫二：齊、毅。奎等以咸淳己巳十二月丙申奉柩葬於馬鞍山，與何夫人合祔。初，先君子之請婚於公也，公之族謹謂先妣與松窩爲從兄弟也，則予與公之女非妃。公曰：「不然。子所謂系之以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言同姓也。若異姓，則禮無明文，止《刑統》有有服、無服之辨。《刑統》本於先秦古書，正所謂補禮所不及也。今既無服，妃何疑哉？」則又曰：「刑不先於禮，何爲刑之循？」公又曰：「不然。卓茂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蓋禮寬而法至嚴，於其詳者又可求詳

乎？」先君子聞之曰：「貢父往邁之士，析理義之精微至此。」由是予獲倩於公之門。年運而往，無一可以自見，是以媿公與銘。銘曰：

聞諸蘇子：天下所小者非材也，氣也。氣者何？直養無害之謂。公材足剗物，氣足蓋世，究其設施，詎可涯涘。何一蹶於初年，遂莫覩其凌厲？嗚呼！壽九秩兮意新，諸子逝兮悲辛。幸諸孫之誵誵兮，甚儒巾且文。惟英爽之如在今，銘紀其實兮以刊幽珉。《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二〕鄧艾：原作「鄭艾」。按《方輿勝覽》卷四六寶應州石鼈城下云：《寰宇記》以爲石鼈山，山下有鄧艾築城。是「鄭艾」乃「鄧艾」之誤，今改。劉羨：疑當作「荀羨」。《方輿勝覽》石鼈城下引《（晉書）荀羨傳》：「羨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是寶應有荀羨遺跡。

宋故山堂郭君伯瞻墓誌銘

高宗皇帝受命中興，稽往監前，植忠除佞。以周、程之學足爲撥亂反正之基，擢用龜山楊公、文定胡公、和靖尹公，列講筵，登法徒，考諸經訓，而天下靡然向風。於是朱、呂、張三先生出矣。其學本於致知格物，至於均平天下，始於人倫日用，極於參贊化育，理在人心，不可泯滅，四方學者知所尊事。郭公伯瞻蚤歲登呂成公之門，亦既有所得，中年就朱文公而訂焉。於書無不讀，於理無不

究。晚而放意於詞翰花竹間，視勢利如烟雲，等欣戚猶旦夕，超然物表，追蹤古人，可謂有道之士乎。公諱淇，伯瞻其字也。九世祖瑫以下世系，見於諸老先生之所述，而父良佐好學樂善，忠厚廉退，則又素著於文公之所稱。而公之懿德，則族子樗所爲行實條述不誣也，不敢復載，姑綴其師友淵源之大者，以示後世。母何氏，有婦德。室季氏，故奉議郎、知贛州寧都縣事時亨之女。子若干人。某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腴山之原。銘曰：

哲開遯俗，道貴且尊。濂溪風月，有奕張程。流委鼎鼎，實肇中興。識其大者，雖死長存。

《太白山齋遺稿》卷下。

祭史越王夫人

玉瓚洗爵，瘞玉蒙珍，輶麾護典，卹賻昭陳，皇乎聖上旌夫人。仙桃風移，歷告靈竈，紼行忍別，灑淚江濱，吁嗟丞相懷夫人。浙潮濟波，越雨生津，感會三靈，奔走百神，吁嗟天聽之臨夫人。中都凝愴，自越及鄞，山川淡澹，花柳愁春，吁嗟民心之哀夫人。見者詠德，行者稱仁，勇者奮敵，義者知訓，吁嗟夫人之嗟夫人。霎月淒雲，水陸消沉，舉酒驪川，愴望含辛，吁嗟僕之延汰夫人！

《太白山齋遺稿》卷下。（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七六九八

牟子才一

牟子才，（？——一二六五），字存叟，一字節叟，號存齋，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李方子等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洪雅尉，辟四川幕僚。李心傳修《四朝會要》、《中興四朝國史》，辟檢閱文字、史館檢閱。史嵩之獨相，出通判吉州，轉衢州。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歷著作郎、崇政殿說書、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遷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升兼侍講。擢起居郎、權兵部侍郎，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遇事直言敢諫，無所迴避。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有惠政，召入對，權工部侍郎。賈似道入相，進寶章閣待制、知温州，以禮部侍郎召，兼侍讀。擢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給事中，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進端明殿學士，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咸淳元年卒。所著有《存齋集》、《內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等。《宋史》卷四一一有傳。

應詔言災異疏 淳祐六年

臣伏睹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職及學校、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咎眚，導迎善氣，各悉心以告者。臣猥以虛庸，蒙恩丞郡，詔旨所及，敢不罄竭其愚忠？陛下自臨蒞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四海九州，罔不豐稔，天心人意，若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食辛卯，咎徵之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否運也。時方孟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爻之交泰也。王春三朝，則受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於方晡之時。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人事推之，君爲陽，臣爲陰，夫爲陽，婦爲陰，德爲陽，兵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支干會于南離之方，其蝕在申，其纏在女，此臣亢乎君、婦敵乎夫、小人加君子之徵也。而尊者尤惡之。臣嘗讀史，至漢之季世，見其災異狎至，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君也。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歲祿去公室，政在元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崇、譚、音、商相繼爲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所爲蝕者，此也。谷永大儒，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阨，乘三難之際會，目睹巨異，意必有殊尤絕異之論，警動上心，以殺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專寵也，不過曰中黃門後庭驕恣狂悖也，又不過曰北宮苑囿將有夏、崔之亂也，諸夏下土將有樊、蘇之變也。其

言迂緩不切，有所附會，而於竊權之王氏，乃無一言及之。史臣書曰「專攻上身」，蓋譏之也。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傅商、鄭業以外親忝封邑，孫寵、息夫躬以姦辯寵侯封，董賢以令色諛言蒙賜予，五侯驕蹇，權震內外，其烜赫足以掩翳陽剛。日之所爲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之時，目睹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胸中之鬱抑，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深內自責，避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任也。其言鯁亮明切，無所顧忌，而於貴幸之董賢深嫉焉。史臣贊曰「守死善道」，蓋嘉之也。夫災由天降，變不虛生。成、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後世錄實，語多及於災異。蓋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漢季世之君也。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女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君髣髴矣。權姦接跡，黨與駢肩，則視漢季世之君有加矣。而陛下遇災而懼，引咎責己，導諫敷恩，則豈肯甘心於漢季世二君之下風哉。臣嘉熙間待罪史館，與聞討論之事，嘗因輪對，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爲陛下告。陛下不以臣卑鄙，亟賜俞獎。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世儻有重於言，以諱爲解，茲爲自誣，且誣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及，列爲十二條以獻。陛下心志所期，不敢妄自菲薄，效谷永阿媚時好，以羞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空臆盡言，得從鮑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力於性命之原，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色

臭味之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間斷。以之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羣臣者此心也，以之經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貂璫者亦此心也。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爲敬者未嘗不一也。平居暇日，矜肆誕忽，不能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貂璫之時不能如經筵對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羣臣之時矣，臨朝見羣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之時矣。所接既異，而所以爲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敬肆之分也。漢元帝臨朝之暇，親近儒生，可謂敬矣。及退而處宮庭，則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已爲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即位之初，延禮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旋爲開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二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屋漏，顯如日月之照臨；女子宦官，凜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久而不變者也。陛下性資超卓，學問緝熙，固非漢唐二君所跂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闈燕閒之時則如彼也；臨朝親儒之時如此，而嬪御嫔狎之時則又如彼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而形之於四方萬里之遠。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繫甚重，監二君燕安之失，退朝無事，延訪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貂璫之干請者却之，嬪妃之御見者疏之，使紛華盛麗不足以爲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爲吾之害，則中外一致，旦夕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愧者，將仰不愧而俯不怍矣，天怒寧有不回者乎？其二曰清政本以重相權。臣聞冢宰者，首六卿而統百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

則分職矣。冢宰論道，六卿則行道矣。六卿異曹，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非宰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朝倣周制，改僕射爲丞相，而沿唐舊制。自宰相下侵六曹之職，而三省始多事。自檢正都司之置，而三省愈多事。合二者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戶兩曹言之。吏部掌天下之選事也，而部闕盡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於應酬，工夫困於位置。國家大事姑置不問，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之念憧憧往來，未免少分經體贊元之功，銓曹要地，反成虛設。此吏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戶部司天下之財賦者也，然國用房鹽之財，幹於宰相而不幹於戶部，朝廷之上，所商者鹽筴，所括者田契，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義。嗚呼！版曹所掌，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亦朝廷之財也。均爲朝廷之財，何至自相區別，困於多事耶？此戶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其他四曹，大抵皆爾。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間耶？然近歲中書之務愈致紛雜而不清者，則惟宰相之故也。前日之相，機智足以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收攬事權、張大聲勢爲能事，往往下行六曹之細務，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覘伺相意，模稜兩端，以聽所擇。其或稟承面命，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萬一事有可行，亦云有似此的例。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旅不敢訂說必行。是以近者累月，遠者年歲，率多迂回，故作阻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矣。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牢籠機務，而心之所存，亦欲自作聰明，獨運謨略。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未周，則拱默以須之。經旬動月，歷歲跨年，不能裁決一事。監司帥守則類多攝官，侍從論思則亦皆曠

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誕謾之場。而檢正都司往往徒自悵歎，雖欲啓擬，厥道無繇。於是滯事猥多，而中書之務如治絲而棼之矣。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弭天變，其惟清中書之務乎。然臣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所謂送部勘當者，則令據事指定，不必繚繞，更聽朝廷指揮。檢正都司各贊其長，以檢柅三省之務。所謂欲筆者，不必逢迎相意，多爲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于上，勿自眩其志而忘要道之執，勿徒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規模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官以下，無非宰相之事，而弊倖去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指君子爲邪。自昔堯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自臨御以來以至于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不知其幾矣。然比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冗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證莫辨，是非之心不明。以爲衆賢萃耶，則位文昌者屢辭旌聘之招，班從橐者不願旌麾之擁。或扼於幹方，或扼於秉麾，或扼於閒散，或扼於倅貳，或扼於小官，皆賢者也。以爲任用當耶，則瑣碎戚畹，或玷節閫，驕豪貴閥，或參畿輔。心權奸者陰肆含沙，跡貴幸者顯媒人爵。或倚賴屬籍之近，翱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夤緣邸第之親，侵奪民產而流毒於數路。或觀覘窺伺，或模稜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甚至惡毒流行，善類淪沒。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諫臣之死也，而伏蒲論事之地幾鑑之亡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經邦之地幾棟之撓矣。自給舍之

死也，而塗歸繳駁之地幾玉之燬矣。嗚呼！司馬光、鄒浩、陳瓘、劉安世諸賢人淪亡殆盡無遺，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長，而世道之屯厄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日之所爲蝕也。然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別賢否乎？臣觀陛下清其天君，持其定見，以爲進退人才之本。有才矣，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德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才有剛柔，必柔濟剛，剛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凡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陛下清明之聽，詭譎變詐之士不足以撓陛下堅凝之心，則賢否別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四曰罷女謁以肅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淫佚之主，溺於衽席之愛，自謂窮天下之樂不足以喻其適，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之中。陛下儀刑家人，中宮上儷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妃矜寵，眩惑聰明，女覲恃權，交通關節，無藉之權姦主之以安其身，亡耻之士大夫主之以媒其進，無賴之黨與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飛越中都，餽獻苞苴，直通中禁，遂使外人指某事內土庫輸送矣，某事白鶴觀脩造矣。禁衛所以備不虞也，一男子之妄，有所憑藉，則通行而無礙。或以陛下燕閒之嘖笑泄於外，則雖昌言而不以爲怪；或以女覲詭秘之蹤跡泄於內，則雖微詞而必致於辟。大臣不敢遏絕而敢逢迎，不敢正救而敢鼓舞，烏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罷女謁之干請乎？臣願陛下以社稷爲念，謹宮掖出入之防，嚴非類混淆之禁，使伺間而干進者恐怖而不敢前，乘機而僥覲者退縮而不敢進。宮省既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五曰斥權姦以絕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然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

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王莽之相漢也，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弄上下而甘心焉。自昔權姦篡人之國，非專兵甲之柄，擁財利之權，則不能以爲。故曹操之輔漢，以討賊爲辭，而擁兵自衛。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財既專，權勢益重，然後可以劫取神器而恣意焉。是舉也，前日之相實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陷害正人，則不能以自專。故弘、恭以蕭望之爲黨而殺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爲黨而疏德裕。自昔小人欲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厚自封植，則不能以有爲。故李林甫口蜜腹劍，蔽欺聰明，善養君欲。李義甫笑中有刀，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是舉也，近日之相實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屈伏海濱，陽致其仕而陰賂寵倖，爲他日復用之階；陽處塊苦而陰結宮府，爲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橫塞要塗，以鍾鳴漏盡之資而控搏富貴，陽爲病倦而陰張虛氣，以示其據鞍矍鑠之能；陽爲推轂而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皆知，而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者。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今權姦斥矣，而根苗猶未絕也。臣願陛下昭大智以燭天下之微，奮大勇以決天下之事，勿以儒效爲迂闊，而復思小人之有才；勿以直道爲拂逆，而復善舊人之多智，使交結左右者其計不得行，而徘徊講筵者其譖不得逞，如是則朝廷清明，禍本杜絕，而中外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事陛下，而無復後憂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六曰通言路以來敢言。昔者聖人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進謀，公卿納誨，瞽史垂教，庶人議，芻蕘詢，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逮及我朝，宰輔之宣召則有言，侍從之

論思則有言，進故事則有言，翰苑之夜對則有言，二史之直前則有言，羣臣之內引則有言，百官之輪對則有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囊封，小臣之特引，臣民之扣匭，三學之伏闕，外臣之附驛，京局之發馬遞鋪，則又皆有言。比年以來，爲大臣者背公營私，崇惡騁怨，惟恐人之議己，思欲以箝天下之舌，告訐察伺，無所不至。人賢不肖，咸謂言出於口，禍及其身，往往畏避謹嘿，自同寒蟬。甚至自隔對班，不肯有言。藉令有言，又皆掇拾細故，徒應故事，不足以裨主聽而慰人望也。時政之闕失，生民之弊病，賞罰之僭濫，獄訟之冤抑，疆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聞。其間豈無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略，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厲，隔絕之嚴，雖有言不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來，宰執有條對，經筵有密啓，三學草茅有清議，可謂言路不壅塞矣。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絕少；調護彌縫之意重，而決裂奮迅之意輕；壅遏沮壞之道勝，而施設云爲之道微。天子曰某言常談也，某事常事也，宰相曰某言過當也，某事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彌深，下詔求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未嘗以不當於事爲忤；行者聽其自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爲拘。遂使至當之言，徒爲無益之具，咎異沓至，其必由斯。今求言之意非不美矣，然昔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求，又恐非實，其於言路之通塞，關係匪輕。臣愚願陛下當謀謨並進之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擢其可用，顯奏施行。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爲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去之，則謀謨皆合於公論，而陛下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七曰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虧則四肢竭

而壽命短，其可畏也。乃者權臣柄國，專用私人，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聲望之士不爲所嫉者，率排斥而無遺，及其權之既固，則一時修飾之士意向小異者，即擊去而不貸。情有未通，則倚腹心以示意向，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事或未悉，則假簡槩以導委曲，而簡槩亦有時而漏露。仁人君子誤污丹書，無辜之民或遭簿錄。循至于今，未及湔拔。雖以詔令之懇切，不免畫餅之療饑。是信任誠誤矣。然今日之臺諫，敢於排奸雄而論宰相，給舍敢於繳權倖而拂貴游，監司帥守敢於抨戚里而排勳閥，雖使祖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爲法，則當施行其言，以養其敢言之氣。今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聽者愈緩，論者愈多而行者愈寡，乃有大不然者。古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章束閣，半墮渺茫，天使沓來，徒勞宣諭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議政事則敢於爭辯，去人才則旋即錄用矣。古者論及左右，則貴戚斂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收之，臺諫誰何之而陛下調護之，不以除授爲非，不以彈擊爲是，而戚畹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廣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非爲一身計也。向也爲權奸之所嫉，雖拂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敢不行，今也爲大臣之所惡，雖合陛下之意，而陛下亦不敢遽行。是陛下之畏宰相，無間於初終，而宰相之玩臺諫，亦無異於今昔矣。此咎異之來，有甚於昔也。陛下而以風憲爲念，則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見之施行，以示公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身爲常事，而不加修省；勿以論及大臣爲沽名，而委曲回護；勿以事關貴戚爲訐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八曰寬繇役以收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以固邦本，邦本固然後可以保天下。人君所以奄有神器，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民而已。恭惟國

家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爲本。陛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爲先務，下寬大之詔，敷曠蕩之澤，所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然自用兵以來，獮薶而斲喪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春冬鈔襲而困三邊之民，清野徒治而困兩淮之民，浮鹽和糴而困江浙之民，鹽丁出沒而困閩廣之民，軍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敵潰迭作而困川蜀之民，盜賊橫行而困沿海之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侵漁蠹蝕，靡所不至。血其齒牙，以民爲犧牲；增和糴之入，以供羨餘；取田租之贏，以豐囊橐；假挨究之名，以增賦斂；嚴榷酤之令，以伐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估籍；派攤賴之目，以償逋欠；厚軍需之儲，以肆科抑。旱魃爲虐，則縮檢踏之數，吝於蠲租；水災掩至，則沾抄割之名，而訕於發廩。索綿帛於方桑蠶之候，追米斛於未秋收以前。拘監未已，械繫隨之。急刻未已，刑獄隨之。號令嚴峻而必行，姦胥夤緣而爲利。苞苴既厚，寵賂又滋，以貪婪之心，行暴橫之政，以星火之令，速疲殘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縷，而笞箠縲繫，殆無虛時。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强悍者散爲攘竊，懦懦者倏致流離。重以饑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此，使爲旱魃，以隔陛下之雨露，使爲蝨賊，以食生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豈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以愛民爲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除去，凡弓張未弛之政，一切罷行。勿以民怨爲可忽，勿以民力爲可窮，深究祖宗被螫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手筆，特行處分，使如雷霆，忽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知誠出聖意之所丁寧，不以詔令爲虛文，則實惠及民，有可以爲祈天永命之地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九曰勞還

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兩期而還。其出戍之時，則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所以使我舍室家而不遑啓處，載飢渴而至於傷悲者，非上之人固爲是以苦我，直以有所不得已而然耳。故出師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杕杜》以勞之。先王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其上也。先儒程頤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是也。我國家自有敵難，兵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荊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堂奧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漣水海道之地矣。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所以待之者，固不可以數入爲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久戍爲勞而忘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敵爲常矣，以敵爲技止此矣。夫以敵爲常，則玩心生，以敵爲技止此，則忽心生。合玩與忽，而暇以戍役爲勞苦乎？故邊鄙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知恤，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飭有司，嚴戒將帥，察其勞苦憂傷之情，憫其貧窶淒涼之實，番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勞爲不足念，而有功必賞；勿以小校爲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效死而無還心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十曰謹刑罰以召和氣。舜之命官，先播穀以敷教，而後極於刑。蓋有以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制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刑之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後，而其所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所謂刑者，祇所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

不用，幾四十年。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爲心，司天牧者，不以民庸爲念，爲士師者，不以弼教爲事，是其心術念慮匪惟貨惟內，則訖富訖威也。匪指道以明，則鍛鍊以成也。游辭兩造而邀情，析律二端而舞巧。或上下以知術相馭，或彼此以文法相操。錐刀之末而盡爭，犴狴之淹而弗悔。民無所措其手足，國無所庇其本根。聞明五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聞黜四職矣，未聞刑不孝之人以勵風俗也。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歲之內，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五，幼凌長者十之六七，下凌上者十之八九。人道絕滅，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刑獄濫矣，日何爲而不蝕乎？臣願陛下以堯舜爲心，以成周爲法，罔兼庶獄，明清單辭，道上之德意志慮而達之民，悉民之險阻艱難而復其上，春生秋殺，一出無心，刑後德先，哀矜勿喜。如是則泰和之風、忠厚之俗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而天怒可回矣。其十一曰廣仁恩以安遺黎。外患之禍，自古有之，禍患之烈，未有如今日也。曩者蜀首被害，淮襄次之。今又轉而南侵，且驚塵游騎，徧於東西南北之境矣。夷城削險，糜爛生民，無貴無賤，駢首就戮。荒烟凍雨，冥漠無歸，結爲妖氛，激爲厲氣，沉爲滯魄，散爲游魂，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死者之銜冤也。摧殘餘黎，幸免屠戮，竄伏山谷，奔走道塗，流澌既竭，生理復空，蒙袂輯屨，待哺嗷嗷。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或捽人鬻屍，或易子咬骨，或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或夫夫婦婦更相爲鯨鯢。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蹙酸屑，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遭也。嗚呼！均爲王土也，何彼土之樂而吾土之愁也？均爲赤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

民之重不幸也？上焉者聽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焉者聽民之或去或來而不知救，爲民父母，而慙無情耶？流離如此，日何爲而不蝕乎？臣願陛下念死者之無辜，而求所以慰安之；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樂之。其安土重遷者，則申飭監司帥守，復其繇役，免其租賦。其轉徙流離者，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廩有餘粟，則傾困倒廩，以紓其目前之急。官有閑田，則給牛種，以救其終身之苦。壯者藉以充守禦之兵，弱者藉以備使令之役。或分其勢而不使之結連，或渙其羣而不使之爲亂。如此則淮襄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爲陛下保境土，爲陛下迓續天休，而禍亂弭、災異消矣。其十二曰寬鹽筴以裕財用。《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爲天下者以義爲本，不以利爲本，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曰正云者，非蓄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且理財者，以君子爲的，不以小人爲的，以君子爲利，不以小人爲利也。曰務云者，非喻於利乎？蓄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蝕人主之心；喻於利，則富强之術反足以召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哉。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鹺者爲多。祖宗相承，朝夕計慮，與夫賢臣謀士補葺闕遺，纖悉備具，著在令甲，皆可以經久垂遠而無弊。故商賈輸金於官，謂之入納。及其請鹽於煮海之場，則待次之期有遠有近。幸而及期，則泉貨流通。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消折，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比者朝廷規求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筴之利，自一孔以上，官司幹運，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相府鹽，無非自操利權，大抵下同商賈，與民爭利，至析秋毫，氣燄炎炎迫人，商賈往往積怨。已入納者折閱無餘，未入納者逡巡改業。所貴乎鹽筴之流通者，以商人入納之數爲之贏虧也。今商賈之費用漸竭，

既無以爲販賣之資，而朝廷之子本不繼，又無以爲幹旋之用，則是煮海者無策可措，而停塌者無貨可居。雖壓之朝廷之勢，加之以刑戮之威，而本之則無，其何以責鹽筴之登衍哉？此貨鹽之害也。浮鹽即歸朝廷，漕臺專任變賣，鹽未至場，則兵將爲欺，夾和灰土。鹽既至場，則官司爲欺，抑售高價。暨至發泄，則富戶爲欺，賣弄斤兩。蚩蚩之民，展轉受害。中間朝廷雖有三分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終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間有商販之人，多爲官司所抑，坐淹歲月，發泄未能。若謂權宜可以爲糴本之儲，則糴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爲國家之利，則往往分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與官司爲敵也。若謂變賣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百姓不樂於與官爲市也。此賣鹽之害也。嗚呼！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豈有爲民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哉？臣願陛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之舊法，申嚴前後之指揮，釐革見行之條貫，使行旅流通，邦儲豐衍，以副陛下蓄義爲富之意，則二弊自革。以此而消災弭變，曷爲而不可？其他脉絡之或間斷，節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乃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污隆、氣脉之盛衰也。陛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嚴，而未能專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脞，而未能肅清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平於好惡；豈不知女謁之干進，而未能勇制於情慾；豈不知權姦之爲害，而未能遏絕其萌芽；豈不知言路之當通，而未能疏滌其壅滯；豈不知信任之當謹，而未能致察於賢否；豈不知徭役之當寬，而未能禁戢於貪暴；豈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撫恤其憂勞；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深察其情實；豈不知邊民之流離，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鹽筴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利。凡皆志

慮之因循，率爲聖政之疵累。意者天心仁愛人君，不容不以是爲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者二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二。唐二百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蝕也。豈可以尋常之變待之乎？陛下倘不以爲尋常，必穆然而思曰：夏正謹始，朔旦紀元。天令方新，朝綱甫肅。離明赫赫，遽爾翳蒙。得無陽剛元德有間斷歟？得無君道仁政有虧闕歟？而愚臣區區之意，則以爲國本者，國脉之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攸繫。而陛下未及有所諮訪。豈聖心固有定論，不待臣民之論列耶？抑亦畏人多言，而闕然其問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蓋國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姦權不敢有睥睨漢鼎之心。國論不凝，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輕視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凝國論，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即位亦二十有三年矣，閱天下之義理不爲不多矣。乃者中外小大之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必以宗社大計爲言。陛下建學于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即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端平之政，開衆正之門，塞羣邪之路，翕翕向元祐。僅及半載，議論一變，而嘉熙之雜，淳祐之專，紛紛未定矣。陛下既不待羣臣之請，自更化絃於前，則豈可不俯聽羣臣之言，相與堅凝於後？而聖意過有憂慮，罅隙時見。寢苦掛冠之請，一嘗試也，而陛下與之祠祿。腹心臺諫之除，二嘗試也，而陛下見之施行。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荆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漫緩之極，反覆之所基；繚繞包涵之中，禍亂之攸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況古今厄運，適丁茲時，寅正紀元，又著茲異，失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內寒心矣，其何以弭災異之變，

遏禍亂之萌耶？故嘗爲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遏言路，不尚兵刑，不重征斂，故天變弭於上，人心助於下，而主勢尊安。今陛下一壞於女謁之干請，而主勢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主勢孤；三壞於君子之疏遠，而主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弄，而主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主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主勢孤；七壞於壤地之迫蹙，而主勢孤；八壞於暴君汙吏之斲喪，苛征橫斂之椎剝，而主勢孤。今欲扶其壞而翼其孤，舍國本之定，國是之凝，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事尚可爲。不然，壞者自壞而不自全，孤者愈孤而不自立，則劉蕡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者，復見於今日矣。臣不避斧鉞之誅，罄竭愚衷，冒昧一言，以爲消弭災異之本，惟陛下實圖利之。臣雖畢命山林，死且不朽。干冒天威，罪當萬坐。《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全宋文卷七六九九

牟子才 二

言災異疏 淳祐七年

臣伏自丙午之夏被命造朝，今年餘矣，所見災異不可勝數。惟巖廊之上宴安自如，而海內之人寒心已久。迺五月不雨，早暵爲災，河港斷流，秧不入土。既踰夏至，無望晚禾，縱有沾濡，僅灑塵塹。最可怪者，閩中之水、江西之澇同此一時，而近畿諸郡乃以旱告。上天仁愛之意，厥有攸在。此非責躬修行之時乎？此非下詔求言之時乎？此非避殿減膳之時乎？臣延頸企踵，以望此詔久矣，而九重深嚴，迄無聲聞，臣工觀望，亦失開陳。但聞今日醺內庭，明日禱新宮，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靠於衲子，聽命於黃冠，是皆無益之舉。所謂咸平、明道、熙寧、紹興、淳熙求言之故事，迄不復講，而專襲靖康不舉行之失，以遏天下敢言之口。此臣所以憤悶不平，激而爲今日之疏也。且今日之旱與庚子異。庚子之旱，早於秧苗已種之餘；今日之旱，早於秧苗未栽之際。已種者尚猶有望，

未裁者已無餘覲矣。委之於天數之適然，可乎？或曰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未嘗有此失，特疑其詞而逆致其防耳。今宮中府中之事窒而不通，治內治外之政闕而不舉，道揆輕而法守紊，刑罰濫而貪黷滋，則政之不節，有其實矣。干戈征斂之重交困於民生，飢饉流徙之虞徧形於田里，魚介勞而下多苦，鴻鴈散而民未安，則民之失職已有其證矣。內而邃館增築石山，外而新宮大展藩屏，降及侯王之邸第，爭興輪奐之斧斤，則宮室之崇，有所其矣。權寵之地既窟令萱，請謁之門爭求王聖，旁及嬪嬙之貴，亦多依託之私，則女謁之盛有其候矣。貨財多入於水衡，寶賂交通於禁密，力之大者可以營權位，力之微者可以鬻州符，則苞苴之行有其信矣。諂瀆相蒙於上下，奸讒交亂於愛憎，陰毒中人者力比於含沙，睚眦行世者工侔於鬼蜮，則讒夫之昌有其驗矣。而九五之尊，亢然居上，未聞出一言，下一詔，如桑林之所謂禱者其爲褻天，不亦多乎？臣應之曰，今日六事之失，其形已成矣。臣民言之亦衆矣，吾君之聽亦玩矣。與其鋪陳舊失，以取吾君之玩，曷若於六事之外，求其近事之切於利害者而極言之，以冀吾君之一悟乎？臣生長遠方，賦性愚狷，其敢回隱，以負陛下隆天厚地之知？請遂言其槩。臣竊嘗讀《易》，至於《恒》，見天地萬物之情，惟其常而已。日月惟其常，故冬北夏南，朝震夕兌而能久照，不則不常其道矣。四時惟其常，故春震秋兌，夏離冬坎而能變化，不則不常其化矣。聖人惟其常，故居上不驕，處柔不躁，順動不失，守正不變，而能化成，不則不常其德矣。常則久，反常則息；常則善，反常則惡；常則吉，反常則凶。然則常之爲道，其人君凝固善念之大機括乎。陛下以至明至聖之資，臨政願治，于今二十有四年，閱天下之理不爲不多，習國家之事不爲不熟，發而爲

政，一一中節，布在天下，著在人心者，固不可以一二枚數。然最其著見而關係甚大者，有三事焉。正人，國之精神也。陛下懲衰周監謗之失，垂情容納，天下於是服陛下之量。草茅，國之氣脉也。陛下懲孤秦賤士之失，推誠尊禮，天下於是服陛下之誠。小民，國之大命也。陛下懲潢池弄兵之失，加意撫綏，天下於是服陛下之仁。夫三德者，天下之所仰望，以爲平治者也。而陛下勉焉，可謂大過人矣。使行之力，守之篤，持之定，不間斷焉以睽其常，不二三焉以窒其常，則終始如一，時乃日新，而常之功用凝矣。然自去冬以迄于今，僅五閱月，而所爲驟變，不類故常。豈陛下於長久不變之義或未之思歟？抑情意厭倦，易其舊而新是圖，必盡棄平日之程度而不復存歟？不然，何其變之倏，更之驟也。且正臣進者，治之表也。往者柄臣類於千官百辟之中，擇其蹤跡詭秘、敢行不義，以爲吾之役，與夫至庸極陋、貪懦無耻，決不至於妨吾之事者，而後用之於要津，由是人主不得聞天下之事，是非淆亂，無所不至矣。比歲以來，此弊已革，所用之人率皆正直。然以建議立論，謇謇諤諤，輒不爲人所容，蓋有厭而棄之者矣。去臘二臺諫之逐，搢紳愕眙，韋布嗟惜，往往私竊妄議，以爲二臣所以獲譴者，必其言宮庭幽隱之過也，必其言宦寺女謁之私情也，必其言君子小人之朋比也。及退而考其所爲，則爲其議論久靜而再言嵩之，爲其彈劾甫息而又論陳韓。夫權奸接跡，表裏爲欺，論之誠是也。今乃借中傷善類之名以逐之，而不顧其指揮之乘快也。稽諸典故，唐介劾文彥博，斥去未久，旋復召用。今嵩之已都書殿之榮，陳韓亦受元樞之命，而琰與昂英一斥五月，未聞有召用之期。旌直言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一詞臣之去，中外小大之臣相與驚疑，私竊妄議，以爲詞臣之所以

徑去者，必以其嘗言天倫之不可昧也，必以其嘗言臺諫之不可逐也，又以其嘗言新宮之不當建也。今退而徐考其所爲，則謂其請老非一章，求去凡十疏也。夫重於起家，輕於去國，固臣子之高致也。今預憂暑途之可畏而聽其徑歸，姑徇人言之可畏而復預經幄，予奪軒輊見於思慮委折之餘，而狎侮娛嬉形於詞意抑揚之表，待仁賢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其他如王忬之直情徑行，雖乏委曲，然他日之事，乃以南陽而獲譴。歲月既周，畀以遠節，非特見天道之當復，亦可驗聖心之易回也，而又屏之。王爚守正不阿，雖少疏通，然龍翔之役，論諫甚力，其於聖德，所補不細。今杜門求去，非特見去就之當然，抑亦見風操之不屈也，而遂逐之。此陛下不以直臣視直臣，而銳於逐之，其失一也。早何爲而不作耶？議政鄉校，鄭國以昌。策士大廷，漢室以治。是士氣不可一日不養也。然所貴乎士者，以其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挾其所甚重而眇其所甚輕也，尊其所可貴而輕其所可賤也，豈區區富貴可得而輕重哉？去歲四學之士，始也以敢言而蒙榮，終也以多言而蒙辱。方其敢言也，孰不以青天白日爲清明，鳳凰麒麟爲美瑞？及其多言也，既以一試之餌誘之於前，復以不試之令制之於後，既馳驟之，復束縛之，既羈縻之，復簸弄之，一切以陷嬰兒、御童僕者爲一時之予奪，使患得患失而不敢言，箝口結舌而不復言。意向之所之，甚於斧鉞之誅，而一語之輕出，過於市朝之撻。其爲厭薄，不既多矣乎。三歲取士，古制也。舉於鄉，試于春官，覆試於有司，親策於天子之庭，重事也。方其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賓者，敬之至也。及其終也，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曰拜者，尊之至也。夫賓之拜之，猶恐不敬，今濟濟鏘鏘，羣然而來，而搜

索挾書之令已擬其後矣。夫挾書有禁，國之法也。徇習於累年法制之寬，縱弛於一朝恩數之濫，陛下而有意更革之，則先期而致戒，三令而五申，夫孰不洗心滌慮，以應新令？今告諭甫形，知聞未徧，一旦守閭之吏、禁衛之卒已得而孰何之，顛倒其衣裳，訛離其冠履，詬罵之聲不絕于口，而士則乍入君門，不敢譁也。掊擊之勢不絕于道，而士則乍入君門，不敢聲也。間有挺特之士，不受屈束，則相與仇視而姍笑之。逆使鯁直之氣沮抑而不得伸，緼蓄之胸迷惑而不得吐。或畏憚而遠遯，或驚疑而成疾，嗚呼！何其重不幸耶！陛下二十四年之間，未嘗有此舉動。今此手一滑，而僇辱至於如此，此陛下不之士類視士類，而輕於辱之，其失二也。早其有不作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畏棐忱，民情難保。言民則至繁而易安，小民則至微而易動。君臣之間，交相警告，使知邦之根本專在小民者，蓋國家之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而止在於小民之身。是天命未足爲天命，而人心乃所以爲天命也。其所關係，豈小小哉。近者因感生帝大興土木，拓開輦路，增廣祠庭，七八百家之居屋隨手毀除，一萬餘口之黔黎聚頭嗟怨。陛下雖捐水衡少府之積增直價，然都城之內人心皇皇，道路籍籍，咸謂陛下興此不急之務，以毒我民。彼其窮閭故屋，暑雨淋漓，曾不能以自覆，而陛下忍毀之乎？敗絮破衾，風雪凝沍，曾不能以自溫，而陛下忍毀之乎？隆寒皸瘃，坐須窮餓，曾不能以穀其腹，而陛下忍毀之乎？陛下起自民間，其於民之疾苦，亦熟悉之矣，胡獨於此而用其忍耶？不寧惟是，毀室之謗未已，失帶之事旋興。祖宗敷遺之寶，一旦失墜，陛下覺之，夫孰不以爲當然？掌寶玉者當誅而不誅，盜寶玉者當誅而未即誅，此國法之不可貰也。而有司奉行過當，無故而估籍平民，乾

沒寶貨者不可勝數。市井之間，族談聚議，皆謂某人已籍矣，某人已獄矣，所籍已踰所失矣。夫平民見利而遷，初豈知其爲寶玉大弓哉？使其知之，何敢以一身輕冒法禁？此其情亦可以闊略矣。昔太祖皇帝謂「朕有三條帶，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今淮蜀之要地，祖宗之所寶也，陛下失其半，亦既累年矣，而不之問，顧乃因一帶而擾害百姓耶？甚爲陛下惜此舉措也。秦揭竿之夫，起於閭戍之頻仍；唐天寶之盜，興於百姓之嗟怨。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天下必然之理也。今所失非一事，所怨非一夫，陛下而可以細微而忽之，至愚而目之乎？此陛下不以小民視小民而銳於忽之，其失三也。旱何爲而不作乎？夫一善之揚，可以順天也。今一失於簡賢，而容受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順天矣。一俊之籲，可以事帝也。今再失於辱士，而敬體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事帝矣。一小民之安，可以永命也。今三失於害民，而仁愛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永命矣。此旱之所應也。人徒見陛下自去臘以至於今茲，所失非一事，而不知上天自去臘以至於今茲，所應亦非一變，陛下不數月而見此三失於天下，上天不數月而見此數異於國中，一事失則一證見，一德虧則一變生，影響形聲，其機甚捷，豈不大可畏哉！雖然，三者之失固在陛下，而繩愆糾繆則在大臣。古者大臣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益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舜未嘗有疑貳之事也。召公之戒武王，則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是武王未嘗有狎侮之事也。周公戒成王，則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是成王未嘗有忽小人之事也。未嘗有此事，而二三大臣拳拳告其君若此，是敬其君而不

忍置之於有過之地也。今大臣以師臣之舊，居伯益、周、召之位，其可不使陛下爲舜、武、成王之君耶？然則欲改陛下之舊失，以起今日之新功，則大臣當齋戒沐浴，積其誠以告于陛下曰：寧考所以傳位於陛下者，以陛下能敬賢，能禮士，能安民也。前日不幸而有拒諫之事，又不幸而有辱士之言，又大不幸而有害民之舉，若悔心一生，則前之所謂不幸者，皆如日月之食焉。不然，臣亦末如之何矣。陛下聖性高明，一聞此言，必翻然改悔，發自聖衷，避殿減膳，詔天下臣民極言朝政之闕失。然後寵章李於既斥之餘，禮多士於沮辱之餘，安百姓於離析之餘，使天下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簡賢之失轉而爲容受，慢士之辱轉而爲優禮，害民之舉轉而爲安民。二十四年曰量曰誠曰仁三者之德，復全於今日，而無驟反故常之譏矣。天變其有不弭者歟？《語》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惟陛下力行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〇。

再言消弭天變疏

淳祐中

臣不識忌諱，嘗條舉三失以告陛下矣。復有餘悃，願終陳之。盜賊水旱之變交萃於今日，人皆以爲國家之災，臣則以爲國家之福。是何也？天下之禍常伏於人心所不慮之餘，而國家之福每兆於君心常謹畏之日。正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昔李沆相真宗，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奏聞。同列或以爲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其後又謂王旦

曰：「沆死，子必爲相。遽與敵和，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功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用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用寢廣。旦常悒悒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爲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呂夷簡、王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所以小人力不能勝。沆之此言，其千萬世人主恐懼修省之龜鑑乎！今敵國勢大，意欲飲江，禍至烈矣。江湖閩越所在盜起，患亦廣矣。早嘆孔殷，水滂並作，天變亦極矣。當軸居李沆之位，蘊李沆之識，歷此三者之變，固未嘗不奏聞，以警上心也。然警省之餘，亦當求所以弭災銷變之策乎。今禦敵雖得人，而激昂奮厲，振起事功在廟堂，當有以盡其扶持之力。平盜雖有人，而安靜不擾，鎮撫得宜在廟堂，當在以示其意向之明。乃若水旱之來，正君相交修力行好事之時也。頃者頻遣使車，慮囚放罪，游頒寬詔，蠲賦惠民，非不懇切，而旻蒼益高，旱勢彌甚，是必有大不可於帝意者。不然，何其窒而不通，感而不應耶？臣之愚見，則謂陛下宜痛自悔艾，而深思平日歉然不足于心，惕然不寧于心者，盡其所以愛敬，而彌縫於冥冥之中，以平其恨而釋其冤，則鬼神悅豫，宗廟安妥矣。挽回不可測之天心，消釋不可解之天怒，迓續不可終窮之天命，其機括有大於此者乎！此愚臣所以拳拳納忠於陛下也，惟陛下實圖利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〇。

論時政闕失疏

淳祐中

臣濫吹班行，尸素無補，比者天久不雨，嘗不量愚昧，冒萬死裁一書，爲陛下極言三事之失，且於其末致拳拳之忠，所冀聖心開悟，引咎責己，導諫敷恩，以解天下之惑。今已踰旬，未聞有所施行，而天怒不解，旱勢愈張。四海臣民睹此鉅異，愈益憂皇，咸謂祖宗求言，具有故實，惟靖康多難，不及舉行此等所爲，已非美證。堂堂盛世，所當監其失而敬天怒，何乃襲其咎而玩天災乎？臣竦聞其言，退而追惟靖康以前之事，未嘗不痛恨當時而重有感於今日也。陛下自親政以來，凡三更大化矣。一更於端平，其失也輕。再更於嘉熙，其失也濫。又再更於淳祐，其失也專。曰輕，曰濫，曰專，其事雖殊，其失則一。今政瑟之更，幾二年于茲矣。始焉剛果之氣未嘗不翕然惟慶曆、元祐之趨，日愒月邁，志氣不强，曾幾何時而委轡中道，已逸而奔於崇、觀、宣、靖之域矣。嘗即其實而考之，其事力反不及於崇、觀、宣、靖，而證候則有類乎崇、觀、宣、靖也。且人才，國家之精神也。乃者弓旌四出，非不招來，而難進易退，不肯輕出。間有出者，亦不能尊信而用之。其間如極論綱常者，執憲端平者，力拄閹戚者，肅清宮禁者，未嘗無人，而御屏簡記，幾亡其姓名，夾袋薦揚，又遺於物望。彼亦不過甘心空谷，絕意中朝。方之崇、觀、宣、靖，諸臣時望之偉，亦有如李綱者乎？舊學之粹，亦有如楊時者乎？耆德之尊，亦有如許翰者乎？經術之奧，亦有如胡安國者乎？直亮自許，亦有如崔鷗、李光、余應求者乎？

威望可倚，亦有如种師道、劉韜、宗澤者乎？是人才反不如崇、觀、宣、靖也。兵者，國之爪牙也。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實，與袒搏同。古人無日不計軍實，擇令典者，正謂是也。今子虛烏有之籍，在在而有之。戍淮之兵，殲於戰鬪；防江之兵，狃於驕惰；淮東先鋒，數僅二千；荆楚壯士，十喪八九；山西勁卒，類多烏合；郡國禁兵，僅充廝役。而倚以捍禦者，又多北來之軍，圈豹養虎，禍變難測。加以器械鈍闕，戈戟凋殘，蒙衝海鯁，率多壞爛，神臂床弩，半就消磨，駐隊舊制之不存，克敵斗刁之不等，方之崇、觀、宣、靖間，亦有十餘萬之京城兵乎？亦有二百萬之諸道兵乎？亦有二十七萬之河南北兵乎？亦有一百七指揮馬步軍乎？亦有二百疋之天駟戰馬乎？亦有五千座之京師砲乎？亦有千餘兩之宣闔造車乎？是兵革之多，不如崇、觀、宣、靖也。財者，國之命脉也。國家一歲通制國用，正當量入以爲出。而近年以來，橫費亡藝，歲終會計，已加多六七千萬，一朝御札，又歲新券三四十萬。督視之行，新楮以一千萬計，銀兩以五十萬計。其他諸闔之非時科降，戎所之制造鎧甲，制闔之臨遣撥賜，合而言之，亦千餘萬。其他如宮掖之橫恩，燕飲之用度，權奸之盜竊，郡守之囊橐，要路之苞苴，閒官冗吏泛濫之支吾，邸第宮觀不急之營繕，又不可枚數。府庫所積，在在枵焉。其視崇、觀、宣、靖間，亦有大觀西庫三四千萬緡之積儲乎？亦有諸路所積三千餘萬之積鏹乎？亦有在京庫務一千三百餘萬之積貨乎？亦有諸監所鑄九百萬之錢乎？亦有延豐倉四十萬之積粟乎？亦有宣和六庫上供四百萬乎？亦有無額上供三百萬乎？亦有京師新收一百餘萬乎？亦有諸路免夫錢六千二百餘萬緡乎？雖曰半天下之勢，不及全盛之時，然所積竟不能髣髴其萬一，是財計反不如崇、觀、宣、靖也。雖然，人才不如，兵

財不如，使振而起之，猶可勉強。今所患者，無崇、觀、宣、靖之事力，而有崇、觀、宣、靖之證候。何謂證候？曰奉御筆也，事燕游也，崇土木也，逐君子也，諱讜言也，思權奸也，用戚里也，信宦官也，激盜賊也，致外患也。御筆始於政和四年，初焉楊球之代書，終焉流弊之滋熾，或稱詔，或稱御筆手詔，或用御寶，或用長印，或有金填紅刻指揮，由中而出，不在於中書門下之旨也。當時三省，但奉行御筆而已。陛下即位之初，壓於權臣，潛光晦迹，不敢自大，所謂御筆，非惟不能，亦未知其爲何許事。粵自親政攬權，蹊路漸熟，然亦未至於蕩然也。今輕視四海，玩弄諸臣，用力於區區術數之微，偃然自謂人莫已若矣。女子、宦官、邸第戚里窺見罅隙，請託紛如，於是御筆沓至，往往夜漏十數刻，省吏傳呼，晷刻不爽，大臣簽押，奉行惟謹。妨害政幾，虧損觀聽，清明之世，爲此弊倖。陛下不欲爲千萬世之令主乎？宰相不欲爲千萬世之賢相乎？不然，何縱弛之如是也？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以後，遊燕浸多，燕太清樓有記，燕承平殿有記，曲燕保和殿有記，幸鳴鑾堂又有記，皆所以記一時燕游之盛。而史臣書之不少隱諱者，將以垂子孫之鑑，爲萬代之勸也。陛下富有四海，紹隆大業，亦幾有年，謂宜兢兢業業，視爲商監。今得之道途，咸謂陛下內庭排當，寒暑不輟。敵騎侵淮，未盡出境，而常舞酣歌，見於自逸。湖寇鴟張，未盡撲滅，而耽樂飲酒，或至罷朝。雖游歌《雲漢》瘠旱之詩，尚未下避殿減膳之詔。始焉縱容，不過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遊逸，爲害幾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至於二日，而至於終身不改。雖敵國急警燎原滔天，駸駸及我，亦罔聞知矣。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

宗以來，宮室制度不至太廣。政和初始建延福宮，樓殿相望，跨越宮城。自是興作不已，又即延福宮之舊基建保和殿，即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即宮城之東建寶籙宮，疊石爲山，號曰艮嶽，亦汰侈矣。陛下襲十三葉祖宗之業，所宜深監往失，以示古人卑宮之意，爲天下先。今得之傳聞，咸謂陛下聖性好大，務營土木。內而宮掖四面築山，多取石於南內燕息之所。雖未必果有茲事，然內臣附會，多以人所不知爲說誤陛下，而陛下不悟其非。此豈可令衆庶見乎？外而龍翔興建祠宇，每拓地於百姓生產作業之地。雖非陛下本意，然奸臣附會，多以異說怵陛下，而陛下不悟其奸。此豈可使外國聞乎？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元年，陳瓘台州羈管。崇寧六年，鄒浩永州安置。此皆權奸當國，欺君玩世，借此以報怨也。今章琰、李昂英居瓘、浩之位，而又有瓘、浩區區之心，其排斥嵩之，論列陳韓，此其志豈有他哉？徒以國家比年以來氣勢微弱，精神萎蕪，皆起於小人之誤國，所以悉意極陳，將以補闕政而裨聖聰也。不謂疏狂之言上觸宸怒，一斥五月，不復召還。前後臣鄰言之屢矣，而陛下終不省悟，遂使二臣墮在遠方，曾不得復齒縉紳之列。豈盛世美事哉？矧今敵國孔熾，盜賊橫行，水旱交作，患至迫矣。若不早霽，威嚴亟加，萬一因他人激怒，或以瓘、浩之罪加之，則大體愈虧，非所以爲挽回天心之術矣。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燕雲之議，呂頤浩謂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此忠言也，而御筆則以興訛造訕罪之，此言爲諱也。京城大水，李綱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由；災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此忠言也，而以隄防不修即非災異詆之，此言爲諱也。陛下自去臘以來，每有諱言之意，責實下

詔，一諱言也。風諭數語，二諱言也。春官宣諭，三諱言也。搜索懷挾，四諱言也。逐二臺諫，五諱言也。去一詞臣，六諱言也。陛下諱言於其上，羣臣緘口於其下，間有冒死一言，則上下相與仇視而深嫉之，不以微罪行，則以他事去之。嗚呼！忠臣烈士所以極言敢諫者，非沽美名也，非好爲不靖也，爲人主心術慮也，爲朝廷大體惜也，爲生民大命計也。而陛下一切厭薄之。非特厭薄之，且憎嫉之矣。非特憎嫉之，且逐而去之矣。此豈盛世之美事哉？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蔡京之爲中太一宮使也，既許之謝事，又使之削官，又使之居杭。凡京所爲，一切罷之，所用一切去之。誰曰京不遠矣？上意決不向用矣？曾未三年，而五日一朝赴堂治事矣。又未幾，而落致仕矣，領三省矣。懷憾肆毒之久矣，苟可肆其一螫者，未嘗不甘心焉。積而至於禍敗，尚忍言之哉！今去相之奸與京相埒，而忿戾不可解之之毒，則又過之。觀其厚結游士，密伺朝廷，多積金錢，直通宮禁，兼以空郿塢之積，以實水衡少府之儲，窮水陸之珍，以供太官玉食之奉，此其意非但如此而已也。安知其不以「北事只我了得」之語劫陛下乎？又安知其不詐爲遼使問京何在之語以竦陛下乎？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戚屬不得預政，非故疏之，其所以憂思深遠至矣。鄭居中同知樞筦，勉徇後宮之請。既罷免之，又申命之，中外交疑，道路指目。陛下臨御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爲務，而肺腑戚屬屢玷班行，子姓怪民濫叨扈節，列辟猥歸於嬖族，驕淫不減於曲陽，布列卿郎，日求速化，翱翔丞簿，時冀超遷。材幹者猶有可言，乳臭者是誠無謂。遠而節旄，誤擬南陽之寵；近而畿輔，有同恩澤之侯。雖比之鄭居中，固亦有間，然浸淫不已，亦非所以示天

下之公也。豈天下之大，果無一人可以供陛下之用耶？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童貫、譚稹首禍燕雲〔二〕，楊戩、何所踵貫而起。其初起於毫芒，其末流之禍，至於塞天地，亘古今。陛下總攬權綱，豈不能深燭此理？然便嬖側媚，有以中欲，甘言巽入，有以順情。陛下雖未嘗縱之，而憑依竊弄，蓋有非陛下之所能盡知者。故虛張科斂之數，其力可以移漕臣，而陛下不悟也。憑依格殺之威，其勢可以屈國法，而陛下不疑也。典領營造，費用泥沙，至不貲也，而勘同錢緡，率用新楮，不肯循國計之常。掌司寶玉，愛護不謹，罪當誅也，而轉移主聽，嫁禍他人，幾不遵國法之常。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臘才亂，連陷數州，諸峒結連，聲勢張大。江西虔、吉以至建昌，盜賊間作，騷擾良民，以此極。陛下寬以御下，仁以結民，薄海內外，悉主悉臣，豈忍自壞於照臨之下？而比年或多梗化。兩淮流民，吾遺黎也，區處無術，侵迫畿甸，激而爲寇，如往歲之繹騷者有之矣。湖、衢、建昌之民，吾赤子也，憑恃險阻，雄長相角，激而爲盜，如前日之陸梁者有之矣。閩嶺之鹽丁，江湖之峒丁，皆王民也。爲守者不知撫循，與之爭刀錐之利，奪衣食之源。憤怨不平，激而爲亂，如今春之猖獗者亦有之矣。始焉之激，常起於細微，終焉之憂，卒至於盛大，遂使橫行數州之廣，綿歷旬時之多。大師克之，猶未即功。茲其爲力，豈不戛戛乎其難哉？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宣和五年秋，敵益兵雲中，經營南寇。其冬宗維寇河東，宗傑入河北，邊遽倏聞，舉朝失色。今北邊新興，哨騎狎至，自春徂夏，勢欲飲江。壽、泗，吾藩籬也，地界南北，敵所必攻。驍將勢窮，士馬物故，則藩籬不可賴

矣。通、泰，吾根本也，地據斥鹵，敵所必攻。人民之生聚，亭竈之精儲，公私之餘羨，悉皆破壞，則根本不可支矣。福山，吾屏蔽也，去毗陵纔二十五里，而驚塵游騎，直至於此，聲勢幾搖於京邑，烽火直至於甘泉，則屏蔽又不可恃矣。其如淮西諸郡，間被傷殘，蜀西諸屯，時肆蹂踐，遠而至於廣西一路，又有幹腹之憂，恫疑虛喝，其意直不肯置我於度外也。天氣尚熱，變已如斯，秋風纔高，禍尤慘烈。陛下出自聖斷，分命樞臣，進屯江面，仗國威靈，克勝而後朝食決矣。然今歲之謀異於他日，料敵制勝，不宜輕易，行兵用師，不宜退却，定功行賞，不宜混淆。一或反是，則何以起人心，興事功耶？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夫人物兵財色色不逮，而亡國證候無一而不相似，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爲陛下言之也。然而欲消證候，則自吾君一心始。君心得其正，則志氣清肅而天下之證候不生。君心入於邪，則晶光掩黯而天下之證候皆非。先民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慾行。萬事之得失，係於一心之正不正如何耳。夫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君之方寸，物慾多門，撓之者衆，攻之者繁，至可畏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其本在乎正心。仲舒論正朝廷百官之本，而其說則始於正心。大哉心乎！其理慾誠妄消長之源，而天下萬事感應之機乎。然嘗論之，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正也，自人心汨之，而心始不得其正。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誠也，自妄念撓之，而心始不得其誠。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清也，自陰柔濁之，而心始不得其清。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明也，自利欲昏之，而心始不得其明。不能以禮制欲，而陛下之心始蕩；不能以義制事，而陛下之心始縱。此心一萌於方寸之間，而証候已見於天下國家之大。此無他，理與慾之界限不明，誠

與妄之源流不別，而其應如是也。然則澄其源，以爲立政造事之本，其有大於正心乎？陛下清燕之頃，試省察焉，凡親政以來，聰明不及於前時，事業日負於初心者，誰實爲之？必其聲色貨利有以蝕吾之天也，便僻側媚有以汨吾之天也，蝸蝨蠖濩之中，不能存道心而去人心也；虛明應物之地，不能純天理而除人欲也。內降之多，必私心之勝也。燕游之數，必淫心之蕩也。土木之崇，必侈心之汰也。君子之疏，必敬心之衰也。正論之嫉，必誠心之怠也。奸邪之喜，必禍心之包也。貴戚宦寺之積，必愛心之纏繞也，必畏心之芽蘖也。盜賊外患之盛，必常心之驟反也，必懼心之少弛也。是心之私起於方寸之端芒，其極至於結爲國家沈痼弗瘳之疾，獨不可克而去之乎？臣願陛下正其身之所主，不以私慾間之；實其心之所發，不以妄念雜之；養此心於虛明公溥之中，一此心於喜怒哀樂之後，叙慶曆、元祐之所以得，監崇、觀、宣、靖之所以失，側身修行，察諸邇言，凡事之背理傷道者，悉更革之，一動作而反欲爲度，一云爲而即誠去僞，萬事皆善，十證並消。此孟子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人欲肆，妄念作，激而爲崇、觀，變而爲宣、靖，不惟不能躋慶曆、元祐之治，而國家之禍，恐在丁未，不在丙午也，可不懼哉！干犯雷霆，不勝震慄。《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〇。

〔二〕譚稹：原作「譚藉」，據《宋史·徽宗紀》改。

全宋文卷七七〇〇

牟子才 三

乞復兄弟之性以弭天變疏

淳祐中

臣待罪奉常，食粟而已。惟曉夕露香告天，願得一雨，以釋吾君吾相憂勤之心。一二日來，油雲屏屏，微雷隱隱，百姓翹首以望曰：「今夕必雨矣，吾君吾相庶幾其少寬矣。」曾未頃刻，風吹醺之，雲雨之勢又墮虛無。是雖無言，蓋亦有意。臣因嘿坐，靜而思惟，前時之三失，今日之十證，皆足以致天怒也。而怒之甚者，又有事焉。《常棣》一詩，其廢已久，斲喪國脉，養成敵讐，當必由此，非可以細故忽之也。陛下遠覽古今，飽諳世故，其於禍福倚伏之機，察之熟矣。所宜運思眇綿，動心寂寞，復兄弟本然之天性，洗國家難解之嫌疑，使幽明之際，怨恨俱消，沈寥之中，魂魄有主，則綱常事定，骨肉鬯平。上天之怒，豈有久而不釋之理哉！臣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宥。《歷代名臣

奏議》卷三一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〇。

繳進輪對疏

淳祐中

臣日者天久不雨，嘗竭愚忠，首陳三失，次條十證，又於貼黃兩言天倫之當厚，乞陛下恪循故事，下詔求言。今政事之間雖未見陛下有所改悔，而祖宗故事，則已施行，仰見陛下聖德本自聰明，前旒未爲蒙蔽，而臣之言亦不爲徒發也。臣初謂政在中書，而專攻上身者罪也。政不在中書，而專攻上身者亦罪也。臣比進兩疏，既已冒犯罪戾，推究災異之所從出，爲陛下言之矣，而陛下之諸臣，豈得爲無罪耶？請極論其所以然。臣嘗讀《易》至《否》，而重有感於今日焉。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否者，閉塞不通之名也。故《太玄》準之以吟，以守。吟曰陰不之作，陽不之施，萬物各吟。守曰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謂天地各居其所，閉塞而不通也。當是時也，內陰不肯應外之陽，下氣不肯應上之氣，此臣之所謂否也。以節令言之，雪者，五穀之精也，去臘不雪。雷者，號令之象也，今春夏不雷。五月，梅節也，地久不梅。夏至，雨節也，天久不雨，至於六七月之間。是皆天地閉塞而陰陽之氣不和也，非否乎？夫否塞之證見於上下不交之時，人孰不以爲天地自閉塞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閉塞者，則陛下之諸臣實爲之。諸臣謂何？宰相、臺諫是也。凡其所爲不能貫通於上下者，皆否也，而可已於言乎？所貴乎宰相者，以其能輔佐天子而進退百官也。向也端平之初，進賢去佞，位置得宜，天下翕然稱之曰小元祐。雖兌會壞楮，履畝傷民，入洛失地，輕銳可譏，而用人一

節，高掩千古，真賢相也。今再相淳祐，四海蒼生日夜復以端平之治望今日，而免牘未下，早暎頻仍，景象逼迫，上下煎熬。雖日不暇給，而一再進擬，大抵不能盡副天下之望。今觀其布在班行，非天子之勲戚，則大臣之鄉舊也。非侯伯之子孫，則臺諫之羽翼也。非邸第之狎客，則京兆之親密也。又觀其布在郡國，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婿姪也。非執政之姻婭，則諸邸之子弟也。非諫坡之舊館，則臺臣之婦翁也。苞苴之餽，交接於閨闈深邃之間；請託之私，周旋於堂從鄉鄰之密。黃髮兒齒之老，豈能制依憑機巧之人？赤松從遊之餘，胡亦有顧惜子孫之念？人謂小相若在，猶且善惡相兼。豈謂大老來歸，乃無一事公當。遠視端平，如出兩人；近比淳祐，殆同一轍。而況胡宗愈輩陰結厚確，交相爲朋，人所共嫉，今乃拂逆公論，引據要津。清臣、溫伯左袒熙寧，蹤跡顯著，人所共嫉，今乃故開倖門，延入共政。調停之說一起，呂、范之責難逃。況君子小人勢如冰炭，決無兩立之理，必有反覆之虞。與其自保於一身，孰若均憂於天下？不此之務，乃反誨之，豈不重孤天下之望耶？此宰相之否也。所貴乎臺諫者，以其能繩愆糾繆，分別邪正於已然之後也。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席。自中興後，王賓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自是每除言路，必兼講讀說書之職。由此臺諫與天子習熟，無復有敢言者矣。向也爲權臣之私人，今則爲天子之私人矣。向也供劾檢於權奸，今則受天子之宣諭矣。向也受劾草於權奸，今則受天子之調停矣。故上意所不予，則施贈繳於既逐之諫臣；上語所不樂，則縱斧斤於廣東之倉節。或倚上眷而執人物進退之權，或探上心而掣朝廷行事之肘，此逢君者也。乃若宰旅直士棖觸鼎鼐，則弋之惟懼其不早。中書緊官拂逆貴近，則擠之惟恐其或後。樞臣剛

復，睥睨台枋，則傾臺以助之。督視臨遣，請存臺諫，則含茹以翼之。此媚要途者也。其他計使，同列而已。獨寂然陰報私仇，而我若無與。或以惡名而中傷善類，或託公義而輕點時賢，此行私意者也。所可誚者，擊婺相於京祠已罷之後，擊殿帥於兵權已解之後，姑以備數，豈果觸邪？此懷苟心也。推原其意，不過如鄧綰輩，受笑罵、攫好官而已。最是宥府之臣，才智輻湊，其力足以拒權奸也，中執法則擊之，以倒公議之戈。騎省之長，天資柔佞，其術足以援權奸也，中執法則翼之，以摩公議之壘。則是開奸邪道路之基，培國家禍亂之本者，中執法也。雖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不知造物者栽埋此禍根，養成此禍胎，將醞造何等事，以壞天下國家耶？此臺諫之否也。宰相之說不過曰：「所以致旱者，非一日之積也。行乎國政，如彼其新也，受任以來，未嘗畫一籌也。」是則然矣，然舊學疇庸，非他臣比，雋壽在位，非新進比，中書再入，非生局比，觀棋既久，非輕奕比。舉而措之，苟合公論，則天聽雖高，亦且感動矣。今所爲若此，其何以回天怒乎？爲今之計，當公此心，以爲進賢退佞之地，固不可乘間而進所私之人，尤不可因便而任所親之吏。固不可顏情而用讒諂之徒，尤不可愛憎而嫉恬退之士也。其他鎮定事機，調齊鼎寶，平章棼錯，皆當以一公字行之。否轉而泰，此其機乎。其或力不逮心，終以渝始，則否之又否矣。臺諫之說不過曰：「新宮不可諫也，諫則嬰鱗忤旨矣。太奸不可論也，論則胚胎後菑矣。寵佞不可言也，言則追蹤章、李矣。」是則然矣，然大觀文致仕之命出於睿斷，則權奸未始不可去也。龍翔工役，人以爲不可止，而天子暫止之；戚里貪虐，人以爲不可去，而天子終去矣，則是天子未嘗不可諫。特諸臣觀望顧惜，不肯諫耳。爲今之計，當公一

心，以爲排擊奸邪之地。固不可任喜怒之情而報宿怨，尤不可因黨與之偏而快私心。固不可以風聞之謾而害善良，尤不可舉瑕類之微而黜孤遠。其他一德之疵，一事之失，一舉措之誤，皆以公心言之。否轉而泰，此其機乎。其或怙終不改，耻過作非，則否之又否矣。夫宰相失其調變之職，而道揆之地結而爲一《否》卦。臺諫失其風憲之職，而法守之地結而爲一《否》卦。是以上下不交，天地不通，當雪不雪，當雷不雷，當梅不梅，當雨不雨，又激而爲天地間一大《否》卦也。雖然，又有所說。臣所論宰相臺諫，不過舉其事耳，而未論其心也。請爲陛下言之。瑣瑣閹嫜，挾天子之威，窟於宮禁，而爲天下奸邪奔趨之主；赫赫權奸，挾宮闈秘奧之援，窟於海濱，而爲天下諛佞喉使之主。陛下內牽閹嫜之愛，外怵權奸之賂，佞人儉夫闚見罅隙，遂謂陛下因閹嫜之交通，將權奸之復用也。於是寵幸者內則交結於閹嫜以濟其私，外則接引於權奸以締其好。大佞者內則借譽於閹嫜以固其寵，外則陰主於權奸以效其報。遂使忠臣飲氣，志士吞聲。嗚呼！陛下爲社稷宗廟之主，爲四海臣民之主，而不自主張，乃使若權奸，若寵倖等輩反結閹嫜之交，以取必於陛下，又倚陛下之勢，以脅制於羣臣。數日以來，外論頗傳陛下以外權太重，思欲起權奸而用之。又見邇來所用樞臣，皆權姦平日之所與，遂相與謹言權奸復出矣。審如是，必交結諸臣之左右以誤陛下。此其意欲何爲哉？是操王莽、董卓之心，以盜陛下之富貴也。夫奸利之臣所主如此，苟得一重臣如王旦，力遏王欽若之不可當國，如韓琦坐政事堂，出頭子勾任守忠，徑押就貶所，使在我者有泰山喬嶽之勢，則中外之人乃始知畏，不敢爲非。今秉鈞者不惟不能遏絕，乃反倚以爲重；不惟不能竄逐，乃反推波助瀾，則將焉用彼相哉？又如李沆

言丁謂有才不可用，如司馬光謂王廣淵奸邪不可近，使在我有壁立萬仞之勢，則巧佞之人乃始斂戢，不敢妄圖。今謀國者不惟不能疏遠，乃反與爲婚姻；不惟不能諫止，乃反與通譜叙，則將焉用彼相哉？夫宰相，統百官而一官府也。今內倚閹豔，外比奸邪，或相挽推，或相鼓舞，豈持祿保位之念勝，而正大之體或虧；患得患失之心多，而卓特之見或少耶？豈牽連諸臣之黨與，自度不能勝其奸，姑委靡頹墮，以聽其所止耶？抑畏憚權奸之氣燄，自揣不能抗其鋒，姑韜杜斂軸，以待其自定乎？不然，何爲徇暱己之私，忘天下之公，隨波逐流，事事鶻突，系小子，失丈夫，以至此極耶？此以張禹、孔光之學誤陛下之國家也，則將天地磔裂，日月錯行，星辰顛踣，如漢之末造，又豈止不交不通而已哉？然則上有休否之君，則下有休否之臣。《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否極之世，泰道有將開之機，否道有將傾之勢，然猶未離於否也。君子處此，豈可苟安而玩視乎？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常有戒懼危亡之心，則繫於苞桑，堅固不拔矣。陛下當陰不消、陽不虧之時，雖有光明正大之位，以爲休否之資，雖有陽剛中正之才，以爲休否之道，然必深思遠慮，常懷其亡之戒，而後有苞桑不拔之固。若非恐懼修省，常憂否道之復來，念慮幾微，常思否證之復見，則表裏諸臣不知警懼，相與爲非，則否日益甚而神器移矣，豈四海蒼生所以深望於休否之君也哉！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〇。

經筵入奏劄子

一 淳祐十二年

臣孤遠之蹤，往以狂愚，觸忤權貴，退伏山林，凡五寒暑，屢稽嚴召，罪不容誅。陛下簡記不忘，洊頒除命，月正元日，擢長著庭。曾未兼旬，又叨親擢，以經入侍。此儒生之至榮也。顧臣謏薄，其何以當？偃僂循墻，辭不獲命，則念曩者爭之於議論之末而無所及，不若從容燕閒，隨事啓沃，庶幾小補。是以冒昧效職。昔程頤爲說書，嘗以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爲言。今臣入覲之初，不敢它有援引，惟積其誠意，專以正心一說爲陛下言之，惟陛下裁幸。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專記誦，治章句，工詞章以爲美，而在乎講明義理，務治其心而已。蓋人主之一心，所以統紀三極而酬酢萬化也。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出於邪。形端而影直，源澄而流清，其理有必然者。故典學之君未嘗不以正心爲急務，而勸學之臣未嘗不以格心爲至論也。陛下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明義理，自昔好學之君，未之有加焉。其於治心之學，亦既用其力矣。然心之爲物，最難治也。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怒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汨撓而弗能定，則不得其正；有所矯飾而弗能純，則不得其正。而其所以然者，蓋有所謂理慾之限，有所謂義利之則，有所謂是非之岐，有所謂好惡之端。陛下亦嘗靜慮澄神而深考密察之乎？夫理與慾，敬肆而已；義與利，公私而

已；是與非，邪正而已；好與惡，善惡而已。雖其本末先後、賓主內外截然甚嚴，然所謂敬者常難持而肆者常易萌，公者常難充而私者常易勝，正者常難明而邪者常易惑，善者常難保而惡者常易溺。爲人主者偏焉而不自克，蔽焉而不加察，往往兆於方寸之間而發於言動者爲甚戾，差之毫釐之頃而捷出於事爲者爲莫遏，萌之於宮庭隱奧之內而形於四方萬里之遠者爲不可掩。故始於敬肆之分而終以慾勝理，始於公私之判而終以利掩義，始於邪正善惡之不明而終也是非好惡之失其實。極而至於意玩而流，情稔以肆，而營繕宴遊之事或有之矣。廉耻道喪，陰濁流行，而苞苴賄賂之事或有之矣。賢否貿亂，穹壤易位，而指鹿爲馬之事或有之矣。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其端甚微而其禍甚大，可不懼哉！亦在乎辨而察之耳。臣願陛下思堯舜惟危惟微之旨，以致其理欲之辨。果天理耶，則極而明之，使無一壅闕；果人欲耶，則克而去之，使無少凝滯。如此則義理足以變化其氣質之偏，而物欲不足以掩其德性之善。按之以爲修身之本，夫孰有放肆之失？又願陛下思成湯不邇不殖之戒，以致其義利之辨。果爲義耶，則推之崇之，使益以嚴明；果爲利耶，則懲而絕之，使無復滋蔓。如是則舉動足以昭明乎事物之表，而情愛不足以牽紊乎體統之正。按之以爲制事之本，夫孰有膠擾之私？至於是非好惡之當明，則臣亦願陛下以孟氏知言之要，辨詖淫離遁之詞，逆之於未有言之先而知其心之所欲萌，察之於既有言之後以知其心之所由在，則邪正瞭然，如權衡尺度之不可移矣。以《大學》好惡察親愛敬畏之辟，去惡必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好惡必公用其心而不溺於私愛，則善惡昭然，如好色臭惡之不可亂。按之以爲聽言用人之本，又安有混殽變亂之患？此豈非一正心之功用哉？臣故曰在乎辨察之耳。

惟陛下繼自今益加聖心，格物致知以求其故，審思明辨以察其似，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審其輕重之分，敬以持之，使緝熙而無間；純以一之，使悠久而不變，則表裏昭融，原本端一，統紀明治，界限嚴肅，天下無餘事矣。不然，一念慮之間而理慾義利之角立，一意向之內而是非好惡之雜出，乍前乍却，乍晦乍明，如浮雲在空，悠悠揚揚，以爲滓穢，臣懼非所以光聖德而隆治化也。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臣實不敢以庸常之意望陛下，惟陛下念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經筵入奏劄子 二 淳祐中

臣猥以空疏，充員夕說，誠意未至，啓迪蔑如。比方徹講疏恩，茲又執經啓席，適當陽長之候，敢後忠告之言？臣嘗讀《易》至《復》卦，私竊妄論，以爲有天心之復，有人心之復。一陽生於積陰之下而芽蘖發動者，天心初復之端也。方陰陽動靜之未分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天地生物之心幾於熄滅。當是時也，誰得而形容之？及至震陽之來，動於坤下，因其一動，而天下皆知其將爲生物之端倪。向者天地寂然不可形容之心，方得窺見其萬一。故程頤曰：「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是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楊時亦曰：「復也者，陽始生動之端也。」知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非盡心知性者，孰能見之？此所謂天地之復也。

方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中，無所偏倚，赤子純一之心幾若隱晦。當是時也，誰能推而明之？及至感而遂通，隨事著見，因其已發，而天下皆知其爲體用之動靜。而向者大本達道泯然不可推究之心，至是方得闕其朕兆。故張載以爲靜而動，天則無念無爲，無所主宰。常然如此，人之德性亦與此合，蓋進德之基也。朱熹亦曰：「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此所謂人心之復也。使天地之心當純坤十月之時，消而不長，往而不來，出而不入，衰而不盛，亡而不存，或有所隔塞，或有所擾亂，則芸不生，荔不挺，麋角不解，水泉不動，而天地之復幾於熄。非陰疑於陽，陽戰於陰，變而爲閉藏者乎？使吾之一心當情欲已動之時，喜或過喜，怒或過怒，哀或過哀，樂或過樂，或有所偏倚，或有所乖戾，則三辰失行，山川崩竭，不止於天地不位；兵亂凶荒，胎殯卵殤，不止於萬物不育，而吾身之復幾於熄。非不中不和，極其所致，則變而爲災異者乎？故陰陽之未定，聖人則扶其陽於萌芽發達之初，抑其陰於氣勢窮極之後，使陰陽順動，造化流行，天地之復浸以剛大，無一壅遏，而有以成其天地不及之功。喜怒之未定，聖人則致其戒於不睹不聞之地，謹其幾於隱微幽獨之際，使喜怒和平，血氣循軌，一身之復充滿周全，無一差謬，而有以全其天地至純之德。夫如是，則未定之陰陽，天地既無極而不反之氣；未定之喜怒，人君亦豈有久而不平之心？何以言之？復之爲義，在天地間則爲陰陽，在人心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即陰也，善即陽也。上五陰，下一陽，即沈迷蔽錮之時也。一日忽然省覺，即陽機發達之始也。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召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棘，

即見善端之萌。漢武帝窮兵黷武，好神仙，崇土木，可謂極矣。及其輪臺一悔，即見善端之復。觀乎此，則一陽之復，非陛下進德之大機括乎？臣請極言《復》卦六爻之義，以爲聖德之助。且初九以陽爻處《復》卦之初，失之未遠者也。一陽居衆陰之始，復而不遠者也。在《易》爲最貴，是復之主也。人性至善，人心至良，本自無過。欲起念動，其過始萌，瞬息之間，忽千萬里，豈止於悔？先儒以爲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至哉言乎！此正不遠復之微旨也。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苟能曲致戒謹，凡前日喜怒未定之時，稍有過差，即當隨事覺悟，毋使其已形之惡積而不散，激而爲災咎變亂，則積復於善，不祇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所謂不遠而復也，顧不足爲聖德之助乎。六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在上無應，以分其從陽之意，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有克己復禮之仁而下之也，以其有不遠復之仁而下之也，非植黨締交也，非比周爲私也。則是因人之善而復己之善也，因人之仁而復己之仁也，豈不爲復之休乎？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苟能事事致曲，不以切比於初爲非，不以志從於陽爲非，不以中正親仁爲非，則休復之吉不特歸美於六二之臣，雖六五之君，亦有謹恭下士、柔順助陽之實矣，顧不爲聖德之助乎。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又處動之極，其守則固，故屢失屢復，不安於復。夫操存舍亡，蓋俛仰之間耳。喜怒哀樂之失既已流宕，困而後學，悔而後變者，以此涉世，其危滋甚，故曰厲。然復而頻，雖晚矣，不猶愈於迷而不復者乎？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凡二十九年之中，心之所存雖不能無過，

然亦未嘗不悔；躬之所履雖不能無失，然亦未嘗不復。既復既失復悔，不知幾失幾悔矣。悔誤紛紛，久而未定，是以聖德未能光新，以頻復之厲耳。繼自今勿以危厲無咎而遂其過，勿以躁動之危而玩其過，勿以陷於衆陰之中而愈滋其過，則無咎之義，不獨六三之臣擅其善，陛下亦得善補過之義矣，顧不爲聖德之助乎？六四近君之位也，六居外體之下，而曰中行者，卦一陽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爲中。六四居上下四陰爻之中，履得中正，下從初九正應之陽，獨得所復也。人之本心未嘗不善，積習所移，遂陷於惡。有能超然自拔於羣邪之中，以從陽剛之君子而不爲所陷，是得中行，爲獨復其本心也，其真知所擇而從道哉。不言吉凶者，以柔居羣陰之間而初陽甚微，未足以有爲，故聖人但稱其獨復。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當是非無定見，好惡無定守，從欲而流，從邪而陷，從習氣而不反之時，察羣陰之盛而勉其中行獨復之心，忿一陽之微而扶其終不克濟之志，則剛復而長，動而順行，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而陽不孤矣，顧不爲聖德之助乎？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篤厚。夫復是厚而篤，用力於仁者也。然極乎高明者有高視四海之心，詳於致察者有輕視羣臣之意，物欲深者天機必淺，心量狹者所守易搖。其於善道，雖得必失，雖明必昏，不若靜重而專愨者之可保。此六五敦復之所以無悔也。然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無助未能至亨者也，能無悔而已。《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遇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故於《臨》《泰》之五皆吉而復，與《大壯》之五皆無悔。此聖人爲君子之心也。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凡世之所謂秉陽德之剛者，勿逆其進，勿遏其長，過焉容而貲之，不及焉扶而矜之，去其所謂意必固我之私，成其所謂中順篤厚之實，則君子有所恃，

小人不敢肆矣，顧不爲聖德之助乎？上六以陰柔居復之終，偃然在上，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君道過亢，迷與妄行，故有眚災。天災自外而來，已過由己而作，用之行師則終有敗。及其國君陷於凶禍，雖至十年之久，亦不克從。蓋陽雖微而漸長，陰雖甚而向消。將消之運不能敵方長之勢，故終無獲吉之理。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乃舉事之不合乎理，不順乎天而爲陽德之害者，去其迷而使之不至於迷，反其極而使之不至於極，懲其妄而使之不至於妄，矯其偏而使之不至於偏，無輕喜焉，以泄陽德之微，無輕怒焉以滋陰濁之欲。陛下之心本無喜怒也，陛下以天下之喜爲喜，以天下之怒爲怒。如堯之明俊德，喜在俊德，堯何與焉；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夫如是，則陽盛而長，陰衰而消，凶變而爲吉，災變而爲祥，敗必至於成，害必至於利。利害之機，無出於此，顧不爲聖德之助乎？夫陽在天地間，至實而不虛也，至美而不惡也，至大而不小也。然至實爲天理，至虛爲人欲，而天理人欲常相對也。至美爲君子，至惡爲小人，而君子小人常相勝也。至大爲王道，至小爲伯圖，而王道伯圖常相奪也。有天下安可不致其別而謹其所擇耶？故知天理之爲貴，則處心積慮，必以純一，立政造事，必以陽明，而人欲之私不以陷吾衷也。知君子之爲美，則尊崇有德，必開誠心，信用仁賢，必布公道，而小人之惡不可進也。知王道之爲大，則修義明道，必不計功，理財正辭，必不謀利，而伯圖之狹非所用也。陛下在位久，閱天下之理多，而又將之以緝熙之學，其於《復》之一卦固已曉然洞究其旨矣。而區區小臣猶敢矜螢爝於日月之下，效涓埃於川嶽之前者，顧以陽剛方長，陽德浸亨，臣雖至愚極陋，其敢它有論建，以悖天德？是用當陽復之初，專

以《復》卦終始之義自靖自獻，以效芹曝之私。惟陛下赦其狂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全宋文卷七七〇一

牟子才 四

乞責輔臣以弭天變疏

淳祐十二年

臣猥以樸學，獲侍經帷，講說之餘，蒙垂清問，諮訪世事，勤勤懇懇，略無倦容。此明主可與忠言之時也。茲聞水潦爲敗，綿十數州，奔告于朝，日日相繼。臣雖至愚極陋，其敢隱默不言？謹條變異之因，上瀆淵衷之聽。臣聞陰陽之氣流行天地之間，舒慘焉而爲寒燠，明潤焉而爲雨暘，均則和，戾則沴。雖云天運有數，實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災則恐懼修省，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爲祥。否則陰疑於陽而陽不能勝，必激而爲災爲沴矣。按孔子作《春秋》，書大水者八，而不明災異之應。至班固著《漢·五行志》，乃取董仲舒、劉向之說，推究其事。或謂弑父弑君，或謂兵連禍結，或謂淫佚過度，或謂百姓愁怨，或謂丹楹刻桷，或謂政在大夫。雖事以類求，微近於鑿，然天人之理，實相貫通，迪逆之機，常相影響，詎可岐爲二致，泥其感應哉？臣於

《春秋》，每獨善宋。方宋大水，魯使吊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且一水之變，而鄰國至於遣使相弔，其君至於負罪引慝如此。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謂善於論興亡，明於論感應矣。嗚呼！宋其罪己而興者歟。至於漢唐，則有李尋、宋務光之流，亦能指陳外親大臣、後庭近習爲水災之應，述其儆戒，深切著明。而其君不能因言致省，推求象類，以陰盛爲虞，往往禍亂接跡，如傳所記者，何可勝嘆。然則國家興衰，不在於災異，而在於人君之省不省明矣。天人之際，可不懼哉？恭惟陛下膺圖御曆，于今二十有九年，仁心之所感格，善政之所薰陶，自宜天降嘉祥，諸福畢至。乃六月中澣，諸道大水同日並發，爲變異常。得之傳聞，見之申奏，今日而報嚴、衢、信山澗發洪，溪流暴漲，雨八晝夜不止，城內外如行江漢矣；明日而報台、婺、處之水發山源，出溪谷，而濤頭高數丈矣；又明日而報邵武、延平之水輪灌建寧，而城市莽爲巨壑矣。大抵冒沒城郭，淹浸田苗，損壞廬舍，摧陷井邑，抉蕩隄防，漂流儲峙，官吏溺者什之一二，百姓溺者什之六七，軍士溺者什之三四。而湖南北之水，江東西之水，聞之道塗，無以異於閩、浙。一郡之水猶爲災異，今東南諸郡而水毀過半焉，此豈尋常細故，可得而玩耶？且陛下父母天地而陰陽錯逆矣，主山川而摧裂湧決矣，君社稷而邑陷城圯矣，子萬民而暴災殞溺矣。咸謂陛下駭于巨故，震惕在懷，必有大悔悟、大修省，以撻塞變異也。臣夷考國朝敬天愛民，無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雨災水災間見疊作，帝乃詔避殿，詔減膳，詔改元，詔損尊號，詔求直言，詔寬冤獄，詔問疾苦，詔發倉廩，詔息征徭，詔蠲租賦，至誠惻怛，惕然若傷。苟有益於救

災，皆施行而無吝，可謂遇災而懼矣。陛下所宜取法也，獨柰何其不然耶？而臣深憂靜察，則駸駸乎且宣和矣。宣和之水暴至京城，起居郎李綱上書，以爲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綱之意蓋謂實德不修，實政不講，可謂切中當時之病。詔乃以水衡失職，波流泛濫，即非災異，綱竟坐狂紕。諱人言，玩天變甚矣，而今日之證候實似之。雖水未及都城，然去歲水災疊作，意謂陛下必能悔悟以銷變矣，而漫不經意。今則日甚一日矣。去歲水災尚遠，意謂陛下必能警省以弭災矣，而恬不見怪。今則日近一日矣。夫災異之來，日甚一日，日近一日，而猶不能恐懼修省焉，則宣和都城之水，將必突然陛下之前矣。臣非好危言以恐陛下也，陰氣勃戾，感召有端，豈必水哉，蓋將有盜賊之憂，外患之虞，迫逼而不可慮，駭悍而不可支者。宣和自元年之既水，御筆內批之絡繹猶故也，神霄寶錄之崇奉自如也，花石應奉之科擾無禁也。師成、童貫之流結怨東南，召釁西北，不五六載，寇入中國，以陰召陰，理所必至也。夫陽明盛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故其不能明白洞達，以迪其德性之和，而惟晦昧黷黯，以行其物欲之私者，意之所感，則爲惑昵，爲蒙蔽，爲柔邪，爲暗僻，爲朋比，爲儉讒，皆陰也。氣之所應，則爲滯淫，爲扎瘥，爲祲侵，爲苦盭，爲昏墊，爲沈晦，皆陰也。豈必水哉？宣和惟不去私欲之偏，是以激陰濁橫流之害。今日又將忽陰沴之戒，則必蹈亂亡相尋之轍矣。臣不佞，敢冒死爲陛下條陳之。其目有五，曰啓私謁而大公至正之理未昭，溺近習而清靜純一之德未著，崇土木而恭儉簡樸之化未形，庇小人而公平廣大之見未顯，失人心而仁厚忠恕之澤未洽。此五者，根原於一心之微，而流行於四海之大，極而至於陰濁肆行，災害間

作，敗壞國家而已也。且宣和之失，在於降御筆以專恩威也。陛下天資高明，豈不知監？然牽聯愛欲，紛糾事爲，往往以獨見之偏，撓中書政本之地。陛下之意，豈不曰恩舊之相迭操政枋，而威權幾至於下移，今恩舊雖歇，而威權不可以不收。自是心一起，而獨運萬機之政，安然行之而無吝矣。宗親之除授，戚屬之遷擢，外親之特命，雖邸第祈求，恩舊請託，有非聖心之得已者，而輕重厚薄，實出於陛下處分也，如廢法何？天庭之奏狀，臺府之兩造，有司之瑣務，雖宮媼經營，腐夫干預，有非聖心之所樂者，而曲直是非，實出於陛下裁制也，如撓政何？他如內批之宣諭，章疏之節貼，臺牒之懲戒，是皆亡國之證候。而宸翰絡繹，詞氣峻嚴，軺使往來，施行急遽，陛下曾不以掣肘外庭爲疑。是國家機括所在，無出於此數事，而陛下悉躬親行之。臣恐行之不已，意輕丞相之譏，兼行將相之失復見於今日，祇以開私謁之門，啓捷出之徑耳。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溺近習而忘遠慮也。陛下至公無私，豈不知監？然情與愛遷，事爲私奪，往往有蹈其覆轍者矣。且宮庭屋漏之間，夫孰無謹獨之學？竊意陛下所以待宮妾者，必有道矣。然聲實流聞，由中及外，天下妄謂陛下微有惑溺。雖閱理至深，觀變已熟，萬無此失，而人言如此。至謂一令萱死，不知幾令萱之復生；一飛燕來，安保百飛燕之不進？道途流傳，雖未必實，而虧損聖德之大，無出於此。雖家置一喙，不可得而解矣，蝸蝻螻蟻之中，夫孰無省察檢防之念？竊意陛下待閹尹者亦必有道矣，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或亦微有所預，往往時以一二事取信於外，故趨者瀾倒。雖聖性高明，照燭，此輩未能盡竊威福之柄，然玩而弗慮，聲生勢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陛下之嚴誅，益思伺察詆排，以操公議

之戈戟，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崇土木以備游幸也。陛下性好恭儉，豈不知監？然居養所移，未能無愛。往歲嘗建龍翔矣，嘗飾苑囿矣。以卑宮之主視之，不翅過矣。既又以爲未足，無故創爲新寺之役。雖云經費取辦御前，大抵施爲率從科抑，規橰浸廣，工役繁興，斬丘木而先朝后妃將相之墓無所庇藏，廣進助而畿輔江浙膏腴之田半歸白奪。方且包撤民居，疏鑿溪港，窮奢極侈，無有已時。黔黎敢怒而不敢言，閭巷敢怨而不敢指。貂璫捨此無以擅其利，內司捨此無以足其欲，遂致轉展工程，悠颺歲月。如聞此役未了，又將轉而他圖。某所之道觀方興，某所之祠廟又起。廟堂遵奉，委曲施行，百姓聞之，心摧膽折。自古人君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災異如此，而斧斤之聲不絕於耳，此皆小人圖一旦之利，而致人主於有過之地。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用小人以仇公議也。陛下能辨忠邪，豈不知監？而心之所倚，乃拳拳於小人之黨庇。賄相再用，濁亂朝廷，凡五六載，此宰相之凶也。公議方以削美謚爲請，而陛下念之終不忘。老姦蹲踞，誅害忠良，凡數四載，此臺諫之凶也。公議方以鑄責爲請，而陛下眷之終不忘。猥瑣之尹，因怙寵以召鬧，所當却退也。今不却退，而反陞之。貪酷之守，因貪婪而召變，所當竄斥也。今不竄斥，而反庇之。下至一黥胥之賤，既麗于刑矣，而復脫之縲紲之中；一皂隸之賤，既聲其罪矣，而反芘之主萃之地。君子不幸而爲小人所擊，則一斥不反，不免有收其田里之譏。小人有時而爲君子所排，則左遮右掩，不免有保全愛惜之意。遂使陰氣盤結於兩間，惡儔蕃殖於散地，或處畿輔，或逃海濱，皇惑人心，動搖國是。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滅

天理而失人心也。陛下銷患於未形，豈不知監？而謀慮之微，乃不及於深綿眇密之中，甚可懼也。天下有道，公議在朝廷；天下無道，公議在草茅。言之是耶，則遷善改過；言之非耶，則皇自敬德。皆所以觸人君進德之機，養天下敢言之氣也。一或仇視，則僇辱隨之。去歲嘗黥士矣，而其過在京兆。今歲嘗僇士矣，而其責在朝廷。上乘快指揮，未免有今日陡如此之憂。下惡傷其類，嘗恐有異時或手滑之慮。雖小夫狂生坐愚至此，所可惜者，朝廷舉動耳。遂使京畿視倣，幾至於與士爲敵，而其心常求以勝士。郡國聞風，甚至於與士爲仇，而其極遂至於殺士。吁！士何負於國家？而意向一偏，其禍遂至於如此哉！「王以小民承天永命」，是天下之變不在宗族，不在諸侯，不在奸雄盜賊，而惟在於小民之身。有以安之，則化叛離爲訢合。無以安之，則轉榮懷而爲桎杻。其間不能以寸而害利霄壤，甚可畏也。國家自寶、紹以來，內郡之民未有叛心也。端平之稅畝，淳祐之括田，不翅足矣。而去歲經界一事，爲害尤深。祖呂惠卿手實之故智，倣李椿年砧基之陋規，誅求慘毒，租稅重敷，妖孽梃民，一至此極。邊遠未始有離心也，清野之轉徙，軍需之科敷，亦云擾矣。而今歲鈔騎，爲害尤深。空山寨儲蓄之利，盡沿淮摧殘之民，渚鴻未定，離散可憐，林燕無巢，歸棲何所。嗚呼！民何負於國家？而釁孽一起，其禍遂至於此哉！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夫水，陰物也，而其所以爲災，則起於陰濁勝而陽明之理有虧，物欲行而德性之和不用。宣和之證候，則背陽明、趨陰暗者也。而今日之證候，則無異乎宣和。宣和之災異，則以陰濁感陰沴者也。而今日之災異，亦無異乎宣和。感召之政與宣和相符合，陰沴之災視宣和爲有過，臣願陛下側身修行，監宣和之所以失，而一以仁宗爲法，使

立政造事之際，全德性而得陽明之純，虧物欲而無陰沴之勝，則天怒可回，天災可弭而民命可續矣。臣又聞天聖間，京城大水，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奏曰：「天變甚異，皆臣等燮調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其後謝絳抗疏，亦謂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輔佐不明耶？抑委任不篤耶？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是災異之來，大臣任其咎可也。今日暴水爲災，坊門貽誚，大臣固已乏寅亮之德，乖燮變之方矣。所宜跼地上章，引咎塞變，坦然自恕，則亦何詞？休沐更私，罷朝夙退，外示容與，無異他時。方且啓擬差除，相爲拉拭，上玩至戒，以欺聖明，此則臣之所未喻也。若謂徒崇虛文，無益於事，則所謂實者，竟復如何？臣竊以爲莫大於協寅恭、除壅蔽。夫和氣致祥，災氣致異，而不和之象乃在大臣。一堂之內矛盾交馳，一念之間水火鬬進，乏和衷之義，無協一之規，形諸四方，安有肅睦？若使好惡得其正，用舍得其真，不爲苟同，猶足相濟。萬一各持異見，各徇私情，以喜怒爲好惡，以愛憎爲用舍，則必至於政令舛忤而是非亂於上，黨與交盛而邪正亂於下，豈不糾紛盤戾，變怪愈滋哉？此則寅恭之義所當協也。災異求言，具有故實，所以下通抑鬱而內儆闕遺。陛下樂聞忠嘉，初無厭憚，獨大臣惡人議己，畏人多言，沮不舉行，輿情共鬱。大臣平日自許以賢，未必多有愆尤，廣爲奸利，何用抑遏以至於斯？今召怨于和者，非止一端，產災胎變者，非止一事。若非人言，則君門九重，何由自達？若非導諫，則草茅一介，誰肯盡言？今縱壅遏下情，遮蔽耳目，竊恐天變不悟，人怨不知，弗慮弗圖，變起不測，駭而謀之，豈有及哉！此則壅蔽之患所當除也。使

大臣能自省其非，深懲二患，協寅恭以補變調之失，除壅蔽以消禍變之原，而又亟爲救菑補敗之圖，行之以至誠懇惻之意，毋諱護以沮吾君爲善之意，毋艱難以隔吾民欲達之情，務惠及飢羸，以召和氣，則所謂實者，猶庶幾於萬一也。臣隱憂熏心，冒進狂瞽，非敢沾激，惟陛下亮其愚忠。《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乞斥枉道干謁者疏

寶祐元年

臣聞羞惡人之良心，廉恥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恥盡已，皆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至此極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頤以爲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以有命。孟子出弔於滕，嬖人王驩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爲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恥，跌宕羞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恥也。窟穴既空，書簡畢見，姓名具在，氣節盡頽。風俗之衰，莫此爲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燼，惟大廉不污，惟真儒不磷。或變或燼，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真儒也。人豈無真羞惡，今以誘而奪；世豈無真廉恥，今以誘而喪。士大夫而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爲君子，固伯玉之所當恥，而衆醉獨醒，

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爲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輩以內侍彊幹爲上所信，士大夫爭趨其門，至書姓名于簿，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靈素、郭天信之流，趨者瀾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特依憑假託一黥奴耳。士大人屈不貲之軀下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固自寬弘。而彼獨不愧於心乎？參之公論，以爲淑慝不明，士大夫以身處污穢而不羞，以狐行暮夜爲得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爲監，凡有夤緣憑藉，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爲厚廉恥、明羞惡者大矣。惟陛下實圖利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請建清源崇應觀奏

寶祐元年

大江發源，實自汶江，清源真君，廟食其土，治水之績，爲世大利。朝廷春秋祀享，神寔作配。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論救蜀策疏

寶祐二年

臣比者蜀事孔棘，嘗進苦言，謂宜用李曾伯鎮蜀，而以蒲擇之、呂文德佐之，則選威望重臣爲荆閬以應接之。又謂宜召余晦，以釋羣疑。此皆順人心而爲是急着，聞陛下亟賜采領，緘達大臣，以待處分。陛下憂顧在西，一聞人言，即與大臣商之，真不翅如救頭燃也。大臣自獨相以來，未嘗召臣謀一事。昨忽召臣至相府，議論反覆，數刻乃罷。而指意所在，大槩只以隄制爲是。大臣曰：「蜀力屈矣，非通荆蜀爲一，而借荆州事力以援蜀，則不可。」臣謂：「荆事力既耗於襄樊，安得更有餘力以及蜀乎？」大臣又謂：「曾伯既受節制，事急則必須進至夔門控制。」臣謂：「曾伯既是荆湖制置大使，豈有捨本職公事而越足過夔門之理？藉令欲往，萬一襄樊有事，曾伯將趨襄樊乎？趨西蜀乎？」大臣又謂曾伯不過夔門，必遣呂文德代往。臣謂此處分終是隄制，不若曾伯正除宣撫，使之專心一意，經理西事。而呂文德既爲曾伯所任，必與曾伯俱西也。大臣又謂曾伯節制四川，當不容辭。臣謂以制置節制制置，則受節制者自無事權。若未即召晦，則曾伯亦未肯受也。大臣又謂曾伯且未肯受節制，若正除宣撫使，豈肯受？臣謂曾伯忠義人也，使人主推誠以任之，溫詔以趣之，彼非木石，豈不能感激思奮，以報上恩邪？大臣又曰韓宣以城築未就，不欲往閬州。清叟亦有奏，令且了城築。今且命楊大淵，則專任楊大淵，不可二三其說。大臣又謂今且令曾伯節制，却令曾伯自求一人留司重慶。

曾伯必委蒲擇之，擇之既在劍閣，且令黃應鳳主留司。臣謂此等處分太似繚繞，終不脫隄制規摹。恐如此施行，重慶根本之地，無重臣以鎮壓之，則事終渙散也。大臣又謂余晦當召，曾伯未受節制，未可出命。臣謂不召余晦，曾伯決不肯受命，統兵者亦且疑惑。其爲妨礙，非一端而足也。大臣又謂若召余晦而出李曾伯宣撫之命，曾伯必飄然而歸，是一日而失二帥也。臣謂余晦狼狽至此，失之何損？曾伯負當世重望，蜀之三軍百姓願得之以爲司命，曾伯忍孤人心耶？又忍孤上意耶？臣非敢與大臣辯論也，事勢至此，大臣乃一切坐斷，自以爲廟謨高深，非小臣所可及。臣至是亦不得不辯也，然豈得已哉。或曰大臣憂邊思職，日夜盡瘁，不可謂之不以西事爲念也。而子之言急切如此，豈大臣果有不憂蜀之過耶？臣謂大臣之過非不憂蜀也，其過在於任己見而不受盡言，好順上意而每拂公議，此即是過。而又有大過者，在於自詭知兵也。且兵豈易知也哉？如韓琦、范仲淹出入邊陲，尚不能周知，今足不出廟堂之上，而謂洞知軍戎萬里情，此隄制之說所以牢不可破也。且兵不中御，古之道也。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今軍中無鉅細，悉制廟堂之上，而徒以尺書慰勞諸將，使諸將知有廟堂而不知有制閫，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趙充國曰：「兵難隄度。臣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今西事壞爛，而使曾伯節制數千里之外，諸將下稟令於節制，上稟命於廟堂，繚繞回曲，坐失事機，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乃使卻縠將中軍。今不謀帥而謀節制，分左右三距而無元帥以任中軍之寄，專欲倚仗於節制，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師》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今長子帥師於數千里之外，而欲使蒲擇之在邊，黃應鳳留司，既

使韓宣總統，又使楊大淵代韓宣總統，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大臣雖諳熟科條，彌縫將帥，固識兵家之節度，而自詭知兵，此則大臣之過也。昔程頤每與司馬光說話，不曾放過；范純仁，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事便已。程頤曰：「光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今大臣能如光不怒人以忤逆乎？昔又有言范祖禹於司馬光必能協濟國事，光正色曰：『爾謂祖禹見光有過不言乎？』」今大臣能如光樂聽人之攻己過乎？程頤，光之所薦也，祖禹，光之屬也，而辯論不少恕，有過必盡言。臣於二臣無能爲役，然不敢不取法，以致臣區區愛助之微忠。欲望陛下丁寧宣諭，使大臣以司馬光之心爲心，勿遂前非，勿貳後過，盡改隄制規摹，一從公論，以救吾蜀，則尚可爲也。若辯論之間是己見，屈羣策，而自謂如此足以隄制四蜀，則輕用余晦，以成一年之誤。若召晦不速，用曾伯又遲，其爲誤蜀，將有不可勝諱者矣。惟陛下亟圖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二〕卻穀：原作「晉穀」，據《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改。

言災異疏

寶祐三年

臣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見，所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異。然未有不趨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五十有二年，日食三十四，地震十，大水五，螟蝗四，星孛九，大雨雹三，大雨水二，大疫三，地

裂、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雷電、南宮靈臺災、侍中寺雌雞化爲雄、黑氣墮於溫德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殿庭中、自六月雨至九月、自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災異之頻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召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所見災異乃反過之。楊賜以爲皇天垂譴告之象，蔡邕以爲諸異皆亡國之怪，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夷考其時，有西邸賣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黨人五屬之禁，有閹尹專國之謀，有黃巾北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纏乎陰。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纏乎陰，則其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故二氣五行之流布，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凝結，雷雹虹電之作止，山川草木之變化，遇之則爲殃，爲眚，爲災，爲怪，爲變異，爲祲，捷乎如影響之於形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臣讀史至此，未嘗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國家之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於上，而天下率以進奉一說爲博富貴利達之具。自茅茨土階之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率以土木二字爲耗財蠹民之藉。自顯忠遂良之德不崇於上，而諛佞諸臣每以譁競朋比爲媒蘖忠賢之地。罔匪正人之論隱而廢壞紀綱，摯御者反以宣諭節貼爲尋常。苟子不欲之風泯而負乘致寇，盜賊者每以貪官污吏爲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當舉也，自此政不修，而敵國外患反憑藉此以爲蹙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竊笑此以爲睥睨神器之資。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惠顧我國之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挺災，方躔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方犯權星，而日暈又躔壁宿矣。榆火更新，甫降飛雪，而夏霜又隕麥矣。日近妖怪，時見形象，

而訛言又狎至矣。最是六陽浸大，一陰未生，反作妖孽。雷，天之號令也，自四月以來，天地閉塞，未聞震虩之聲。日，君之象也，自四月以來，常噴雲飛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資以爲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物歸根之時，所資以爲芽蘖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乘陽，率多常寒之罰。漢末之災異，則疊見五十餘年之中；今日之菑異，則駢集於三四月之內。豈造物運行，常囿於數，而爲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爲之感召也。感召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爲陛下先言漢之所以失，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可乎？按，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漢堂堂之天下，所少者非財也，乃汲汲焉如寡人聚財之計。一時羣工，噤無一語，惟呂彊上疏極諫，以爲中尚方領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困其外，百姓受其敝。而帝不之省，於是天下蕩然以財賄爲可以致富貴，穢德彰聞，惡聲流播，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宮掖創進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闥者類皆浩瀚無涯之財。自左右有宣諭之說，而聒省部、撓臺府者類皆兩造不平之事。嘗退觀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換文之御批，以懲假托，空黥徒之窟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陛下本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請托之謗猶未洗然者，以左右近習朝夕營求，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也。錢神爲妖，陰氣爲沴，變異之召，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聖主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繕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夫以大漢積貯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囿？然楊賜以爲先王造囿，芻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今廢田園，驅居人，蓄禽獸，殆非保

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哆然趨之，以爲無害。侈心一萌，禍本遂大，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卑宮露臺之儉不傳，而修路寢，修應門，皆極山節藻梲之工。飛廉桂宮之羨未消，而館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翬飛之制。然猶曰壯麗以示威重也，楔被以事禴禘也。至於靈臺之飾，則侈靡以自奉矣。妃守之建，則溺愛以自損矣。嘗退觀陛下之本心，如捐水衡之積而不取大農之藏，未嘗無意於崇儉也。左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嬪之域，申功臣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於斫伐也。七萃之言一售，遂至斬禿丘隴而不知止也。木妖民怪，隨寓爲沴，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夫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志士仁人相讎，至禁錮以制其出入，殺戮以絕其後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顏敢諫之士半在草萊，率作興事之夫或居槃澗。上方以朋比爲用捨，以靜激爲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肖；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藉令繫維以永今朝，亦不過斯須之貌敬。此其所爲，雖未必至於殺前司隸校尉，殺永昌太守，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更考黨人而禁錮其屬也。忠義齟齬，憤氣縈紆，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二年，封宦者張遜等十二人爲列侯。三年，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五年，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夫宮闈腐夫，至不足齒，間有忠者則殺之，與討賊者則爵之，以壯健武略稱者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之勢，不幸而類此。其作威福也，則以僮奴之賤而逐天子之臺臣，以交結之豐而庇帥臣之童孺。其好貨財也，則通日進月進之

賂，而恩寵或致於僥踰，操獻田獻錢之訟，而正理率至於抑屈。中書，政本之所由系也。宣諭迅速，則指揮叱咤，雖屈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萃，殿司之所得轄也。救焚紛拏，則瓦石拋擲，雖傷主帥之額而不恤。凌犯階級，莫此爲甚。使典兵枋，又將何如？惡毒流布於里閭，威勢震懼於中外，人皆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操可致之權；人皆知北司有可以奪命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枋。其口含天憲，手握王爵，雖十常侍之橫行，八校尉之布置，曾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恣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先零，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明年，寇三輔。初平三年，黃巾寇兗州。夫天下之禍不生於外，皆生於內。護軍司馬傅燮上疏，以爲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而帝不之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內患，不幸而類此。荻浦之寇未息，而長興又擾擾矣。平江之盜甫平，而宜興又道梗不通矣。分據要地，剽掠平民，舟楫爲之不通，行人爲之俘虜。人皆曰捕鹽之令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貪吏之毒流，而民或不能心服也。政令之不得其平，而民或激而爲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爲邪正雜揉，是否顛倒，奸賊辱臺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之帥不屈，而好修之士反見惡於當世。駭孺叨榮於從橐，貪帥流毒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忿，人懷笑侮，家蓄憤悶，一嘯呼而鋤耰棘矜皆得讎其上，一結約而江泖溝港皆得喉其類。釁發蕭牆而禍連四海，此傅燮之所以憂。陰氣積稔，怨氣充盈，災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寇遼西，寇酒泉，寇幽并，入北地，無歲無之。蔡邕建議，謂邊陲之患，手

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方今郡縣寇賊尚不能禁，況此虜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既窟於舊海，而常爲一葦趨浙之謀。秦、鞏之兵復城築於舊利，而日有進屯圖蜀之計。二兵相望，志不在小。而漠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臨我邊疆。夫舉大兵以侵伐我之土地，而遣使以要我之金帛，是其爲心，蓋以戰爲實務，而以和爲給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爲餌，則彼利我鈍，未必能出六總管絕漠之師，而受黃金鵝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爲信，則彼詭我正，未必不墮平涼劫盟之計，而失涇隴邠汧之地也。妖氛障日，殺氣干霄，災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初平二年，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表曹操爲東郡太守。三年，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遣使上書。自古奸雄窺伺，見我國有疵，則乘權藉勢，託公行私，收人心之渙而後遂其所圖。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勢，不幸而類此。蓋大奸屈伏海濱，日夜幸亂以來，逞其操持國枋之心。或飛金羽玉以買游士，或託友喉僕以結士夫。人見天下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謂仔肩重任無出此奸。故稱功頌德，具見於玉堂策試之文；擬陳十極，求達於排雲叫閭之際。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儔竄伏近畿，巧於交結，或貽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密喉舊胥，浚明線道。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數易也，遂謂彈壓要權無踰此輩。故達官貴要，每薦引於黼座之前；刑臣腐夫，亦稱道於禁廷之密。但冀黈聽之潛轉，豈知宗社之或危？陰類纏綿，異氣充塞，災異之來，其以是乎。臣歷觀東漢之末證候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相大臣忠足以結人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能上義下利，以懲天邸之失；必能清心寡慾，以止土木之役；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鈎黨之禁；必能深思遠慮，以遏閹尹之勢；必能愛護

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能厲兵秣馬，以息鮮卑之難；必能觀時達變，以遏奸雄之謀。惜乎陳蕃、竇武雖能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而不能濟之以謀；雖能聘召名賢以參政事，而不能待之以定。自是厥後，劉翳、唐珍、張顥等輩嘗執國枋矣，然其失在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陽琳，切直如楊賜，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推，躡居顯位，然皆不免於禍。由是七事之失不能救正，災異之來不能消弭，漢業由是而遂衰，漢鼎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歟？今天下不幸而有七事之愆，若不大加悔艾，痛自繩削，則一祖十二宗之託，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惟休之地乎？故臣願上而九重力行好事，勿遂前非，下而廟堂力進忠言，勿順上旨，監西園之失，而貴德尚義，以化天下；監靈昆之失，而崇朴尚儉，以先天下；監黨禁之失，而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中常侍之縱橫可監也，不宜復蹈故轍，以成虎視之形。黃巾之寇鈔可監也，不宜復循舊規，以稔蕭牆之禍。鮮卑之盜邊可監也，不宜復示弱形，以起倖亂之想。如此則陽明用而天理日明，陰濁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無扎瘥，三光全而寒暑平矣。不然，無同心戮力之美，而有彌縫官府之心；無聘召名賢之舉，而有喜用敏銳之意；無忠諫切直才學之稱，而有諛言順適小智自私之失，則天心已變而難回，天災已銷而復作，豈不重東漢末年之憂哉！臣區區樸忠，睹此鉅異，輒瀝忠臣之臆，一紓魯女之悲。積憤所形，血淚俱下。惟陛下以社稷爲念，特采擇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全宋文卷七七〇二

牟子才 五

繳吳子聰閤門事奏

寶祐三年

臣聞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所以重其官也。閤門掌朝議之事，客省四方館掌四方賓客之事，是爲華要，禮均侍從。舊來多用戚畹、世族性行淑均者居之。今天筆除授，乃屬之吳子聰。臣考子聰胄係既非戚畹，又非世族，特以宮媼族子，夤緣姻婭，冒得此職，不厭公論甚矣。況子聰雖猥雜庸下，而稔惡實深。方其憑依城社之時，蓋有薰灼宇宙之勢，凡所以交通關節，轉輸貨賂，干撓府縣，濁亂政經者，無所不爲。至以爵祿爲市，而一種無耻之縉紳湊薄其門，往往而售。此皆公議所切齒，非臣之私言也。緣自比歲稍失憑依，而蹊蹺尚存，氣脉未斷。陛下奈何加之寵光，是崇是長，使復出爲惡乎？昔隆興初，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覲權知閤門事，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疊繳其命，由是二人遂罷。其後再除旋寢，二人繼斥于外，天下以是誦孝宗之明。然二人者，皆孝宗潛邸之舊，非子聰比

也。欲望陛下以孝宗之法，特降睿旨，罷子聰知閣事，是亦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之義。臣待罪西掖，職分所關，公論不容，自難隱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〇。又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再繳吳子聰閣門事奏

寶祐中

伏準宮苑使麥欽傳奉聖旨宣諭臣：「吳子聰之除已一月矣，今日方行繳奏。子聰舊元爲知閣門事，在三年前，此番乃歸舊班。想是未曾稽考，可與書行，仍具聞奏。」臣伏讀聖訓，不勝皇懼。臣照得吳子聰除知閣門事，乃十一日御筆也。今月二日，黃甫過臣書行。自祖宗以來，給舍守百刻條限，今回遲凡二十餘日而後至，大有可疑。臣竊意其必延引日月，以待子聰之供職，使臣不得而繳之。今子聰朝供職而錄黃暮下，則子聰之計行矣。給舍紀綱之地，所以爲國家憑藉扶持者在是。乃使此輩得以行私計於其間，或遲或速，一惟其意，則紀綱掃地矣。況子聰係既供職而後書黃，若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則何用給舍爲哉？臣昨具申都省，乞契勘施行，正欲治其稽遲之罪，以振紀綱，非是臣稽延二十餘日，於其供職之後，方行繳奏也。子聰舊雖除知閣，一時給舍輕於放行，遂使子聰謂恩寵爲可憑，肆然無忌，輕視陛下之給舍，輒紊祖宗之成憲。今豈無他職可以處之，而再此洿玷？是知閣之職必子聰而後可，何乏材如是耶？陛下舍己從人如堯，從諫弗拂如湯。近者臺臣論列，陛下一一

從行，略無適莫，獨於此人乃爲委曲遷就，殆非舍己從人、從諫弗拂之義。臣若奉明詔，則臣負中外之責；若不開陳，則大臣受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恐夤緣攀附之徒聲生勢長，適滋中外之紛紜也。欲望陛下以堯湯之心爲心，亟賜從行，不致私情愈熾，公道湮微，紀綱大壞，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同前奏再以奏聞。《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〇。又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論全敬畏忠厚優容三者之本心疏

景定四年

臣違遠闕庭，凡閱九載，中蒙全度，獲保山林。不自意聖明照知，終賜收召，遂得復望穆清之光。自惟蒙恩至深，所當竭忠以報，而臣衰病廢學，莫效萬分，此臣之所愧懼也。臣嘗觀先儒朱熹之於孝宗，蓋自癸未入對，首以本然之天理爲言。辛丑再入，又申言之。至於戊申之對，越八年矣，而尤拳拳焉望以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夫以孝宗聖明，二十七年之間，熹之效忠者終始不越乎天理之說，然後知臣子之愛君，惟於閱歷之人而驗其本然之天理而已。恭惟陛下聖性高明，聖學緝熙，其所用力於天理者久矣。臣曩侍經幄，親承睿訓，固知陛下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武。而一時諸臣之誤陛下者，乃日夜與陛下之理爲仇；聖心本寅畏也，而彼則有逸豫之說；聖德本忠厚也，而彼則有刻薄之說；聖度本優容也，而彼則有譁競之說。臣固知陛下本心必不出此，而皆諸臣之誤陛下也。及一

覺悟，以之戡難更化，定大本不勞餘力，皆陛下本心之天理實爲之。臣益有以驗陛下四十餘年講明之素，持循之力，懲艾感發之真，而諸臣之說終不足以誤陛下也。臣忱不佞，以爲陛下之天理蓋至是而始定矣。天理人欲介乎毫芒，體認難真，操持易失。而所謂人欲者，非必聲色、貨利也，苟微有所係吝，微有所壅滯，皆足以爲本心之累，而三者之說每得以乘之。此臣熹之所以告孝宗者，猶恐其天理之未純，人欲之未盡，而公私、是非、邪正咸得以交戰于中也。臣切觀陛下自再造以來，經理創殘，鎮定危疑，內而振瞻畿輔之水潦，外而應酬疆場之事會，君臣相與焦勞圖惟者久之而後定，其勤蓋如此。切度聖心固不忍以目前之庶定，遽忘前時之克艱，而臣愚過計，則以爲宿憂既弛，順境易移，不知天將去其疾而俾遂無後憂邪，抑順適吾意而或爲宴安之鳩毒也？故臣願陛下有以全敬畏之本心。陛下即位以來，恪守家法，以禮待士大夫，以仁愛百姓。不幸小人誤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脉。夫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今既盡反其所爲矣，譬如人之一身，寒邪既去，元氣尚虛，非養之以梁肉，調之以參朮不可也。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而後可以輯四海安靜和平之福而延洪億萬世子孫無疆之休。故臣又願陛下有以全忠厚之本心。維我祖宗治尚寬厚，而公議一脉，極力扶持，所以振起其頽墮不舉之處，而使之無壅底不通之患。往者言議之臣指喻時有過當，聖度猶見涵容，中更積威之餘，風采消沮，雖或求言之意形於詔旨，而人懲曩禍，孰肯盡言？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臣恐日往月來，遂成風俗，非所以養敢言之氣而爲國家之福。臣益願陛下有以全優容之本心。凡是三者，皆陛下本然之天理，所以旋乾轉坤，傾否致泰，蓋陛下之

所嘗實用其力而終賴其力者也。故臣納約自牖，輒援是以忠益之義而不暇泛及於事物之末。惟陛下毋以臣言爲迂而幸聽之，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論董宋臣不當除押班奏

景定四年

臣十年憂患，分老山林，蒙陛下收召，復實諸禁近之列，常恨糜捐，未足補報。今既數月矣，不敢出位有所敷陳者，蓋以陛下自更化瑟，內撫外寧，衆正咸集，羣慝悉除，而又穡事告登，文治具舉，靖共爾位，臣之分也。近日以來，在廷之臣、學校之士乃以內臣之復用，連章公車，紛紛未止。臣意陛下之用此人，不過念其平日給事之勞，捋拭而用之耳。而諸臣深憂思慮，則以其前轍之可監，而慮其舊態之復作，謂今寵以押班之任，而日在陛下左右，譬如木之有蠹，蠹在中而木不覺其腐；禾之有蟲，蟲在心而禾不覺其槁，雖陛下諄諄開諭，而學士大夫之惑終不可解也。臣靜觀數日間，諸臣或以此而決去就者，陛下宣召而復留之。大臣爲國家大體計，爲保固局面計，爲憂惜諸賢計，所以扶持而安全之者，無不盡心焉。竊意一堂都俞之際，必有深長之思，果斷之決，使天下無可復議，朝廷庶可妥妥。而老臣又何所容其喙？然竚乎有聞而猶未也，但聞諸臣欲去者猶未肯留，已留者猶未忘去，而輿議之徧責於在位者，略不少恕焉。臣謂陛下昭昭聖明如此，大臣孜孜啓沃如此，其於此事轉旋闢闔，蓋亦甚易。微臣愚見，不無望於陛下早有以處此，庶幾一枰全安而無奕子動搖之虞，風休雨

止而有安恬泰定之勢。此宗社之幸，生靈之福也。臣甫出獲奔，非不欲懲羹吹蠶，保全末路，深恐上負明主，下負夙心，用敢冒昧一言，惟陛下幸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論時務六事疏

理宗時

臣蜀之鄙人也，起身蠶鹽，世忝科第。頃歲纂脩《會要》，寓局成都，猥以非才，充員末屬。今四朝大典鉛槧方新，復以繙閱之微，綴班冊府。茲因輪對，獲望清光，而又適當陛下慨嘆時事、欲新庶政之始，臣何幸獲際休明，其敢掇拾陳言，以塞一時之責？謹條今日所當加意者六事，爲陛下言之，惟陛下幸聽。臣聞大臣之輔佐人主也，惟當公其心以裁天下之事，尤當和其心以濟天下之事，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宰天下者，率用此道也。恭惟陛下爰立二相，置諸左右，適丁是時，而天命人心之去留，內憂外患之紛錯，顧不當開誠布公以裁事機，同寅協恭以起治功歟？然徵諸行事，往往私心勝而正理或虧，偏見生而公道不建。以無偏陂之心而置之於人欲橫流之衝，以至廣大之理而運之於智巧雜出之地，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奚其正？驗之幾微，往往黨與分而氣類不齊，外貌同而肺腸各異。以大有爲之歲月而付之於陰相畦畛之中，以尚可爲之事機而委之於形跡彌縫之際，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奚其濟？且大臣之所當事者，何也？曰格君心之非也，伸敢言之氣也，開衆正之路也，守祖

宗之法也，弭人心之怨也，懲邊議之誤也。陛下守宮庭之行，知所治心矣。然箴戒之作，不能止酣歌之譏；溺愛之偏，莫或掩道塗之議。女冠者流，未必事事請托，然或爲苟進之媒；貂璫等輩，非必口含天憲，然或侵大臣之柄。竈奧夤緣於貴戚，權綱竊畀於私親，內降不由於中書，機祥多惑於左道。深宮燕游之媒，不如大昕視朝之莊；近習狎昵之私，不如親近儒臣之簡。振厲之初，求所以格去諸妄，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積誠感動，使人主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大臣格非之功爲無負。不然，憚於剴切之言，濟以彌縫之術，非所以正君心也。諫憲以補闕爲心，觸邪爲事。然古今之通患，每易於諫人主而難于言大臣，敢於攻人主之短而不敢忤大臣之意。比者言事之臣數論權要，發於公道久鬱之餘，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嫌隙之開，相挺而去，曾未半歲，議論數更，或是或非，居然可見。今也不計其言之當否，不察其心之是非，或例畀美除，或姑與假告，去者渺不可即，朝廷判然相忘。是掩覆雖至而諱忌實彰，形跡雖無而疏遠滋甚。振厲之初，求所以主張公道，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扶植假借，使言者無不伸之氣，而後大臣右賢之志爲無慊。不然，是非淆混，邪正同塗，非所以伸直氣也。更化以來，知闢正塗矣。然自陛下疑君子之無效，而後左右親昵之人皆得以操薦士之權；自大臣喜小人之有才，而後平生親故之人皆得充薦士之目。故布滿周行，參錯州郡，非天子之故人，則大臣之鄉曲也；非天子之戚屬，則大臣之姻婭也；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故舊也。當寧聽唱之端，二府觀瞻之地，苟以一毫私意臨之，則無以示天下之公也。振厲之初，求所以肅清朝著，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博采望實，使四海無不來之旌聘，而後大臣求賢之心爲無愧。不然，以爵祿

爲吾家之物，以表著爲營求之地，非所以用正人也。次道揆者曰法守，邇年以來，朝廷不知絕私情而崇公道，惟知壞法守而亂紀綱。濫恩幸賞，塗而歸之，給舍爲陛下守此法也。大臣不能如杜衍之裁抑，已爲有愧，今乃委曲宣諭，志在必行，是封駁之職不廢於給舍而廢於大臣也。姦賊狼籍，繩而治之，臺諫爲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審擇之於初，已爲可議，今乃收拭錄用，不踰旬時，是彈劾之法不廢於臺諫而廢於大臣也。堂除部闕，區而別之，吏部爲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公取士之鑑，固已欲然，今乃片紙批諭，下侵有司之權，是選舉之法不廢於吏部而廢於大臣也。振厲之初，求所以恪遵成憲，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各揚乃職，使祖宗無不守之法度，而後大臣尊祖之心爲無慊。不然，徂偏愛之私，徇人情之曲，非所以重法守也。我朝以仁立國，陛下以仁得民，足以寧固邦本矣。然自辛卯以來，敵國深入，歲事殲屠，民靡有黎，具禍以燼，而襄、蜀、荆湖之民怨。自清野令下，淮流過江，飢火驅之，相與爲亂，而兩淮之民怨。自銅楮泛濫，和糴艱難，重之以科須，加之焚僇，而列郡之民怨。自四月至九月不雨，穡事大乖，運舟盡絕，而浙西之民怨。自公私困匱，米斗千錢，細民委命洪波，甚者至於相食，而京畿之民怨。振厲之初，求所以消弭羣怨，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勞來還定，使天下無不獲之夫，而後大臣安民之功爲可紀。不然，忘其自爲怨咨，聽其自爲生死，非所以挽回人心也。邊議得失，國家安危之機也。自破蔡之役誤於援敵，而敵已有窺伺之心；入洛之師誤於恢復，而敵已有報復之心；反覆叛亂之臣誤於招納，而敵已有忿我之心；南北介使之往來誤於和好，而敵已有輕視之心。此內之四誤也。自京湖之帥誤於信畔，而襄峴至浮光棄；兩

淮之帥誤於清野，而蘄至寶應棄；四蜀之帥誤於劫寨，而三泉至成都破；夔門之帥誤於守江，而南浦至秭歸破。此外之四誤也。內外交誤而大勢乖，本欲拓境，今乃不能守境；本欲關國，今乃至蹙其國。振厲之初，求所以懲曩誤，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謹固封守，使金甌無毫髮之缺，而後大臣保境之心爲無愧。不然，寄事權於誕謾，置境土於渺茫，非所以謹邊議也。夫天下大物也，宰相重任也。君心薄蝕，欲其格非；直氣不伸，欲其扶植；正人沈抑，欲其振拔；成憲敗壞，欲其保守；生民愁怨，欲其安集；國論乖誤，欲其懲創。非公無以裁天下之事，非和無以濟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申命二相，繼自今其明白洞達，毋尚存私意；其開心見誠，毋尚存形迹。毋陽爲盡心而陰有所主，毋面相阿徇而退各有心。處一事但論其是非，毋曰「此某人之所言也」，而互相猜忌；用一人但論其賢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厚也」，而陰肆擠傾；進一謨但論其當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建也」，而陰相搖撼；格一非但計其聽否，毋曰「此某人之意也」，而陰加讒毀；去一凶但計其是否，毋曰「此某人之所惡也」，而陰致其彌縫；施一惠但計其廣狹，毋曰「此某人之所行也」，而強分於彼此。如此則二人同心，可以濟艱危，可以成治功，可以消朋黨。不惟無負陛下所以更新聖化之初心，而二相亦有無窮之聞，則亦有無疆之休矣。雖然，內而宮壺，外而朝廷，近而生民，遠而邊鄙，二相固當加之意，而一心之微，在陛下亦當致其嚴。陛下閔事變之橫流，嗟異證之狎至，而欲改紀其政，此固今日作新治功之機也。然心爲萬物之原，而不求有以去其舊習，其何以爽邦而新國耶？是故利慾之心，昔所以蠹吾治也，今則去其蠹；逸豫之心，昔所以害吾政也，今則去其害。必多親賢士大夫之論，以涵養聖

性；必深繹五三六經之言，以緝熙聖學。使吾之一心湛然其天，不爲外習之所誘，以之出治，則天下無不調之絃瑟；以之集事，則天下無不振之規摹。其或治源未澄，政本未立，則天下之言治者，亦故而已，是豈今日所以望於吾君吾相哉？是豈今日刷勵圖治之初心哉？臣位卑言高，觸犯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矜而赦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論天下六勢疏

臣么瑣孤蹤，分甘遠外。嘉熙庚子待罪史筵，嘗因三館之對班，獲穿延和之細仗，首論宰相不公不和之害，次陳國勢或盛或衰之機。一遠闕庭，七更寒暑。茲緣愚戇，復齒朝行。荷恩過深，其忍自嘿？適值延和之再御，敢忘賤悃之畢陳，惟陛下幸聽。臣泛觀今日之天下，主勢其孤乎，國勢其卑乎，理勢其逆乎，事勢其危乎，地勢其蹙乎，禍勢其迫乎。臣非好爲是危言也，當危急存亡之秋，見其勢之所趨如是，若又有所懷隱而不言，是欺陛下也。爲人臣而以欺事陛下，是不忠也。不忠而欺，臣實有罪，敢昧死言之。人君之身，天人之所交歸也。扶持之有道，則合兩間而歸一人，奄四海而居大寶，否則寡助之至，廉陛雖嚴而勢易孤矣。莫大乎天命也，而雪閉雷蟄，梅隔旱乾，土填逆行，太陰過蝕，幾若有絕陛下之心。莫切乎人心也，而峒寇鴟張，淮流蜂起，蜀卒負固，衢民嘯凶，幾若有離陛下之心。忠智之士知其身之不容也，則卷懷吾道，絕望王朝。鯁直之臣知盡言之無益也，則啗舌

緘辭，飲氣下土。去者往而不返，留者兆足以行，幾若有去陛下之心。不特此也，淳祐之黨人，叨陛下之爵祿非不厚也，而私語諸人，則曰「恩我者權相也」。淳祐之將帥，膺陛下之寵渥非不隆也，而每對人言，則曰「私我者權相也」。下至佞人憊夫，知有私室權勢之可趨，而不知有王室君父之可尊；宦官女子，知有私門貨賂之可貪，而不知有公家富貴之可寶。往往利在近習，則趨近習而不顧陛下；利在女謁，則趨女謁而不顧陛下。遂使一人之尊，惛然獨立，豈不大可懼哉！臣所謂主勢孤者，此也。國家以仁義爲利也，清明在躬，則崇德義而風俗行，賤貨財而廉隅立，否則上好下甚，惟利是趨，而勢易卑也。且財者，天下所共寶也。自賤貨尊德之教不興，而天下始寶私財；遠利尚德之風不作，而天下始務殖貨。罅隙一開，趨者瀾倒。今日某丞相進金珠若干萬，而經營復入；明日某執政進寶貨若干萬，而僥覬柄用矣。今日某尚書進金銀若干萬，而保全寵眷；又明日某殿帥進金錢若干萬，而圖久任矣。今日某臧吏進緡錢若干萬，而得美除矣。下極其力之所至而有所貢，上視其數之幾何而有所報，君臣之間，相覲以貨，相賂以利，如市道焉，固已非矣。而宮闈之秘奧，左右之便嬖，邸第之親貴，苞苴亦皆得而行焉。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耶！雖得之道塗，未必盡實，然功效神速，聲勢張皇，愚者言之，貪者歛之，遂謂天下之富貴果可財利而得。於是求之宮嬪，求之宦寺，求之諸邸，鞭靴狼籍，金寶縱橫，所談者錢神，所逐者臭腐，舉天下冒沒利欲貨賄之中，不復知有德義之可尊。所爲卑汙，以至此極，其何以聳國勢於九天之上哉！臣所謂國勢卑者，此也。理勢以順爲貴也，有以整齊之，則綱常舉而人心明，上下辨而民志一；否則本根乖刺，而勢易逆矣。且君尊臣卑，順

也。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幾有無君之心，則臣不臣矣。父慈子孝，天性也。今衣錦食稻，禽犢自如，幾有無父之志，則子不子矣。兄友弟恭，順也。自《棠棣》之詩廢而孔懷之愛衰，斗粟之謠興而友于之念薄，無怨而爲有怨，無心而爲有心，則失其所以爲友悌矣。上衣下裳，順也。自《綠衣》之詩作，而黃裳之美遂亡；四星之宴興，而太陽之尊幾瀆。賤或至於妨貴，淫或至於破義，則失其所以爲卑順也。內中國而外四鄙，《春秋》之義也。今邊疆日侵，兵戍久困，則中國憂外患矣。內君子而外小人，交泰之道也。今闖茸尊顯，方正倒植，則君子反在外矣。右賢左戚，而鮑宣鯁直之言不敵擅權之王氏；先義後利，而陸贄蓄義之說不勝奸蠹之延齡。藩臣而抗朝廷，外權而重人主，則重不足以馭輕；外臺而訾朝議，表臣而詆王官，則內不足以制外。或將軍跋扈，不知有天子之尊；或士卒凌遲，未免瀆主將之分。德色諛語之俗日滋，枕冠苴履之風日盛，本末倒置，體統乖張。臣所謂理勢逆者，此也。天下以國本爲安危也，有以綱維之，則泰山四維，大器一置而其勢易安，否則累卵其危，邦之桯杌矣。自昔人君之欲尊宗廟而安社稷，其要不在乎他，而在乎國本。蓋國本早定，則天下之望有所歸，而姦雄不敢有睥睨之心。漢唐諸君受制於宮闈，取決於宦寺，奸謀邪說蔽惑聰明，禍難相仍，如出一轍，此可爲天下萬世之監也。陛下春秋四十有四，御極二十有三年矣，前星未曜，匕鬯尚虛，天下憂之，縉紳議之。乃者天誘聖衷，親灑宸翰，妙揀岐嶷，昭示意向，千萬載無疆之休，億萬姓無疆之福，實兆於斯舉矣。然而選擇之意雖定，而父子之名未正；資善之命雖頒，而內外之勢尚分。豈妃嬪近習之言有以惑陛下之心乎？抑感生祈福之說有以誤陛下之聽乎？抑二三大臣不以韓琦、

趙鼎之所以事君者事陛下乎？不然，何其遲留而不決，牽制而未定，以至於此也？矧今天下外患方熾而內寇益深，國事日非而私情日盛，失今不圖，後悔奚及。陛下當與二三大臣深思之，審圖之，先正名號，以消懷奸之慮；次擇宮嬪，以防意外之慮；又謹擇教諭，以去縱欲之慮，使奸謀不得與於其間，則一祖十二宗之業，可以傳萬世而無窮。不然，付大事於繆悠，臣恐奸邪側目，牽掣之計得行，則神器轉移。臣所謂事勢危者，此也。地勢，國家之所必守者也。有以保全之，則首尾聯絡，唇齒犄角，而其勢全，否則日蹙國百里矣。太祖金戈鐵馬之天下，不幸而分裂於南渡，然郊圻申畫，封守謹固，半天下之勢固自若也。自精神折衝之謀不謹於廟堂，而四分五裂之勢始形於天下。始也宿師於淮北，今淮北入於敵，而退守淮南之地矣。始也城守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荆湖之地矣。始也聚兵於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戍漣水海道之地矣。始也重兵屯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瀘渝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重兵屯淮，輕兵守江，今淮江震於敵，而防拓江陰毗陵之地矣。夫吳蜀連衡，襟帶萬里，中興半天下之業，非有傷闕也。寧考既全而畀之陛下，當全而保之，以傳萬世。今不幸而失其半，所存者江浙、湖湘、閩廣數千里之地耳。已失之地無復可言，僅存之州，不過如黑子之着面。今遴選樞臣，進屯要地，東盡淮海，西極荆湖，若有意乎日關之功矣。然廟堂之意向，督府之規模，搢紳之議論，幾若重於守江而輕於守淮矣。守淮乃所以守江也，今一則曰守江，二則曰守江，則是規畫在江面矣。規畫在江面，則雖不止於守江，而守江之勢已重；雖不顯於棄淮，而守淮之勢已輕。輕重之說亂其中，而蹙之又蹙，是棄淮矣。會稽之棲易

危，江東之事或去，不岌岌乎其殆哉！臣所謂地勢蹙者，此也。內患，人心之所共憂也。有人焉以消弭之，則疽根拔而痛斯定，火勢遠而心漸紓，否則蕭牆有憂，禍至無日矣。且邊警，外也，流民盜賊，內也。淮戍新興，雲南新附，使藩籬立則門戶自牢，郊圻畫則封守自固，未易入我堂奧也。惟兩淮流離，分布數郡，且在吾邦域中矣。雨暘時而年穀登，則生理安而心志定。今種不入土，穡事荒唐，飢寒之憂，迫逐其後，流離轉徙，就食他鄉，亦其勢之必至也。旬日以來，漸聞有自京口而遷毗陵者，流轉不已，則自毗陵而蘇、湖，自蘇、湖而杭、秀，駸駸迫我畿甸。使爲郡守能任撫綏之責，則凡鹽酒之利，苟可以資其生理者，聽其自爲經營，則目前可以苟活；不然，則聚而爲寇讎，激而爲剽掠，如己亥之冬者有之矣。況淮民素習戎事，步騎器械皆所自有，其視殿嚴廂禁，僅同兒戲之兵，每每狎易。脫或叢然而起，其將何以禦之？乃若桂東之寇迫我江西，建昌之寇迫我江東，常山之寇迫我輔郡，長興之寇迫我近畿，雖已擣巢穴，殲渠魁，無復餘慮矣，而臣之私憂，尚有二說：其一，郡縣間尚多貪吏，萬一不知懲創，爭利錐刀，則民不聊生，復出爲亂，腹心之地又爲所擾矣。其二，樞臣分閫，好事張皇。萬一怪政駭令，驚動四方，則民懷等死，激而爲變，腹心之地又爲所擾矣。嗚呼！天下之大，猶人之一身。今邊警擾其肢體，流民扼其咽喉，盜賊又潰其腹心，而欲望其爲全人，難矣哉！臣所謂禍勢迫者，此也。雖然，六者之失，勢之偏也。矯其偏而使之無六者之失，則在陛下也。然則矯之將奈何？固不以己德不敬爲感格，亦不以己私自用爲規摹；固不以淺謀誕易爲事功，亦不以邪說覬覦爲付託。脩實德以一天人之歸，崇德義以洗卑污之習，立大本以齊上下之綱，堅聖斷以

廣燕翼之基，審廟謨以全中天之業，輸遠慮以弭腹心之患。純一之德必謹，則天人應而賢哲歸。殖貨之念必除，則功利泯而道德尊。尊卑之勢必嚴，則本末順而大體崇。聖明之斷必果，則國本強而天下定。廟筭之勝必多，則境土闢而舊觀還。撫綏之德必行，則內患弭而人心安。不然，則秦孤立之弊，邾卑小之風，漢舛逆之病，隋危亡之證，梁破碎之憂，晉迫切之患萃于一朝，臣亦末如之何矣。惟陛下亟圖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全宋文卷七七〇三

牟子才 六

言六事疏

臣竊惟當今弊事不可不革，而革弊不可不審。考之《易·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夫革物莫善於鼎。鼎實之污，以不善敗之也。因其顛仆而出之，然後足以盡致潔取新之利。是弊不可以不革也。然《蠱》之繇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者謂先甲，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然則先三日而圖之，所以治蠱。一日二日至於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久而可行。陛下以剛明轉萬化，以名實責二相，以精白厲百官，粵元日所下御書，聞者莫不踴躍忻奮，舉手加額，以爲太平可坐致也。然臣愚竊有憂焉。昔慶曆中，仁宗既有范仲淹等，責治甚急。一日，開天章閣，給筆劄，使條上所宜。於是抑僥倖，罷冗官，減任子，端緒未竟而小人不便，譁然攻之，而朋黨之禍作矣。司馬光相元祐，首罷青苗、市易、雇役、差役之法，而一時勇於奉

行者，蔡京也。京豈真助我元祐者？其實包藏不測，以爲異日報復之地。若是者，臣之所以深憂，而今所當熟慮也。臣敢條其詳，爲陛下言之。夫朝廷者，政化之原也。比年以來，廉不足以律貪，譎不足以表正。彌縫官府之脉絡，而二三執政反有疏遠之形；浹洽家人之恩意，而端人莊士反有棄置之迹；篤密姻聯之情好，而學士儒生反有厭薄之心。中書之務率多糾紛，大臣之體幾至瑣屑，是朝廷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革弊之事望朝廷也。然更絃易轍，貴審不貴驟；立政造事，宜平不宜激。謹思於解瑟更張之時，調平於乘舟輕重之際，使發號施令之地日融冰泮，形迹兩忘。不然，以否濟否，其否愈滋，安望其朝廷之清明耶？紀綱者，名分之司也。比年以來，本末或至於逆施，上下或至於凌替。戶部大農之權，歸於他司，而均節出入之柄，大臣不得而專；中書政本之地，時撓於腐夫，而內庭啓擬之權，冢宰不得而制。法令或煩特旨之放行，獄訟時勞內批之宣諭，縣令繁難之官，多攙部闕；場務猥瑣之職，亦就堂除。名曰不用例，而援例者如故；名曰必守法，而壞法者自如。是紀綱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肅清之舉望朝廷也。然整齊名分，貴審不貴遽；森嚴堂陛，宜密不宜疏。致思於直情酬應之時，加謹於快意挽回之際，使國家憑藉扶持之地風清弊絕，分限截然。不然，一否未去，一否復生，安保其紀綱不紊耶？名器者，砥礪之具也。比年以來，私足以滅公，貨足以掩德，鴛班鷺序，有貢金餽玉之譏；虎節菟符，有日進月獻之目。帥臣竭帑藏以冀遷擢，戎將罄囊橐而望超升。貨賂公行，苞苴充斥。是官無大小，無內外，皆以財賄爲事也。虧損國體，汙辱政塗，一至此極，是名器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洗清之事望朝廷也。

然肅清官常，當示意向；謹重除授，先定規模。周密於啓擬之間，精詳於選擇之地。使愛惜名器之心，川流日揭，內外翕合。不然，懲創不行，滋長不已，安望其名器之能重耶？士習者，風俗之樞機也。比年以來，惟其私而不惟其公，志於利而不志於義。進焉而柔良以自梯，退焉而剛方以自詭。固有游於權貴之門，專以吻舌爲事，出彼入此，間諜是非，鼓唱異說，扇爲非語。或刺取外事以效小忠，或指摘陰私以快其意，但營一己之私，不顧十目之視。亦有總攬省闈之事，身效胥吏所爲，包藏其心，高下其手，以人情爲厚薄，以賄賂爲緩急，驅去復來，了無愧怍，既捨復用，何有廉隅？但知排闥之榮，不思撻市之辱。又其甚者，簸弄鈞衡，以爲招權納賄之媒；囊橐戶部，以足予取予求之欲。是士習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洗滌之事望朝廷也。然轉移人心，在上不在下；刷磨習俗，以化不以政。挽回於風俗傷敗之餘，振起於廉恥道喪之後，使國家忠厚之意胥訓胥效，靡然成風，則士風激昂，忠義奮發。不然，前習未改，舊習復滋，安望其風俗丕變哉？人心者，邦家之根本也。比年以來，內而妄興營造，既有伐木冢墓、科夫田間之苦；外而輕開兵端，復有夫役叢興、餽運煩擾之害，騷騷於淮襄之境。降斗小哄也，耰耨棘矜之擾，已徧於畿甸馮翊之邦；鹽夫小釁也，焚蕩殺僇之毒，已流於江閩湖湘之地。或起於貪吏之侵漁，或困於急符之誅索。帥守，牧養小民者也。既以厚餽得之，則安保其無掊剋責償之患？監司，按察所部也。既以勢力取之，則安保其無黨姦護惡之舉？是人心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休息之事望朝廷也。然保民之道當用平和，凝民之政貴行寬大。迪畏於小民難保之時，撫摩於田里愁嘆之後，使行葦忠厚之澤漸被浸漬，無遠不暨，

則人心愛戴，四海一心。不然，其爲害豈止擾擾而已哉！邊防者，備禦之大經也。比年以來，不以內脩政事爲急，而妄意於攻攘；不以保固邊防爲務，而銳情於恢復。輕啓邊閫，不待機至，幾類經制西戎，經理燕雲之事。彼其說不過以爲固寵保位之計，而不知邊釁一開，兵連禍結，猝未可解。彼其意又不過以此爲要功補過之計，而不知生靈因之肝腦塗地，此爲何辜？嗚呼！生民殘斃之餘，國力枯竭之後，無故生此釁端，冬哨未幾，春哨當慮，駭機蠡出，禍隙難堤，是邊防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鎮撫之事望朝廷也。然經理疆事不可輕疏，保全舊疆所宜審重。申遼夏戒飭之說，以固封疆；絕姦京望表之圖，以懲曩誤。使國家謹重之意行於國中，孚於境外，則金湯屹然，敵氣自屈。不然，度外功名，僥倖一擲，天下事去矣。臣久違天朝，攢眉時事，欲爲陛下一吐之久矣。茲因入覲清光，不敢自嘿。條分雖六，一言以蔽之，則在陛下明理欲之界，嚴義利之辨，以爲端本澄源之地耳。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以元祐用人翼其說，而陛下試終聽焉。臣嘗聞之，熙寧、元祐之間，未嘗無君子也。自安石、惠卿逐異己者以快其私，遏能言者以行其私，國家元氣消鑠殆盡。一旦天道好還，更新庶政，元祐之盛，卓然一時，人才之多，不可殫紀。然所謂元祐諸賢之盛，非借才于異代也。作新觀感之實，見於行事之間；丁寧懇惻之真，形於言辭之表。所以陰驅而潛率之者，無一毫之僞，一息之間。故能數月之間，精采夔異，國家三百年之天下，未有如元祐人才之盛者也。昔嘉、紹間，魏了翁嘗以是說爲獻。臣受學於了翁者也，敢援此爲陛下言之。欲望陛下下采此言，參稽史冊，明諭大臣，自今除受之間，公聽並觀，一以元祐用人爲法，使才器分量大小各

得其當，則純忱實意，孚布中外，善人君子皆將引類而至，而天下事可以次第舉行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幸毋以乏才爲嘆。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乞斥好名之說以開言路疏

臣往歲嘗以狂瞽之言告于陛下，同時諸臣亦皆自靖自獻，罔有回隱。凡皆嫠不恤緯，拳拳愛君，初無他腸也。而當時言者周坦、陳垓諸人從而媒孽排擯之，所不在網中者，惟臣與徐霖、留夢炎三人而已。今天啓宸衷，黜姦屏邪，於是流落擯遠者一旦悉加收召，然後知陛下好賢，一念本自清明，未嘗以前日浮雲之翳爲太空之累也。然臣在草野，得之傳聞，往往謂權倖之臣專以好名一說陷害君子，殊不知人臣直道事君，以言爲獻，亦欲在上者采納而見之施行，使膏澤下於民，而名豈其所好哉。夫使好名而無禍，猶可也；而言及乘輿，尚多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大則竄斥，小則抑壓，初亦何利，而敢於觸拂之，以求所謂名者耶？藉使果有好名之心，彼既惟名之好，則凡世之所謂不可好者，未必甘心好之。是好名之說適足以彰君子之實，枋國者亦何苦以此名讎之耶。自昔權臣當國，殘害善良，率有指名。秦檜之在紹興，則立爲道學之名；韓侂胄之在慶元，則立爲僞學之名。見士大夫稍脩潔，稍有操守，輒以此名弇之，以好脩爲害，以好學爲過，相與譏誚以疑其進，窺議以搖其居。

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相與潛深伏奧，以避此名。而異時亂朝廷，壞國家，乃頑鈍無恥之輩，其得失槩可知已。歐陽脩曰：「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好名之論者，何以異此？臣願陛下鑑燭此心，推原其弊，使好名之說不得復陳於陛下之前，則善類獲安，宗社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六。

論相體輕重疏

宰相之體，可重也，亦可輕也。重則國與重，輕則國與輕。是輕重之勢不在國，而在宰相之身也。然則宰相者，其可不求其所謂重，去其所謂輕者乎？我朝宰相之賢，項背相望，列聖委任，號稱得人。臣嘗考其行事之實，大抵三變。國初風氣胚渾，主角不露，時則有若趙普、范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李沆、王旦、向敏中諸臣，鎮壓事機，涵養元氣，其渾厚質實之風，譬諸蛟龍之宅深淵，虎豹之在林藪，隱然有不可測識之威。此一變也。中葉以後，人文賁飾，聖化修明，時則有若畢士安、寇準、王曾、呂夷簡、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劉摯、范純仁、呂大防諸臣，別白邪正，作新精神，其聲猷望實之宏，譬諸秋霜烈日之凜凜，泰山喬嶽之巖巖，屹然有不可媒近之勢。此一變也。中興以來，光嶽氣分，事變疊作，時則有若李綱、呂頤浩、張浚、趙鼎、虞允文、陳康伯、趙汝愚諸臣，康濟時屯，扶持國步，其彌綸經濟之才，如駕蒙衝於號風怒濤之中，行堅

車於太行羊腸之道，卓然有不可窮詰之用。此又一變也。雖因材致用，隨世就功，而宰相之體皆不變其所謂重焉。故歷大變故、大患難，而國家之體不與之俱靡者，實宰相之體有以鎮壓之也。陛下拔去兇邪，登庸輔弼，天下莫不謂有德進則朝廷尊矣，本強則精神折衝矣。延頸企踵，凡九閱月，始而悚動，久而玩矣。始而誦詠，久而議矣。但見其氣象泮渙，晶光黤黠，鼓而不張，挈而不動，日趨乎輕矣。然所以輕者，豈無故哉？無乃格君之正學未展而本原味歟？無乃更化之定力未充而意向雜歟？無乃處事之大綱未舉而規置乖歟？無乃用人之實意未明而流品混歟？臣敢援《春秋》責備之義，以爲明時規。宰相以正君心爲事業也，曩之大臣恩舊纏繞，無格王正事之美，而有遇主于巷之譏；無輔台納誨之學，而有逢君於惡之誚。今當深鑑其非，而乃近習其迹。聖性高明，易以理悟，使開陳明白，亦豈不可轉移？而宰相則候望顏色，有畏威寡罪、苟逃其責之心。聖性寬仁，易以心感，使積誠動悟，亦豈不能挽回？而宰相將順意旨，有陰拱熟視、浮沈取容之譏。惟天惟祖宗，所以養陛下敬畏之心也。舉動一不與天地相似，行事一不與祖宗相合，則巧譬善諭以去其不善，使天與祖宗之意顧諟不忘可也，何所憚而不爲乎？惟天倫惟國本，所以養陛下孝敬之心也。意向一與天倫相挾戾，謀謨一與翼子相背違，則納約自牖，引之以當道，使父子兄弟之際裁處得宜可也，何所憚而不爲乎？其事不可行，固無望其繳納，內降積至數十矣，一語執奏，豈至大違顏情乎？某人所當用，固無望其補拾，奏紙不憚再三矣，一語敷陳，何至遽忤旨意乎？豈未能無過，而不敢盡救正之規，未能無私，而不敢效責難之義乎？上所玩視，表倡何觀，此格君之正學未展，毋怪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新化絃爲事業

也，聿號更化，今幾何時？豈不昭宣令猷，而庸意鄙論所以梗之者何未絕；豈不惟懷永圖，而疵政糝令所以累之者何未革？表著當清明，而夤緣請託，流弊未除；紀綱當嚴肅，而希承風旨，故態猶在。唯阿養諛，猶前日之風俗；苟且偷安，猶前日之官曹。名爲舉廉而實芘貪，名爲去邪而實賴姦。雖招來賢士，藉爲羽儀，然貌敬之心居多，樂與之意常少。雖剷除宿蠹，具有條畫，然釐革之意徒銳，忠厚之心終隱。盡言不受而去留形淵濇之間，未免有前時諱謗之心；諛語喜聞而趨舍在燥濕之表，似不改前日嬖甘之意。積弊轉淫，羣疑滋惑。此則更化之定力未充，毋怪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裁處大事爲事業也，今命令輕雜，理體不謹。斜封墨敕，匪彝莫懲，而欲息僥倖之風；剡簾搯器，無紀如是，而欲絕覬覦之望；不能整齊官府之統體，而屑屑於六曹之常程；不能謹擇監司之廉察，而區區於聽訟之末務；外患甚悍，孰爲憂邊思職；水旱頻仍，何取亮工熙載；楮幣頓輕，已覺低昂之無術；窾籍日甚，未見招刺之有方；除授不謹，區處失宜，殿上戲舞，豈無如鄧通愛幸者，而檄召之舉罔聞；姦邪反覆，豈無如任守忠間諜者，而勾迫之威未振；大事模稜，細娛玩愒，精神不殫於謀國而殫於鬪智，意向不專於進賢而專於立黨；各爲持保之計，豈有宏遠之謀？此則處事之大綱未舉，毋怪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進退人才爲事業也，今鯁挺與容悅並用，意向何在？迂疏與敏銳並好，課效孰優？磊落魁偉不用，而所用者跡弛泛駕也。重厚篤實不用，而所用者精神不純也。顯劾賄相者不用，而所用者苟苴彰露之人也。力排權姦者不用，而所用者刀筆貪劾之輩也。一鯁士來，一醇儒去，而君子之黨類漸孤。一姦朋退，一戚屬進，而小人之氣脉不斷。故欲進恬淡，則樂道不仕之程頤不可不召也。欲退躁

競，則兩及吾門之張師德何不抑乎。欲進有德，則深自晦默之呂公著不可不召也。欲退險薄，則他日後悔之丁謂何不黜乎。欲獎平實，則盡心民事之向敏中不可不召也。欲懲浮薄，則新進喜事之梅詢何不却乎。欲起事功，則善幹國事之張詠不可不召也。欲退阿諛，則巧言令色之賈談何不折乎。人才當涵養，韓公愛人以德之說亦可行於今乎。人才當察識，劉、呂彼此求助之意亦可察於今乎。此用人之意實未明，毋怪乎相體之輕也。積是四失，遂成四輕。譬如百金之家，奴隸所司，盜賊所窺，鬪鬪一開，欺侮立至。尋丈之圃，荆棘所叢，犛豚所伏，威怪不形，苟玩外見，輕莫甚焉。況當天時人事方棘之秋，國勢民情交病之際，設有大利害，將不鎮定消弭乎？設有大艱難，將不畢力共濟乎？奈何不知所以矯其輕也。矯其輕在去其失而已。惟大臣以天下自任，以王佐自許，以羣公先正爲憲，以前言往行爲法，必正本源，自格君始；必明意向，自更化始；必定規模，自立政治，必清流品，自用人始，公以行之，和以濟之，則相業有光而相體重矣。不然，日來月往，聲實頓虧，上無以副聖主責成之意，下無以慰蒼生願治之心，內無以逃君子責備之義，外無以閉小人竊笑之口，則雖遏人言以養安重難危之勢，植朋黨以成牢固不拔之形，臣不知其可也。二相時所倚矚，在臣何敢瑕疵？特以古人上下相規儆，致其愛助之拳拳耳。蘇軾在熙、豐不阿於熙、豐，在元祐不阿於元祐，士君子以爲立身之的。臣竊慕之，故不敢阿其所好，以欺陛下。若夫踦間而立，出入視勢，龍斷而望，左右罔利，則有其人，而非陛下之所利賴也，亦非臣之所願效也。惟陛下察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論任相三要疏

臣執經崇義，日覲清光，非無可言之時，而充員柱下，則有直前故典在。臣雖至愚極陋，其敢廢此典而無一言乎？竊惟方今中外多故，所謂聖哲馳驚不足時也。謂宜衆建輔弼，以圖康濟。而日者御筆專任一相，陛下所以責成之意，可謂至矣。或曰前是並相，心不同，肘相掣。今政柄獨專，宜可樂也。臣竊以爲不然。夫並相猶可分憂，獨相則憂責愈深矣。並相猶可諉責，獨相則無所逃其責矣。況大火之餘，氣象非前日比；諸賢之去，而事體與昔日殊。曾謂獨相而可樂乎？臣多見其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思所以圖之可也。宰天下之道亦多矣，而其要有三言焉，曰起人主之畏心，定天下之大事，辨人才之忠佞。采之《國史》，則李沆、韓琦、富弼其人也。大臣既已專一身之任，則亦將萃天下之責，奈何以淺近自期而不知所取法哉。李沆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有人上害利一切不行，每朝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其所以爲人主心術慮者如此。今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喜將順而畏觸突，必不嬖甘諛而憚矯激。遇有可喜之事，則必不極意逢迎，惟恐拂人主之愛，而人主必無輕視宰相之心，天下必無宰相發蒙之誚矣。而臣則未之見也。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韓琦數乘間伏奏，乞選立皇子。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

「漢成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琦復啓曰：「事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不復搖矣。」仁宗欣納。其所以爲國本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玩細娛而昧大猷，必不喜近功而忘遠慮。有可言之機，則必不觀望事情而不敢贊人主之決。有猜嫌之說，則必不顧惜左右而不敢破人主之疑。盜賊小人必無以肆窺覘之謀，宦官宮妾必無以行嬖惑之計矣。而臣亦未之見也。富弼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則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搖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所以爲世道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樂便嬖而惡激烈，必不喜平和而疾忠鯁。遇天變當言之時，則必不顰眉蹙額而目爲幸災樂禍之徒；遇極言世事之際，則必不咨嗟嘆息而訾爲喜功不靜之輩。而時人必無紛紜譁競之說，御筆必無矯激朋比之譏矣。而臣亦未之見也。方今之大要，孰有出於此者？而皆莫之見者，何歟？豈造膝之言隱無得而聞歟？豈有所待而後言歟？抑亦言之而不能救歟？臣每旦侍立螭陛，但見一二大臣分班合班，立談數刻而已。退而閱之報目，亦不過條呈一二常程細故而已。今何如時？獨如此而可治也？何大臣不以臣沆、臣琦、臣弼之心而爲心也？夫順人主之意而不能救正者，患得患失爲之也。忽天下之大本而不之圖者，死生禍福怵之也。憚忠邪之辨而弗之別者，愛憎好惡亂之也。是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大慮，非今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大臣盍亦念憂責之匪輕，思安危之攸繫，慨然舉三臣之所爲而身任之？三者之本既立，則

所謂革弊政，正朝綱，抑僥倖，寬民力，裕邦儲，飭邊備等事，特舉而措之耳。大臣而以此爲任，則宗社有賴，雖獨相而有光。大臣而不以此自任，則宗社無依，縱獨相而何益。惟陛下與大臣實利圖之。臣立朝具有本末，未嘗迹涉朋比。歲在丁未，又以觸忤要權，屏退者五載。遇陛下更化之初，召之使來，正當相壘角立之時，羣趨瀾倒之日，每以蘇軾不阿熙、豐，不阿元祐爲法，實不敢輕於俯仰，苟於附麗。凡所論奏，居多責備宰相，不獨今日爲然也。區區之心，惟知倚公議以自立，爲君父而輸忠，豈計見嫉於黨人哉。茲又仰恃眷知，強聒不已，儻蒙采其愚慮，少見施行，臣即斥歸，從諸臣於澗谷，有餘幸矣。《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論君相之職疏

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抒短見，少效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事親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爲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薦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既得舜、禹、皋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爲戒。蓋君道無爲，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起喜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幾之

說，以爲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即吾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即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即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幾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爲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奔走羣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可驅；謂材能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能有時而不足恃。是獨運萬幾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譏冉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爲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爲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爲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爲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爲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爲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爲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省之屬各得其人，則庶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閒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矣。不知出此，而蹇淺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牢籠庶務，無所事乎簡要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灼知衆事，無所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以駕馭羣情，無所事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說，非宰相者之所屑爲也。恭惟陛下天資高明，識見超卓，閱歷久而見理益

明，更張屢而數事浸熟，侈然有高天下之心，遂謂天下之事有不足爲。於是運其獨斷，凡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以遂成其獨運之偏。陛下之意，不過曰曩恩舊之相迭操政柄，吾不得行其志。今恩舊歇矣，牽掣亡矣，吾亦欲有所爲，以紓積年之憤。自是心一起，而陛下獨運萬幾之政蓋已十之五六矣。宗親之除授，姻婭之藩屏，外親之特命，雖邸第祈求，有非聖心之得已者，而處分實出於陛下，如廢法何？天庭之進狀，臺府之兩造，市井之瑣事，雖左右經營，有非聖心之所樂者，而裁制實出於陛下，如撓政何？其他如御筆頻煩，宣政末年之弊事也，而貂使往來，施行急遽，陛下不以爲憚。章疏節貼，紹興權臣之妄作也，而詞旨峻嚴，覆護彌切，陛下不以爲非。甚至論文體士氣之卑，而陰沮敢言之氣；因御藥僕奴之鬩，而顯逐臺察之臣；放還朋黨罔上之黨，而輕啓奸邪復出之機；闊略賂垓媒進之夫，而增長附麗匪人之惡。國家機括所在，無出於此數事，而陛下不以掣肘外庭爲疑。臣恐行之不已，漢世意輕丞相之譏、唐家兼行將相之失復見於今日，豈不開私謁之門，啓捷出之徑乎？此獨運萬幾之說在今日不可不察也。一相爰立，事權浸專，閱世多而識慮益深，藏用久而制事悉曉。於是總而歸之於一己，凡兩省屬官之所掌，悉屬剴裁；六曹諸案之所行，總歸割決，以遂成其下行有司之失。大臣之意不過曰賂相濁亂，貪焰燦天，姦尹貪婪，聚斂成市，諸事未免輻輳。今碁局轉矣，化絃更矣，亦欲覈究其顛末，以解積年之疑。自是心一起，而大臣下行有司之事已十之八九矣。繩愆糾繆，以輔君德，此格非之大者，而扞格不行；扶植紀綱，以守法度，此體國之大者，而齟齬莫遂。簿書之出入，錢穀之盈虧，期會之應報，此何等瑣屑，而以汙丞相之聽耶？旌忠邪以昭

公道，此知人之大者，而意向未白；振拔抑屈，以回君心，此達賢之大者，而嗜好未真。部闕之注援，衢道之通塞，士民之鬪毆，此何等煩碎，而以汙丞相之聽耶？其他如李沆報罷中外所陳利害，以明意向；如王旦稱東南民力竭矣，朝廷權利至矣，以規使者；如韓琦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其過以懲反覆，皆未能有所施行。而常程奏稟，熟事勘當，的例指定，則上下往復，酬應不怠。近者累月，遠者一二年，未免迂回，而宰相不以虧損大體爲疑。甚至分限考核，逆疑六曹之爲欺；剖破拘攣，下行京兆之瑣事。國家猥瑣之務，無出於此數者，而宰相悉行之。臣恐行之不已，曹參避堂舍蓋之規，丙吉當春牛喘之問未暇衡慮也，豈不奪大小之倫，汨中書之務乎？此下行有司之說在今日不可不戒也。或曰漢宣帝總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未嘗不獨運也。爲人君不核名實，不攬威權，則失所以爲君之道。臣應之曰，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以簡御繁，猶懼不暨，區區焉屈至尊之勢，以代臣下之勞，則力耗心疲，不免有衡石量書之誚。屑屑焉留意於無益之虛文，不急之細務，則先後舛逆而聽其所爲也。有給舍以繩其失於未出命之先，有臺諫以救其失於已施行之後，彼此夾持，庶幾不至於失敗也。昔仁宗嘗曰：「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不若付之大臣，公議行之。行之不當，則臺諫得而糾之。近習或有干事，則聽大臣執奏。」此可爲君天下者之良規也。以簡御繁，其有大於此者乎？或曰諸葛亮爲相，自二十罰以上，未嘗不躬攬其事。爲大臣而不親政事，則失所以爲臣之道矣。臣應之曰，宰相自有體，羣臣各有職。以逸待勞，尚猶弗濟，若勞思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職，疲精竭神於錢穀獄訟之事，以爲得體，則六曹曠職而中書煩勞，兩省偷安而大

臣多事。臣非謂直付之兩省六曹而聽其所爲也，上有法守之可遵，下有臺諫之伺察，內外相正，庶幾其無闕失也。紹興初，胡安國建言：「請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此可爲相天下者之良法也。以逸待勞，其有大於此乎？嗚呼！領挈而裘自整，綱舉而目自張。臣願陛下專責宰相，以進退賢否，爲官擇人，分布庶位，使各得其當爲己任。至於薄物細故，則勿復問。如是則元首股肱上下喜起，人君之體尊，朝廷之事舉，而關宗社之大者可以次第舉行矣。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臣願宰相謹束六曹長貳，精擇三省屬寮，裁決庶務，使大小各就條理爲己任。至於常行細事，勿復留神。夫如是，則道揆法守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百司之事治，而關國體之大者可以漸次施行矣。雖然，抑又有說。敬者立心之本，公者立事之基。人主以一心立於事物交來之地，若非一主於敬，則理欲之界限不明，而天與人之辨或鶻突於方寸之中；義利之疆畔不嚴，而公與私之別幾於汨沒於事爲之際。故臣於囊封之末，復諄諄於此者，正欲以奉盈之說望陛下也。誠使察其端於暗室屋漏之際，而持之以不欺；定其見於深淵薄冰之時，而守之以無妄，克一私焉，必翦絕其根源；制一欲焉，必瑩徹其表裏，舉天下皆付於公聽並觀之餘，豈不能新美其德乎？《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敢誦此爲陛下獻。大臣以一身立於衆弊築底之秋，若非一本於公，則私意繚繞，安能濟大事於世變紛擾之秋？陰濁橫流，安能集大功於人情睥睨之際？故臣於奏對之終，復拳拳於此者，正欲以持衡之說望一相也。誠使公其見於立政造事之衝，而守之以無私；平其心於處己接物之際，而行之以無事；發一言焉，必以

謹守法度爲說；制一行焉，必以裁抑僥倖爲要。舉天下皆付之於清明公正之中，豈不能光明相業乎？
《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敢誦此以爲相臣勸。惟君相實圖利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
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全宋文卷七七〇四

牟子才 七

乞謹擇臺諫嚴戒北司奏

陛下自改紀以來，御筆數下，幾有宣、政末年氣象。乃三月壬寅，御筆申警，臺臣彈劾，並須審實，毋攬撫細故，摘發陰私。此陛下禮遇士大夫，保全人才之盛心也。或者乃謂沮抑言路，莫此爲甚。且或者之言何爲而然也？臣嘗思之，無所爲而發，則斯言誠中今日之病。萬一有焉，或者之議似未爲過。臣方幸或者所言之不信，曾未五日，陛下果以御筆逐二臺官矣。由是人心愈疑前日之言果有所爲而發也。雖陛下經帷宣諭有云「此言非專爲臺諫而設」，而一時人情終莫之信。是御筆之出，果不可以不謹也。夫臺官論事失當，猶當遷以美官，今未有顯過，而併與未供職者逐而去之，臣雖至愚，亦且皇惑，矧衆口誼傳，又謂臺官、中貴之僕互有爭鬭，激而至此耶？吁！審如是，無怪乎外議之紛紛也。且威福，陛下之威福也，北司反得竊之，以逐天子耳目之官。威福之柄下移至此，此而可

忍，脫或與宰執忤，必竊而逐宰執矣；與侍從給舍忤，必竊而逐侍從給舍矣；與百執事忤，亦必竊而逐百執事矣。讒譖陰行，善類蒙害，陛下方當人物眇然之時，亦何以利於此乎？臣得之傳聞，北司之權從來恣橫，其舉動足以回山海，其呼吸足以變霜露。在於平時，已不可遏，自逐臺官以後，氣勢尤張。凡市井之細事，臺府之猥訟，一皆總攬包括，假宣諭以行之。彼自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人不敢抗，而不知回撓紀綱，賊害賢智，剝割黎庶，所以胎變召禍者至矣。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之乎？聞之而不戒之，知之而不制之，又從而縱弛之，是增長其氣勢而自壞其紀綱，其不爲中常侍之恣橫、大謁者之驕縱者鮮矣。臣愚竊謂臺諫當謹擇，不當輕逐，輕逐則朝廷之紀綱壞而臺諫之氣屈。北司當嚴戒，不當稍縱，稍縱則天子之威福去而北司之氣揚。二者不可以並立，惟陛下權其輕重而扶持之。臣一介么微，何敢與北司抗？然不敢愛死，縷縷以告者，亦欲聖心翻然悔悟，則紀綱之地猶將有賴焉。愚戇之臣，何所逃罪！《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論全蜀六策疏

臣聞蜀猶一大棋枰也。論蜀於今日將有垂亡之形，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切之著。亡形具而無急著以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吳，相爲存亡者也，蜀亡，吳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具，其可坐視，無一著以活之乎？且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

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今爲敵所據，則亡形成而人束手矣。益昌之南，陸走劍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適夔峽焉。西則趣文、龍二州，東則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桔柏又在其前。歐陽詹以爲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爲秦、蜀之衝，四會五達，不可失也。今爲汪雛所城，則亡形具而人寒心矣。夫有垂亡之形而未至於遽亡，有欲絕之勢而未至於遽絕，萬一遇急著焉，則亡可存，絕可續，蜀尚可爲也，安可以爲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歟？然嘗審觀時機，斟量局勢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闕。蜀口右護軍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舊以十萬人爲額。休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人。安丙帥蜀，以錢糧數狹，沙汰爲八萬人。後來事力不及，節減七萬人，通忠義之數，猶爲十四萬人。丙申以來，逃亡死損，所餘無幾。今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嘉定安撫司所管慶定精銳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閬、劍諸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瀘帥司之軍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進軍，今止有二千餘人；得漢堡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安西、保定、飛捷、先鋒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夔帥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科名悉歸大閫，商賈百貨盡籠于官，十年之內，乃不能增添一兵以補舊額，真可痛恨。往事已矣，失今不圖，闕短呈露，愈見衰颯不振，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爲當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爲進屯之備。且慰安田、楊二家，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軍聲，或可背城借一以却敵騎。如此則蜀尚可爲。若憚勞惜費，慮不及此，敵必乘虛攻吾之瑕，則備多力分，

莫能制其死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二曰籍義勇之士。四蜀近邊劍、閬、巴、達，次邊惟渠、蓬六郡，租賦所入無幾。議者謂莫若舉此六郡之民，依向來梁、洋義士法，照逐戶稅籍高下，或一丁，或兩丁，以至三丁，料揀爲兵，却與盡蠲輸。或每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令其自辦衣裝，自置軍器。每十人爲一甲，五甲爲一隊，五隊置一副將，十隊置一正將，逐縣置一部轄，州置一總轄，以統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團結於逐郡城中，就令守禦不測，聽制司調遣。其如錢糧，遇守戍則始與支給，至放散則仍令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而緩急有制敵之用。如聞米倉之南，地名三會，去歲敵兵來侵，不循常道，惟於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它路，一屯向利，一屯向巴、蓬，一屯向渠、廣。以爲當起六郡已籍之民，聚爲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敵衝，使先人有奪人之心，則蜀尚可爲。若遲疑不發，敵復重尋舊路，會兵於此，不惟六郡生靈俱屠，而爲蜀之大計轉見謬誤。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三曰壯分屯之勢。敵據漢中，去歲出兵，乃越米倉以南。臣以創議，欲調六郡義士，分屯三會以却之，蓋欲阻其越險之謀也。今敵又城利，則劍、閬乃其切鄰，豈可略無蔽障哉？議者以劍門天險，實爲戶樞。昔守三關，無所事此。今既退守，險實可因。莫若分三戍之兵，併三小屯之卒，令及萬人，阻關爲固，而遴選智勇之將，申出軍實而訓其不齊，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獲一堡，形勢雖斗險，然規模窄狹，不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不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內踏逐一險要去處，大爲城築，約可安萬人，與大獲犬牙相制。分調諸戍之屯，益以新募之卒，令及萬人，阻山爲固，而遴選驍騎之將，晝夜閱習，以遏敵騎出葭萌之衝。兵法又云：「兵及萬人之屯，而後敵不

敢過。」今若依數招募，創爲東西二屯，以相犄角，如連栖之雞，彼觸則此應，如常山之蛇，首擊則尾應，使敵之後騎進不得抵巇於前，退不能襲擊於後，蜀尚可爲。若以無兵爲解，使敵用此計，城利之外，又進此屯，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四曰奮撓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豈曰無謀？雖上下以運道艱澀爲說，然敵日課諸軍，人打三升糧，以備日食。而利以西白水一帶，又皆平疇，若種麥以待其熟而漕以小舟，豈憂乏糧？議者以爲當及糧道未通之時，與二麥未熟之際，常出游兵，以擾擊之，困其事力，絕其命脉，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撓擊之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瓜等處撓之。守劍門者，當於白水、陰平、階、文等處撓之。伺其怠而爲攻劫之圖，乘其機而行掩襲之策，使取糧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土，曠日持久，情見勢屈，遂可爲我鎡基。如此蜀尚可爲，若置之度外，敵反用此計，出沒於劍、閬之間，鈔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嗜殺以逞威，逃難之民值者輒死，父母妻子駢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竄伏得免，深山窮谷間有存者，而孑遺之民生意一髮。況十許年來，田畝之利盡歸軍屯，而科糴軍需之苦，反甚於有田時也。鹽酒之利併歸制司，而過數增權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黎、雅番貨，彰明烏附，施、黔板木，盡入私橐，而商旅失業，怨聲載道，則又人所不忍聞也。既不能芘其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殺之令甫下，誘餌之術甫施，凡民無知，苟逃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二三百萬人。由是南畝空虛，種類斷絕。雖間有脫身來歸之人，又皆室閭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今制臣初

至，規模一新。若能精選縣令，專以招集耕農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爵之，數僅及中者賞之，視舊有虧者罰之，布宣德意，勞來還安，分以未墾田疇，給以牛犁種子，且將目前一切無藝之征、諸處科羅之擾、分司妄作之弊、武臣攝官之害悉皆蠲除，使離散之鴈復安於中澤，逃潛之魚復止於深淵，喘息小定，必能爲國耕種，爲國輸利，爲國貿易，相與效死弗去，則蜀尚可爲。若不知愛惜，敵用故智，盡嗾遺黎以去，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得人焉而守，則金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守關者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買門之奸。此計若遂，守將爲其所得，軍民爲其所屠，如辛卯之西和、辛丑之成都者有之矣。今三城鼎立，守備固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議者謂關表土豪散居四方，若能溫言說諭，厚募招來，官其頭目之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樂爲吾用。然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其在西州者就令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令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令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比及秋之際，專令各守城門。彼山西之人負勢尚義，必能感激思奮，相與固守。彼愛惜人家，自爲謀計，必能盡其死力，相與固守。一舉兩利，此爲至謀。若棄而不用，敵騎薄城，必行重賂以買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脉絕矣。臣區區愚忠，去秋直前，嘗於貼黃力言韓宣雖守夔，張實雖守渝，俞興雖守漢嘉，而防遏當在上流。又謂利、閬之間，當置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臣言，稍施行其一二，雖不能大有所益，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今城已就矣，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己，猶欲於舉枰未定之時，進此急著，以活曩誤。若猶以臣言爲迂遠，而欲

專倚仗於夔門一城，以爲保護吳楚實在於是，此子囊城郢計也，臣見脣亡齒亦寒矣。況夔之上流，褰裳可涉之處不一而足。萬有一踏淺渡江，轉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趨鼎、澧，由鼎、澧而趨江南，置夔於不顧之地，則蜀非吾有矣。臣去蜀十又七年，日夜憂憤，雖力弱才腐，不能備戎行、致死命，以報國家，猶幸日覲清光，可以吐露胸臆。比因進講從容，伏蒙陛下憂軫蜀邊，賜以清問，至於再三。臣雖隨問隨荅，言其大概，然積蘊未盡。謹效魯女之悲，徧采蜀人之論，條爲六策，以復清問。陛下鑑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實幸。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吳之大幸。若夫輕觸天威，罪當萬坐，惟陛下赦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〇。又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右編》卷二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除起居舍人進對劄子

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爲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爲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淆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爲；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爲言安

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爲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爲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爲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爲憂。朱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儉人在前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家，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爲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爲據。蓋以爲保泰之道在乎此，而墮泰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亦疏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爲元祐矣，而乃岌岌乎

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爲泰矣，而乃駸駸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鬪於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僨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爲悅，其淫詖之辭足以譸張而爲幻。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恥爲正論，而厚誣其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翼僞，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此激發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變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

務遂其說。爲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爲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枉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慧削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樸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特，去其狠戾駟獍而任其宏毅惠和，懲其躁競無恥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愿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疾而疏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忠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鑑紹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不暴正，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治，豈不遑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冒進瞽言，不勝拳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一。又見同書卷一八五，《右編》卷一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乞留徐經孫奏狀

臣昨日忽聞察院徐經孫輕車出關，不勝駭愕。退竊自歎，以爲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既以耳目寄之，凡所論列，皆當聽行，以求廣其耳目。矧今人才日衰，公論日壅，陛下方欲扶持振起以幸惠世道，而數月以來，妄庸之流乃皆乘藉氣勢，以抗天下之公議。遇順以此去，經孫復以此去，通國籍籍，皆謂以一不肖而去二臺官，何陛下重於去一不肖而輕於壞祖宗三百年臺諫哉！臣且不知車載斗量，世何乏斯人？復何益於陛下？而所以累陛下者如此也。陛下高見遠識，超越古今，而或者乃輒以妖邪庸鄙之論，肆言君父之前而無所忌，甚至以厭玩而矯誣。夫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此中外之所共切齒。而彼方以議論不足聽，流品不足別之言逆遏公論，使天下無有復言其奸者，是必有教之者也。臺諫一言之而輒去，則其計得而其勢張矣。臣竊窺陛下聖明，必不以其言爲是，而於紀綱之地，亦必不忍摧抑阻遏，使至此極也。區區之愚，惟望陛下主持公道，存全事體，詔追經孫，復還言職，亟屏邪說，以厭輿論，庶幾去留輕重之間，不至有偏，則或可救一二於末流也。昔仁宗朝唐介以論文彥博逐，已而彥博亦罷去。元老大臣仁德之重，而猶不免於兩罷，陛下亦何愛於此哉？臣待罪兩制，伏見未三月間，兩逐言者，非盛世美事，不敢泯默而無一言，謹瀝愚忠，上裨黈聰之萬一。輕觸蕭斧，惟陛下幸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繳黃蛻狀奏

臣聞玉堂給札，故事也。祖宗盛時，率以來天下之英才，觀其論議，以定一時之國是，非細故也。比奉詔旨，召試湯漢、黃蛻二人。臣待罪禁林，偶當發策，私切惟念十數年所問之題，或言度數，或言古史，或言錢穀之瑣屑，或言禮樂之繁簡，皆非當世要務，輒不自揆，撰述四條，以靜激順拂、用舍得失爲問，而抑揚開闔，不爲枝辭，意甚坦白。其所關皆當今國論大節目，使答策者隨問指陳，固可以空臆盡言，極論時弊，而無所回撓諱護。今觀臣蛻所對，以借學經靖順之誤爲執事大人之譏，最切中今日之病，與臣所問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語尤相發明。至於論君子小人分數消長，早晚講不當併爲一，國家紀綱不可廢，其言皆是也。惟是揄揚大姦一節，用意包藏，最拂天下之公議。臣讀之至此，口呿汗下，爲駭愕。且蛻之言曰：「淳祐初元，一相當國，雖牢籠把握之，人議其姦，然擔當開拓得去，毅然與人主論是非，則於大臣身上事本不爲過。」嗚呼，信斯言也！是杜、富、韓、范其人也。其拔拭大姦，可謂至矣。然嘗論之，古之專任宰相者，謂其能總攬庶務，凝定國勢，非使之牢籠把握以固權利也。今大姦以挾數用術爲劫制人主之具，而人主不之覺，以邪謀秘計爲愚弄人主之資，而人主不之悟。彼之所以得罪天下者此爾，而謂人議其姦，可乎？古所謂擔當開拓得去者，謂其德足以任重致遠，量足以翕受敷施，非謂小有才而無忌憚也。今大姦不能捍禦外患，而專假和議，

爲買靜之鎡基，而自謂有才；不能開誠布公，專任私意，爲謀國之張本，而自謂有術。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擔當開拓得去，可乎？古所謂毅然敢與人主論是非者，謂其能區處忠邪，剖析義理也。今大姦以信任羣小、祿喪王國爲是，而廢棄忠賢一念則不以爲非也；以刻薄政事、腴削元氣爲是，而封培忠厚一脈則深以爲非也。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與人主論是非，可乎？古之所謂大臣者，謂其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今大姦以功利之說，富國強兵之資，而勇於自利，以權謀之術操制天下之本，而巧於自謀，公論已沸而不知退，事勢已窮而復欲求。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盡大臣之事，可乎？夫誤國之罪，莫大於此，彼以一身而會其惡，此固陛下之所深惡，而天下公論之所不容也。陛下自甲辰改紀，屏而斥之，明示意向，以弗復用。十餘年間，通國上下無敢齒之者。而臣蛻乃輒犯不韙，噓久寒之灰而重然之。蛻非病狂喪心，臣不知其所以爲言何也。其不出於大姦之喉使，必出於一時之觀望。彼大姦之心無一日不在鉅鹿下，又重之以人物眇然之秋，姦黨屬目之際，一旦給札之士奮然推稱其才量，以爲可以當天下之大事，此猶稱卓、莽而譽盜跖，固卓、莽、盜跖之所歡欣而鼓舞也。萬一有怵其邪說，或動宣室之思，信其邪謀，遂下追封之詔，則天下之事去矣。邇日以來，外論闐然，以爲大姦復出。此必大姦自謂喉餌之說得行，其徒譁然附之，遂以爲此言出公論之推許，而陛下且將信而復用之也。陛下荷祖宗之託，所以爲貽謀燕翼計者甚至，決不忍輕休其說，舉天下而付之一擲。然此論易於蠱惑，若非陛下深長其思，堅定其守，則必爲邪說所搖，必爲小人所亂，其所關係甚大。臣蛻副本初傳之日，縉紳暨六館之士一詞憤之。臣蛻懼人之議已也，

則亟更定元本，改「人議其姦」一句爲「莫揜其姦」，改「大臣身上事本不爲過」一句爲「反有非君子所可及者」，蛻之心跡，至是益周章矣。夫譽大姦而誤主聽，其罪固不勝誅；竄元本而欺天下，其心尤不可恕。然蛻尚敢於欺陛下，何不敢於欺天下哉！臣行將告歸，本不欲多言，以重仇怨，而縉紳六館之士往往咎臣，以爲不當無所可否，存之以惑觀聽。至危言切責，以爲黨姦。臣竊觀蛻含糊於當世之事，而果決於譽姦相之能。誇詡擔當開拓之才，以潛移上意；覆護牢籠把握之罪，而追仇議者。公論在人，自不可泯。第改本既出，是非並行，或恐外以逃公論之抵排，而陰實爲姦人之道地，果如人言，則臣罪大矣。用敢冒昧陳其顛末，庶陛下知大姦之不可用而邪論之不可信也。昔高宗皇帝謂輔臣曰：「試館職人當取實有文學議論，若召試備禮，非祖宗取人之意。近日三人試卷，朕嘗親覽，如沈長卿輩，尚懷朋附，又不實陳實事。」大哉王言！真召試取人之良規也。臣謂今日臣蛻之言即沈長卿尚懷朋附、不指實事之意也。欲望陛下以高宗皇帝爲法，深察朋附之言，堅定凝固，寘大姦於度外，則宗社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七。

全宋文卷七七〇五

牟子才 八

乞留趙汝騰徐霖奏

臣比因輪對，有感時事，輒論君子將散，其幾有十，履霜堅冰，危慮并迫，荷陛下忻垂采納。至於元祐、紹聖反覆之際，留問再三，所以爲世道憂者，至勤切也。繇此一意，可以凝國是，可以熄邪說，羣臣百僚，交誦聖明。曾未數日，趙汝騰除翰林學士以遷去，徐霖與在外差遣以逐去。駭機忽發，事變倏異，與臣前所聞於陛下者，如出兩轍，臣竊惑焉。陛下既知所以爲世道憂，則求所以保之可也。不惟不能保，而又自摧斲擯斷之，臣以爲必有誤陛下者，而非陛下之本意也。不然，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此，何也？唐德宗非不愛陸贄，而終仇其盡言，非不用蕭復，而常惡其輕己。至於盧杞姦邪，則曰「朕殊不覺」，裴延齡則更以爲忠。謂德宗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德宗庸主也，豈不然哉？而陛下則聖明也。惟聖明爲能鑑忠邪，別淑慝，故臣竊有望於陛下也。夫正邪無兩立之理，陛下

所爲更化之意者，以用賢也。所爲用賢之意者，以去邪也。用賢去邪無他道，在陛下堅其初意而已。霖之去，內批甚駭；汝騰之出，臣莫知其端。或謂有所營救，而陛下疑之；或謂有所抵觸，而陛下怒之，臣不能詳也。陛下用汝騰爲給事，小人重足而立，仄目而視久矣。一二繳駁，仇怒者衆，飛語搖撼者有之，詭辭浸潤者有之。汝騰瑟縮不安，已爲去計，四方之誚責者日至，猶謂某人當論奏而不論奏，某事當諫止而不諫止。汝騰固知其勢之甚難，而力之不可勝，獨賴陛下聖明，而爲之主。而陛下固弗肯主，則惟有去。且汝騰老矣，不憚數千里，冒被畏景，來事陛下，亦欲有所建立，而徒取空名以歸，豈其願哉，勢有不得已焉耳。若汝騰者，善類之所主也。其真純端亮，無所矯飾，疏明洞達，無所回隱。忠君憂國，懇款至忱，如火熱冰寒，出於天性。況同姓之卿，義同休戚，決非欺陛下者。獨其好賢太切，嫉惡太甚，故見一君子則極口稱譽，不顧立黨之嫌；見一小人則極力芟鋤，不計報復之禍。黨則多疑，仇則多怨，其所以去，殆或以此。然陛下可不亮其心乎？徐霖固小人之所仇也，自其力抗權姦方張之勢，且不暇顧其軀命，豈計名哉。幸而不死，因以得名，亦陛下養其氣節，成就至此，天下莫不聞之。一旦論事小忤，即呵斥摧挫，無復禮意，陛下毋乃擿其小疵而遺其大慮乎？霖既敗爲仇人笑，而天下願忠之士搖手咋舌，以霖爲戒，臣竊以爲非便也。霖雖狂狷，不猶愈於鄉原乎？鄉原者滔滔皆是，而何惡於霖也？霖所論事，一是一非，若坐之以要君，則自昔所記鬻拳兵諫，薛廣德欲頸血污車輪，朱雲折殿檻大呼等事，則又甚矣。臣以爲霖狂則有之，彼素恃陛下恩厚，遂忘忌諱，亦不料至於如此也。彼豈不能紆徐爲和，因循歲月，以取好官？何苦犯危難，自餌讒口？陛下亦

察其心可乎？汝騰善類之所主，霖小人之所仇。陛下始焉尊用二人，固所以昭用賢去邪之意。今一日盡去，初意變矣。衆賢解體，羣邪得志，事勢岌岌，正復可憂。故臣以爲非陛下本意，必有誤陛下者也。惟聖明豁然捐去疑貳，察其心，亮其忠，汝騰必勿失之，霖終保全之，以亢善類，以沮小人，以凝初意，以回世道，幸甚幸甚！或謂汝騰已出，理無復還，臣以爲有司馬光故事在。光以中丞論張方平，移翰林學士，抗疏力辭。神宗手詔諭光，稱其經術行義，且謂「苟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於是取告勅付閣門，趣光令受。光奏謝罪，請上殿後受告，詔光受告後上殿。所以保全者如此。今陛下以此意降詔，遣使趣之，使受其舊職，則汝騰豈不能爲陛下一留哉？霖則陛下既予之郡矣，然猶有愚見，非爲霖計也。元祐中，韓維以與范百祿爭論刑名事罷，御劄至謂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姦讒？呂公著累章力爭，而中批之詞猶厲，則請論不已，及便殿反覆敷陳其言，謂「皇帝宜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而維卒善罷。其爲人主心術之慮至矣。霖小臣，非敢方維，特欲陛下反覆斯言而深鑑焉，非特霖幸，諸臣之幸也。臣立朝自有本末，上無附麗，下無比周。公論所激，冒犯霆威，無所避死。《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爲趙汝騰辯葉大有劾章狀

臣聞君臣父子之間，天下誠實之所在也。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其實，非其實而敢於誣蔑以告

者，是以私意而窺君父也。嗚呼！尊如君父而忍欺之，則何事而不爲欺邪？臣竊見近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供職間，而諫議大夫葉大有急劾去之，士論怪駭，併爲一談。汝騰文學行義昭著天下，立朝有謇諤之節，居官有廉平之稱。往歲初間，凡三十餘疏而後去。今春受詔，五閱月而後來。其難進易退之風，天下高之。今忽爲大有誣奏逐去，此衆議所以恟恟不平。始，大有爲汝騰所繳奏，臣猶疑其深溝高壘，爲自全計，或用鄭寀故智，以老其鋒。今乃發其徧心，造爲誣語，以欺陛下。陛下察大有之懷私，念汝騰之無罪，格奏不下，所以愛惜人才、存全事體，可謂曲盡矣。而大有不體陛下美意，乃多錄副本，散布中外，且欲揭之通衢。此與紹聖、元符揭之朝堂，異世一心。臣偶得其本，參詳始末，然後知其言汝騰，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耳。昔司諫江公望謂榻前一磚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大有欺天乎！欺君乎！抑欺心乎！臣子之事君父，官無尊卑，大義一也。大有長諫省而職在諫君，臣爲說書而職在正君，烏有大以汝騰不實之罪上欺君父，而臣不以其實爲陛下告乎！大有言汝騰叨升郎闈，冒直翰林，殊失典故，無一的文字可觀。臣聞近世詞臣，無出汝談之右。汝騰師事汝談，爲所推許。其掌書命，蔚然有汝談之風。大有乃以無文訕之。大有文采不耀，每爲江萬里所鄙笑。徐霖在館，嘗以其文氣疲繭，痛爲改竄。大有爲文如此，而反汝騰之毀，其曰無一的文字可觀，是欺陛下也。大有言汝騰因趙善湘媚嵩之之父彌忠而丐恩乞憐，方嵩之用事時，初無氣節之可書。臣聞汝騰直翰苑時，行史嵩之督府轉官制，中有「精能履屐之間」等語，嵩之以爲輕己，遂不受三官而甚惡汝騰，繇此得罪。大有乃謂丐恩

乞憐，無氣節之可書，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兄弟卯翼於陳韓，後排之如寇讎。其身久館穀於以夫，近攻之如路人。夫陳韓之凶暴，以夫之詭譎，汝騰排之，天下莫不以爲快。所謂卯翼館穀，臣不能詳知。但大有嘗爲汝騰所舉，其爲卯翼館穀多矣。一旦彎射羿之弓，詆其所謂人面獸心，將自指邪？指汝騰耶？是又欺陛下也。大有謂故相清之察其不能文，不畀視草之職，鞅鞅失望。迨其來斯，毀清之爲甚。臣聞清之雅敬汝騰，屢以官誘之。中間常欲除直院，汝騰不領其意，議論寢異。最後因日食正陽，疏其賄政，清之益怒。陳垓密受風旨，遂遭誣劾，固不待再來而毀清之也。大有謂其鞅鞅失望，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詐曰清貧，行李不辦。不知其在鄱陽、永嘉、婺女時有未請俸料乎。臣聞汝騰所守三郡，皆有善政，世號循吏，而清廉一節，尤爲皎皎。其歸也，甚至無屋可居，寄跡蕭寺，無田可耕，取仰祠祿，閩士類能言之。不特閩士，人人能言之也。大有乃謂三郡無未請之俸料，且俸料乃赤旁所封之祿，朝廷所以養廉，藉使盡取，亦其當然。大有誣蔑之詞，至是窮矣，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大則稱長宗盟，不容一老之遺；次則破格相輔，將襲二臣之後。臣聞汝騰之繳以夫，實采公論。彼其盤錯已深，一擊匪易。而以爲稱長宗盟計，何其小也。汝騰聲望，豈去一以夫而後能稱長宗盟哉。至於破格相輔，尤爲非據。汝騰每謂宗姪不可爲宰相，雖汝愚爲之，猶不免禍，蓋以是遏與籌之姦謀。且其聲利素薄，此來不過作數月留，爲國家定大計，排大姦而已，豈有意於襲二臣之後哉？且大有既爲諫長，一武可居政府，所以徘徊顧望而不肯去者，原其本心，正欲襲二臣之後。而反以此議汝騰，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陛下灼見徐霖之首鼠，斥之於外，京師萬衆，咸仰天日

之清明。汝騰以同謀而敗露，乃誣奏而欺天。臣聞大有嘗乞憐於汝騰，詞甚哀苦，而汝騰亦許其革面矣。徐霖聞而非之，頗誚責汝騰，於是奏疏有「乞盟大賢，豈可救之」之語。汝騰讀之竦然，觀此則非同謀可知。而大有疑汝騰漏言，使霖播之，深恨汝騰，遂謂同謀敗露，誣奏欺天，是又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濡滯郊關，愈聽譁徒，又要私黨以代乞留，買上書以爲公議。夫孟子不用，三宿出晝；屈原被放，徬徨去郢，豈若是淺丈夫，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哉。且同列諸賢重惜其去，扣閭求賢，天理所激，謂之買斷，可乎？草茅之士重惜其去，作詩送別，分誼當爾，謂之譁徒，可乎？大有不明爲士之誼，遂以此爲鉗制之術，此何異腐鼠之嚇鵲鷁也。不知留行諸人，可得而鉗制乎？是又欺陛下也。大有謂臣擢自丙午冬，非清之力也。又素排嵩之之姦，又無一事干與憲，又未嘗黨垓、榮，攻一正人。臣聞嵩之以牒試冒濫屈大有，大有窮而無歸，怨則有之。若謂非清、憲之黨，則將誰欺？清死憲去，而遺毒餘烈至今爲梗，以大有爲之死黨故也。雖家置一喙，殆難自解。凡垓、榮所論列，皆是大有嗾使。今乃欲避其名以欺天下，此尤姦之大者。臺諫中今無垓、榮之可嗾，遂自劾汝騰，以泄其忿。其陷害忠良之意，至是愈不可揜。且大有以不孝誣江萬里，欲制獄以陷陳億子等二十士，謂之不傷害君子，可乎？是亦欺陛下也。凡大有所言，臣參稽反覆，無一之實，其欺甚矣。而又有大可畏者，臣不可以終莫之辨也。臣聞諫議大夫、給事中俱隸後省，皆紀綱之地。今汝騰以社會事論大有，其職分也。未聞言之是否，紀綱所在，大有所當懼思也。乃視如不聞，揚揚上殿，復冒不韙，顯劾汝騰，則給舍可廢也，紀綱可紊也。且汝騰再召，已七閱月，使果有過惡，胡不攻之於先，而獨用此數

日乎？汝騰繳之，彼亦劾之，臣不知此一意也公平？私乎？自來臺諫按劾，雖小人行其胸臆，猶有託焉，未聞直述其私，形之彈疏。臣觀大有所論汝騰之文累數百言，無非自爲辯數。然則汝騰不得罪於君父，不得罪於公論，而獨以忤一大有，用爲罪狀，播之遠邇。姦雄小人所不敢爲者，而大有爲之。臣不知大有何所恃而敢爾也。大有不過欲假陛下之威，隆其權勢，以恐遏天下，使無敢復有議其姦者。然不知祖宗三百年之臺諫，專爲大有設乎？專以爲大有報復之地乎？生此厲階，漸不可長，此其一也。自昔小人之攻君子，莫不反用其鋒。在元符，指司馬光爲姦邪；在慶元，則指朱熹爲僞學。雖以章、蔡、何、劉諸人回山倒海之力，猶不能移萬世之公議，今大有目汝騰爲頑夫，爲姦邪，爲凶，輿臺皂隸口語籍籍，其說之不足行，固不待後世矣，何能爲有無哉。獨其敢於變亂黑白，熒惑睿明，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立黨之一說，爲穽於國中。夫小人而欲亡人之國，必先空君子之類。君子無過，惟坐之以朋黨。而朋黨，人主之所甚惡也。黨錮之禍起而漢衰，清流之禍起而唐亡，大有胡忍而爲此也？且大有左挾以夫，右挾與憲，而內主垓、榮，獨無黨乎？急於矯枉，以稔流禍，此其二也。大有至謂近日水災爲甚，皆汝騰鼓流俗、唱浮論所致。昔恭、顯之流以地震爲蕭望之、劉向之罪，日青無光爲周堪、張猛之咎，其說傳會甚巧。以元帝之暗，猶察其妄，至下詔切責之。而大有乃敢以此言進於陛下，不知大有以陛下爲何如主也？是以陛下爲元帝之不如也。且劉向所謂將同心以陷正臣者，正爲大有輩設耳，言之獨不泄其類乎？國家不幸有大災異，正賴君臣上下交相規戒，崇陽抑陰，以弭變怒，而大有忽唱爲邪說，移過玩變，欺天誣人。大有庸淺鄙陋，未能知人，況能知天？邪

論一興，浸淫靡已，此其三也。若此三說，臣竊料其意不止於去汝騰而已。大有才本平凡，氣質甚下，少年僥倖，不暇學問，昧於聖賢命義之大戒，妻妾宮室之念驅之於中，利慾富貴之圖誘之於外，而又有柔邪之資，諂佞之口，足以自媒，世謂巧宦。逮其得志，文以姦深，領袖臺端，羽翼元惡，上則以妾婦之順媚惑聖聽，下則以鬼蜮之智陰戕善類，傳案、坦之衣鉢，爲堦、榮之指蹤。論者以堦、榮爲梁成大，以其公爲小人，小人而顯者也。以大有爲李知孝，以其陰爲小人，小人而隱者也。原情定罪，浮於堦榮，而一去一留，是謂佚罰。夫鷹化爲鳩，識者猶憎其目。而欲冀其可誘爲善，不已疏乎？今外議籍籍，皆謂大有上殿之日面承密指，退而草疏，遂肆詆誣。或又謂陛下積怒汝騰，厭薄君子，固留大有以排根。以臣所見，萬無或然，皆大有專徇己私，快圖報復，遂使歸過君父，謗流海宇。在大有亦復何情？大有每謂已決歸期，非敢欺誑，又謂若逐汝騰，則拜辭君門，退處畎畝。去百大有，不足以當一汝騰，然泯其邪正，混其是非，猶諉曰兩罷也。今汝騰除職予郡，而大有頑然自如，轉石拔山，有識痛恨。以大有爲臺諫，則汝騰非給舍乎？以汝騰爲黨，則大有非私乎？以汝騰爲無錄黃，不當繳駁，則大有非當論事而反肆抨彈乎？陛下見其務爲唯阿，謂之恭謹，可托腹心；見其好進讒諛，謂之盡誠，可寄耳目，方且抗之以戰公議，主之以彰聖斷，而忠賢之去，如土梗弁髦，天位天職，陛下獨可與一大有共之乎？夫世變之趨，如江河之日下，雖天地鬼神，有莫能移，而欲赤手捧塊以礙之，臣固知其不可也。今小人之勢已成，君子之禍將作，然與泯默以陷淪胥之害，寧盡言而就黨錮之誅！用敢直疏其事，無所回隱。所謂立朝之大節，事君之大誼，臣知此而已，他不暇計。惟

陛下亮其不欺。《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論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狀

臣聞國於天地間，必有與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進則國之所與立者存焉，君子退則國之所與立者忽焉，其理昭昭，如燭照龜卜，不可誣也。伏自陛下更新大化，收召時賢，歐陽脩所謂選之千官百辟之中而得此數人者，莫不布在班列，氣象翕然，四海流聞，足爲盛事。頃緣葉大有以私意攻趙汝騰，遂致一時大起諍論，交攻互擊，上瀆聖聰。賴陛下審察是非，大有竟遂其去，區處得當，衆論無譁。比日以來，事體小定，凡百有位，豈無肺腸，亦願各務靖共，安其職業，以彰陛下優容之德，以成聖朝肅睦之風。而高斯得、徐霖等忽爲御史所劾，雖御史意見與人異殊，然此二人者皆號君子，其大節表表可觀。今乃文致其罪，牽聯盡去，是以或者議論紛然，謂其似是而實非，托污而寄治。蓋知陛下邇來積怒徐霖未已，逢迎風旨，遂肆擠排。而又并以此時中傷斯得，不特快平日之積忿，且以致諸人之必爭。萬一有語言不倫，舉動過當，則又指爲立黨，目爲好名，或謂之訕上要君，或謂之侵官越職，用爲罪狀，激怒聖心。諸人戇愚，初不之悟，連臂接跡，如墮其機。以臣觀之，豈惟諸人不悟，雖陛下明聖，亦未察焉。昔陳執中婢奴之死，言者持之甚急。范鎮乃以爲非，且以專治其私，失論人體。夫以鎮之待小人，猶恕之如此，今何獨無鎮之心乎？況斯得素號剛方，不畏強禦，觀其平日

論奏，庶幾陳瓘、鄒浩之特操，似未可以此少之也。若王益柔傲歌之作，王拱辰一網盡去，韓琦亦以爲非，且謂增益柔，豈爲傲歌，意蓋有在。琦之於小人，深阻之如此，今何獨甘於拱辰乎？況霖之爲狂，夷考其行，有得於曾皙、琴張之遺意，亦未可以此少之也。所幸陛下灼見群情，大爲容覆，斯得既除職與郡，徐霖亦畀以寬科。是陛下雖勉行臺臣之言，而終有保全君子之意，一時氣類，莫不驩然，以爲世道之回猶可望也。而伯玉復以罪去，未免憂疑。夫以內批而逐臣寮，此豈盛時美事？韓維之去，呂公著爭之，朱熹之去，趙汝愚留之，皆以內批施行，而爲宰相執奏。彼豈不知將順之美？豈不識朋比之嫌？而輒犯天威，力伸論救，蓋謂人君舉動實係觀瞻，稍失和平，有傷事體，且於君德關係非輕，故寧犯不測之誅，而不欲置其君於有過之地。陛下夙存寬大，優禮羣工，止緣積怒於徐霖，遂有指揮之乘快。乘快不已，順以爲常，至于再三，殆似手滑。而宰相憚於忤旨，俛首奉行，比之公著、汝愚，大爲有愧。且李伯玉本無過尤，偶以論奏之章，有關風憲之體。伯玉草茅質直，不暇周詳，但見都司彈糾之條，謂即祖宗可行之事，遂因輕舉，上觸威顏。逐鹿而不見泰山，當時蓋有所蔽，不然，覆車未遠，伯玉何苦蹈之？況伯玉心事真純，制行平實，豈肯比周爲黨？蓋亦忠憤所驅。在於明時，似可矜諒。昨所下御筆，詞旨嚴峻，聞者愕眙。皆謂陛下有高視宇內之意，輕視臣下之心，而欲一切震之以威。臣愚以爲過矣。夫聖人推忱而任理，虛己以盡人，以天地日月爲心，何嘗有好惡之私？以風雨霜露爲教，何嘗有喜怒之迹？昔我仁祖撫育臣民四十一年，率用此道。故逐唐介而旋召介，斥范仲淹而復用仲淹。其他逆耳之言，亦皆所過者化。而且謙恭寅畏，終始不渝，用能固結

人心，扶植元氣，以爲燕翼之地。所謂數世之仁也。恭惟陛下天德清明，同符仁祖，獨於好惡之際，喜怒之間，猶願反之聖心，深加懲艾，霽嚴威於電激霆砰之際，持定見於衡平鑑空之時，諒斯得、徐霖之孤忠，察伯玉戇愚之無罪，縱未如仁祖之用介於既斥，用仲淹於既貶，亦當察其萋斐，賜以包荒，特回反汗之仁，用祇不遠之復。繼自今日益恢至公，毋以好惡亂是非之真，毋以喜怒汨性情之正，毋以朋黨加忠賢之罪，毋以獨運崇一己之威，毋以辯詰窮言者之辭，毋以疑貳來讒邪之口，毋以儉人任紀綱之責，毋以御筆快斥逐之私，庶幾聖德日新，異端潛泯，上無變容動色之事，下無疾聲大呼之尤，公道光融，豈不甚偉！臣職在經筵，事當正救，不敢雷同拱默，以苟容其身。冒犯天威，無所逃罪。

〔貼黃〕臣久具此奏，蓋皆平心而論，非有矯激。不過願陛下存大體，霽威嚴而已。既壅於上聞，徒抱憂愛。今獲覲清光，若吐而復茹，則是昧其本心，欺陛下矣。謹復以元奏上徹聖聰，惟陛下幸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乞留徐霖狀

臣頃因誤渥，汙玷班行，待罪奉常，叨榮三館，黏臈未去，愧負初心。今月八日入局，見校書郎徐霖去國後所申秘書省狀，因而詢問，乃知臣霖應詔言事，論及諫議大夫、京兆尹之罪，三辭不獲，

遂申都省，徑出國門。此等舉措，雖駭觀聽，然與口去而心留，陽受而陰辭者，不可同日而語。三館之士見其所爲，莫不擊節，於是聯名合辭，爲王留行。繼而得之傳聞，則謂昨來宰相親以束縶勉而留之，既而遣宰士尹煥即其寓止慰而留之。昨又聞御筆下廟堂諭意留之，既又扎委大著姚希得前路挽留之。君相不下士久矣，今吾君吾相謙勤勉勞，至于再三，可謂待士有禮矣，可謂不鄙薄人言矣。士而聞此，莫不奮厲。況臣霖親受寵渥，豈不欲黽勉就職，以稱陛下留行之意？然再三思之，數十年來，風俗不美者，皆緣世俗有所謂禮數之說，有所謂祠請之說，所以轉相倣效，公然言之，不愧不怍。今臣霖飄然徑去，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此其所謂過人遠甚。觀其申省之詞，有以如言去而復留，稱辭而又受甘伏簡書，是猛省截，斷斷無復回之理矣。況兼所論諫議大夫有失出詔獄、黨蔽奸臣之罪，京兆尹有李昉英所言森列可畏之事，則是與此二臣爲敵矣。夫與人爲敵而自出弱辭，自行狹路，而使敵有可攻之隙，其何以勝天下之公議耶？此臣所以敢謂臣霖決不復回也。陛下若果有意留之，惟有亟罷諫議大夫、京兆尹之職，則可以使之必回。不然，霖之去萬牛不可挽矣。其或霖之去果不可回，則遷擢之間，或與改合入官，或與之近郡添倅，以華其歸，則臣今日之去，豈不足以風厲諸臣？而霖春秋方富，又豈不能進用於他日，以重王國耶？惟陛下擇斯二者。乃若諫議大夫、京兆尹之所爲，未問其有罪無罪，合公議與不合公議，只以廉耻一節激厲之，彼豈不內自愧省，勇於一去，以存全國家之大體耶？切聞京兆尹宣押歸府之後，不復治事，騰章乞祠，則是猶知廉耻也。獨諫議大夫乞留徐霖之疏，乃反自以爲是，更無一語求退，其逆疑陛下未必施行，則是全無廉耻也。夫禮義廉耻，國之四

維。所以維持人心者，此也。所以維持世道者，此也。諫議大夫，以己律人者也，而先自壞所以維持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而欲以此糾正官邪，其誰能服？況其資質柔佞，心術回邪，道路之人皆能言之。若國家養此不捕之猫，留此不鳴之鴈，祇足汙辱臺省耳。欲望陛下出自聖意，別選骨鯁之士，以振諫議大夫之職。其於天下，所補不細，又豈養廉耻厚風俗而已哉。所有京兆尹，陛下既以民訟不可留滯，復令日下治事，則乞嚴行宣諭，俾之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免致再有人言，則京師衆大之區，兩浙旱荒之地有所賴利矣。臣本蜀人，職聯三館，與臣霖素非親知，於諫議大夫、京兆尹亦無仇怨。陛下亮臣之心，赦臣之罪，特賜施行，公議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

臣一介疏慵，待罪博士，比因愚贛，洊乞退閑。將期獲展於素心，乃遂繳膾於二奏，旋申前請，汔闕俞音，致令孤子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再瞻，豈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爲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中，以爲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

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世遂以爲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爲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慶元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其餘毒遺烈，往往以之，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來，姦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一行，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溫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爲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斲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瓘、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圖進矣。又未幾而溫益、錢適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爲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別淑慝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既挾，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爲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殘害國家之鳩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爲攻訐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又立爲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包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揉。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嗾言者以辨治爲請矣。未幾而僞師之葬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僞攻僞之禁申致其嚴矣。

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讎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蠹壞善類之蝨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爲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爲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蒸變化，荃蕙化爲蕭茅，嘉穀化爲稊稗，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其名既殊，其類又別。嘗即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覘闕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疏暢洞達，魁壘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淟忍，回互隱伏，閃倏狡獪，睚眦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停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菑。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嚮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劫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今君子少而小人多矣，自甲辰改紀以來，臣漢弼死，臣範死，臣元杰死，今臣大宗、臣應起又死矣。臣性傳去，臣泌去，臣斯得去，臣琰去，臣昂英去，臣萬里去，臣公許去，臣韶去，臣似去，臣瀾去，臣霖去，臣潛去，今臣汝騰、臣伯玉、臣鉞又將去矣。君子之勢，落落如晨星曉月之孤，又借皇極大中之說爲邪黨

游說之地，則君子盡去而陛下之國空矣。國空無人，則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省察于此乎？省察之道無他，在致謹於用人之際而已。繼自今立政用人，有若清臣、溫伯、孟宗等輩，其勿徇偏見，勿惑人言而爲其所怵，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祐之變紹聖也。有若洵武、適、益、蔡京輩，其勿搖異說，勿顧身禍而爲其所惑，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符之變宣靖也。又有若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等輩，勿聽怪論，勿怵私情而爲其所賣，則天下大勢決不如慶元之變開禧也。謹之未擇之前，遏之未來之頃，彼皇極大中之說將日銷月鑠，而國是定于一旦矣。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全宋文卷七七〇六

牟子才 九

災異進對劄子

臣嘗肅容稽首，伏讀《國史》，至景祐中，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有曰：「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正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鑑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輩得近徙。臣有以見仁宗皇帝祇畏天威，優容讜直，未嘗以遂非爲心也。又讀至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仲淹訖得免。臣又有以見仁宗皇帝照破姦讒，消平誣枉，未嘗以終怒爲心也。夫人才，天下之元氣；公議，國家之精神。所恃以爲天下國家，此而已。今清臣一言而仲淹有近徙之命，程琳一言而仲淹破讒誣之疑，雖執政大臣如王隨、陳堯佐等輩，亦不能沮抑而齟齬之。此四十二年之治所以獨爲本朝之冠也。猗歟盛哉！陛下纂圖御極，幾三十餘年

矣，容諫尊賢，一念每以仁祖爲法。比者更化，登崇俊良，澗谷諸臣，悉膺聘召，氣象翕然向慶曆矣。乃有直臣不容，相繼遠引，如臣汝騰則以奪瑣闥去，臣霖則以論事不合去，臣斯得、臣願質則以泰來之劾去，臣伯玉則以都曹論臺臣去，臣棟則以奪中書去，臣鉞則以謁告去。越明年，臣夢炎則以乞郡去，臣遇順則以論貴戚之卿去。自是以來，上之人則以常人吉士爲國，下之人則以譁競朋比爲的，彰然立赤幟，以鉗天下之口，以拂天下之公論。然風雨如晦，鷄鳴喈喈，忠志之士未嘗不以譁競朋比爲忌，而不言國事之非也。雖至愚如臣，亦有救解直臣之說，消平喜怒之說，獨相之初不可不謹重之說，避殿之後不可復賀雪之說，君相之體不可獨運之說，大德浸衰不可不修省之說，姦邪不可比肩之說，君子小人消長之說，蜀上流當立三大屯之說，貴戚之卿不可帥鉞之說，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說，御筆不可不收回之說，蜀亡不可不急救之說，大奸不可復用之說。多言數窮，取惡已甚，揆以時義，所合汰歸。累章陳詞，有志未遂。而臣之微意，亦欲於未去之時，深爲君子謀，所以冒萬死，吐露於陛下之前者，正以臣汝騰等排姦論事，雖或過於激，或流於狂，或失於不中節，然要其本心，則皆忠於愛君，忠於衛社稷，忠於扶世道者。今綿歷已跨二年，而疑謗猶未盡釋，幾若與之相忘於江湖之表。豈諸臣他有過尤，不足以供一時之用耶？以臣察之，諸臣以清白爲質，以正平爲則，以脩姱爲能，以芳菲爲服媚，以博謔爲好尚，以中正爲矩矱，未嘗有所過尤也。曰：然則何爲而棄梗乎？曰：謠詠好妒，既妄謂蛾眉之善淫，而靈修浩蕩，又不察民心之屈抑。此朋比譁競之譖，所以入人之膚、蠱人之心，至于今而未解也。上之人不過曰，吾方以安靜爲主，彼乃以譁競爲說。不思每有除

拜，衆言輒紛紛，當時反以爲好事，似未可以譁競訾之也。吾方以獨運爲政，彼乃以朋比爲心，不思上自以爲是，諸大夫莫敢矯其非。識者乃以順旨雷同，深負爲臣之義，似未可以朋比疑之也。動搖山嶽之地，既以譁競朋比之說媒孽於其先，進退百官之朝，復以主靜喜順之說陰制於其後，此諸臣所以屈心抑志，寧鬱邑而不伸，死直忍尤，寧顛頤而不遂也。且非特諸臣也，後之以直道忤時者，大抵皆如是也。臣每一念此，爲之動色以相哀，馮心而長喟。臣既不能隨諸臣以去，已爲遯尾之厲，若貪榮戀寵，僥倖復留，而不能爲諸臣出一語，以解久結不解之憤，其視東漢之世願膏鈎黨之鼎者，何止去三十里哉！臣既以書抵宰臣，又當天變洊臻之時，盛夏常寒之際，復效葉清臣、程琳輩開解仁祖之意，爲陛下底裏言之。欲望宸聰開悟，聖斷果決，念人才無終棄之理，察世道有當反之機，特舉仁祖所以近徙范仲淹等故事，拉拭已去諸臣，節次擢用。使見爲監司郡守者畀以收召，以需遠次者畀以見次郡，見食祠廩者畀以近次郡，在謫籍者畀以祠廩，被謫降者復其元官而畀以廩祿，在選調者特與改秩而畀以外任，一如仁祖節級近徙之制，不惟上可以回天心而弭天變，下可以允公議而服人心，雖諸臣得路，亦將永肩乃心，盡展所學，以扶宗社，以福蒼生。其所裨益，豈淺淺哉！臣一無能解，每念報國，獨惟薦賢，用敢以諸臣抑屈久困之狀祈哀於陛下。若猶未以臣言爲然，是永錮諸臣，終非盛世之美事。臣愚至是，其技已窮，惟有痛自咎責，寧屈微臣之身，以贖諸臣之過而已。拳拳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惟陛下幸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論辨君子小人劄子

臣竊惟陛下月正元日誕布宸奎，以用人爲第一義。且曰：「古今治亂之原，由正邪用舍之故。」臣拜手稽首，作而歎曰：大哉王言！陛下之及此，世道之福也。夫自昔人主莫不好治而惡亂，進君子而退小人。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退而小人常進者，何哉？由辨之不早辨也。夫人主無他職，在於辨君子小人而已。今陛下濬發睿衷，形之明詔，必灼然有以見治亂之所關，邪正之所在，而知所以辨之矣。此臣所以深爲世道幸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以言人才之盛於涵養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言人才之成於患難也。陛下圖任以來，善類招旌四出，凡光明碩大、剛中端厚之士，莫不並列於朝，既足以爲豐芑數世之儲矣。而其流落不偶，如積被摧抑者，如新蒙湔浹者，如持麾節于遠外者，甘於家食，淹於倖貳，困於幕府之下僚者，大抵皆蒼葭白露之餘，老於憂患而堅實可用。苟不及時收召，臣恐其歲月侵尋而骨鯁消磨，良可惜也。此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然臣嘗深思靜慮，以爲陛下端平以來，未嘗不用君子也。其後疑君子爲無功，而喜小人之有材，循至近歲，誤任大姦，遂使空國無君子而用一副黨人，凶慝參會，怨憤流行，卒召禍患。使非鹿磯一捷，則宗廟社稷可爲寒心。陛下亦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覆車未遠，所謂小人者定皆絕意勿用。如人之飢終不食烏喙，渴終不飲鳩漿可也。今大姦既殞，而餘毒遺列入人者深。惟陛下盡聚諸賢，養元氣以敵外

邪。然如胡安國有云，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而王安石所教之小人方蕃息未艾，臣恐分數多少之間，正所當慮也。且小人無材，何以動人主？彼其治辦也似能，其權譎也似智，其奉上也似忠，而不知驚忍禍賊，實國家之斧斤，生民之乳虎蒼鷹，而善類之鬼蜮蝮蝎也。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其可再誤耶！夫所謂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以保子孫黎民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儻忽於幾微，辨之不早，臣恐汲黯不足以勝公孫弘、張湯，裴度不足以勝昇、鐔，陸贄不足以勝延齡，邪正反復而世道隨之矣。《易》之《坤》曰：「履霜堅冰至。」《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姤》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可不謹哉！臣嘗觀元祐之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朝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蘇轍、孫覺、梁燾、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在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范祖禹在給舍，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程頤在經筵，可謂盛矣。一隙不謹，而楊畏、李清臣、鄧伯溫之徒已議其後。天下事蓋有不可勝言者，不然，雖百年元祐可也。臣不勝惓惓。《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

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比因水災，冒狃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

感幸。茲當輪對，洊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耶，則妖孽之薰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喜，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爲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爲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爲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數屈伸之候，國祚修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污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鑑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鏤，躡藉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

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爲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憚小人相與側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壁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爲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

子不爲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剗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爲，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媚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讎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淆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闕觀，時或小瞞，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爲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含蠱，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

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爲伍於小人。於是立爲狡獪閃鑠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爲。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爲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爲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爲害也陰沈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爲解，散而爲屯，聚而爲泰，散而爲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疏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迓續，主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礪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不爲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參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爲陛下獻。《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八。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七五，《古文淵鑑》卷六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九六、九七，《南宋文範》卷二五，光緒《資州志》卷二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輪對劄子

臣嘗讀《易》至「巽稱而隱」，竊有感於今日之事。巽者，事之順也。稱者，權之中也。天下之理至於順而止，天下之順至於中而止。曰順，曰中，尚何迹之可議？惟其事不順理，理不適中，舉天下之人皆得而議之，遂使議論沸騰，手足彰露，有不可掩，豈所謂隱乎？何以言之？天下之事順乎理而適乎中，則公議在朝廷。朝廷之事不順乎理，不合乎中，則公議在士大夫。朝廷既辭其責而不受，士大夫又諉其責而不收，則公議軼而奔於草茅，無足怪也。嗚呼！公議在朝廷，則大體渾全而聲色不露。公議在士大夫，則大體已裂而精神猶強。公議在草茅，則大體破碎而精采皆渙散矣。然猶幸草茅之有言也，使草茅而不言，則國事日非，賢否易位，四方有敗，皆壅於上聞，將見司馬三日而秦宮不知，雲南喪師而唐室莫省，其爲禍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言之有益於人之國如此，而可以其頻數而厭之哉？陛下自更化以來，制行少過差，立政無偏詖，故議論寡而大體全。爰自去夏迄于今茲，閱歷十有三月耳，而君臣之間時有過誤。以君道言之，則三德之失，六事之失，十證之失，臣嘗極言之。以臣道言之，則宰相之非，諫大夫之非，中執政之非，諸臣交結之非，閹嬖怙權之非，臣又極言之。非臣之好爲多言也，事不順理，理不適中，雖欲隱默而不可也。所賴陛下聰明仁聖，從諫如流，今日而下詔求言矣，明日而罷土木之役矣，又明日而緩失帶之獄，嚴搜挾之罰矣。今日而斥董宋臣

矣，明日而罷鄭寀矣，又明日而錄用章琰、李昉英、徐霖矣。凡不順理，理不適中之事，一徹於耳，率皆悔其所爲。愚臣至此感泣思奮，每謂聖性本自清明，特公卿大夫不以告陛下，或告之而不當其心耳。苟當其心，則朝聞而夕改矣，非吾君之絕德，聖世之美事歟？雖然，陛下於庶事亦既若決江河，猶有一大事，綿歷二十四年而未決。豈陛下思之審，慮之詳，必求其不貽社稷之憂而後見於施行耶？不然，何其久而未決也？以臣觀之，天命之歸，出於陛下之無心；雪川之變，出於巴陵之無心。天下既以無心而頌陛下矣，陛下豈不當以無心而念巴陵耶？陛下天資素高，終夜以思，未嘗不往來于懷。所患二三大臣不能委曲開陳，爲陛下畫所以施行之策，幾若陛下有所靳吝而不行，有所顧慮而不行，有所懲創而不行。此中外之言所以紛紛然聒陛下之聽，至於今而未已也。爲今之計，陛下苟於夙興夜寐之間惻然動心，念高宗付託之言，思元老告帝之意，一加意焉，則空山閨寥之魂有所依託，而西溪行道之人不致嗟傷。如此則事順適中，天下皆服，而陛下金甌之盛德，一無虧闕，雖與前所改悔數事編之汗青，永永無愧矣，又安有人言張皇之患哉？愚臣至此，何所容喙，惟陛下裁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八。

乞以有司行謚典不許干謁奏

理宗時

臣聞謚者行之表也。自周公以來，垂爲不刊之典，蓋以明是非、別邪正而示懲勸也。考之周制，

太史掌卜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讀誄。夫曰賜，曰讀，出於有司之舉行明矣。乃若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者，蓋春秋時周禮盡廢，有司不知舉行舊典，《禮經》故不免於戍之請，然非成周之初意也。夫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我國家禮亦宜之，初何待於子若孫陳請耶？竊見近年有官品人品俱不應謚者，紛然祈請，至宛轉要官，以必遂其志。遂使國家節惠之典，幾爲無用贅疣之物，其何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哉？臣愚欲望陛下推行周制，詔有司自今官品合該擬謚及一節一行有關於國家，法應節惠者，有司並舉行之，不必候本家陳請。使爲惡者無所遷避，以伸國家懲惡之公，而使庸碌無聞之人知所懲勸，不敢妄有所陳，以紊公朝褒貶之實，此非小補也。臣丁未歲備數博士，嘗夷攷國朝盛時及中興以來節行應謚者尚多有之，而子孫湮微，無力控請，有識之士每爲慨嘆。方欲申明而行之，會去國不果。今茲待罪儀曹，不敢復有所隱。伏乞聖慈下都省公議而行之，公道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二。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一四五，《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乞罷幸西太乙奏

理宗時

臣恭睹旨揮，車駕以十月三日詣西太乙，行款謁恭謝之禮。臣切謂自漢武帝始祠太乙，其後或隨太乙所在，築室迎祠，大率皆因方士雜引道經星曆之學而爲之。比者國家以五福太乙臨蜀分，乃建西太乙於西湖之濱，以爲禴祈之地。雖厥有故事，然是役也，土木鉅麗，一時囊封匭奏，已交言其非，

而或者又切議陛下他日必因款謁而爲湖山游幸之舉。今宗祀禮成，親行恭謝，陛下蓋將敬體神天，裊福庶民，夫豈以觀游爲意？然道塗之言，皆謂有司飭橋梁，除道路，辦供給，過爲勞擾。又傳是日欲張水嬉，陳樂伎。萬一果出於此，豈不實或者游幸之說，而有失陛下敬天愛民之初意乎？逢迎者之論，不過謂祖宗嘗屢詣西太乙，而南渡以來，亦有湖山之幸。臣以爲此承平時事，今邊警未清，事大單屈，爲何如時？豈可盡循承平之盛觀，以啓豐亨豫大之心乎？恭惟陛下踐阼之始，一款園丘，其後未嘗輕出郊也。三十年間，嚴恭寅畏，動無過舉。則今日之出，臣尤以爲不可不謹。況乘輿出郊，非他時比，臣之隱憂，又有在於言之外者。陛下其可不爲宗廟社稷深長思乎？臣非不知聖意已定，未易挽回，觸忤威顏，必取誅斥。而區區忠愛，不能自己，用敢親書此奏，昧死以聞。伏惟陛下察臣愚衷，深入宸慮，自以其意，特召大臣詳議其事，明詔有司亟止此行，庶幾舉動合宜，青史書之，可爲萬世法，而疑慮潛消，宗廟社稷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七。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一〇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再乞罷幸西太乙奏

臣比者西太乙旨揮初下之時，嘗密告陛下，乞自以聖意，明詔有司亟止此行。蓋區區忠愛之志，欲救正於未然。力量淺薄，未能感動。繼聞諸臣陸續亦有奏疏，是公議不謀而同，非臣一人之私言

也。二十四日，伏睹内批，陛下非不敬悟此意，而款謁之行，終未即止，是猶以臣等之言爲未然也。其曰爲國祈祥，初無其他臨幸去處，此意固甚明白。但湖山嬉游歌舞之地，民庶蕩產於此，士夫溺志於此，堂堂人主，存一敬心，隨寓皆福，初無分於東西也。又何必親出郊，以勞千乘萬騎，而啓諸人游幸之疑乎？其曰應干排辦禮文，務從簡約，此意固亦甚善。但乘輿出郊，十里而遠，所至除道斫木毀室，寧免勞民？與其省約於道塗之間，曷若動循禮義，謹重一出之爲安且適乎？陛下之意不過曰，幾輔之盜近已肅清，乃今一出，亦未爲過。不思淮哨未定，蜀圍未解，並邊赤子殞命鋒鏑者不知幾千萬億。陛下苟念及此，切念聖心未嘗不淒然蹙頞也。又不過曰百穀順成，在在豐稔，及今一出，亦未爲過。抑不思湖湘襄蜀皆以旱苦，赤地千里，民無宿儲，公私之積，良可哀痛。陛下苟念及此，切料聖意未嘗不慨然動心也。又不過曰裸享太宮陰雲閣雨，宗祀世室皓魄當空，天地祖宗眷佑昭垂也。今以冬享，行恭謝款謁之禮，亦未爲過。抑不思景星慶雲，非福我者也。淒風苦雨，殆儆予者也。敬肆之念一分，治忽之幾攸係。前日畏威夙夜，不敢荒寧，是以有佑順之眷。今以一晴霽之故，遂謂之得天而肆以繼之，庸詎知眷顧可長保乎？陛下識見超邁，遠覽古今，其亦知臨幸之爲害乎？車轍亡周，驪山覆秦，此遠幸也。華林卑晉，梨園衰唐，此近幸也。今陛下鳴鑾警蹕於湖山間，亦鄰乎近幸矣。安知近幸不已，它日不轉而爲遠幸耶？又有一說，於聖躬頗有關係。宣和間，車駕時出，正字曹輔諫曰：「萬一乘輿既駕之初，一夫不逞，發蠱蠱之微，逞窮獸之計，雖皇天后土、宗廟靈神並垂護佑，然亦傷威損重，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此所謂不測起於軫下也，可不戒哉！」臣讀史至此，未嘗不痛

恨於當時而深哀輔之忠也。今陛下仁慈立國，君民一心，萬無如輔所言。亦有不容不慮者四：郊多壘，時多艱危，賊臣之孽嗣窟於舊海，弄兵之餘黨伏於近畿。禁衛何所？而僞符得入。宮闈何地？而妖訛相恐。重以連歲土木，民怨載塗，則曹輔之言，臣以爲未宜忽之也。此一身之慮也，又當爲子孫萬世之慮。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若何？今陛下臨幸西宮，乘輿一出，遂爲故事，傳之後世，久則習爲常矣。以陛下聖明，閱歷既久，艱難備知，遊幸之樂，猶不能自制，忠讜之論，猶不能盡容，後世子孫豈能皆賢？臣恐必有以今日藉口而窮靡麗、極盤游於湖山之間，而又有甚焉者矣。方是之時，國力困於供億，民力疲於土木，忠臣義士死於諫諍，未必非陛下今日之舉有以啓之。古之人君抑情制欲，以爲子孫貽謀之慮。陛下不此之意，獨奈何開而縱之乎？陛下一幸西宮而開子孫奢縱之禍，亦豈忍其至此也？陛下試於燕閒之際超然遠覽，穆然深思，自一身之慮及子孫之慮，以及天下國家之慮，籌惟利害，亟罷此行，所抑者甚微而所存者甚大。苟狃於左右逢迎之說，玩細娛而忘大慮，臣未知其可也。臣又按漢史，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畤於甘泉，親祠太乙。武帝即位，至此幾三十年，而有此舉措，蓋其學不足以明理，理不足以制欲，無足怪者。陛下講學于今三十餘年，此乃聖德成就之日，所當同符堯舜，而方欲效武帝親祠太乙之舉，臣寔惜之。始，武帝既祠太乙，遂下詔稱揚，以爲望見太乙若景光十有二，迺心侈然。其後益封泰山，祠后土，幸建章，巡海上，作甘泉通天、蜚廉，殆無虛歲。蓋其侈心一萌，不能自止，可不懼哉！且祠太乙所以致福，而臣以漢史考之，其初祠太乙之年，日有食之。自是旱蝗河決蛇鬪，無歲無有。而南越之叛，匈奴之寇，亦在是年。至

於東方盜起，巫蠱禍作，干戈相尋，所謂福者乃如此。武帝晚年始悟，下詔以爲平生所爲狂悖。嗚呼！亦已晚矣。武帝自謂其所爲狂悖，陛下試觀其所爲，豈不真狂悖可笑，而奈何欲效之乎？武帝猶知所悔，而陛下豈甘在武帝下乎？豈必晚而後悔乎？晚而悔之，豈有及乎？故臣願陛下以三十年講學之功同符堯舜，而不願陛下與漢武比也。臣既效密啓之忠，敢忘廷爭之議，用敢直前，繳奏以聞。欲望陛下痛察臣衷，改降指揮，特寢前命，以弭人言。夫從諫者，帝王之盛德。陛下欲駕幸西宮而止以人言，屈己從人之美，度越古今。其愈於執迷不復，使後之執筆而議者皆得以歸尤於今日遠矣。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祥符間，王欽若等建議封泰山，祠汾陰。是時王旦方相，真宗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旦既黽而從之，其後天書之事不復異議，議者非之。今日之事，臣竊料陛下必無畏相之心，而二三大臣相與逢迎，亦必不待諭而後從也。然則亦何賴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二三大臣尚可以王旦藉口乎？臣以爲非陛下銳然以理制欲，自止此行，則二三大臣決不能力陳正義，以回聖意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七。又見

《續文獻通考》卷一〇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全宋文卷七七〇七

牟子才一〇

繳李忠輔奏

臣伏睹臺臣論列閣長李忠輔，奉御筆，李忠輔降兩官降罷。臣有以見聖慮深遠，天斷奮發，蓋將昭大公而毖後患也。臣惟成周之制，闔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未嘗畀以事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自漢以來，恭、顯之用事專恣，朝臣之側目畏憚，亦既任以機要，又何以禁其長禍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所當深慮。蓋內轄一司，自來止以小璫爲之，取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爲任，不使之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臣自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兼領此職，權傾中外，恣爲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交攻。忠輔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爲依憑。凡其奸犯科條，誣上行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新進氣銳，爲術轉深，爲害愈烈，大作威福，動稱聖旨，帥漕兩司奉行惟謹。其妄生羅織，使人破家蕩產，往往死於非命。權則歸己，怨則

歸君。而甚者窺覘中訥，揣摩密報，曲爲恩倖之地。陛下灼見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降指揮，內轄以三年爲任，立爲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爲惡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爲監矣。比者城中鬱攸既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適死於數日之間，意者惟天惟祖宗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一掃而空之，雖宋臣死灰無復然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柙之憂。倘陛下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絕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所有將來錄黃，係經臣書讀，用敢冒昧先具奏聞。《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九。

論宰相之職奏

臣不識忌諱，嘗條舉十數事告陛下矣。然此十數事，根原雖在陛下，而扶持正救，則專有賴於宰相也。比年以來，宰相多不用讀書人，間有用之，又皆書生之靡者。故其所爲，不過逢君之惡，安能格君心之非？陛下奮然開悟，舉儒相而專任之，此上天悔悟，以開更化之機也。此九廟神靈陰隲顯相，爲國家植立無疆之休也。大臣於此念付託之匪輕，思爲臣之不易，尤當刷磨舊意，振動新功，圖惟報稱。況今天下內無國本，外有強臣敵國，豈宰相玩歲愒日，坐老天下事機之時乎？必論今樂蕩心

之害，陳昔人流連之戒，如王曾之諫仁宗，而後敬心可一。必總朝廷之大體，守國家之法度，如劉摯之事二聖，而後政本可清。必論丁謂之才不可使在人上如李沆，而後邪正可別。必積下內降數十封而面納如杜衍，而後女謁可罷。必如富弼論陳執中無學術，不可爲相，而後權姦可去。必如趙普收拾擲下諫紙，糊綴復進，而後言路可通。必如呂夷簡選用風憲，當出聖意，而後紀綱可肅。必如曾公亮知民疾苦，補助窮乏，而後人心可收。必如呂公著言有勞不報，何以使人，必如寇準論刑罰偏頗，亢旱立致，而後士心可一，和氣可召。必如龐籍論省冗兵，減浮費以蘇川陝，必如王旦戒張士遜言朝廷權利至矣，而後遺黎可安，財用可裕。乃若固國本、定國是，則必如韓琦挾《孔光傳》以進，必如司馬光言天若祚國，必無此事而後可也。其或過自菲薄，不以渡江以前宰相爲規模，而妄意前日之專，甘心近時之快，則相業卑微，其餘不足觀矣，其何以仰稱陛下專任一相之意哉？臣仰恃聖明，不能自嘿。陛下惟毋以常談忽之，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〇。

上火災封事

臣伏睹近降詔書，以鬱攸挺災，令中外臣僚並許實封，直言闕失，毋有所隱者。臣日者經席再啓，猥以獨班，獲陞緝熙。嘗推明《復》卦大義，仰致聖德修省之助。復於貼黃略述火災之由而未備也。方將欲有所言，而陛下罪己求言之詔已下，其忍吐而復茹，不告陛下乎？臣頃所上水疏有曰：

「九郡之水非遠也，若以遠而忽之，則所謂遠者將突然陛下之前矣。」臣非好爲危言以恐陛下，蓋欲陛下知所警懼，化災異而爲休祥也。然下詔方爾，而撥田賜額之事已喧闐於新寺矣。遣使方爾，而內燕排當之事已迭舉於宮闈矣。夫災異如此，而陛下忍玩之，是樂憂也，是愒然於吾民也。豈陛下以其遠而不足以動吾心耶？夫遠而九郡，近而京畿，均陛下之民也。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均陛下之體也。而皆棄置不問，天於是始移其所謂水者，而震之以火焉。移其所自遠者，而警之於近焉。四明之火方盛大，而紹興之火已襲之。至日之火方信宿，而御街之火又繼之。自是而後，蓋無夕而不火矣。或曰：塗撤不先，綆缶不具，水潦不畜，火道不表，正徒不儲，是以火不可救。或又曰：宰執、尹、漕、殿步帥之意，欲先救龍翔、救邸第，而後救民居，是以火不可救。是則然矣。是徒知以火政爲解，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固有出於火政之外也。然則所以致此者何事乎？臣前所謂啓私謁，溺近習，崇土木，庇小人，失人心者是也。使陛下當是時以臣言爲然，稍知悔悟警懼，舉此五者洗而清之，豈不能變災爲祥，易禍爲福耶？愚臣言之於前，陛下玩之於後，而近又加甚焉，此回祿之災所以迭發於京師衆大之區，使陛下目此鉅異而痛加修省也。愚臣至是，安敢緘嘿取容，不爲陛下復舉崇、觀、政、宣之證而鋪陳之乎？且私謁之啓，莫御筆爲甚也。去李綱，去陳瓘，斥唐庚，斥呂頤浩，政、宣間之御筆也。今繳駁貴近者奪瑣闥之權，疏排大姦者奪宰旅之職，顧劾御史者奪都曹之階，爲王留行者奪司諫之任，以若所爲，不政宣乎？臣觀私謁之害，其初蓋出於手滑，手滑不已，而近日所爲又加於前，是玩天災也。玩天災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由作也。近習之溺，惟闈寺爲甚。王

黼、童貫陰懷異志，搖撼國本；梁師成、朱勔陰賊於內，結怨於外，此宣和之近習也。今表裏衷私，造謀詭秘，廣開營繕，以啓侈心，甚至與賊隸爲窟穴，以抗臺諫之衡，與富民爲道地，以爲直臣之害，多張羅網，如罩飛蟲；廣布腹心，有同鬼蜮。所爲若此，不宣和乎？臣觀近習之害，其初不過順適上意而已。順適不已，而近者所爲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土木者，亂之本也。建延福，建和陽，建寶錄，建保和，此政和三年事也。今襲慶之架造未輟，而中興觀之工役又新；延祥之塗墍未竟，而西太乙之工役復起。墓木之斫伐可禁也，不惟不能禁，而主萃者又與已去之姦雄互爭，幾失國家之體。邸第之包占可禁也，不惟不能禁，而度地者又預指某戶民屋之當撤，幾動小民之心。所爲如此，不政和乎？臣觀土木之害，其初起於祇神示崇祀事而已。爲之不已，而近者所爲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小人者，公議之仇也。蔡攸一小人耳，信之庇之；鄭居中一戚屬耳，用之保之，大觀二年事也。今諫長爲君子所仇，則委曲保護，以全其歸；御史與善類爲敵，則尊獎扶持，以張其氣。棋枰一動，全局危搖，誰之過歟？劉安世，元祐諫官也。劾楊畏之反覆，至於累疏。今不能亟劾而授人以罇，寧不反害？孔文仲，清江人也，劾程頤而旋悔，至於歐血。今劾其人而襲其位，能無泚頤？所爲若此，不大觀乎？臣觀小人之害，其初不過仇視公議而已。仇視不已，而近者所仇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人心之失，禍亂之源也。錢寶爲輕，鈔法日壞，花石爲擾，和買倍增，此崇觀間事也。今銅錙之弊在洩漏，在鈐銷，源日益耗而民悴。楮券之弊在僞

造，在增印，直日益下而民窮。水毀之鄉，檢放不實；中熟之郡，和糴已興。告訐獻田，廣行包占，雖深山窮谷亦爲之擾。望青采斫，驅抑搬移，嚴霜飛雪曾不之恤。所爲如此，不崇觀乎？臣觀人心之失，其初不過奪民之利而已。奪之不已，而近日所爲又甚於前，是逆天也。逆天者，天必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夫啓私謁，溺近習，崇土木，庇小人，失人心，是五者，若無與於天災也。而一失而爲九郡之水，再失而爲京城之火，捷如影響，甚可畏也。陛下於此時，亦知所鑑乎？私謁之不禁，已激而爲水火之災。陛下知戒天災，則當痛自懲艾曰：「今而後不復乘快乘怒矣。」遇有當行，則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審訂熟議，然後形之奎畫。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爲陛下弭未來之災矣。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內批以今日廷紳氣習澆蕩，文辭浮淺爲可厭，其說是矣。締觀聖意，大率欲使羣臣緘口縮舌，噤無一言而後已。以先朝諸老文氣和平，旨趣簡切爲可法，其說當矣。然詳觀聖意，不過使羣臣宛轉唯阿，不爲矯激而後已。導諛習諂，則其諂熏灼宇宙。今又浚開其源，使之益諂，則其諂茲甚。是御筆之私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筆眚。近習之不防，已激而爲水火之災。陛下知畏天戒，則當痛自切責曰：「今而後不以左右近習爲耳目矣。」遇有役使，但令達章奏，備掃除，以供禁中之役，而不任之以事。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爲陛下弭未然之變。今火後所爲，乃大不然。漁獵猥瑣之訟，則傳宣內旨，以激不平之怒；羅絡微細之事，則張大聲勢，以賈屈抑之怨。盤據深久者，窟倖門而不止；表裏姦蠹者，梯媚道以自通。鋪張地圖，意氣揮霍；叱咤禍福，人誰敢違？則近習之恣橫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人殃。土木之不禁，已激而爲水火

之災。陛下遇災而懼，則當痛自懲戒曰：「今而後不復從事於營繕矣。」遇有補葺關於宗社而不得免者，如《春秋》書城築之類，則當斟酌國力，相度事宜，不得已而後爲之，役皆書時。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爲陛下弭方來之變。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開拓天街，疏通火巷，意非不美，而細民驩言，則曰此爲龍翔增築設也。開浚渠溝，儲積塗潦，慮非不遠，而市井竊議，則曰此爲邸第隄防計也。驪山作徒，昭應斤斧，駕言暫止，其勢方張。是土木之害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謂木妖。小人之庇護，已激而爲水火之災。陛下以天災爲可懼，則當痛自改悔曰：「今而後不復庇護小人矣。」凡有仁賢可信，則當垂情任用，篤意搜揚，不可混以儉壬。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爲陛下消他日之異。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陽遷陰奪，以成小人難拔之形；倏召旋阻，以疑諸賢欲來之志。已去之臣，留者累六七疏，以全恩禮，不知能如范純仁救蘇轍，虞允文救陳俊卿之諄篤乎？未去之姦，言者連十許章，以排姦惡，不知能如歐陽脩移書責高若訥，縣令陳并上疏言董敦逸、郭知章之切至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否泰易位，邪正倒植。則疑君子而庇小人，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人孽。人心之不回，已激而爲水火之災。陛下以天變爲可畏，則當痛自脩省曰：「今而後不復以小民爲草芥矣。」遇有當恤者，惻隱以達其仁，哀矜以孚其惠，不可蹙奪其生理。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爲陛下除他日之沴矣。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會價低垂，至爲民病也。今雖有稱提之令，而不能寬商稅以召和氣。銅錕日荒，至爲民害也。今雖嚴鈇銷之禁，而不能平物價以救目前。雖有內帑見緡之賜，而散予多不均，何以慰嗻嗻鴻鴈，歸棲無所之民？雖有諸庫支

犒之賞，而俵散猶未徧，何以慰焦頭爛額，併日宣勞之人？下至竹章木簡，百姓所賴以蔽風雪、作生計者也，而邸第之豪華然占奪，市井之人不敢爭。殘廬破屋，百姓所賴以幸朝夕、活凍餓者也，而指揮之嚴，遽欲毀拆，無告之民何所訴？則人心皇皇，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此之謂政癖。夫九郡之水，天以是警陛下，是陛下脩省之一機也。陛下玩之不已，固已激而爲前日之災燔。御街之火，天復以是警陛下，是又陛下修省之機也。陛下若又玩之，則將激而爲其他之變異矣。天豈可玩，變豈可常哉！且臣究觀往牒，殆爲火德將敗之證。臣請痛哭，爲陛下終言之。商丘之地，唐自闕伯商伯相土以來，實主大辰，而祀大火。我宋受命，興於商丘，氣運相因，實感炎德。太祖建號，高宗中興，應天順人，皆在於此。故火德興王，則火潛伏而處晦；火德衰敗，則火濫炎而並起。昔晉士弱謂商人閔其禍敗之釁，常始於火。然則火之爲象，其有關於國家運祚之興亡明矣。今一見而爲辛卯之災，再見而爲丁酉之災，三見而爲今日之災，況一夕而至於三數見乎？楚滅陳之歲，晉史趙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賁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明年陳災，鄭裨竈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以五成。歲五及賁火而後陳卒亡。」夫陳，大皞之墟也，火屬也。宣和之水與崇寧之火稠見疊作，是火王中微，既激而爲靖康之變；今夏之水與今冬之火前後相襲，是火德浸衰，豈不激將來之變乎？此臣所爲懼也。陛下儻見以宗廟社稷爲念，大加悔悟，毋謂上天爲至遠，而必求有以感格之，毋以五事爲無相關，而必求有以平和之，使崇、觀、政、宣不佳之政消磨無餘，而又上念國嗣未立，下思姦邪闕覘，舉臣前後之疏及諸臣之疏，深省亟悟，早正皇儲，以系天下之心，則猶

可挽回。況資善落成，已近龍樓問安之地；教諭遴選，已得范沖、朱震之流，舉而施行，亦無難事。惟望陛下深入睿思，亟於明年改元，講行此禮，使匕鬯主乎宗社，羽翼橫於四海，問寢問膳，藹然有文王世子孝仁禮義之風，則天人相與，宋室其興，又何卒滅乎？豈如史趙、裨竈之所謂乎？臣言至此，血淚俱盡。惟陛下念之，以開我宋寶祐億萬年無疆之休。《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二。又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再言火災疏

臣聞陽失其節則火，極陰生陽則火。夫大臣，變理陰陽者也，固無所辭其責矣。然已失之，則求所以救之可也。昔子產相鄭而火，亦曷嘗委之天而不求之人哉？今觀《春秋傳》所紀，謂火作，子產使循羣屏攝，登大徙主拓，倣司宮，府人庫人各倣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懼而有備，君子是以知其政。既則除于國北，禳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鄺，又大爲社以振除之。災而能戒，君子是以知其禮。書焚室而寬其征予之材，而又簡兵大蒐，子太叔之廟將毀焉，子產朝，過之，復使止之。憂而不傷，君子以是知其仁。若是者，大臣救災者之所宜法也。日者之火，揖遜救焚，且亦幸而無他變耳。脫有駭焉者，臣不知其何以處之也。其無政甚矣。雖從事祭禳，僅講虛禮，而恤災之事，則實未有哀矜惻怛之意也。今乃忽出指揮，自某所至某所，將盡塹之，以爲河港。又自某家至某家，將盡墟之，以爲

火巷。已燬拆者奪之，未燬拆者去之，既燬拆而再造者，又撤之。嗚呼！天已災之，而人又出此以厲之，何其忍也！何其重不幸也！無告之民怨誹載路，廟堂所宜念天變之方新，痛人怨之已極，力伸懇請，緩議施行。是雖出於宣諭，而未必不可挽回也。而乃憚於拂逆，噤無一語。夫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未聞毀其室而奪之地也。子產於子太叔之廟猶不忍毀之，未聞其忍於顛連之赤子而莫之恤也，亦安在乎其爲仁也哉！且百姓之言籍籍，皆曰此爲龍翔爾，爲邸第爾，則尤不可以不力争也。苟徒順上意，令出惟行，使怨叢於君父而禍結於國家，不獨愧子產而已也。晏子告其君有曰：「征斂無度，宮室日更，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嗚呼！晏子之愛其君者如此，是亦有媿晏子也。陛下堯舜主也，而二三大臣忍不以子產、晏子所以事其君者事陛下乎？臣冒愚忠，不識避忌。《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論雷雨變異疏

臣聞一心之中，人主對越穹蒼之地也。心主乎敬，天必祐之。心極於肆，天必警之。感應之機，捷如影響之應形聲。非天心果有異也，敬肆之念一分，而災祥之應隨至，甚可畏也。去載明禋，陛下致謹於宮庭之間，惟恐少有失墜。故行事之夕，恭謝之旦，霽景舒明，祐順洊至。天下萬姓咸曰，陛

下一念謹畏如此，故天應於上，人悅於下。此時此意，雖堯、舜、湯、文所爲不是過也。使陛下緝熙此心，常常謹畏，無一毫少有間斷，則天心眷祐，常如饗帝之時矣。陛下狃目前之安，乃不知自警，日引月長，而侈心漸生，欲念漸起。至於今春，而侈欲一念，如火炎炎，有加無已。乃者燈夕，宮中排當，夜以繼日。得之傳聞，見謂熾盛，有獻琉璃亭子者，有獻琉璃蒲萄架者，有獻琉璃木犀棚者，奇形異狀，未易具述。水陸之珍鮮畢集，先時之花果駢臻。教坊隊子、街市傀儡出入宮門，嘈雜喧填，至不可筭。此等所爲，已難訓後，猶曰嬉戲云爾。最是號召京師之娼妓，羣唱迭和，各盡其藝於蟪蛄蠖濩之宮，此何爲者耶？雖傳聞之辭，間有未實，然上自百官族姓，下至閭閻小夫，竊議聖德，不一而足，雖欲止之，不可也。夫娼優下賤，天下至穢濁、至猥褻之物。世以匪人目之，謂其非復人道也。稍自好者猶不敢近，孰謂萬乘之尊，宮庭之奧，而使此曹冶容盛飾，爭爲奇技淫巧之事，以博一笑耶？陛下六宮固不乏人，何乃下采至此耶？是舉也，不特祖宗無此家法，雖宣政濁亂之世，亦未嘗有此等舉措也。此必貂璫等輩愚惑陛下，以至于此。貂璫小人，不識大體，何足多責？所可惜者，陛下三十餘年清靜無欲之主，一旦爲其所誤，遂使平生素履隳壞于此耳。陛下貴爲人主，侈然有輕視天下之心，自謂一世莫己若，是以無所畏懼，縱情極欲，而不知上天雖遠，未嘗不在陛下左右陟降間也。歌席甫散，春饗戒嚴，欲念未衰，敬心安在哉？故乘輿已駕，天氣尚和，逮至中途，雨忽隨至。事已還內，晴色又開。一雨一晴，變態於俄頃之間，天若有意焉。此距燈夕，才隔宿也。逮至二十一日，洊雷忽震，隱隱有聲。越翼日，夜漏下二十刻，震霆大作，終夕軒轟。天威所臨，凜乎可畏。此

距燈夕才五日也。由是觀之，一念稍侈，而天以雷雨之變應之，其不可侈肆如此。雖然，人主不貴無過，而貴改過。過者天心所必警，改過者天心之所常祐，此理昭昭，不可誣也。繼自今其厲夕惕之心，益冰堅之戒，申勅左右，亟行止絕，勿使貂璫無知之言再惑黷聰，娼妓穢濁之類復汙宮禁。如此則天意必回，祐順必致，亦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不然，天怒未已，將降大災以困吾國，非止一雷雨之變而已也。臣忠愛陛下，非敢幸災，亦欲陛下稍稍覺悟，止絕此念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二。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二二三，《南宋書》卷五，《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論兵屯備禦疏

臣聞兵屯貴密不貴疏，備禦貴實不貴虛。連鷄之棲，氣勢聯絡，一雞才動，羣雞皆應。今日之兵屯當似之。或失之疏，則地勢闊遠，運掉艱難，寧無隄度之慮？千金之家，儲蓄厚富，取之不竭，用之不禁。今日之備禦當似之。或失之虛，則捉襟見肘，闕短呈露，寧免外侮之虞？然則密而不疏，實而不虛者，正今日籌邊之良策也。今日三邊之兵屯，疏乎？密乎？以臣觀之，淮海襄蜀之地首尾綿亘，毋慮萬餘里，大抵皆與敵接，而敵之謀我，爲計蓋甚密。今年城漢中，明年城海州，又明年城利州，城亳州，城光化，不動聲色而城築已成，不費兵戈而糧草已具。河以南曰唐、鄧，曰蔡、潁，曰陳、鄆，曰三汊等處，又皆分布兵屯，爲久駐計。其與我爲鄰者，無一處無元帥，無一帥無重屯。此其爲

計，蓋甚密也。而我之所以禦之者，視敵屯反疏。東西兩淮地勢闊遠，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僅以一大帥當之。雖摹畫有餘，然恐功成事定，歸位樞府，後之當事任者或彼此不相應援，必致坐失機會，敗乃公事。襄樊荆蜀山川阻修，鞭之長不及馬腹也，而僅以一大帥兼之。雖運量中情，然蜀道驅馳，峽險隔絕，今之稟成算者或節拍不能立應，必致蹉失事機，噬臍悔後。是兵屯之疏，曾不足以當敵之密也。今日之備禦，實乎？虛乎？以臣觀之，敵之僉軍爲兵，或號百萬，或號八十萬，或號四五十萬。敵以馬多爲國，而人各數十疋，或十五六疋。總而計之，或數千萬疋。將材固彼所自有，而諸國之驍勇，中原之豪傑，山西之將種，又皆嗾召於四方。耕屯彼固盡力，而淮西之取禾，巴、蓬之刈麥，劍、利之打糧，又皆取辦於我境。器械彼固堅利，而弓矢之整治，技藝之習練，射獵之馳聘，又皆責成於馬上。是無一日而不爲備，無一人而或忘戰。其爲備蓋甚實也。而我之所以爲備者，視彼國反虛。食爲國之司命，自改撥餽餉，兩淮之糧多誤於圍田之不實。自蜀土丘墟，蜀口之糧多誤於屯租之轉移。自增築襄樊，荆湖之糧多誤於分運之不足。而科降吝於給與，儲峙耗於水毀又不論。兵爲國之精神，自東海城築，兩淮之卒當分於海道之增屯。自襄樊復歸，荆湖之兵多困於極邊之分戍。自蜀險盡失，正甲忠義半空於死徙之靡常，而驍將置之散地、小校厄於下僚又不論。是兵食之虛，曾不足以當彼國之實也。夫敵屯密而吾以疏制之，敵備實而吾以虛制之，幾何不爲敵人所困乎？臣究觀事勢，爲國深思，不可不圖爲密實之計。淮西制帥，舊制也。今當於維揚將有命召之時，遴選威重望臣充淮西制置使，置司合淝，專一控制淮西一路，以扼形勢險要之衝，使申討軍實之餘，專一保境息民爲

事，則地勢近而易固，備禦一而不散。敵人之去來，吾得而覈其實；兵將之勤惰，吾得而知其詳。其於禦敵，最爲便利。不然，道里闊疏，血脉不貫，將有渙散無統之失。荆湖制置，亦舊制也。今當於蜀閬乞置荆帥之時，遴選威望重臣充荆湖制置使，置司江陵，專一控制荆襄諸道，以扼形勢要害之地，使運籌決勝之餘，一以謹固封守爲務，則事權專一而不分，軍聲張大而不怯。兵屯之多寡，吾得而覈其籍；財計之盈縮，吾得而究其源。其於禦敵，誠爲至便。不然，水浮陸走，救援不及，將有阻隔不通之病。四帥既建，兵屯既張，又當增漣水之備，重山陽之權，以張淮東守禦之形；復浮光之城，嚴齊安之守，以壯淮西托裏之勢；增均陽之戍，撓光化之巢，以增襄樊鎮守之防；厚巴、閬之卒，分綿、劍之兵，以遏東西入侵之路。使氣勢聯絡，緩急相救，情意翕合，有無相通，如犄角之鹿，如常山之蛇，而四帥咸賴其用。彼擺布雖密，豈能呀一隙以窺吾所不及之地耶？乃若邊備，則四帥者既分地守，又當即其國中各惟其虛實，無使虛而不實，以啓敵心。將材未見，則采之公言，以觀其器識；試之事藝，以程其武勇；驅之戰鬪，以發其忠義。使陞補不繇於貨賂，材智不困於忌嫉，賞功不撓於私情，則將材實矣。不然，有才不用，有功不賞，將有抑鬱亡聊之嘆。兵數未足，則立格以招制之^{（二）}。既足，則出賞以訓練之。既練，則作氣以激厲之。使要衝之地無地不兵，屯駐之兵無兵不器，戰鬪之器無器不精，則軍政實矣。不然，兵不選練，器不堅利，將有以將予敵之憂。儲峙未豐，則趁時收糴。既糴，則及時餽運。既運，則隨時攷覈。使營屯之租不爲軍吏所盜竊，和糴之米不爲糴吏所欺隱，餽餽之數不爲舟師所蚕食，則軍糧實矣。不然，唱籌量沙，外示整暇，將有伺疑虛喝

之憂。密政既修，實形既具，又當厚募間諜，刺探事宜，以覘其虛實。敵屯厚重，則斂兵保險，勿與之爭。稍薄，則揀選精銳，以撓大勢。敵屯急遽，則持重閉壘，以待其定。緩則盡銳疾擊，以乘其懈怠。敵意欲留，則夜遣壯士出奇撓劫，去則潛兵險要，以追襲其後。使奇謀秘計運用不窮，精卒疑兵翕張靡覺，如出天入地，如鬼秘神章，而備禦咸賴其威。彼蓄積雖厚，安能乘其虛以擣吾所不慮之處耶？雖然，激昂之機又在廟堂。以功見知者當入參機畫，以大其規；以材選用者當尊隆事權，以底厥績。其或玩視威令，意輕朝廷，則陳忠義以激其奮命克敵之心。而今日之病，則在因仍舊規，不肯集思廣益，以謀帥才也。安望其任用當而公論穆耶？將有勞伐，則陞差職任，以酬其勞。兵有戰多，則拔卒爲將，以示其勸。其或翱翔規間，潰散違命，則戮于社，以夏啓《甘誓》之罰。而今日之病，則在賞雖行而多靳吝，法雖明而多牽制也。安望其士卒服而行陣肅耶？申畫郊圻，不當圖分表之地；城築要害，惟務伐侵地之謀。其或遣使誘和，設計誤我，則杜其弊，以防西涼劫盟之禍。而今日之病，又在於絕和之意不堅決，招地之心未盡鋤也。安望其國是定而安疆城耶？此三病者，錮於其心而應於其事，狃於其習而詘於其行，若將安之，而不知意向未明，憂端之所由伏；議論未定，禍基之所由胚，蓋有出於疏密虛實之外者。吾君吾相所宜豫圖，繼自今勿惜人情而昧遠圖，勿怵異說而撓正論，勿見小利而忘大猷，勿急近效而貪遠地，勿怯大敵而昧先著，勿志苟且而狹規模，勿滋吝心而澀賜予，勿矜意見而料遠事，勿務羈縻而費財用，勿循功利而長奸惡。信能行此十者，以伐沈錮之三病，此乃國家以簡禦繁之至計，以內制外之良謀。雖不區區焉隄制於其上，而三邊之備禦皆不出吾帷幄之

內，又安有疏而不密，虛而不實之患哉？干冒天威，不勝戰灼。《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六。又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二〕招制：似當作「招致」。

賀明堂禮成表

天子接千歲之統，誕受丕基；明堂度九尺之筵，備成熙事。下民祇若，上帝時歆。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承謨丕顯。因五福之照，大享崑崙；得萬國之歡，何虞玃狁。輯我將之伊嘏，立爾極於烝民。臣尚執干戈，阻趨籩豆。雖縻身於參井〔二〕，實注目於房心。誦堯之言，粗識諸侯之教；秉文之德，莫陪多士之聯。《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秘笈新書》別集卷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二〕自「身於」至「秉文」凡二十二字，原無，而有「無疆」二字，據明抄本《新編翰苑新書》刪補。

全宋文卷七七〇八

牟子才 二

上江提舉劄

某伏以木令維新，芳意於初。恭惟某官燕香侯度，龍節使華，玉笥有歌，璇霄委貺，台候動止萬福。某已雪吏腕，修敬賢士大之禮，更不敢以分畫件具爲恭。先乞台照。

某家三山之陰，凝睇吳天，名勝如林，僑札罕遇。往歲別太白，東游九畹，芷蘭有香滿國，蓋嘗歛衽起敬而佇立祇伏以拜下風，幾若造物者之靳靳。山見泰華，水見黃河，而猶以爲未見君子，不幾曠半生乎。

某欽以某官一代偉流，海內寡二。問學如總龜騶牙，浩博且富；文章如美玉之脫乎璞質，大圭之登乎藻藉，夙然不羣。而盛心古道，行止有常，進退有度，又不啻奏絲桐於筍笛之表，屹疊洗於盆盎之中而高出流俗也。靴霜待漏，步武駸駸迫霄漢，乃翻然爲巨廬，賦歸柳，見羞崑蓬，有如此者。士

風不競久矣，所以砥柱頽波，轉移世道者，一世之望有攸屬。而江西以來，風流衣被，文學之照映，氣類之欣合，又藹然與嶽麓相頡頏，其規模氣象，蓋有在於咨度蕃宣之外也。旂常鐘鼎，何足爲公道哉。

某崎嶇歷落，舉世一人，且衣冠中最晚。後叨第癸未，今二十春，時事驅之，流落至此。誦少陵天吳紫鳳之句，蓋不勝其憔悴也。汗青悠緬，別乘叨蹤，揆其人恰相埒，而諸公輒舉手相賀，不賀其半刺，而賀其得師也。夫以平生願執鞭勒之心，乃今昕夕丈席，幸可量哉！僑寄北峰，屏息以俟，時不敢躁。代者諗以瓜熟，進之退之，所當俟命於大府推。是其觸事面墻，實無一可以事君子。公庇而私識之切，有望於今日。

某已拂策諏龜，膏車秣馬，圖展望塵之拜侍，覲且有日矣。不腆彝敬之外，輒先勒此，以布腹心。干瀆威尊，伏紙兢惕。餘祈百鍊莊倪，七襄鄭粲，晉歸碧落之班。某隸也，不敢躡申潭府列仙之問。恐浙西有驅策事，某敢稟承。《翰苑新書》別集卷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交事謝江提舉劄

某伏以桐奏徽薰，梅收餘潤。共惟某官使華望重，郎署班高，九重僊來，三靈助順，台候起居億福。某寓枕觚牘，申敬籤曹，渙浥弗莊，嬰玷是懼。

某詞省之彝，前列攸謹。屬薰絃之初奏，諒鈴索之多聞。願冲眚於泰和，用叨服於休寵。式推家學，以顯儒庸。

某欽以某官以古人心，爲今世眼。抉開宇宙千年之秘，天相鷺洲；拈出江山一段之奇，人欽鴻筆。端係人才之氣脉，實爲政化之精神。英蕩輔函，周爰咨度；蘭香盈掾，趣奏明光。如聞黼座之深知，又在玉堂之倬直。少需出綽，式想縉紳。某遠游謾賦，近戍已瀕。衣裳主晉國之盟，常遵壇令；璧乘假虞人之道，已視篆文。雖拘涓選之辰，尤切凌兢之懼。幸憐來紱蹉跎之跡，大展錦衾覆露之私。告至之初，抒忱以既。某以賤事貴，豈敢簡彝？因文見情，具嚴副墨。謹以下俚巴淫之曲，奏之中天韶濩之前。批筆之間，汗顏可掬。倘蒙矜貸，實所懇祈。

某敬問尊公某官：共惟幙府高華，繡綵輝映，雲霞縹緲之集，風雨怡悵之間。備福所覃，真樂有味。

某伏恐道涂，或有委使，力所得勉，敢不敬承！《翰苑新書》別集卷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通丁太守啓

玉座疇咨，金郵迅喜。閒臺泮奐，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府浩瀼，乃幸屈价人於藩翰。紫馬西來

而捧擁，青羅束首以徯迎。敢後鱗函，式前鷺翹。恭惟某官星沙上瑞，天柱高標。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量萬斛舟之轉舵，勢壓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時望積關於朝著。京之西，蜀之表，從容前箸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冉除麾之交映。俄主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之權，七兵有秩；覽蒼籙考工之記，五雉惟修。步武峻窮，功言炳蔚，以韓吏部斗山之望，參裴丞相淮蔡之軍。方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奏捷書於清晝。天知一節，霜揭六絲。華表鶴歸，久矣認令威之城郭；草廬龍卧，豈容閑諸葛之扇巾。合展翮於鵬圖，俄移輪於熊軾。粵惟吉水，實號奧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醉翁之文墨；誦連檣之句世，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典刑之邦，著此當代文章之手。躁旒念念，惠顧遠民；步屨村村，爭誇新尹。玉符訢合，竹馬驩迎。近事日存，已揭使華之樣；遠猷心渴，諒虛從橐之班。某鉛槧罔功，緹屏非據。昔寄巢雪外，固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今別駕治中，又獲際古諸侯之節度。將幸識荆之有日，孰云御李之無從。君子憂道不憂貧，已躍躍志得輿之喜；國人望公如望歲，毋徐徐爲緩轡之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中庸纂疏序

寶祐四年十一月

予既爲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惟無志則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嘆趙君之用工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

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絕學，幾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顏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己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谿周子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爲書，又心不賺意而火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橫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則有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鄰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之，著爲《章句》一篇。既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略》；記嘗所論辯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旨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錄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己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說而附註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辯

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理充足而後學《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爲聖爲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迪民彝，厚世教也，豈訓故云乎哉。寶祐四年十一月吉日，陵陽牟子才序。《四書纂疏·中庸》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五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

跋理宗御製詩

景定五年十月

玉堂地切禁省，諸學士職其間者，皆有倖宿之直，以備天子顧問。唐人每以北廳階前花磚道爲入直之候，故舊規交宿，例有早入、晚入、伴入之名。國朝因唐制，然學士皆早入，又單直，無復伴入。故太宗以來，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後遂定雙日鎖院，隻日宣麻，而隻日至晚乃下直。真宗時，昉輪講筵官，備宣引咨訪，故每夕兩員略如舊，或遇學士獨員。元豐則三直免一宿，元祐則兩直免一宿。始猶有特旨免宿，以示優異者，後遂令請告者以次遞宿，則益嚴矣。南渡日不暇給，及高宗肆筆玉堂，寓直有所。隆興初，乃詔講官輪直，如真宗時。而孝宗優待詞臣，若周必大諸臣所記，尤近代罕見。臺諫以暫攝寓，舊弼以內宴留宿，又皆誇爲盛事焉。此宿直之大概也。因循浸弛，數十年來，內宿有歷，視爲文具，未聞有一人踏花磚道候日影者。景定甲子五月辛未，有詔復舊制。偶臣子才再

入叨首直，忽貂使自天而下，賜臣子才、臣廷鸞以御書御製五十六言詩一首，叙引紀復直爲盛事者又十八字。金石鏘蔚，奎璧昭回，拜復跪觀，心目焜耀。臣子才、臣廷鸞皆奉和以進。縉紳學士傳誦稱說，以爲甚盛舉。嘗觀自昔帝王善爲歌詩者莫如虞舜，然皆有所爲而爲之。《南風》之歌，爲阜財解愠也。賡歌之詩，爲勅天之命也。《卿雲》之歌，爲配天之靈也。緼之於心，發而爲詩，達其心之所之於君臣天人之間，豈後世歌大風而見霸心，詠微涼而起愛心者比？今聖製盛矣，豈特以私臣子才、臣廷鸞而已？要有爲而爲之，所以示右文、重復古也。聖人之文詞立道備，無此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詎不然哉。且自昔人主在位久，則土木甲兵、狗馬畢弋、禱祠方技之事或不免。於是上臨御四十一年矣，聖心與道一，恬淡寡欲，每禁中清坐，往往夜分不寐，益思親近儒生學士，訪求治安。而心之所發，又率有關世道。其所以貽燕謀於萬世，昭無窮而垂罔極者，可謂遠矣。臣子才、臣廷鸞既猥被盛賜，竊窺聖作，不過借絢、易簡以示寵褒。然絢在大中，其事至淺鮮，自謂最承恩遇，而入對延英，未嘗不汗洽浹背，則其平日決無犯顏敢諫之事。易簡之賢，遭逢盛時，蓋非絢所敢望。第大言等作，其詞微侈，恐有宋玉、景差不流之失。臣等所願砥礪名義，激昂志氣，求無負天子所以寵褒之者，文章小技，蓋不足云。乃相與謀勒諸樂石，用攄景光。而臣子才、臣廷鸞所和文義至陋，固不敢附見下方，而具著其所以然者，使觀者有考焉。是年十月丙午。《咸淳臨安志》卷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林光朝謚議

議曰：國家自過江來，「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嬖秦挫擻，而封培之久，根苗未盡。逮至隆、乾之間，文章之士復振而起，如玉山汪公，遂初尤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巽巖李公，兼山黃公，東萊呂公，誠齋楊公，後溪劉公，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然嘗論之，此八九公雖出處不同，用舍各異，然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所以光明俊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也，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文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故有文者必有節，有節者不必有文，君子惟其節之爲貴也。故工部侍郎林公光朝，於八九公者，皆其輩流也，其真所謂有是文、有是節者乎。公學通六經，旁貫百氏，發而爲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不事雕鏤。下視騷詞，爲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公直數語，雍容有餘。所謂清廟朱絃，一唱而三歎者也。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爲章句，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不下數百人，時論翕然有南夫子之號，而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以艾軒尊之。朱文公謂公爲後學之所觀仰，葉水心謂公爲時人之所推尊。著庭劉賓之則曰：「艾軒吾師也。」故相陳正獻公則曰：「艾軒吾友也。」其爲人所尊敬如此。公爲祭

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公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孝宗嘉歎，以爲此說深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所未及。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林公之文矣，及退而考其平生出處大節，則有卓然大可觀者。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寵進，隆興初，公與劉復之進對，頗及二人罪，由是補縣。乾道七年三月，張說再除僉書。公時在著庭，不肯出賀，遂出爲廣西提刑。淳熙四年，爲中書舍人。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公疑之，不肯書黃。以爲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天子知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隆興迄淳熙，二十年間，公出使入朝，徇義忘私，幾三仕而三已，前此所未有也。然則公之節爲何如哉！公沒纔六年，莆之士思其矩範，願爲立祠。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遂祠之。歲慆月邁，子孫湮微，僅有趙忠定公所立祠堂之記猶存。忠定即公之門人也，其子必愿帥福，遂從莆士之請，具申於朝，請所以易其名。朝廷從之。謹按：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之學問溢爲詞章，固已不可掩，而高風特操，表表在人，尤非時賢所敢望以及者。嗚呼！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公所以特立於孝宗之朝而無愧於一時諸賢之盛歟。請謚公爲「文節」。謹議。《艾軒集》

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白祠記

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靴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又見《吳興備志》卷一三，光緒《井研縣志》卷三一，光緒《資州志》卷一五。

重立進士題名記

寶祐三年

當塗郡學題前進士名舊矣。記之者，前州守吳芾。寶祐甲寅歲除日，燬於火。越明年，校官金華杜君林琢石新之。既又合在泮之士，屬子才記成。惟進士題名昉於唐，然唐故事實在慈恩寺，非特進士然也。今專刻實學宮，何居？曰重之以示勸也。士方驚於進，惟科目之爲重，又以是勸，殆誘之以利也，而可乎？曰不然。科目雖非古，而貢必於其鄉，則猶古也。曰行曰藝，舍學何以哉。繫之於學，示必有本，固所以勸也。且當塗古鎮戍之國，入國朝，運際文明，多士發秀，自祥符、建中迄於淳祐，進士之可考者凡七十有奇，冠大廷者有之，中詞科者有之，繇舍選解褐者有之。而仕亦多顯，

聲聞流行，光於今昔，往往與他郡相頡頏。是雖山川風氣之昭暉，列聖人文之賁飭，然亦學之教之之功也。杜君既新其學，又補是刻之闕以興多士，庶幾知所本者。於是杜君且授代去，而孳孳如此，其所以望於士者爲甚厚。是邦之父兄子弟尚勉之哉！夫所謂學者，雖不以利達爲心，然天爵既修，人爵自至。異時由此而選，視昔有加，雖盡青山之石，不足以紀之，豈止爲科目之榮而已。子才假守於此，得之目擊，故援筆大書，以侈斯美。寶祐年記。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六，光緒重刊本。又見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四。

李白脫靴圖讚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妒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齊東野語》卷一。○。又見康熙《太平府志》卷三七，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八，《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二〇，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返棹圖贊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棘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撝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齊東野語》卷一〇。又見康熙《太平府志》卷三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九，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八，《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二〇，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宴江檢詳樂語

繡衣立，綵服趨，俯拾省郎之選；玉露繁，金天豁，漫爲司馬之行。不敢賡東坡《點絳脣》，所願賦李賀《高軒過》。意不在酒，文以足言。恭惟判府提舉檢詳攬星灣之炳靈，空睢漠之藻繪。焚香讀《易》，得伏羲先天之心；鼓瑟詠沂，有曾點莫春之樂。耻作三代而下人物，直求六經向上工夫。去國身輕，勢有如於飄葉；在家飯淡，人莫揜於餘芳。幾年冷面世無知，一片古心人不識。令孤斟於北斗，俄共理於西江。文通五色筆重來，尚記永明腳跡；公著戲綵堂無恙，猶存元祐歌詩。從前麾節

豈無人，似此衣冠能有幾。天全是樂，人豔其榮。矧茲一男子之行，補此四先生之坐，抉開宇宙千年秘，恍如濂伊洙泗之遊；拈出江山一段奇，便是睢嶽嵩廬之樣。鸞皇之車先戒，虎豹之啄已空。紫界宮牆，且聽鷄人傳漏箭；翰林華蓋，又將鯨力破滄溟。通判校勘半刺佐州，六條受察。黑貂裘敝，昔慙閣筆於館中；白鷺州橫，今幸題輿於戲下。初非展驥，徒贅畫蛇。所忻丞壁之方書，猶及仙舟之求駕。名位不同而禮秩亦異，敢要龍節之來斯；德音無爽而壽考不忘，願奉兕觥之躋彼。已盡洗熱烘烘之暑氣，好與談活潑潑之話頭。鶯出谷後精神，魚躍淵時氣象，匪由強勉，直是相關。莫教北海酒樽空，用當南豐香瓣敬。廬陵風月三千指，未問醉圍；吏部文章一百年，行抒遠用。欲資一粲，更詠七言。

神螺卷雨入田疇，留得公堂一片秋。天上已催郎署去，人間難挽使華留。莫嫌仲舉題輿晚，猶及東坡秉燭遊。易在虎皮公在坐，試開寶篋爲人謀。《翰苑新書》別集卷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一。

同張倅宴吳吉州樂語

漢吳公治平之行，稱第一流；歐陽子文物之鄉，非尋常郡。人與山川頡頏，天開賓主逢迎。新府肇開，初筵肆秩。恭惟判府編修防水刷，健筆芒寒。星時動少微，燭擅古括縉雲之秀；世不乏季

子，卓爲濮陽渤海之宗。聲名鞭翠鳳以參前，步武駟玉虬而直上。載武略編摩之筆，望重紫扉；惹文昌奏對之香，班通碧落。舟迎神山而引却，香隨燕寢以清凝。寶氣騰空，久躍龍津之劍；神光照水，終還螺浦之珠。曾未挾於堯蓂，已有光於漢竹。望狄公飛雲處，好音時到於家庭；登江武戲綵堂，俚話重新於州宅。世無此樂，人艷其榮。紅粧執樂，白粲連牆，漸復承平之舊觀；赤羽曉晴，金榜射日，儲胥獻納之邇聯。而我兩府判久矣仰高，幸茲事長。岷峨萬里，心寒孤矯之鴻；江漢十年，影斷未歸之鴈。甚媿成都雙玉筍，來尋湓浦百花亭。不圖無蟹之州，獲際畫熊之軾。人欲和別乘清風之曲，我惟誦棲枝明月之詩。至後日長，且喜剝陽之盡盪；夜來雲凍，不妨需燕之式張。笑其索於梅花，舞偏低於楊柳。琵琶好聽，未須濕司馬之衫；肴菽雜陳，政好盡醉翁之酒。姑煩樂指，申介壽眉。揮萬字，飲千鍾，不忝文章之太守；薦三花，裁五色，會徵岳牧之詞臣。某等濫廁齋優，獲觀魯燕，輒陳口號，上贊顏行。

新陽葭琯已浮灰，昨夜珠從合浦回。曉日鸞旂新竹契，春風龍炙古蘭陔。青原別島斟丹酒，碧落仙人醉玉梅。來歲五更三點入，直迎紅藥看蒼苔。《翰苑新書》別集卷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

卷九一。（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〇九

應 繇

應繇，字之道，號茸芷，慶元府昌國（今浙江定海）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秘書郎。淳祐初，擢宗正寺丞，坐斥，差知台州。後復起，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乞歸，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卒贈魏國公，謚文敏。見《宋史》卷四二〇本傳，《宋元學案》卷七三，《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五。

露香拾藁序 淳祐元年五月

夏侯湛周詩成，觀者歎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淵明高卧北窗，興寄篇什，平生本朝心，之死靡變。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三綱五常、大倫大法之所在講切惟明，踐行惟謹，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是豈招擢雕鏤、作春庚秋蟀之聲者所可跂及！露香居士黃公以詩雄江西，繇幸甚，從令兒載伯厚得端誦卷許，清麗瓌特，自成一派。而繇所甚敬者，憂時愛世、奉親誨子、忠孝慈仁之

意備見乎辭。而《長江圖》一咏居然有萬里之勢，其志念深遠矣。沉鬱下位，百弗一究，抑命也夫。盱眙地相犬牙，師友淵源可邈可挹，居士飽參有得，造詣不凡，非固以是資爲詩也。伯厚奉命從李烏洲學朱子之學，克廣先志，以光昭于令聞，其在此乎？淳祐改元夏五翁洲應僦序。《露香拾藁》卷首，南宋群賢小集本。

講易堂記

郡治東偏，舊有堂名「講易」。按《臨安志》，隆興改元，陳輝因吏隱更名，于湖張孝祥書扁。歲久堂圯，扁亦莫存，獨葛大夫立方所爲記碑石尚未泐，可考也。紹定辛卯冬，四明余天錫以小司徒領尹事，時臺省府寺百堵皆作，容與辦治，汔底於成。期年，政通仁行，事愈清簡，暇日訊老吏講易故基安在，吏具白今爲武庫及隸人之垣，其屋亦老且敗，將壓焉。乃悉撤去，徙庫於衙教場西廡，謹謂宜多捐緡錢買旁地。地故有廢池，水泉冽清，池之外峙小山石，脚插水下，劃如天成。喬木數十章，左右環映，扶疏交蔭，天籟互答。公出意匠，使浚池疏泉，輦石增山，雜植松篁檜竹、佳葩名藹以益其勝，遂作堂焉。牖戶綢繆，宏敞深靚，前爲軒鄉南，南風之薰，冬日可愛，晨花夕月，春麗秋輝，時至景換，攬挹無盡。出簷得支徑，蛇行斗折。一亭負山，居然有林壑意。少西爲書室三間，亦爽塏明潔，皆堂之附庸也。于湖猶子即之在醴幕，公命作三大字揭諸楣，又取葛碑立前榮，於堂之舊觀盡

復矣。公領客堂上，或疑而諗公曰：「杭大州也，自古號東南一都會，今又爲行在所，業鉅事叢，尹搢搢酬酢之不暇，而暇講《易》乎？」公笑曰：「子言過矣。《易》者易也，變通不窮之謂《易》。《易·大傳》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吾公退餘間，焚香默坐，萬象森列，一真湛如，能定而後能應，以之鏡見事物，電掃庭訟，要不逃吾方寸之內，斯吾所謂易者在是，象數云乎哉！誦說云乎哉！昔者孟氏明王道，一語未嘗及乎《易》，先儒謂善《易》者莫如孟氏。劉斯立以『學易』名堂，有客問《易》卦六十四，今子是學何卦？劉子舉手推曰：『去！汝非我同學。』今吾於此亦云。」公既以是語客，復授簡郡文學，使書而記之。《咸淳臨安志》卷五二。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五〇，萬曆《錢塘縣志》紀文。

普慈寺敬實堂記

嘉熙二年五月

嘉熙戊戌夏四月，龍峰普慈寺作堂於雷音堂之西，像黑山明老師而敬之，以己、瑄兩勤舊配，扁曰「敬實」。住山雪窗禪師訪邑人應繇而請曰：「祖日幸備掃溉茲山，承彫弛之餘，畢力振飾，積蠹宿弊，一刮絕去，憤作壞者衆，慨興創之難，念不可不章明前續，此堂所爲作。今成矣，願有以記之。」繇惟先人舊廬在鎮鼇山之東麓，距龍峰百餘武，暇日數往游焉，故於山中事多所睹記。黑山之來，寺且燬三年矣，經禪頓盡，龍象悲泣。黑山披瓦礫薙草莽而營度焉，剏形殫智，以潰于成，規模

位置，一出意匠，棟宇奐犖，照映林谷，見者無不讚歎。黑山作勝事已，移錫他之報恩，既乃復歸示寂，塔于山之青龍之口，若有夙昔緣。人皆曰黑山有功茲山甚大。先是寺不足於食，乾、淳間監寺妙己以轉食輪爲己任，隄大海之濱，化爲美田，播厥嘉穀，歲取三千，以充香積供。梅塢有莊，名己公，示弗忘也。宣獻樓公記石雖燔裂，墨本故在。黑山營繕後，佛菩薩天及護法主林禦侮力士之像，種種莊嚴，皆都寺德瑄祛囊中金爲之，復以餘力甃山路千丈，造石橋十三所，深得佛氏慈悲濟人本旨。之二僧者，於寺信有勞，可以配黑山矣。夫學浮屠氏之法者，凡能出力辦事，必有廉以律身，勇以立志，勤以率衆，而爲之本者曰公。公私不兩立，公則萬善集，私則百病生，興廢成毀所由判也。黑山名覺明，與之飪熟，見其天材高，有苦潔之行，所居瓶拂外蕭然無長物，於私則銖黍不蓄。人信其廉，故施之者不倦。始至，指山而誓曰：「所不能還復舊觀者，有如此山。」人皆笑其孟浪，略不退轉，一念勇猛，故其事竟成。御衆如御兵，取材木，負瓦石，身親倡役，雖犯寒觸熱不憚，故其徒歡趨。此非公以存心者能之乎？前己後瑄，得之聞見，有足稱錄，亦本諸此而已。嗚呼，有堂規如，有像儼如，晨薰夕燈，展如肅如。登斯堂，瞻斯像，使一毫愧于心，顙且有泚矣，此雪窗意也，於是乎書。五月一日記。《大德昌國州圖志》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余少傅祠堂記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矣。蓋嘗三復斯言，以謂士爲學之要，於是乎在。晚生末進，不及見前輩而親炙之，嘉言善行，得於長老之所傳誦，固當拳服膺，是槩是矐。然所在校庠，尊慕儒先，必相與繒像而祠之，豈不曰高山仰止之誠，非此則無所寓乎？邑在大海中，相傳爲安期生、黃公所遊，其地多山澤列僊之儒。少傅余公以力學篤行，尤爲鄉里所推敬，至今耆老猶能道其遺事。蓋公孝友出天性，能爲人所難能，闔戶窮經，爲詩文有古氣。邑宰王侯存之，天下奇男子也，方老秦當國，嘗上書乞斬檜。一見公，意氣相傾倒，爲文字交，其趣操可知。邑自折置以來，廟學綿叢未備，韓侯晝銳意作興，聚邑之子弟而教育焉。用鄆大夫聘致杜先生故事，具禮延公，以爲諸生楷式，其淑艾甚衆。于斯之時，宮牆有仳，籩豆有楚，士講習息游其中，彬彬然有鄒嶧鄉射之遺風。公嘗詩三章，章八句，以美韓侯，有曰「海邑幡然爲魯國，諸生何以謝文翁」，人久能誦之。且曰學之具也，匪韓侯之賜，惟余公之功。公厚施不食其報，餘慶所鐘，是生聞孫，實惟今資政殿大學士參政公。參政公既座廟堂，爲天子報政大臣，遂贈至孤棘之貴。逮奉詔開闔里門，大闡庠序之教。會邑宰余君詣廟白事，問訊鄉教今何如。宰君頓首曰：「桂受任之始，伏謁政廟下，言提其耳，謂斯學也，實王父舊遊，長官幸垂意。桂奉教承命唯謹，不敢不盡力。今興葺且將

竣事，敢具以白。」於是斥緡錢畀宰君，佐費不靳，學以一新。邑士詠歌師帥之德，咸自矜奮。重有感於儒先之思，乃議見少傅祠於申義堂東序，與宰君意合。像設藏成，宰君率邑之士以淳祐元年夏四月己未朔釋菜于先聖而後妥靈焉。嗚呼，今之所謂儒先，非昔之爲士者乎？今之蟬冕黼裳，非昔之逢掖其衣者乎？今之春祀秋嘗，非昔之相祀于庭者乎？表之曰「鄉先生前直學少傅祠」，于以昭舊德，起新敬也。瞻仰跂慕，悠悠我思盍之？所以日厲矣乎。且人以藐然之身，中三極而立，貴而爲士，尤當自愛。在昔余公但知篤學力行，盡其所以爲人、爲士之職分而已，不求知於人，不望報於天下，蘄尊顯於後世，人自知之，天自報之，後世自尊顯之，皆非余公之所願也。士乎，士乎，亦盍思所以自愛矣乎？宰君書來，請記其事于石。敬誦所聞，以慰學者尚友古人之意。少傅諱滌，字元發。《四明文獻錄》。又見《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

春雨堂記

淳祐二年十月

淳祐二年春，平江府治作新堂於池上。秋，工役告備，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軍府事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史宅之拜疏聞於上曰：「臣蒙恩再領蘇郡，賴天子仁聖格於上下，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獲，與民相安。郡治北池舊有亭曰池光，郡太守澡心雪神、思政慮善之地，陋且圯焉。深惟一日必葺之義，捐餐錢，節冗費，更建爲堂。堂成，顧名弗稱。竊伏惟念昔者幸備推擇，守藩於茲，粗知究心

牧養，叨被聖獎，遣使賜御書『家有膏雨，戶有陽春』八大字，昭回下飾，吳人以爲榮。臣不佞，敢敬奉『春雨』二字冠斯堂，以揚寵光，以覃德意，以丕迪聖訓，惟陛下裁幸。」上覽疏可其奏，錫以宸奎，使得揭扁。於戲祉哉！謹按《吳郡志》，郡治後圃有北池，韋、白之所賦咏，一名後池。池光亭在其北，紹興十七年守鄭滋重建，然則尚矣。三十一年，洪公遵葺之，距重建未久也，而多歷年，至今始撤而新之，若有待。池光舊名莫考所從始，淳熙中，涑水司馬家孫曾至，則以嫌故，借「木蘭」以名池之東。木蘭固在，其何可復出。厥今度宏規，成廣廈，崇聖翰，標嘉名，春雨一堂，遂爲吳中鉅麗之觀，益非偶然者。其庀役也，因舊址厚培，而勢若負山倚屏。然堂高三十二尺，橫從視之，淵如曠如；四面皆架軒三間，展如昭如；南俯大池，浮水觀以受荷薰，北與齊雲相值如闕，穹如廡如；上棟下宇，五間起乎中央，數贏五十尺焉，人莫不曰偉哉堂也。堂名我不敢私，雲章天筆，賁如濡如，豈直以夸榮耀、聳觀瞻而已。自公退食，言登斯堂，因名而思義，愛民澤物之念油然而生，充而大之，仁不可勝用矣。仁之於四端，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偏言之主一事，專言之包四者。故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秋者春之成，冬者春之藏，何莫非春也。《乾》《坤》之有六子，動散潤晦止說互爲之用，雲行雨施乃獨見於《乾》，而所爲元者非春乎？君，天也，乾也，四時之行、六子之運則臣也。天朝選建岳牧，臣子對揚休命，均此臣也。公既以自任，又以規將來，堂之名旨哉。公天資高淵，綜覽廣博，天子以爲烈考，是以治吳有美政，選表而入，且踐台斗矣。屬時以實塞爲急，吳中薦饑，遂命公奉使典州。公再至，能爲人作豐年，以其飽邊兵而活都民，天子嘉之。茲堂所謂見吾

善者機也。公歸，參化鈞，穆天綽，家有膏雨，戶有陽春，又將爲天下誦之。冬十月，朝奉郎應僦記。《吳都文粹》續集卷八。又見《姑蘇志》卷二二。

南路鹽倉記

淳祐五年六月

淳祐五年六月，監鹽官縣南路等鹽場陳君桂觸熱來訪，以新作鹽倉成，求爲之記。君之季父著作佐郎、內小學教授實癸未同年進士申，申語予曰：「是子也，才善，爲官廉而勤，能幹以治。幸不愛于文，爲是子表厥役。」余敢不敬諾？監鹽君之言曰：「南路距鹽官東六十里所，袁花、黃灣、新興三子場隸焉。嘉定中，潮齧新興一場，鹽課已失四分之一，而他場多秀民，收科第，馳驚乎功名之塗者踵相躡，於鬻煎乎何有？重以嘉熙飢疫頻仍，亭民孳且死，生者皆鳥獸散。場官莫克自振，懷檄來攝空，率便文自營，而鹽場遂敗壞不可爲。桂始至，僅領一印，首葺廨舍以庇身，蒐文書於故吏家，得其副，喚亭民父老來前與之約，使歸業。躬自課督，咸知奮勉，歲額視舊復其半。會天朝以仁和、鹽官二邑所有場割隸畿閩，閩帥戶部尚書趙公檄諸場官至府下，知其不事事，皆揖退之。桂也蒙獨留，蓋以殫志竭力，頗爲趙公所知也。於是條十事以獻，蒙趙公采聽，皆次第施行，而倉事起矣。先是，倉在邑中，距場遠，場丁疲於轉輸，司庾吏誅求百端，不勝困。始議就場爲倉，衆聞皆喜。既卜基，有不便己者阻其成，止移就北柵。值天寒，河凍舟膠，陸行率十餘千致一石，衆愈困，合辭請自

哀錢浚河築倉，得就場便，具以白趙公。公奮筆判從行，且戒毋得哀錢，凡費其悉從官給。桂奉命惟謹，浚河自保安橋達秋門涇亘二十里，日役千夫，踰旬而畢。水道與浙河西諸郡通，因改閘，復浚港三里許，至浦口，以迎客舟之自海來者。於是河海水程脉絡灌輸無壅矣。就所卜基，乃繕乃營，鳩工攄材，予直如私家。聽事中峙，前爲門，門左右及東西二廡爲廩六，灰甃石甃既備，皆堅緻密牢，可支久。又以餘力於西屋爲備廩，臨流創亭三所，以便登舟。是役也，竟於四年之春，倉費四萬有奇，河費一萬九千楮有奇，始給之數贏於此，悉以還之帥閫。亭民樂於趨役，歲計益羨，六廩皆充牣。續至者亡以容，則寄留旁近小民家及僧廬嶽祠中，歲終而會羨二分，趙公給正鹽錢二萬緡以庚之。衆願以此錢置屋增倉受餘鹽，趙公復從其請，乃鑿垣闢基，復爲屋十三間，爲廩五。今年春三月告成，於是茲場總十有一廩，害除而利興，公私皆便矣。又爲車筒以度舟楫，商旅湊集，南路市稍還舊觀。河既通，民田資以灌溉，亦連得善歲，蓋不止場民賴其利而已。」余聞之，語之曰：「古所謂能令所居官大，非子也耶？凡居官者，皆能振厥職如子，則宇宙之間何事不可爲？」君退然不敢當，曰：「桂也曷敢自以爲功？厥惟曰大尹尚書之賜也。倉議未成，非趙公炳然有特見，其不阻於異議者希矣。」余敬趙公之能知君，而喜君之爲趙公所知，於是乎書。君永嘉人，少有異才，試童子成名，連貢於鄉，登進士第，初筮已著奇績，其居身清立甚似其季父云。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又見《萬曆杭州府

舟山渡堤岸記

自縣至府，涉海洋者有風波盜賊之虞。本府原有大渡船二隻，委江東寨兵分番撐駕，各支小券錢米。應過渡人每名止收錢五十文足，縣屬之尉，府屬之都稅院，批歷點放，不許過有乞，亦不許裝發私貨。然水軍不受昌國統轄，往來卒不如期，每遇解發官錢，專挾私商，殊失當來濟渡民旅之意。且船久已弊，寶慶三年，守胡榘捐楮券五百緡有奇，新造二船，視舊加廣。行下昌國，委三姑寨兵主之，人給券食，屬都稅院與縣尉點放如故。仍照浙江官渡例，過渡人各給一牌，收錢批歷爲照，有容私者許定海務檢覈，過渡人陳告。其兩處所收渡錢遇月終解赴軍資庫，以備收船之用。《寶祐仙溪志》。又見《寶慶四明志》卷二〇，《寶慶昌國縣志》卷一。（以上黃錦君校點）

童居易

童居易，字行簡，慶元府慈溪（今浙江慈溪東南）人。嘉定十年進士。趙葵開闢淮東，以居易攝天長簿。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居易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入爲太學博士，出判吉州，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上章乞歸，居

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爲杜洲先生。見《宋元學案》卷七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一六八。

答真西山人役解

來諭云：「無禮無義，則安宅已亡，尊爵已失，誠辱人也。即曰君也，國之大者，得而役之；即曰賢也，賢之大者，得而役之。故吾深慨不仁者，爲天下著此論。」固仁者之言，其利溥矣。第既云「無禮無義」，夫誰君之？獨夫是矣；又誰賢之？下愚是已。所得而役之者，將不擇人矣，奚俟國之大、品之賢者乎？孟子曰「人役而恥爲役」，正以辱人之役可恥也，若以小賢而役于大賢，是畢散輩之服文王、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亦何恥之足云？否則是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有是理乎？凡人出乎理義即入乎人欲，既入乎欲，則凡可以得役者甘役之而不辭。如嗜味者役于庖丁，嗜利者役于石郭，嗜勢者役于趙孟，嗜色者役于毛嬙，爭忿者役于荆、聶，將百端以投其喜而不知己之賤也，百端以避其忌而不知己之病也。由是執鞭不足賤，牛後不足羞，相門可以洒掃，道旁可以伏謁，祭酒之尊可舞八風，縉紳之貴可吠籬犬，爾汝是受，笑罵爲榮。一權奸也，趨庭而稱父；一奴虜也，納款而稱臣；一內豎也，得以從酤天子；一哲婦也，得以氣使黼黻。淺言之，工奴顏、善婢膝，役也；深言之，蘇模稜、胡中庸，亦役也；役可勝道哉！雖然，天爵既失，貴亦賤矣；安宅既亡，逸亦病矣。故賢而傭者上賓乎平仲，孝而傭者感格乎天神，是傭而不傭也。戴不肖之傭以驅奴者，終不失辱人之氣骨；竊非

義之貴以驕人者，亦何殊不遜之小人？是不奴而奴也，吾又何以人之役不役辨人欲乎？《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四。（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一〇

韓 祥

韓祥，字履善，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人。與弟補同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宗正丞、將作少監、權樞密院都承旨、崇政殿說書，累官吏部侍郎。兄弟皆宗程朱之學，世稱二韓，理宗書「翕和堂」以榮之。見《宋史》卷八二、一〇一、一八一、四一五，《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乞紹巴陵縣公之後奏

端平三年

四海之大，誰無兄弟？尊爲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烏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惻愴，請命上帝乎？《齊東野語》卷一四。

言楮弊事奏 淳祐二年

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請復舉明堂嚴父配侑之典奏 淳祐三年

竊以明堂之禮，累聖不廢嚴父配侑之典。南渡以來，事頗不同。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合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盡。《宋史》卷一〇一《禮志》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

章泉先生澄心院銘跋

仙巖澄心院在章泉東十里，舊無碑記。寶慶乙酉，住持僧宗英請于章泉先生，得銘焉。明年，會

祥于韓巖，出銘示祥曰：「英所求者記文，今得銘，辭約而旨深，雖窮形盡相，而廢興事跡似略，恐來者難考。子爲我題其後。」祥曰：「斯豈予所敢哉！」英牢請不舍，乃詰其所欲書者。英曰：「吾所居舊爲仙巖院，俗傳興于葛翁，圖謀不登，莫可稽據。治平二年始賜今額。紹興四年七月十五日，吾縣務林鄉有婦人金氏詣院之前，求薪火于居民，履薪舉火，民爭趨視。烈焰及面，合掌含笑，自謂金華菩薩，且語衆曰：『驟雨將至，盍速歸！』未逾刻，雨及之，乃歸信。收其骨，不燼如玉，于是塗以香土，像而藏諸院。凡水旱必禱，禱輒應，于時緇侶大盛。至宣和庚子，僧懷簡住持，其徒猶有十八人。爾後日以散落，香火幾廢。嘉定丙子，吾祖師妙智自瑞峰來居，智寂而英獲繼之。今銘固舉其凡，伊欲傳遠詔後，則不得不備載也。」祥應之曰：「子之言然矣。抑嘗知世間之可傳遠詔後者，豈直高廣之碑，亶亶論說爲足恃哉！吾聞釋氏言世間法，以其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年變月化，猶如空花，亂起亂滅，則凡物之可以堅久永傳者無有也。而吾儒之論不朽，則惟歸諸立言。凡天下之山川、巖穴，其初無聞于世，或借賢人君子片言之重，而千載之下賴以不沒。今仙巖既得章泉先生之文，是足以傳遠詔後矣，而繼述之詳，又何計焉！祥十年前嘗遊斯巖，佛宇僧房皆列巖下，石屋天成，不瓦不棖，其與侈土木，耀金碧，易成易壞者相絕萬萬，蓋庶幾能不朽者。而先生名在宇宙，又當與茲巖並傳于不朽。祥也何幸，得附名于斯文之末，而因以有託于不朽焉！則子之惠我厚矣，其他又安敢哉！」英曰：「唯。」于是乎書。康熙《廣信府志》卷二七，雍正八年刻本。又見同治《玉山縣志》卷二。

靈濟廟碑記

紹定五年

玉山轟縣之北，縣所由得名也，青崖萬仞，嵯峨入雲。石有肖人者曰石僊君。及謁于龍，龍神變爲虺蜴、蟾蜍、蠪蛸入瓶盎中，可携以去，而雨亦隨至。山前有廟，石僊君與龍共祠。故尚書隴西李公彌大刻石，作盈尺字，所謂冰玉洞，龍與石僊君相與爲影響者也。先君拙堂翁每率鄉人來禱，輒有奇應。嘗默念欲睹真龍，即揚躍出波面，鱗鬣爪距皆具。已而雲煙勃興，甘雨露霈，靈響赫赫，不可殫記。數百里內民爭奔走焉。紹定五年，蒙齋袁公甫持江右使節，歲大旱，道殣相望，獨吾州賴神賜者徧得全活。我先君上其狀，袁公聞于朝，有旨賜廟額曰「靈濟」，民聽益聳。有相與輸財，作新廟基，仍其舊規模，加敞。廟成，咸請刻石紀其事。祥竊謂龍，陽物也，天下之至動者也；屹然不可轉者，石也，天下之至靜者也。宜邈乎不相接，而昔人乃有影響之論。今賜額又合爲一，是邪非邪？《禮》曰，山川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神無力體，孰動孰靜？動，神也；靜，亦神也。龍之神即仙君之神，無二也。凡天下之物，龍仙、人鬼、草木、金石，賦形億萬，神一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至誠如神，妙在方寸，非深窅也，先君禱焉而獲者此也，四方之人凡禱者獲亦此也，而又何疑乎！《易》之《萃》曰：「王假有廟。」萃，聚也，仙君、神龍祀同祠于廟可也，額奚嫌于同耶？若夫名位爵封不可得而同者，邦人將俟有請焉。

康熙《廣信府志》卷九。又見道光《玉山縣志》

卷三一上。

韋齋祠記 淳祐七年

師所以傳道也，學者於師，受罔極之恩，故推尊而祀之。夫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此作之君、作之師也。師之名不立，王道衰。夫子設教洙泗，筆六經以詔萬世，故天下敬而祀之。夫子沒，更秦歷漢，迄於五代，歷千百年，道之不明不行者，師學之難其人也。我朝受命，五星聚奎，立言著書，可爲世師者淵源于伊洛，流波蔓衍于浙、于閩、于江之右、湖之南，盛矣！而文公先生獨爲當世所宗。文公之祠創于今而敞于昔者獨盛，嗚呼！此豈無其故歟！經師專門，皆切於明道，而道未易明，出新奇者廢常談，造奧極者略訓詁，學者惑焉。文公先生見道審，用力周，辨析錙銖而使之大明，折衷殽亂而歸于一是，《大學》、《中庸》、《語》、《孟》四書至夷貊亦家藏之，此文公所以獨爲當世所宗也。此其祠所以創于今而敞于昔也。先生家考亭，毓秀於尤溪。先是，李君修宰是邑，物色故老，創祀於縣治之南，韋齋祠焉。自流遡源，惟尊哲父也。然面山而門，涉嶺而徑，雨墮潦敗，行者病之，未足以妥靈揭虔也。上饒施君瀆來仕於茲所，職非有師帥教化之責，慨闢祠宮而廣之，重門耽耽，崇庭翼翼，講道之堂，肄業之舍，位置設飾，增宏于舊。復於西偏鼎創一堂，繪李君之像而祠之，以當善善

之報也。轉狹隘而亢爽，易崎嶇而坦夷，東挹爐峰之秀，北望雙峰之奇，凡風日之明美，山川之宏麗，盡出於几席之上。噫！自有沈溪，即有此風景，隱於昔而顯於今，施君之力也。是役也，市材鳩工，費一孔以上，悉出私帑。經始於淳祐乙巳之臘，告成於丁未之夏。書來告予曰：「子其爲我記之！」祥方有感於文公師道之盛，天下郡國宗祀之嚴，而又深嘉施君之爲此舉也，卓然自拔於職分之表，常人可以不爲，而獨勇爲之，充是心也，其於學文公之學，進吾夫子之道，其庶幾乎！北山、勉齋、南塘，皆文公之高弟也，施君南塘之門人也，其議論淵源，亦有所自與！予喜其爲人也，故爲之援筆而不辭。嘉靖《尤溪縣志》建置卷之二。（以上楊世文校點）

釋 廣 福

廣福，紹定中僧人。

孤峰禪師石碑題記

住山孤峰抽捨衣資二十千，並募衆緣造石槽、石甌，報資恩有。紹定癸巳幹緣僧廣福題。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一〇。（黃錦君校點）

許元實

許元實，紹定中人。

跋陳少陽先生遺藁

紹定六年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閱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陳修撰文集》卷一〇。又見《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黃錦君校點）

趙希逾

趙希逾，宗室，燕王房八世孫，師克子。紹定中知郴縣，兼幹辦公事。見《宋史》卷二二〇《宗室世系表》六，嘉慶《湖南通志》卷六四。

蒙巖平徭紀事題刻

紹定六年正月

紹定六年春正月，湖南帥寶學侍郎余公嶸聞宜章寇警，檄知郴縣兼幹辦公事趙希逾，以十日乙卯領兵招捕。癸酉追戮鄧、宋二酋，斬首六百有奇，俘五十，釋戈請降之人三千。大犒師徒，弢箠而東，勒石僊館，以志歲月。嘉慶《湖南通志》卷二八四。又見民國《宜章縣志》卷一九。（曾棗莊校點）

趙與坦

趙與坦，理宗紹定年間爲漳州長泰縣令。見光緒《漳州府志》卷四三。

長泰縣儒學記〔一〕

古者庠於黨，序於遂；縣之有學，倣古制也。曩長泰有學，初創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迫，不足爲士子藏修之所，遂移其學於祥光寺之東偏，自紹興楊公楫登第之後，未有續遺響者。士子病之，載謀載惟，欲遷焉而未果。歲在紹定癸巳，邑有寓公李萬言調萍鄉尉，葉惟寅調番禺丞，瓜戍未及，與

陰陽家者相方面勢，得縣治之左臂，乃縣之主山，良崗鍾其秀，萃然律然，若蛟龍之躍淵，祥鳳之飛舞，是殆天有以獻其巧者。聞之邑宰清源陳公純仁，公俞其請，白之於郡，朝謁夕報。遂與邑之士友相與併力協贊，命匠鳩工，拓基肇址。礧峻而夷，撤蔽而通，繩迂而直，乃斲乃陶，乃墜乃臚。大成有殿，講席有堂，入直有廬，肄業有齋。申以榮門，面以櫺星，庖湍垣墉，靡不具體。肇脩胡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彪烈一新。釋菜而衿佩檐如，絃誦而聲音琅如。屬役於是年之季春，考室於明年之季冬。陳公適以秩滿歸三山，鄭公師申來試邑令，又於門外鑿之以池，中累石爲梁，以其池水舊傳古龍浚出泉之語，邑人爭取汲之。歲率遇秋，殿庭之中常生兩桂子，目擊者莫不以爲祥異，且曰是學之風水，必有盛事驗於一紀。果而淳祐甲辰，郡之捷南宮者三人，邑居其二：陳君夢立巍占甲科，吳君遇聘聯名擢第，積年天荒，一朝而破。由癸巳而距甲辰，一紀之言，信乎不誣。迨丁未春，邑之瀛山張君漢傑，以國學內舍前廊擢名鼎甲，猗歟休哉！邑之士子榮達，何其闕於昔而獨盛於今耶？雖曰學校陶成之功，人物穎秀之美，亦不可以爲非學宮改建、地靈人傑之驗也。予戊申視邑篆，篤修庠序之教。一日，前廊職事貢士許興龍等言于予曰：「創建新學，今餘一十五年矣，邑之士行將與令之長子孟鏞同遊蘭省，所望以趾美嗣芳，科名踵踵相接也。而學之記猶缺，恐後人無以知建學之由。」屬予爲記。余曰：與坦學製此邑，簿書之暇，凡可以加惠邑民者，無不留念。顧今邑學有此盛美，烏得沒其實邪？雖然，建學之制，新學之政，諸公已智及之矣，如曰以此爲言，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抑知其所以建學之指乎？蓋文章特末技耳，科第亦假途耳，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

入是學也，盍思夫若至闕里，若覲孔墻，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退而思之，爲顏爲曾者何人？歸而求之，爲伋爲軻者何人？必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如吾漳之高東溪、顏定肅，聲名節槩，耿耿天地間，是則建學之意，亦予邑宰之所願望也。庶幾是學不爲徒建云。故泚筆而爲之書。《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又見萬曆《漳州志》卷四三，光緒《漳州府志》卷六四。（曾棗莊校點）

〔二〕原題作《漳浦縣新學記》，據本文及《漳州府志》改。

張大猷

張大猷，紹定時官承節郎。

五龍池記

紹定六年三月

大猷嘗觀鍾山所作神傳，知安樂公之名本於雲居，惜其未詳。大猷昨竊廩建昌，特往訪問，住山遇老具述其事云：昔有司馬頭陀至山之南曰瑤田，見道瑤禪師，謂瑤曰：「吾尋此山凡十五載，自南

嶽襲其岡而來，若獲勝地，願與禪席，闡揚佛告。」是夜夢五神人來，曰：「求珠當入九重之淵，欲寶必登萬仞之巔。上有優游平地，固偉然。」黎明，司馬命樵人開道登山，見一白鹿銜花前導，自橫嶺而上，又數百步，地平如掌。忽見五神人，曰：「此處乃弟子眷屬所居，弟子受伏無用，今願捨此，續伏慧命。如有所缺，弟子願給備之。」琿隨即其地治基建寺。後三日，復見五神人現前，琿問曰：「舍此何往？」神答曰：「後山枯木，是可居也。」琿一日往謝之，神人果從枯樞樹中出。琿問曰：「安樂否？」神人曰：「弟子舉族安樂。」從此山神及樹皆得安樂之名。琿乃馬祖時人也。唐憲宗元和初，寺成，名曰龍昌。僖宗中和三年，有洪覺禪師道膺入山開堂演法，常有五老人來聽。一日，洪覺問曰：「公何人？」對曰：「山前檀越。」言訖而行。洪覺令人觀其所往，至山側小池，遽入其中，遂不見，至今人呼爲五龍池云。癸巳紹定六年三月三日，宋承節郎張大猷謹書。《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卽園叢書本。（祝尚書校點）

趙崇垓

趙崇垓，字德暢，太宗九世孫，居南海（今廣東廣州）。嘉定十六年進士，端平間權通判端州。見《高要縣題名》，李昉英《送趙新班崇垓序》（《文溪存稿》卷三），《宋詩紀事補遺》卷九三。

高要縣題名

端平二年十二月

端平乙未嘉平朔後二日，權郡貳羊石趙崇垓德暢，侍母偕權理曹、新興寧令清源曾純景亮，法掾三山趙彥蟠源叔，權糾高要簿清源趙錚夫君玉，寓公提屬清源莊世雄仲傑，携家同遊。源叔子泮夫、德暢子必錚侍。聊紀歲月云。道光《肇慶府志》卷二一。又見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三，道光《高要縣志》卷一三。（祝尚書校點）

張如愚

張如愚，字亦發，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仕終潮陽宰。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

仙遊縣軍學記

莆學養士甚盛，而學稍甚儉。淳熙以來，郡輟四廢刹之租以贍，斤斤如也，況侵削之蠹乎。齋有夫，備使令也，彼不憚於役者，利吾有以給之也。初，郡遣禁兵剩員充之，身役于學，廩給于郡，彼

此俱便。久而轉移於他役之，抽差或更代之不時，與疲老之不勝任，學舍憚於陳乞之數，遂聽其去，而自顧募焉。募之誠便矣。抑有大不便者，仰給于郡，其給也不常；將取辦於學，欲辦而安出？處之無策。議曰：置若輩，將爲士子役，無已，分其所以養士者養之，循襲浸久，旬日之內，幾削一半。彼不得不取，此不得不與，駸駸乎賦權輿之嗟。前後屢議輒寢。郡侯宗丞溫陵曾公用虎，舊游上庠董教，每語如愚：「學校事有當爲者，盍言之？」一日，偕諸生以前事請訴，慨然垂聽。通守永嘉趙公汝駟贊其決。初議捐金以助，慮非久計；再議增廢刹租，又不可；乃議籍其見執役者一十三名補廂軍剩員，不許抽差，有缺聽學自易置。其贍給已久廢，今漸復舊規，而區處尤嘉善，自此侵蠹可以少革。異時有推廣是意而增益之，又將拜公惠於無窮矣。《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祝尚書校點）

孫永通

孫永通，紹定間上元縣（今江蘇南京）百姓。

捨石香爐題記

紹定六年十二月

上元縣鳳城鄉同夏里彭城上團新定西社奉佛弟子孫永通，出心捨香爐一座，獻上龍廟衆神、諸

人補祀等，乞保人口佛龍，三生長旺。紹定六年十二月日。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六。
(祝尚書校點)

張思齊

張思齊，錢唐（今浙江杭州）人。紹定六年以儒林郎監嘉興府海鹽澉浦鎮稅煙火公事。見《海鹽澉浦志》卷七。

澉浦鎮新創廨舍記

端平三年三月

鎮治舊是兼職，元在安定橋西。嘉定十二年内，朝紳有請增置，靡有定寓，或假民廬，或泊僧舍，因循歲月，已數政矣。四明羅文林叔韶司鎮於此，紹定壬辰始置民產於丁家橋東。旁有小港，開而通之。逼於垂滿，僅建正廳、穿堂而已。癸巳孟夏，思齊實爲之代，亦僦氓廛以居。慨念親民之官，司旅之職，聽訟征說，觀瞻係焉。曾未兩月，亟廣前規，鳩工度財，分毫不擾於民。由是宣詔有亭，戒石有銘，榜示有房，俱列於外，廊廡吏舍，翼乎左右。廳之挾屋，分爲二塾，扁以「肅賓」、「倒屣」。闡廳側以爲帑，外嚴公厨，恪奉錫宴。添買鄰地，以爲東廳，四時花卉雜植於前，中闢一戶

以通東廡。循披廊而趨，則有看街之所；由角門而入，則有翫月之亭。堂宇峻聳，房室得宜。東西小閣，寒暖隨處，以至庖湍之類，纖悉備具。申明前政郡守，喜而給牒，蠲其牙皂之資，除其元輸之賦。自落成以來，雨暘時若，戶口日繁，民與軍而相安，商與賈而共悅，俱曰潏川當由此而益盛矣。若夫序沿革之詳細，述建造之始末，紀到滿之月日，自有大手筆在，何幸拭目以觀之。端平三年上巳日，儒林郎、監嘉興府海鹽潏浦鎮稅、烟火公事張思齊記。《海鹽潏水志》卷七。又見光緒《海鹽縣志》卷一〇，光緒《嘉興府志》卷七。（祝尚書校點）

葉夢得

葉夢得，號是齋，信州貴溪（今江西貴溪）人。受業傅子雲，爲陸九淵再傳弟子。由進士授秘書丞，累官知撫州。見《宋元學案》卷七七。

重修槐堂書院記

淳祐十年

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二陸先生之祠於學官者，其風化之所繫與。二陸先生之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

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表之，非偶然也。若稽厥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附祠於學之左而□像焉，慈湖楊公實記之。嘉定丁丑，倉使蕭君舜咨建祠於學之東，且創止善堂聯於學，繫齋袁公又記之。紹定癸巳，邑令陳君詠之增創書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郡，以琴山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劉諸堅珉，發明昭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服膺二先生之教。迨淳祐庚戌假守臨川，夙夜祇栗，懼忝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立以增葺來告，夢得竦然作曰：「崇教善俗，化有重於此者乎！」乃畫規模，乃捐泉布，俾遷祠於槐堂之前。因以兩廡分爲四齋，職舍臚列，庖廩傍翼，敞門徑，崇垣墻，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整葺，悉存厥初。經始於孟秋，越二月落成。高明靚深，氣象軒煥。而況筆峰聳於前，繡谷環於後，與夫翠雲仙山，又皆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人李子愿爲堂長，以主教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問其職之所入，而差次其廩給。自首令陳君詠之始量出□□□□□□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得米僅千斛，錢二百緡，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粗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屬，則干職謀供，冗食倖集，虛名被諸，絃誦幾廢，故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爲定制。士咸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之，以傳不朽。重爲前後修劇，既有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方，而爾邑爲二先生洙泗之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辨之地，不容不嚴。今謁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

則盍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衿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夢得所以拳拳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貴谿某記。道光《金谿縣志》卷二四，道光三年刻本。又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楊世文校點）

裘由庚

裘由庚，隆興府新建（今江西南昌）人。登寶慶二年進士第。紹定間爲從事郎、德興縣主簿。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一。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二） 紹定六年七月

教有廢興，時有衰盛，物有得喪，而理無古今。存亡之間，士君子平心揆事，權衡於予奪之際者，以其理也。山林枯槁之士，視外物之去來得喪何有？而有失則斯有復者，以其教也。繇物之往復以占其時，即時之隆替以觀其教，此吾《西山龍壽禪寺復田記》之所爲作也。寺興於唐天復中，鍾傳

據豫章日奏置，以處光化禪師，官給田三千頃。至我朝祥符間，白石道者智新居之，徒衆益盛，易律而禪。當其盛也，唱道鳴教，宗主其徒，代有其人。時往事遷，人亡教泯，鐘魚如故，而瓶笠之游鮮至矣。雖在籍之田棄而不有，亦漫不復省。紹定壬辰，連帥李公壽朋因法席適虛，聞僧祖開道價，即具威儀迎致。開早參清簡庵，得臨濟法，隨後讀《華嚴》，入大自在法。□□至之日，□□藹聞禪□□集開知□□可復也。□歲大歉，食□□給，慨然□嘆。有言寺故有田濱樵□曰裏湖，爲居民侵冒者八百六十餘畝。開命閱籍，果不誣，謁諸邑大夫胡侯柎。侯仁勇士，委官按視，諗不妄，盡理而歸諸寺，開欲誌侯之德不忘，踵門而謁至再。予辭不獲，則告之曰：子之教以壞色爲衣，以行丐爲食，田於何有？後之人始華屋廣居，豐衣美食，田連阡陌無藝矣。然其歸欲其徒一意精進，無衣食以累其心，則一也。有國者病其無藝之蠹吾民也，爲之經制，不得貨鬻，如世業比，則田之有者不可使無，失者不可不復，亦□其理然耳。君子之爲政，一揆諸理，起而正之，於民無怨，於僧奚德？子將安所誌乎？爲子之徒，奉子之教，撞鐘伐鼓，敷座展鉢於一餐一供，思所自來，以山谷道人食時五觀自律，以無盡居士掬溪煮藜自警，不徒使大儒旁觀，有三代禮樂盡在是之歎，則廢可興，衰可盛，侯之功不唐捐矣。吾既以爲開勉，然見姑蔑之旗者必取，呼餘皇之舟者必復。侯宰邑以最聞，將去爲郢州別駕，北望中原，志清河洛，得時與位，挈輿地而歸本朝，使迺祖忠簡公義不臣虜之志，一伸於六七十載之後，則功烈偉矣。吾重以爲侯勉。紹定六年七月日記。《金石萃編》卷一五二。（李文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從事郎、饒州德興縣主簿裘由庚撰。前奉議郎、知安豐軍六安縣事胡逸駕書。朝奉郎、改差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克遜篆額。」